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45n0049

峨眉山志

清 蔣超撰　民國 釋印光重修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卷首
    - 序
      - 重修流通序
      - 舊序一
      - 舊序二
      - 舊序三
    - 修山志說
    - 補遺：峨眉山志記
    - 凡例
      - 舊志凡例
      - 新訂凡例
    - 總目
    - 普賢菩薩像
    -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節要)
  - 第一、星野圖說
    - 序
    - 星野
    - 圖說
      - 峨眉山志圖說
        - 序
        - 記
        - 一、峨眉山總圖說
        - 二、峨眉縣至迴龍寺圖說
        - 三、迴龍寺至峨神廟圖說
        - 四、峨神廟至什方院圖說
        - 五、什方院至壁山廟圖說
        - 六、壁山廟至菩提庵圖說
        - 七、菩提庵至興聖寺圖說
        - 八、興聖寺至聖積寺圖說
        - 九、聖積寺至文昌廟圖說
        - 十、文昌廟至保寧寺圖說

- 十一、保寧寺至子龍廟圖說
- 十二、子龍廟至報國寺圖說
- 十三、報國寺至善覺寺圖說
- 十四、善覺寺至伏虎寺圖說
- 十五、伏虎寺至雷音寺圖說
- 十六、雷音寺至華嚴寺圖說
- 十七、華嚴寺至純陽殿圖說
- 十八、純陽殿至會燈寺圖說
- 十九、會燈寺至大峨寺圖說
- 二十、大峨寺至中峯寺圖說
- 二十一、中峯寺至觀音寺圖說
- 二十二、觀音寺至龍昇岡圖說
- 二十三、龍昇岡至廣福寺圖說
- 二十四、廣福寺至清音閣圖說
- 二十五、清音閣至金龍寺圖說
- 二十六、金龍寺至萬年寺圖說
- 二十七、萬年寺至觀心庵圖說
- 二十八、觀心庵至息心所圖說
- 二十九、息心所至長老坪圖說
- 三十、長老坪至初殿圖說
- 三十一、初殿至華嚴頂圖說
- 三十二、華嚴頂至蓮華石圖說
- 三十三、蓮華石至洗象池圖說
- 三十四、洗象池至大乘寺圖說
- 三十五、大乘寺至白雲寺圖說
- 三十六、白雲寺至雷洞坪圖說
- 三十七、雷洞坪至接引殿圖說
- 三十八、接引殿至太子坪圖說
- 三十九、太子坪至天門寺圖說
- 四十、天門寺至七天橋圖說
- 四十一、七天橋至金殿圖說
- 四十二、蓮華石至遇仙寺圖說
- 四十三、遇仙寺至仙峯寺圖說
- 四十四、仙峯寺至洪椿坪圖說
- 四十五、洪椿坪至大坪圖說
- 四十六、大坪至會佛寺圖說
- 四十七、會佛寺至牛心寺圖說
- 四十八、牛心寺至黑水寺圖說

        - 四十九、黑水寺至石船子圖說
        - 五十、石船子至龍門洞圖說
        - 五十一、龍門洞至新開寺圖說
        - 五十二、新開寺至靈巖寺圖說
        - 五十三、靈巖寺至二峨、三峨圖說
        - 五十四、三峨至四峨圖說
    - 峨山十景
        - 金頂祥光
        - 靈巖疊翠
        - 聖寺晚鐘
        - 象池夜月
        - 白水秋風
        - 洪椿曉雨
        - 雙橋清音
        - 九老仙府
        - 大坪霽雪
        - 羅峯晴雲
    - 附：峨山圖說
    - 附：圖頌
    - 峨眉圖跋
- 第二、菩薩聖迹
    - 序
    - 一、釋名
    - 二、修證
    - 三、德相
    - 四、法要
        - 前文
        -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
    - 五、利行
    - 六、應化
        - 前文
        - 降中興以慰宋后
        - 來天安以應道溫
        - 乘馬入道冏之堂
        - 駕象降普明之室
        - 化女子而求宿，顯曇翼之真修
        - 為拾得以驅牛，示亡僧之破戒

        - 入蓮華之勝會，二聖書名
        - 授淨梵之羯磨，圓音嘉獎
        - 道潛禮懺，停象駕於三門
        - 辨才戴經，授《華嚴》之玄義
        - 則章親證三昧，徑往蓮邦
        - 海雲應現五臺，普利含識
        - 說樂邦之勝異，偕文殊同登蓮臺
        - 息地獄之苦輪，與地藏共居樹杪
        - 證大行於普勝，塵數同名
        - 住海島之牢山，威神亦著
        - 至于豎子現普賢之相，孕婦產徧吉之身，其慈悲濟度，尤為不可思議
    - 附錄：《華嚴經》依普賢願王得生極樂撮要
- 第三、全山形勝
    - 序
    - 總論
    - 峯
    - 巖
    - 臺
    - 石
    - 岡
    - 洞
    - 坡
    - 坪
    - 溪
    - 河
    - 溝
    - 池
    - 泉井
    - 附：山道
    - 附：水道
    - 峨眉山行紀
    - 登峨山道里紀
    - 遊峨眉山記
    - 附錄：慈雲懺主《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序
- 第四、寺庵勝概
    - 序
    - 寺

- 庵
- 堂
- 殿
- 院
- 樓
- 閣
- 亭
- 橋
- 坊
- 塔

- 第五、感應靈異
  - 序
  - 光燈
  - 佛光辯
  - 佛燈辯
  - 遊峨眉山記
  - 佛現鳥賦
  - 附錄：《法苑珠林· 千佛篇》述意文
- 第六、歷代高僧
  - 序
  - 晉
    - 晉千歲寶掌和尚
    - 晉阿羅婆多尊者
    - 晉釋慧持
    - 晉釋明果
  - 北周
    - 宇文周釋寶彖
  - 隋
    - 隋茂真尊者
  - 唐
    - 唐昌福達道和尚
    - 唐趙州
    - 唐黃檗老人
    - 唐南泉老人
    - 唐靈龕和尚
    - 唐白水和尚
    - 唐洞溪和尚
    - 唐澄照大師

- 唐西禪和尚
- 唐慧覺禪師
- 唐正性和尚
- 羅漢和尚
- 布水巖和尚
- 黃龍繼達禪師
- 黑水和尚
- 大乘和尚
- 唐東汀和尚
- 唐慧通禪師

- 宋
  - 宋白水如新禪師
  - 宋慧真廣悟禪師
  - 宋行明禪師
  - 宋繼業三藏
  - 宋茂真
  - 宋白水宗月禪師
  - 宋密印安民禪師
  - 宋慧遠禪師
  - 宋釋道宏
  - 宋純白禪師
  - 宋禪惠大師
  - 宋別峯禪師
  - 宋黑水曇振禪師
  - 宋峨眉道者
- 明
  - 明廣濟禪師
  - 明寶曇國師
  - 明遍囤禪師
  - 明無瑕禪師
  - 明徧融真圓禪師
  - 明鎮滄沙彌
  - 明別傳和尚
  - 明通天大師
  - 明無窮禪師
  - 明大智和尚
  - 明妙峯
  - 明歸空和尚

        - 明萬世尊者
        - 澄江和尚
        - 印宗和尚
    - 清
        - 清貫之和尚
        - 清紫芝和尚
        - 清繡頭和尚
        - 清舒光照禪師
    - 附：塔銘
        - 別峯禪師塔銘
        - 通天大師塔銘
        - 別傳禪師塔銘
        - 無瑕禪師塔銘
        - 無窮大師塔銘
        - 貫之和尚塔銘
        - 可聞禪師塔銘
    - 附：伏虎寺開學業禪堂緣起
    - 附錄：馮楫、范文光、蔣超三居士傳略
- 第七、王臣外護
    - 序
    - 初、歷朝勅賜
        - 唐僖宗
        - 宋太宗、真宗、仁宗
        - 明英宗
        - 明神宗
        - 清聖祖
    - 二、護法名文
        - 峨眉山普光殿記
        - 峨眉大佛寺碑記
        - 重修會福寺記
        - 勅賜會福寺碑文
        - 大峨山新建銅殿記
        - 峨眉山金殿記
        - 峨山修改盤路記
        - 續蓮社序
        - 住山說
        - 峨眉山伏虎寺碑記
        - 重建峨眉峯頂臥雲庵接待十方禪院記

        - 峨山伏虎寺藏經樓碑記
        - 重修光相寺碑記
        - 重修萬年寺碑記
        - 峨眉山萬年寺真武閣碑記
        - 海會堂八十八祖真像總讚
        - 鐵羅漢頌並序
        - 息心所頌
        - 峨眉大佛寺落成頌並序
        - 海會堂募置飯僧田偈
    - 第八、仙隱流寓
        - 序
        - 陸通
        - 史通平
        - 丁次卿
        - 瞿鵲子
        - 許碏
        - 周義山
        - 左慈
        - 宿山圖
        - 陳芳慶
        - 孫思邈
        - 牟羅漢
        - 陳希夷
        - 文才
        - 竇誼
        - 譙秀
        - 仲子陵
        - 胡份
        - 杜鵬舉
        - 梁鼎
        - 巖下老人
        - 韓懋
    - 第九、古今藝文
        - 序
        - 序、記
            - 《譯峨籟》自序
            - 志竹變
            - 題喻廣文《峨眉山志》

    - 遊峨眉山記
    - 朝峨眉山記
- 賦
    - 慈竹賦
- 詩
    - 登峨眉山
    - 聽蜀僧彈琴
    -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宴入中京
    - 贈別鄭練赴襄陽
    -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 漫成
    - 望峨眉
    - 峨眉東腳臨江聽猨，懷二室舊廬
    - 江行夜宿龍吼灘，臨眺思峨眉隱者，兼寄幕中諸公
    - 峨眉山
    - 送臥雲庵僧
    - 送峨僧歸
    - 峨眉聖鐙
    - 贈伏虎僧
    - 峨眉山
    - 白水寺
    - 寄眉峯
    - 送賈訥倅眉
    - 峯頂臥雲庵
    - 峨眉山
    - 雙飛橋
    - 遊峨雜詠
    - 寄寶曇禪師
    - 贈廣濟禪師
    - 送峨眉歸雲聰長老還山
    - 峨眉高
    - 華嚴寺
    - 白水寺
    - 光相寺
    - 峯頂臥雲庵
    - 杪欏坪
    - 入山
    - 宿大峨峯頂

- 伏虎寺
- 贈靈巖寺僧
- 伏虎寺
- 宿峯頂
- 解脫坡
- 雨宿西坡寺
- 遊靈巖寺
- 峨山
- 寄懷可聞和尚
- 大峨峯頂
- 杪欏花
- 峯頂
- 雙飛橋
- 峨眉山
- 白水寺
- 送清源師詩
- 峨眉山歌
- 聖鐙
- 洪椿坪
- 神水
- 神水
- 訪通天國師
- 題八十八祖像
- 解脫橋
- 梅子坡
- 峯頂
- 光相臺和舊遊
- 覲光臺
- 登峨說
- 宿峯頂眺望
- 過萬年寺懷紫芝禪師
- 虎谿贈可聞禪師
- 送張玉甲之官眉雅
- 登峨眉
- 大峨神水
- 萬年寺
- 老僧樹
- 病中贈離指和尚

- 步題伏虎寺文峯迴文韻
- 感貫之和尚
- 登峨眉
- 丁卯春覲旋泛錦江，瞻眺峨眉
- 夢登峨山，作望峨吟
- 天門石
- 解脫坡
- 蓮花社
- 石船子
- 佛光
- 佛燈
- 贈與峨上人金陵請藏回山
- 出勝峯門，道中望聖積、伏虎諸剎
- 老僧樹偈
- 杪欏花
- 登峨山
- 銅塔
- 巨鐘
- 過伏虎寺贈可聞和尚
- 解脫坡
- 祇樹林
- 銅殿
- 還憩伏虎寺
- 千手佛
- 銅塔
- 萬年寺
- 杪欏花
- 聖鐙
- 大佛殿
- 伏虎寺即事
- 彌勒殿樓頭，訪志靈和尚，見壁詩，依韻和之
- 贈伏虎寺瓶水禪師
- 觀心坡
- 息心所
- 佛光
- 觀聖鐙
- 峨山頂

- 僧詩

        - 贈密印安民首座入峨眉中峯
        - 聖鐙
        - 寄虎溪可聞
        - 覩光臺
        - 送華陽山人遊峨眉
        - 觀心坡
        - 臥雲庵
        - 過太子坪聞達和尚舊隱
        - 山居
        - 雙飛橋
        - 山居
        - 洪椿坪
        - 牛心寺避雨
        - 古德林
        - 偶題
        - 贈天峯禪師隱靈巖
        - 宋王坪回文
        - 峨眉早春
        - 別鄉友
        - 登峨
        - 山居
        - 峨嶺秋
        - 送友之峨眉絕頂
        - 峨嶺雲
        - 山居次韻
        - 登峨
        - 懷峨
        - 伏虎寺
        - 井絡泉
        - 隱峨自眺
    - 第十、動植物產
        - 序
        - 鳥
        - 獸
        - 花
        - 木
        - 果
        - 竹

    - 茶
    - 菜
    - 藥
    - 草
    - 附：珍異
- 第十一、蔣編志餘
    - 序
    - 論峨眉
    - 寺觀沿革
    - 雲棲法語
    - 法照見聖
    - 峨眉火因
    - 遊山因緣
    - 覩佛捨身
    - 山頂水論
    - 雷護聖地
    - 老僧樹
    - 樵陽子
    - 兩茂真
    - 靈感明太祖
    - 法力除蟒
    - 二孫思邈
    - 無窮再來
    - 菩薩應化無方
    - 論廣成子
    - 論楚狂及申棖
    - 論鬼嚴白張
    - 論葛洪
    - 王湘復生
    - 王勅奇迹
    - 命債難逃
    - 陽平謫仙
    - 論資生
    - 峨眉少松
    - 傳聞不實
    - 蜀饒硯材
    - 脫稿後聞
    - 附：書畫

    - 附：宋時禾奇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峨眉山位於四川峨眉縣西南。山脈由岷山伸展而出，崗巒疊起，氣勢如虹，蜿蜒三百多里，周圓一千餘里，直逼峨眉縣境。突起三主峯，稱大峨、中峨、小峨，一脈相連。兩山相對如峨眉；又此山狀若雲鬟凝翠、鬢黛遙妝，真如螓首峨眉，細而長，美而豔也，故名。三峨中之中峨，即二峨，古綏山，一名覆篷，上有天池。小峨即三峨，一名鏵刃山，距二峨九里，高半之。大峨周千里，高二百二十里。南北有臺，前即二峨、三峨；然二山俱以大峨得名。峨山在蜀，為最高峻，蓋眾山盤礴而成。李白有詩：「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冥齊。」宋人有詩云：「蜀山天下奇，三峨壓岷石；誰謂孤劍下，名出嵩華後。」世人尊之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峨山本普賢菩薩應化之道場也。歷代王臣，悉從事於建設，致使琳宮紺殿，棋布雲巖；草舍茅篷，星羅幽岫。其寺之較著者，有光相寺、聖積寺、伏虎寺、華嚴寺、中峯寺、黑水寺、後牛心寺、萬年寺、靈巖寺等七十餘所；菴、堂、殿、院、閣，更不計其數，蔚為佛國。明代末年，胡菊潭著《譯峨籟》。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蔣超據之，並增益《四川總志》、《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之所載，為編《峨眉山志》。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曹熙衡重加修飾。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釋印光重修四大名山志，《峨眉山志》即據蔣超舊志加以訂正。釐為八卷，分門十一：星野圖說、菩薩聖迹、全山形勝、寺菴勝概、感應靈異、歷代高僧、王臣外護、仙隱流寓、古今藝文、動植物產、蔣編志餘。唯多據蔣超舊志為之訂正耳，於有清一代之此山名德及新建寺庵，概不闌入。茲據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排印本景印。

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

普賢菩薩，道證一真，德圓兩足。住寂光而興慈運悲，輔善逝而帶果行因。具遮那之全體，示居補處；結《華嚴》之大義，指歸西方。雖盡十方法界，無非所住真境；而此大光明山，實為應化道場。溯其立名之意，蓋以佛光晝現，聖鐙夜來；亙古今而無或隱滅，盡來際以啓牖羣生。由是之故，致此峨眉寶山，亦稱大光明焉。一以形勢立名，一以聖迹取號，固無別種因緣也。而一班不知菩薩德相者，欲借經言以見重，謬引《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夫如來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國，成等正覺，說《華嚴經》，凡歷七處，而有九會。初會，即在菩提場說，二會、七會、八會，皆在普光明殿說，此殿亦在菩提場中。〈菩薩住處品〉乃第七會所

說之一品。先說東、南、西、北之四方，次說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之四維，方位次第，井然不亂。彼見有「光明山」三字，遂謂此西南方，指震旦國之峨眉，在中國之西南。於「現有菩薩，名曰賢勝」，妄加註曰「即普賢也」。普賢亦名徧吉，未見又名賢勝也。援經而深悖於經，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不知普賢之德相，以如來智慧，窮劫莫宣。《華嚴經》八十一卷，其發揮普賢菩薩神通智慧、道德功業者，有十餘卷經。若稍加研究，則何肯謬引？譬如輪王駐處，即是王都；光明到處，了無黑暗。由是，今志特立〈菩薩聖迹〉一門，於中分為六章：一、釋名，略釋普賢名義。二、修證，節錄《悲華》、《楞嚴》二經，以明菩薩因地修證工夫。然據《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則菩薩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華嚴經》，稱讚菩薩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薩所說法要。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勸善財及華藏海眾，一致進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為《華嚴》一經之歸宿。是知此一卷經，大開淨土法門，實為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三根普被，聖凡齊攝；末世行人，皆當依止。故錄其全文，以期同登蓮邦焉。五、利行，節錄《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略明菩薩衛護行人之事。六、應化，明菩薩證窮法界，故於十方法界，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薩道場。然欲眾生投誠有地，故特於峨眉山，示應化焉。須知菩薩應化，有普有專；普則大眾咸得親見，專則唯己自心明了。例如雲端現相，眾目同觀；圓光攝身，縱齊肩並立有許多人，而人人各見己身，不見他身。於此二者，可知菩薩神應無方，非凡夫、二乘所能測度。具此不思議義，又何必謬引經文以自誣，而貽人笑柄耶？舊志所載，殊多訛謬。如千歲寶掌，於卷二諸經發明云：「漢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見鹿迹如蓮華，徑投寶掌問之；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師。蒲公于甲子往洛陽謁二師。」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尋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師隨諸人始來洛陽。按：傳鐙錄本傳云：「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來中國。魏晉間，入蜀禮普賢，留大慈。」舊志本傳，只略「東漢獻帝」等一句。何不以此證前之訛，而竟兩存之；亦不說其孰是孰非耶？於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師，亦為立傳；且日與茂真尊者、孫真人弈棊於呼應峯下之棊盤石上。又建呼應庵以居。均以「相呼相應以弈棊」為峯名、庵名。作此說者，不但不知智者，且絕不知佛法。智者一生以身為法，作後學模範；何得日與閒僧曠道常行犯佛禁戒、玩物喪志之事乎？玄奘，生於隋文帝仁壽四年甲子，其兄長捷法師令其出家，居洛陽淨

土寺。十五歲，因隋室喪亂，至長安。時唐室初立，尚事翦削，無暇弘法，遂與其兄往成都求學。未幾，聲聞遠著。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思欲入京，以期聞所未聞。為兄所留，遂私遁，由三峽達漢陽，至相州，沿途求學弘法。後至長安，欲追法顯、智嚴之迹，結侶上表，往遊西域，求所無經。斯時世始太平，中外尚未交通，故詔不允許。眾咸退心，師獨不屈，乃於貞觀三年八月私去。歷一十七年，始回中國。及至于闐，即遣使上表太宗。太宗優詔答之，且令沿途有司各為護衛迎送。師聞帝欲問罪遼濱，恐稽遲不遇，遂兼程而進。由流沙，至沙州，是由甘肅而來者。帝勑有司備儀仗相迎。忽至京城之西漕，有司莫知所措。(以按程備儀，師兼程而進，故致有失。)此後日事翻譯，未及卒業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聖真說偈授經之事乎？但以世遠人亡，屢經滄桑，志乘軼失，無所依據。遂致以訛傳訛，無由考正，故致然也。當明季時，胡世安公好遊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故其博採藝文，輯《譯峨籟》，實為清蔣虎臣山志之權輿。虎臣自謂於《譯峨籟》一字不遺。然其所錄，總以敍述山峯之聳峻、巖壑之幽秀、風雲之變態、寺宇之興廢而已。至於普賢興慈運悲、四眾竭誠盡敬之所以然，尚不能稍為形容。況菩薩之本地風光、四眾之心契覺海者，又何能一為形容耶？又此山昔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後，漸次歸真。明果滅妖，乾明作中峯之寺；羽流感德，黃冠為緇衣之僧。自後一致進行，歸依三寶。道教絕響已千餘年。舊志於普賢及古高僧有經傳可考證者，尚多錯訛；況於絕響已久之道教事實，能無訛謬乎？黃帝往空同山，問道於廣成子，載於《莊子· 在宥篇》。何得又往峨眉，復問道於天皇真人乎？天皇真人即廣成子。黃帝係有天下之責任者，非閒曠僧道隨意雲遊者比。空同已去兩次，而有所悟。即廣成子移居峨眉，黃帝何得又往峨眉？況蜀道之難，今尚興歎；當黃帝時，不比今更難百千倍乎？故知此諸記載，悉屬虛設。即的確之極，亦無關緊要。以此所說之法，乃佛法中人乘、天乘兩閒之法。峨眉道教久已絕響，又何猶立此法，以致後世惑於兩歧，莫知去向乎？故將此種記載，多為刪去。揭佛日以普照三根，亦天皇真人之讚許者。印光一介庸僧，何敢妄充通家，修輯四大名山之山志？但以挂搭普陀三十餘年，民十一年定海知事陶在東公倡修《普陀山志》，請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於儒可稱博洽，於佛未涉門徑。志成，而山中耆宿命光重修。光以近來刻排各書，了無有暇。至十九年，掩關蘇垣，始得出書。一弟子李圓淨，熱心公益，謂：「普陀、五臺、峨眉、九華，為中國四大名山。師既將《普陀志》修妥印行，《五臺》、《峨眉》、《九華》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於是特祈前著《觀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及《歷史感應統

紀》、《佛學救劫編》之江西彭澤皈依弟子許止淨居士，標示綱要；光但任其割貼安頓與印行。校對則歸於現遙領贛州壽量寺住持德森法師，與陳无我居士。《五臺志》去年已出書，《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華志》或於明年春夏間可出。四山舊志，唯《五臺》最嘉，《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華》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屬不通佛學之儒士所修，故致買櫝還珠，敬卒隸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勢變幻處致力，不在菩薩興慈運悲、拔苦與樂處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顛倒行事。雖有其志，不能令見者聞者增長善根，種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者，故為略示其意。然以未曾親歷其境之人，不能詳加詢訪，故只按舊志及諸經傳而為證訂。至於近來名德及新建築，概不加入，以免逸軼名德之咎、挂一漏萬之譏。具眼知識，當能諒之。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孟秋，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峨眉山志舊序一

嘗讀《冀越通》云：「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南絡發崐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絡於吳、閩、越。」是峨山為崐崙之次，明矣，故有伯仲之稱。又讀《書記洞詮》云：「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顧其山不入五嶽，而列於四大名山之一。其初為天皇真人，即廣成子所居，軒轅黃帝問道於此，授「三一五牙」之經。繼為普賢菩薩道場，設化城，居大眾三千人；有佛光、聖鐙之現。而琳宮梵剎，踵事增華；遐方瓣香，重繭遠進，遂化而為釋氏區宇矣。要之，峨眉固自峨眉也。善乎胡菊潭先生之言曰：「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知言哉！然往古來今，事迹變幻，如騎牛而仙，歌鳳而隱，刺蟒以救黃冠，跨虎而渡溪漲，人之異也。龍子可掬，杪欏燦爛，雷鳴於山腰，雪積於盛夏，物之異也。洞傳伏羲、鬼谷，徑險鶉鴿鑽天，空樹老僧定數百年，兜羅鯀雲鋪幾千丈，景之異也。其他幽奇奧邃，莫可殫述；題詠記讚，累案盈緗。不有山志，烏乎稽考？自明代己卯，菊潭先生遊峨，已云：「索山志舊著，罕有存者」。唯喻廣文志祥有山志脫稾，菊潭謂其「蒐羅博而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尤劣於山史一卷」。經菊潭評駁，其書遂不傳矣。乃菊潭先生三次登峨，著《譯峨籟》。後三十餘年，金陵蔣太史虎臣寓峨山，始取《峨籟》稍加增益為山志。然太史被二豎相侵，草草卒業，倫次欠楚，未付剞劂而捐館。因是尚闕焉有待，其稾藏於可聞禪師之笥。余以今上之二十有五年，奉命分巡建南，峨眉乃吾隸也。念境內名山大川，不有以表彰

之不可。況修廢舉墜，尤關職業；失今不志，後將無述。爰取虎臣太史脫稾，與宿士商訂，重加修飾。分條析項，淆訛者正之，紊亂者清之，繁蕪者裁之，迹無與於茲山者去之，事可紀於近今者增之。一筆墨間而峨之山水形勝、宮觀殿剎、人物古迹、詞翰藝文，瞭如指掌，燦若列眉；可以備窮搜，可以供臥遊，蓋自是而峨乃有山志矣。亦以成菊潭先生、虎臣太史二公未竟之緒；而余且得邀靈於名山，以逭曠事之譏云爾。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季夏之吉，中議大夫· 分巡建昌道· 按察司副使· 今陞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錦州曹熙衡素徵題

峨眉山志舊序二

西蜀之有峨眉，坤輿一巨鎮也。北控三川，南界百蠻；井鬼之所照臨，神仙之所窟宅。雖祀典不在五嶽之列，而功實過之。〈禹貢〉紀載而後，常璩、任豫、張華、酈道元輩，表章精奥，不一其人，宜矣。余奉命撫蜀，職在奠安，常懼一物失所，貽山靈羞。甫下車，值有採辦枏木之役，單騎邛郲，探尋運道，因得一登初地。而軍務旁午，信宿言旋，其中谿谷之幽異，風雲之變幻，恍惚一寓目耳。然以險遠崎嶇，繕疏陳請，蒙恩罷採，民獲休息。雖皇仁覃敷，不可謂非茲山之靈默相而呵護之也。余性耽山水，而拘牽官署。每憑欄送目，覺三百里外，雪光雲影，遙遙襲人襟袖。欲尋古人紀載，以當臥遊，而兵燹之餘，燬失殆盡。一日，川南憲副曹君，持《峨眉山志》相示，則憲副啓其事。而余首閱〈圖說〉，出近代胡菊潭相國手；修志凡例，斷自蔣虎臣太史。嗟乎！茲山之在西南，詎止比肩於嵩、岱、衡、廬、武夷、雁宕之勝？登茲山者，詎無有好遊如尚平、康樂其人者乎？往哲無聞，歌詠中絕，河山之變，增人悽感。然所載古迹勝境，若光若鐙，若臺若榭；以迄於藝文、志餘，列諸几案，綽然如陵嵐霧之幽深、沆瀣之芬洌也。宗少文曰：「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遠。」余無俟筍輿笻杖，而坐收茲山之奇秀焉，又為之一快矣。抑峨眉有屏翰之功於蜀，而禋祀遜五嶽；說者以為名山之隱逸者也。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歲仲春之吉，賜進士第· 通議大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楚黃姚締虞撰

峨眉山志舊序三

昔逸少先生志遊峨而卒不果，恆太息緣之未足。衲每服膺其言，及成《峨志》，而益感慨係之。夫山之於人，與人之於山，洵

有緣也哉。太史虎臣蔣先生，木天顧輔；一旦塵視軒冕，扶舁來峨。止蒲榻於山寺，出其奚囊所貯《峨山志》稾，與衲訂以見聞。風雨晦明，兩易寒暄，成帙一十八卷。而〈志餘〉一卷尤叮嚀旨趣，言言金石，字字醍醐，起茲山從前之所未有，而一一開其面目。山顧於太史有前緣耶？不然，太史初未涉於峨，而乃斂其散逸，以集其成。寸寸而纍，早已脫稾於燃藜天祿，度日花磚，珥筆不遑之秋。且卒如其意，來止忻忻也。觀其〈回首〉一偈，謂茲山之老衲再來，而前緣為益信矣。嗟乎！衲昔當蜀經灰劫餘，吳帆萬里，來禮願王。山水羈人，若逢吾故。于伏虎古迹，不惜頂踵，薙草開林，為願王廣大行。數十年間，未敢少懈。招提大概，始觀厥成。溯洄壯遊，曾幾何日？而今且倏近桑榆，質衰蒲柳矣。讀太史遺編，兢兢然唯恐以緣為太史羨者，徒亦以緣為太史謝之也。幸荷護法諸大檀越，善太史之勝因，覓以棗梨，授之剞劂，俾與山靈同貞不朽。竊幸太史有願克諧矣。然則太史豈僅與山為緣？而山又豈僅與太史為緣哉？今而後，後戒禪身、廣象教力者，欲有以各證其緣，即以斯志為龜鑑也可。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菊月穀旦，伏虎寺住持海源謹識

修山志說

名山可以神會，不可以目窮；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傳。言傳者其迹耳，而山之精靈不與焉。要其迹亦不可以不傳，則言固未可廢也。肄樟棲霞飲谷，方外自遣，素奉教於梅莊何先生。一旦先生以憲副素徵曹先生之命，舉《峨眉山志》下商。樟愧譾劣，罔所識知。然聞工人之治器也，遇大器，必專心致志，畢思殫慮以治之，故器可成，而不憂其窳敗。《峨志》之役，大器也。於是細加參考，字斟句酌，釐正倫次，汰黜影附，分別條項，校訂訛舛，增益新聞。每條以小序數語引其端，俾便省覽。凡以敬慎厥事，庶幾以言傳者，不至言之過而流於溢、言不及而失於隘焉耳。古戎後學宋肄樟謹識

補遺：峨眉山志記

峨山為坤輿具瞻，昔人言之詳矣。予幸承乏斯邑，得以循其麓而躋其巔，陟險窮幽，登峯造極，真極天下之大觀。然而名山形勝，以心契，不以目窮；公餘之暇，嘗取志書而卒讀之，神之所遊，不啻足之所履。惜乎書多脫簡，不能徧觀而盡識也。爰博訪都人士，得家藏舊志一部，悉心校閱。閒有後人添入詩章，錯訛殘缺

者，舊本不載，未敢妄增，仍闕以待補焉。其餘字迹之模糊、書目之失次、篇章之遺亡，悉照舊本，一一更訂增入。統計原板及添刻，共三百二十六塊，刷印成編。俾後之遊峨山者，可以按籍冥搜。即不遊峨山者，亦得開卷而攬全勝也，是為記。清道光十四年甲午四月之吉，賜進士出身· 知峨眉縣事· 粵東胡林秀識

峨眉山舊志凡例

- 修山志，與郡邑志不同。是編凡關係山中形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其有高山大川、琳宮寶剎，不係峨山地界者，一概不敢妄入。
- 是編原本井研胡閣老《譯峨籟》。兵火之餘，山中片紙隻字俱無。其書所載，不忍一字遺失。所輯前人詩賦，俱經壽梓。其餘憑仗別集網羅，及各寺僧抄錄名賢題詠者，僭妄刪去十之一二。非敢立異，亦以成美云爾。
- 志以徵信，不可貪圖怪異，捃摭成編。如上林橘柚、芳洲杜若，取快一時，貽譏千古。是編凡禪宗仙伯，非確在峨眉修真養性，及投笻飛錫、過化此方者，不敢妄入。其餘土產方物，除茶筍之外，如雪蛆、空青、放光石、雷威琴之類，古有是名，今無是物，必後人傳訛襲譽，重為地方累。特為剖白纖悉，識者辨之。
- 是編除原本《譯峨籟》外，止據《四川總志》及《嘉定州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取裁不廣，考訂不精，止可為名山留一影像耳。
- 峨眉山道，前後名賢游記，開載甚詳。然亦有蠟屐所過，親攜筆札登記者。亦有事後默識，記一遺十者。又有旁詢住僧，及輿徒阜倀者。言語錯亂，頭尾倒置。或將歸路認為去路，或即一處指為兩處。今皆一一咨詢，考訂詳明。以後登山，如聚米書裙，免致車中指視，頗稱快事。
- 舊志遺史，無從考訂。謹據《峨眉縣志》，所列山水無多。至山中老僧傳說，半多附會。如一青蓮峯分為二峯，曰大尖，曰蓮華。一井絡泉，稱為五處，曰聖水，曰觀音，曰通精，曰半月。又名賢遊記中，有本無是山，偶憑耳食。又登掌記者，如大歡喜亭，八十四盤上有杪欏坪。查杪欏坪在千佛頂後，與師子、羅漢等坪同列。若初登頂時，並無所謂杪欏坪者。如以杪欏得名，此花徧滿山頂，如秦廬粵鎛，何處無之？華嚴閣、圓通庵，全無影響，今皆一一改正。前人有知，想亦喜稱起予耳。
- 山中舊有庵堂寺院，名目極多。滄桑後，金璧瓦礫，楩梓梧丘，不敢盡為淹沒，僅留虛名於楮墨間。在愚見，不問孤居侶處，現

前佛屋連椽接棟，儘可為容眾棲身之地。不必又拘興復之說，再圖募化，徒費精神。是在高明毅然作一豎剎。竟義也可。

- 志成，每苦上臺檄取，為往來應酬之用。僧家拮据，楮蠟供給、工匠酒食之類，轉成大累。今當預啓當事，凡欲取志，乞攜紙墨及工匠飯食入山，自行印刷。似此功德，勝比尋常供佛飯僧十倍也。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仲秋望後四日，華陽山人蔣超謹識

新訂凡例四則

- 舊凡例第一條，謂「山中形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是矣。唯普賢菩薩為此山之主，僅於〈形勝門〉，列諸經發明半紙餘。其中多係臆說訛傳，唯《楞嚴· 圓通章》為實錄。殊多遺憾。故今略引《華嚴》、《法華》各大乘經，及僧傳所載確實可據者，將普賢菩薩本迹感應，表彰出之，為〈聖迹門〉。俾閱者得生信仰，而有所遵行，以獲受用實益耳。
- 山中形勝，舊志將峯、巖、臺、石等分類錄之，絕少貫串，令人茫然於前後上下各位置。求之遊記中，又嫌過多。且各人所記不同，莫衷一是。今於卷首，列新增〈圖說〉，閱者按圖探路，恍如身入其境，足增臥遊之興。而原有遊記，酌加刪削，免繁多寡味。
- 峨眉雖非必為《華嚴》之光明山，而光鐙示現之奇特，實為諸名山首屈一指。誠如觀音大士所謂「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者。豈非普賢之大願力有以致之歟？故特闢〈靈異〉一門，將遊記中之見光、見鐙，及其他感應事迹，彙入之。示所以尊仰菩薩，而導引眾生也。
- 山志求閱者身心獲益，以宏揚佛法為主要；形勝寺院，已為餘緒。至於藝文益末矣。宏揚佛法，首重高僧。而王臣護法，使僧眾安居修道，即俾黎庶消災得福，亦最當崇飾，為後人矜式。故舊志〈藝文〉內，僧家塔銘，概改入〈高僧〉內。而皇家頒賜，及建修寺廟各記，另闢〈外護〉一門收之。以示此等紀載，關於三寶，非徒以文字見長也。

總目

上冊
卷一(十九頁)

一、星野圖說
卷二(二十九頁)
二、菩薩聖迹(分六小目)(一)釋名(二)修證(三)德相(四)法要(五)利行(六)應化
卷三(二十八頁)
三、全山形勝
卷四(十一頁)
四、寺庵勝概
五、感應靈異
下冊
卷五(二十九頁)
六、歷代高僧
卷六(二十一頁)
七、王臣外護
八、仙隱流寓
卷七(二十五頁)
九、古今藝文
卷八(二十一頁)
十、動植物產
十一、蔣編志餘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節要）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為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眾生，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諸佛菩薩之所稱讚，一切人天皆應禮敬，一切眾生悉應供養。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

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峨眉山志卷一

第一、星野圖說(初星野，次圖說。)

星則在天成象，野則在地成形。郡邑諸志皆以星野定方位。況峨眉乃普賢菩薩應化之聖道場地、為全省之巨鎮、作人民之具瞻，其廣踞數百里、其高聳數千仞乎！山不能一目徧觀，覽圖則即知其概。圖不能向背悉見，視說則全體圓彰。雖廣數百里，高數千仞，持圖而閱之，即可心領山勢于方寸間，緬想佛化于億萬世。故志星野圖說。

初星野者，常璩云：「西崦峨嵋，地稱天府，其精靈上應井絡。」《河圖括地象》云：「峨嵋上值天井，故多雨潦。占候井明大盛，多風雨；月犯井，多風雨；日暈井，多陰雨大風，是也。」張子家《峨山志》謂：「峨山在九囿中，下鎮梁益，上應鶉首，為南戒(同界)之宗，與秦同分。」熊南沙過跋云：「志敍分野，既引夾漈之說，明常璩以為井絡者無據矣。其稽南戒而定峨嵋，以為在井絡之南，亦終未能曉然自解乎夾漈之疑。而又曰：『星應輿鬼，君子精敏，小人詭黠。』則疑于口給誇多，自變井絡之說矣。」按：井絡，宮曰巨蟹，辰曰未，方曰西南，在地坤維。值坤，故多文章；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又尚辛香也。峨位西南，物產相符。則井絡之說近之，熊跋亦未盡也。《天文志》謂：「嘉定屬東井、輿鬼分野。」今州治峨山，上當井絡，故山頂有井絡泉。

次圖說者，舊志圖甚簡略，止標大概，亦無有說。自清光緒十一年奏列祀典，遂徧探山勢，而為圖說。今欲廣傳，篇幅多則難於流通。故于圖只取其總，而去其別。悉存其說，庶閱者仍得其詳。原書序跋，悉錄如下。

峨眉山志圖說序

凡志，首重圖說，而山志為最。蓋郡縣志計里開方，紀其廣輪嬴縮、方隅繡錯，詳其山川險要、道路津梁。俾守土者展卷瞭如。備寇則阨要設防，捕盜則刻期立至，此其大略也。而山志則疊嶂層巒，橫峯側嶺，峭壁撐空，激湍截地，緜亙數百里，或足迹不能到，亦目力不能窮。倘以意揣，則差之毫釐。後有識者，徒滋訾笑。峨為蜀名山，而不列祀典，光緒乙酉，總督丁公疏請春秋致

祭，奉旨俞允。明年，護理總督游公乃遣候補道黃君綬芙，有事於峨。至則壇場寺庵，皆奉佛像，而山神之廟闕然。搜求舊志，則缺略惟多。於是游公籌款，建廟於山麓，并製祭器，以供望祀。而黃君毅然以纂修山志為己任。譚君晴峯，工繪事，以圖委之。廖君笙堂，俾輯說。又明年，而黃君卒。圖未及半，說亦未成，何志事之難耶？於是游公憫有志之未成也，復使譚窮其圖，縋巖梯嶮，足趼叢山者累月。凡為圖六十有四，補舊志所未及者十之七八。廖仍為之說，按新圖，稽舊聞，亦數月而竣事。而游公尤虞其未善也，謂余分巡建南，峨為屬境，總修之責無可辭。嘻，其難也！蓋其慎矣。余於是披圖索瘢，詳加考證，刪訂其說，衷諸一是。不敢自以為功，特不方游公之命而已。既刻，而使余為之序。余惟山祀始於丁公，而游公為之廟。山志始於黃君，而游公落其成。圖則譚之勞，說亦廖之績，余何力之有焉？然余竊喜圖說成，而願往者可為先導，未至者可當臥遊，既往者如逢故境，豈非一大快事哉，余故樂為之序。光緒十四年戊子十月，善化黃錫蕭書於建昌道署

此序作於建南，因游公書來，謂譚圖廖說，勤勞莫沒，故序并及之。余旋省後，同鄉諸君，皆謂說本黃君綬芙原稿，廖特修飾之耳。序言失實，是則游公之故也。茲識於序後，以補余過，且免後來作刊謬，多著議論也。十五年二月初吉，錫蕭又識

峨眉山圖記

峨眉山者，西蜀之雄鎮，高百餘里，相傳為普賢菩薩道場。梵林如櫛，最著者為伏虎、善覺、報國、萬年、靈巖、天門、仙峯諸寺。其他如大坪、洪椿、長老、太子、雷洞諸坪。清音閣、華嚴頂、洗象池、沈香塔，銅、鐵、錫、金、祖諸殿，莫不稱大觀焉。其間峯巒層疊，若玉女、若寶掌、若鸞鶯、若獅駝、若筍、若蓮、若鑪、若鉢，備極崢嶸。石有亮光、太子、大峨、天門、魚兒、蓮華、聖鐘、法船、飛劍、象鼻、牛心、仙人、羅漢、太湖等名，形似物者，不可指數。橋有雙飛、仙女、七天、涼風、無懷、鐵索、木棧、石梁，凡橫流斷壑，皆藉以通。水有黑白雙溪，龍門倒峽，瀑布飛崖，諸噴泉。險有鶉鴿鑽天、猴子坡、蛇倒退、長壽坡、放光坡、壽星坡、羅漢坡，陡曲而滑。洞有九老、三仙、雄黃、鬼谷、伏羲、女媧、左慈、龍門、豬肝、爛柯、紫芝、桂花、三魈，及無名號者凡千百。草木有杪欏樹、浮圖松、菩薩藤、木芙蓉、木涼傘，及一切奇花異草，多莫能名。禽有二迦陵異鳥，飛翔上下，佛光現時，始鳴曰：「佛現了！」獸有人熊、虎、狼，質頗小者，

其鳴「陀佛」，人以「比邱」字之。蟲有蛙，鳴聲如琴。有大蟒，圍可三尺，長十丈許，鱗甲晶瑩，稱之曰「龍居士」。有蜥蜴，方首五爪，藏水石間，目為龍子。氣候，則陰晴不定，變幻萬千。即如雪有千年積，雷有掃殿期。雷洞坪，有人聲，烈風、暴雨、冰雹即至者，良可怪也。其中古迹，若軒轅訪道處、涪翁習靜處、蒲氏老人村、東坡摩崖字、右軍河南碑，皆不足奇。所異者，金頂祖殿懸巖絕壁處，朝夕雲海霧氣，忽聚忽散；每至未刻，兜羅綿雲，布滿巖下，現圓光一團，邊分五色，七層閒暈，為佛光如鏡。覩者自見其形，雖並立之人，絕不能見，為攝身光。遠者為水盆光。有氣如虹，橫亙數里。兩端紫雲捧之為金橋，奇觀哉！夜有燈光燐燐，飛滿崖壑，為萬盞神燈朝普賢，此更不可思議，真福境也。余攀躋越半載，索險探幽，身歷神會。尤見瓦屋、青城、天竺、雪嶺、玉壘、岷江，若礪若帶，數萬里奔來眼底者。竊歎此山形勝，甲天下耳。遂竭耳目心思，摹其圖，而並為之記。衡山譚鍾嶽晴峯圖并識

一、峨眉山總圖說

此峨山總圖也。世傳大峨，為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佛經稱普賢道場。歷建大小七十餘廟，皆奉普賢。故雖天下名山，未列祀典；攬勝遊蹤，爰稽志乘，而闕略維多。茲繪總圖，較加詳慎，然亦發其大凡。至窮原竟委，備悉分圖，可按而索也。(自峨眉縣出南門，至正頂，計程百二十里。凡山路、水道、寺宇、峯巒、古蹟，一一縷載，燦若列眉。餘詳散圖。顧復初書，譚鍾嶽繪。)

二、峨眉縣至迴龍寺圖說

峨眉縣治，漢南安縣，後周平羌縣地。隋開皇初為峨眉縣。《元和志》曰：「枕峨眉山東麓，故名。」開皇十三年置，屬眉郡。唐宋屬嘉州，元屬嘉定路，明屬嘉定州。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州為府，縣屬焉。東北各一門，西門二，南門二。遊山者出大南門，門曰「勝峯」。諸峯相對，蒼翠環照。過石橋曰「儒林」，古化龍橋，亦名勝峯。儒林街人家數十。南行至迴龍寺，小而幽，比丘尼居之。前臨澗水，碧玉縈迴，古樹數株。西坡古剎在其間，唐武德六年建，舊名壽聖西坡寺，今就圮。

三、迴龍寺至峨神廟圖說

山神，舊無廟祀，至清光緒十有一年，四川總督丁文誠公寶楨，以峨為山鎮，水旱癘疫，禱求輒應，有功德於民。奏請春秋致祭，部議奉旨俞允。其明年，護理總督游廉訪智開，捐建峨神廟於縣南城外學堂山，並製祭器。歲遣官望祀，咸於斯廟。門外有泮池故址，井研胡世安〈登峨道里紀〉云：「聖宮外，合三流為泮，澄波千頃，鼇樂蓮香，亦多雅致」，即茲地矣。前瞻古塔，後倚崇山，嘉樹叢篁，映帶左右。遊人至此，遠觀近矚，蒼翠紛來，飄飄然，不啻置身兜羅緜雲表也。

四、峨神廟至什方院圖說

由峨神廟上行，過古石坊，右為川主宮。正殿祀李二郎神，前有劇臺，後鄰什方院。院外歧路中，[虫*連] 蜷樛結，有涼亭一。夏秋時，清風徐來，遊人多憩於此。

五、什方院至壁山廟圖說

出什方院，道途平坦，經薛家店，至壁山廟。廟古樸，中祀風雲雷雨之神。一路榕木森森，蔭周數畝，堪避暑雨。

六、壁山廟至菩提庵圖說

由壁山廟西南行二里許，有菩提庵。在路左門對四峨，如玉屏前立。出庵左行百餘步，茅屋數椽，古致歷落。連畦蠟樹葱蘢，居民賴以為利。

七、菩提庵至興聖寺圖說

過菩提庵，沿茅屋行百餘步，茂林修竹中，左為興聖寺。寺宇兩層，佛像尊嚴。山門外，路嵌韡石，以形似呼之。遙望金頂及眾山最高處，歷歷可數。按舊志，興聖庵近聖積寺，疑此即古興聖也。

八、興聖寺至聖積寺圖說

由興聖寺順行，有石坊，清乾隆乙丑年，住持性琳建。路左即聖積寺，為古慈福院，明萬曆壬午，川南道參議高重，題篆字碑，豎寺外，相傳為軒轅問道處。正德三年，內江王公重修之。萬曆丁

酉，四川巡撫萬任、布政使楊國明，重建接引殿。康熙十一年，御史董明命重建大雄寶殿。殿內銅鑄普賢騎象像，金身丈六象伏地，長亦如之，兩旁銅佛頗多。殿外左懸八卦銅鐘，高九尺，徑八尺，重二萬五千斤。右峙銅塔，高二丈許，十有四層，鑄佛四千七百尊，旁鐫《華嚴經》全部，永川萬華軒施製。前有樓，曰「真境」，一名「老寶」，訛呼「了鴿」，乃慧寶禪師建。額題「峨峯真境」四大字，宋魏了翁華甫鶴山書也。相傳范蜀公書有簡板一幅，云：「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今佚。

九、聖積寺至文昌廟圖說

由聖積寺大道行，過普安橋（一名普庵橋，又曰普賢橋）。水出銅河，即余大師坐化處。昔人稱有普賢殿、普安院，今俱廢。右上為文昌廟，廟後有八卦井，今廢。惟源泉混混，灌注田疇，農無旱魃之患。出廟左行，經石坊，有瓦店一家，即往保寧寺之坦途也。

十、文昌廟至保寧寺圖說

由瓦店平行二里許，即保寧寺，古卓錫庵。明嘉靖四十四年，僧德統建。萬曆辛卯，僧德佐重建。清康熙五十年，僧峨雲復修葺之，因易今名。歷經雍正三年連碧禪師、嘉慶十三年仁寬禪師，隨廢隨舉，代有經營，增其壯麗。瀠洄水抱，平遠山環，不亞聖積、真境。

十一、保寧寺至子龍廟圖說

由保寧寺上走兩河口，過石橋，即蕭店子，茅屋數十家。再上里許，至子龍廟。廟外順河，下為萬行莊，古海會堂。右通冠峨場，後即光明壩。

十二、子龍廟至報國寺圖說

由子龍廟沿河而上，漸入山徑，里許，繞古樹林，進報國寺（古會宗堂，一名問宗堂，又曰會宗坊），道人明光開建。有碑記，立伏虎寺。堂原在伏虎寺右山麓，虎頭山之陽，嗣遷至此。初仍舊額，後易今名。按：明光著有《心經》、《楞嚴經解》、《八

識規矩註》、《會心錄》、《禪林功課》、《大乘百法註》、《峨眉傳》等書行世。寺左，往龍門洞捷徑也。

十三、報國寺至善覺寺圖說

出報國寺，仍由大路上行，有木坊，榜「善覺寺」三字。登其峯，有二坪，前為善覺寺，即古降龍寺，明萬曆時，道德禪師建。清康熙間，賜元亨禪師「龍廂善覺寺」匾額，因以為名。并賜玉印一顆，其文曰「普賢願王法寶」。御書玉音一章，至今珍藏之。寺後宋皇坪，乃天皇授道於軒轅處。寺左山麓，宋紹興間，虎狼為患，人不敢至。士性禪師建尊勝幢以鎮之，患遂絕。

十四、善覺寺至伏虎寺圖說

由善覺寺下行，不數里，即合大路。路右關帝廟，廟右響水橋，為下報國寺直道也。由路左順上，過木坊，榜曰「伏虎寺」。經興隆橋、土地廟、玉皇樓，再前虎溪橋。橋下石子，細潤如玉。屈曲上行，路左有龍神廟。渡發隆橋，經觀音堂，即伏虎寺，行僧心安開建。明末燬於兵燹。清初僧貫之，率徒可聞，結茅為虎溪精舍。順治十八年，川省大僚捐廉興建。經營十餘載，始告成功。前後左右，凡十有三層，崇隆廣大，為入峨第一大觀也。光緒十年，僧靜安重新之。右後為龍鳳輝室。康熙壬子，蔣虎臣太史超（自稱華陽山人）寓此，改名羅峯庵，藏頒賜御書「法寶」匾額。由伏虎寺左，過木橋，即無量殿。殿後太湖石，煎湯服之，可療心氣。上高洞口，過涼風橋，橋為清初四川巡撫羅公命僧可聞修。古有涼風亭，石壁峭削，中有空洞，風颼颼自口出，曰涼風洞，因以名亭。谷口舊有震旦第一山坊，今圮。

十五、伏虎寺至雷音寺圖說

由涼風橋上行，半里許，至馬家溝。昔有茶庵，今廢。渡解脫橋，水聲潺潺，聽而忘倦。謂入此解脫塵凡，出此解脫險阻耳。直上，竹林陡窄滑溼，木磴層層，約高百餘丈，為解脫坡。左即古解脫庵，又名觀音堂。光緒十年，改為雷音寺。寺下有仙人會，舊傳一池，入山者必沐浴而後登，今其址亦不存矣。

十六、雷音寺至華嚴寺圖說

由雷音寺直上，為華嚴寺，一名會福，為唐昌福達道禪師道場。僖宗時，僧慧通易名歸雲閣。宋紹興三年，僧士性重修。節棁旋螺，制極奇古，又名雲篆殿，為白牛長老住持。明洪武時，僧廣圓奉勅重修，掘地得宋碣，鐫「華嚴」堠；左刻「至縣十五里」，右刻「至頂七十里」。寺後有雲卷石山，頂即古心坪，因昔古心禪師建有靜室得名。寺左過青竹橋，有玉女池；仰望尖秀插空者，為玉女峯。相傳池為天女浴器，深廣四尺，歲旱不涸。宋邛州刺史馮楫結茅峯下，日誦《華嚴經》不輟，天女感而饋食焉。池畔有飛龍庵，每大風雨，聞石中龍吟。一夕雷劈石開，龍飛去，故名。又有鳳嶺庵，今俱廢。路右有古栟一株，大圍十餘尺，孤挺數尋，始敷枝葉，青青如圓蓋，可覆畝許，俗呼「木栟繖」，古名「木涼繖」。

十七、華嚴寺至純陽殿圖說

由木涼繖左上，過木坊，不數十武，進純陽殿。殿宇歷級而升，重樓瑰瑋，為明初御史郝衛陽所造。崇禎六年，巡按劉宗祥率峨眉令朱國柱，捐金增修，益稱完美。殿後雲霧縹緲間，有坪曰華嚴，古稱赤城山，相傳為赤城子隱居舊址。向有香煙、羅漢、白雲等寺，今一片荊榛，無迹可尋。殿左行里許，忽逼窄異常，不容輿馬。明初蜀獻王遊峨至此，下輦行五十三步；後人重其步，因以名其地。

十八、純陽殿至會燈寺圖說

由五十三步，度凹，平行里許，即會燈寺。寺右荒煙蔓草中，有天台庵故址。寺前陡下，過小石梁，為太平橋。前望二山中凹，稱馬鞍山。茅屋數椽，呼袁店子。

十九、會燈寺至大峨寺圖說

從袁店下坡，過正心橋，再過萬定橋（古萬福橋），又稱萬佛橋。路右巨石壁立「大峨石」三字，呂純陽書；「靈陵太妙之天」六字，明督學郭子章書。路左神水池，即玉液泉。隋智者禪師知此水發源西域。後卓錫荊門，龍女為引神水，並浮所寄中峯寺鉢杖，自玉泉流出。舊有「神水通楚」碑，紀其事。又有巨石，刻陳圖南草書「福壽」字、蘇東坡「雲外流春」字。上有神水閣，一名聖水閣，明巡撫安慶吳用先建，高僧化機隱此。由閣右進大峨寺（古福

壽庵），明僧性天開建，後圮。清初僧智行重建，名大峨庵。康熙間，峨邊參將李楨增廣之，易庵為寺。光緒十一年僧圓明重修。向有九曲渠、流杯池、靈文閣、勝峯、立禪、彌陀等庵，今俱廢。惟寺後古松一株，老幹龍鱗，為千百年物。上有中和石，再上有歸子石，一名魚兒石。石有二孔，水常溢不涸。山頂為黃帽山，後為寶掌峯。寺外往左轉右，即呵呼庵故址。有鳳嘴石，俗呼雞公石，刻「歌鳳臺」三字，相傳為楚狂陸通隱居舊廬。明弘治間，督學王敕改今名。前即歌鳳橋（古百福橋），俗名響水橋。往來聽之，四山皆響，如洪濤巨浪，挾風雨而來。昔人稱為「山潮」，以之驗雨晴、占豐歉，為不爽云。

二十、大峨寺至中峯寺圖說

由歌鳳橋順上，渡結緣橋，行二里許，即中峯寺，一名集雲。在晉為乾明觀，資州明果禪師除蟒患，始改為寺。隋茂真尊者重修之。相傳有孫、王、宋三真人羽化於此。宋黃涪翁曾習靜其中，即隋智者禪師寄鉢杖處也。寺倚白雲峯，一名白巖。左即呼應峯，原有呼應庵，為智者禪師道場。下有茂真尊者庵。孫思邈真人隱峨眉時，與禪師、尊者集弈於茲，常相呼應。山後有三仙洞，洞外有棋盤石，方廣丈餘，至今猶存。右有雄黃石。歷傳唐玄宗幸蜀，夢真人乞武都雄黃石，上遣使齎送至此，煙雲相隔。使者呼應，因得造焉。見一叟，幅巾被褐危坐，手指石曰：「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顧石有朱書百餘字，就錄一行，則行滅。「呼應」之名，或曰即此。眉人程堂登峨，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枝者，茸密如球，即寫於寺壁，宛有生趣，今佚。

二十一、中峯寺至觀音寺圖說

由中峯寺左，上三望坡。以路險峻，行者三望乃至。或云：「昔軒轅帝訪道天皇真人時，曾於此三舉望祭，故名。」前有石橋一道，亦名三望。舊有茶庵，今廢。層級而登，進觀音寺。寺內一石蹲峙，呼雞母，以形似也。出寺往左上絲網坡，向有怪異傷人。自修寺後，怪頓息。

二十二、觀音寺至龍昇岡圖說

從絲網坡，策杖攀藤，盤旋里許，躋龍昇岡，以岡名寺。此地稍寬衍，梵宇幽敞。迴望山後，一峯獨峙，圓轉自如，名香鑪峯，

以形肖也。

二十三、龍昇岡至廣福寺圖說

從龍昇岡下坡，山境幽深，野屋一間，茅茨不翦。平步徐行，望煙雲舒卷中，翠竹離離，即廣福寺；一名慈雲寺，乃前牛心別院也。寺後綠陰簇抱，蔽虧天日，為牛心嶺。往石船子，下龍門洞，則從寺右小徑去矣。

二十四、廣福寺至清音閣圖說

由廣福寺左，一路順下，石磴粼粼，苔蒼蘚碧，水聲湍激，殷殷如雷。俯視雙流，飛注鬥捷，若不相下。有橋翼然，稱雙飛橋。相傳左橋建自軒轅遊勝峯時。水從黑龍潭繞白水寺而來。右橋則自古至今，幾經舉廢。水從九老洞繞洪椿坪、黑水寺而來。出橋數十步，兩水會合。一石嶟峙，為牛心石。遊山者，從右橋行數十武，有瓦亭一，頗軒敞，為遊人小憩之所。再過小亭，內有明御史馬如蛟碑記。又數十步，由左進清音閣，閣陵空高聳，兩水環抱。閣右一徑通金剛坡，往大坪。閣左則仍轉兩亭，過左橋，往白龍洞。

二十五、清音閣至金龍寺圖說

從左橋緣磴道北上，過接御亭故址，路右即古德林。綠雲蔽天，空翠欲滴，為明時洪濟和尚手植栟樹。即高僧會宗，法號別傳也。相傳當日種一樹，誦《法華經》一字，一禮拜。按字計株，植六萬九千七百七株。天時地利，手到春生。今存十餘株，皆本長丈餘始枝葉分起；如兩手捧佛，真不啻檀林祇樹。從路左進白龍洞，洞久淹，毗盧僧建寺於其上，仍舊名。順上斑籜紛披，猿鳥相逐，剎竿隱隱出青靄間者，為金龍寺。

二十六、金龍寺至萬年寺圖說

由金龍寺右，上靈官樓（古大峨樓），云是公輸子所造。明末燬於兵火，清康熙間，川督蔡毓榮鼎新之，乃易今名。經四會亭，有銅鑄接引佛像。亭前向有普同總塔，中大小數十塔，別傳和尚塔在焉，今廢。直上又一亭，豎「第一山」碑，進聖壽萬年寺。在晉為普賢寺，唐僧慧通改白水寺，即僧廣濬彈琴處。宋為白水普賢寺，明萬曆間，勅改今名。寺殿七層，天王、金剛、七佛、大佛，

四殿燬。前毗盧，中甎砌旋螺，銅鑄普賢丈六騎象像。象高長各丈許，足蹋三尺蓮華，徧體為朝山者摩損。光緒十三年，署「成縣龍茂道黃沛翹捐金修補」，並砌石欄以護之。宋太宗、真宗、仁宗，俱有御賜寶供。康熙壬午，有御賜經書。後為新殿，殿右山邊，有明月池，又號白水池。從四會亭左過山王廟，往慈聖庵。明萬曆癸巳，無窮禪師建。藏慈聖太后御賜經典、袈裟、供器，今尚有銅鐘一。由庵左上海會堂，即佛牙殿。原有御賜紫衣，及丁雲鵬畫歷代祖師像八十八軸，今俱毀。惟佛牙尚在，重十三斤，長尺二，寬八寸，厚三寸。堂左數里，有白衣庵故址。再里許，為淨水溪，有淨水廟（古淨業堂），黃冠居之。萬年寺左，古柵一株，橫圍二丈三尺五寸。左上觀音閣，後為正龍，山前平地突起如盂，呼鉢盂峯。

二十七、萬年寺至觀心庵圖說

從觀音閣右上里許，道左有石，高丈餘，中有人形，頭面手足俱備，無斧鑿痕，相傳為太子石。右旋數折，路左有羅漢洞，上有山王廟。橫過白果樹數株，均十數圍，境頗清幽。稍坦處，明時空安禪師開建觀心庵。清乾隆間燬於火，洪湛禪師重新之。出庵右，徑陡絕，輿馬不通。上為頂心坡。又名觀心坡，俗名點心坡，以左右懸巖攢仰，至頂六十里，登者躡足，膝輒點心云。

二十八、觀心庵至息心所圖說

循坡直上，仰望怪石嶙嶙，如排牙礪齒，劍峙森嚴，勢欲飛走者，為鬼門關。石嘴長拖，形如象鼻，稱象鼻巖。又上，石脊眠亙，左右懸巖，稱大小鵝嶺，以形似鵝頸名之。過關，空空洞洞，石梁數尺，天然鞏固，名仙女橋。橋東北隅，昔古智禪師建有萬松庵，今廢。渡橋直上，結一剎，名息心所，上覆木板，以蔽風雨。右山有地藏庵故址。從左路平行，往石碑岡。岡下數百步外，一片荊榛，為慶雲庵故址。

二十九、息心所至長老坪圖說

下石碑岡，沿山行，過峽，道右巨石矗立，呼觀音巖，朝山者皆焚香禮拜。前有石梁，呼觀音橋。左右懸空為雲壑，雲煙常布，幽深莫測。所恃藤蘿古木，叢茸遮蔽，不欲示人以險者然。僧云：「下有綠映沱，水甘美。再下有石洞，風從內出，呼風洞。」過橋上坡，甚陡峻，名放光坡，相傳為普賢現瑞之所。上即長老坪，寺

頗宏敞，為清康熙二年，峨澈禪師移建於茲。額仍「長老坪」者，示不忘本也。寺後萬箇千竿，為翠竹峯。峯左為蒲公結廬處，下為蒲氏村。由寺左而上，有萬壽坡。坡下，宋紹興間，懷古禪師創修正殿三楹，奉古佛、蒲公像。明正德初宗寶禪師重修，額曰「萬壽堂」，命徒會賢理之。於坪側元寶山別建淨室，尋改永明萬壽禪林。今廢，故址尚存。再上山肩為駱駝嶺，以形名也。

三十、長老坪至初殿圖說

下駱駝嶺，行半里許，路稍坦。又斜上轉，至初殿。昔漢時，蒲公採藥，見鹿迹現蓮華，因開建此山，故額曰「初殿」。其山形若鸑鷟，亦名「鷟殿」。又名「簇店」，蓋原祇板屋一間，僧煑湯以俟遊客蒸炊。後改店為殿，即「雲窩」也。明時續恩禪師鑄銅佛、彌勒、諸天像，大小三十餘尊。崇禎時，鑄有鐵鐘。清乾隆間被火焚，南舟禪師重修之。出殿右上，即古石碑。按殿門外有琉璃牌坊，古石碑側有木坊，為弘川禪師建，道光時圮。

三十一、初殿至華嚴頂圖說

由古石碑直上，危磴高懸，為上天梯。歷級而升，進玉皇亭。古剎雲深，殿宇孤聳，額「華嚴頂」。頂後巖隅，泉甘如醴，名九龍井。相傳建寺時患無水，老僧夢神指示，即其處鑿之，水隨杖涌，汪洋浩瀚，至今仰汲。頂前巖下，有桂華洞，匹練方橫，一枝獨占。平泉莊裏，鮮此天香。出亭右順下，路稍坦。復上，古樹一株，雪枝霄幹，老氣橫秋，呼「老僧樹」。右望山峽，一片瓦礫，為九龍院故址。

三十二、華嚴頂至蓮華石圖說

由老僧樹，歷數坡，道平衍。左通遇仙寺，橫過，山骨珠圓，雲根玉立，孱顏似芙蓉墜粉；細蕊層萼，天然錯理。中結以庵院，額曰「蓮華石」。原名蓮華社，社原在山頂，左右靜室，精工絕倫，今僅存其名矣。庵右為九嶺岡。岡下舊有永延寺，明周藩建，今圮。從庵中穿過，平步里許，亂峯壁立，如臨絕地。橫行數武，復陡上，危棧齒齒，若登天然。俗呼「鶉鴿鑽天」，彷彿似之。

三十三、蓮華石至洗象池圖說

由鑽天坡轉左逆右，歷石磴陡上，過月臺，見寺宇軒豁，額曰「洗象池」。原名初喜亭，自白水至此，遊蹤稍適，因名其地曰「初歡喜」。以前去尚多險徑，又曰「錯歡喜」。寺近無泉，由弓背山架木引水入寺，汲飲便之。寺左有石砌六方小池，深廣丈餘，即古洗象池。相傳普賢乘象過此，必浴其象而後升。今涸，亂葉覆之。旁一石，高闊二尺，為升象石。石上小井，不涸，亦不溢。池下石巖，刻有「巖谷靈光」四大字。巖下大小深壑，終古雲封，莫知底蘊。稍上有磐陀石，再上有左慈洞。寺後羅漢坡，有石罅數尺，呼羅漢洞。寺右巖壁層立，為獅子巖。

三十四、洗象池至大乘寺圖說

由洗象池左，直上數里，橫過柏林，即滑石溝。溝上有井，泉清，前即大乘寺。殿舍原覆木皮，古稱木皮殿，今用木板矣。寺右數百步有化城寺故址。相傳昆明施紹高、太和王蓋台來此，遇白猿獻果，啖之仙去。舊有碣紀其事，今失。寺左行里許，直上閣王扁。昔有胡僧，縛木架石以引行者，為胡僧梯，一名陵雲梯。又有秦人劉海英、趙光明，募設木柵闌干，攀援而上，今廢。右為梅子坡，疏影橫斜，往來遊人，望以止渴焉。

三十五、大乘寺至白雲寺圖說

過陵雲梯，下坡轉左，行半里許，路稍平。白雲冉冉，彌漫山谷；素濤銀海，變幻無端。中有古剎，為白雲寺，又名雲壇殿。三層，覆以叢篁翠篠。寺右為弓背山，山勢長拖。下有分水嶺，左水出雅河，右水經虎谿橋。會洗象池、黑水寺各水，合雙飛橋水，繞迴龍山、石船子、龍門洞，至峨眉縣北門，出銅河。山產桐花鳳，五色俱備。每桐花放時即來，花落不知所之。唐李德裕有〈畫桐花鳳扇賦〉，詳〈藝文〉。

三十六、白雲寺至雷洞坪圖說

由白雲寺左，陡上二里許，荒烟岑樾中，為雷洞坪寺舊基。再上，有古廟一座，為雷神殿；鐵像十餘尊，明萬曆年鑄。瀕巖豎鐵碑，禁人語，否則迅雷驚電，風雨暴作。相傳龍雷會居其下，凡七十二洞。歲旱，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衣履之類，往往雷雨交作。又上三坪，進寺，額曰「雷洞坪」。自漢時開建，至清康熙四十一年，賜御書「靈覺」二大字、《金剛經》

一部。乾隆四十一年，僧聞奇、聞剛重新之。道光二十三年，僧心量移基重建。同治甲子年，僧覺圓又遷建於此。此地空濛暗黑，長無天日。寺右懸巖絕壁間，有飛來劍，一名仙人劍。歷傳女媧於此煉石，伏羲於此悟道，鬼谷於此著《珞琭子》。三洞沈黑，人迹罕到。寺左峭阪險峻，盤迴紆折而上，名為八十四盤。

三十七、雷洞坪至接引殿圖說

從盤路曲折而上，右為接引殿。清初順治庚子年，河間府僧年八十，見佛像臥荒叢中，乃誓餓七日募修。時大雪，已露餓六日。適蜀人趙翊凰登山，見而憫之。歸白督臺李公，捐金五百，命僧聞達重修之。殿右瀕巖，為金剛嘴。巖下有石，形似鐘，名聖鐘。對岸一石，屹立十餘丈，呼仙人石，望之儼然。

三十八、接引殿至太子坪圖說

由接引殿盤旋而上，道左一石壁立，高二丈餘，苔蘚平鋪，現「第一山」字。字畫色赤，高寬二尺許。年年必現，現未必全。若全現，則年占大有。復屈曲仰登，凡數百丈，名三倒拐，一曰三倒角。前有巨石，橫亙當途，為觀音巖，原有觀音殿。又三濟禪師建有迴龍庵，今俱廢。傍巖斜上，進太子坪，以坪名寺。層樓高聳，內供太子，因名。一名萬行庵，古智禪師開建。聞達禪師重修之，基址屢易。從此至頂，喜無險徑。昔建有大歡喜亭，今廢。寺前巖下，石形如象，呼象王石。自大乘寺以上，徧山皆杪欏花，宋子京贊曰：

眾葩共房　葉附花外
根不可徙　見偉茲世

昔賢遊記，指大歡喜亭、八十四盤，上有杪欏坪。蔣超辨之，實在千佛頂後，與獅子、羅漢等坪同列，詳舊志凡例。

三十九、太子坪至天門寺圖說

由太子坪左斜上，道左有永慶寺，原名盤龍。由寺橫過，至祖師殿。殿左里許，有大覺寺故址。殿右上沈香塔，以塔名寺，明通天和尚奉勅開建，神宗賜額「護國草庵」。慈聖太后賜有珍珠繖，御書佛號金繡長旛，并九層沈香塔，高丈許。覆以層樓，雕鏤金

彩，工極天然，通天和尚法身在焉。萬曆間，賜住持本炯勅書一道。塔左，古有空樹，老僧入定其中，枯幹復榮，今亡。按：老僧，即晉遠公禪師弟慧持也。塔右直上，天門寺，明瑞峯禪師建。寺右兩石對立，劃然中分。入其門，如登閶闔，名天門石。

四十、天門寺至七天橋圖說

從天門石，凡三折始達山徑，境極幽峭。過亭，進七天橋，以橋名寺。古文殊庵，亦名金剛寺，被焚。後光緒十年，大峨寺僧圓明重建。寺左，古七天橋，俗傳為九天仙女降會處，而《道書》註：「峨山為第七洞天也」。舊有「為天一柱」坊，今圮。渡橋，上和尚塔，塔藏法身趺坐。原額誤題「普賢塔」；譚鍾嶽以為和尚法身不當冒普賢之名，改題「和尚塔」。

四十一、七天橋至金殿圖說

由和尚塔左上，渡天仙橋，旁有仙女庵故址。進金殿，明僧妙峯建，僧惟密嗣修。清初總兵祁三昇捐修鐵瓦大殿以覆之。金殿之瓦柱、門櫺、窗壁，皆銅為之而滲金。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中設普賢菩薩像，旁列萬佛。門陰刻全蜀山川程途，明潘王捐造。後以大殿火，隨之而燬。光緒十二年，僧心啓改砌磚殿。惟王毓宗集王羲之書、傅光宅集褚遂良書，兩銅碑巋然完善，光澤可鑑。頂後懸巖，下臨無地。巖左祖殿亦修磚殿，以護佛像。有覩光臺居其中，佛光每現於巳午。先布兜羅緜雲，平如玉地，名「銀色世界」。上有圓光，外暈數重，五色斑斕，虛明若鏡。觀者各自見形，名「攝身光」。雲散，復出大圓光，映物絢蒨，不可正視，名「清現」。又有紫雲捧虹者，名「金橋」。白色無紅暈者，名「水光」。形如箕，則曰「辟支光」。如鐃鈸，則曰「童子光」。光止一光，變態而名異。當光欲現時，二小鳥飛鳴，其語曰：「佛現！佛現！」明巡撫廖大亨有〈佛現鳥賦〉，詳〈藝文〉。至夜，佛燈始見數點，若螢火飛明。漸至數千百萬，儼若燈光，冉冉而來。落雪上有聲，以手覆之，浮光四迸，不可掩。殿前鐵闌干十餘丈，殿左鐵塔矗立。塔左有石屹然，曰金剛石，又曰金剛嘴。嘴下萬石嵯峨，名七寶臺，又名獨尊臺。臺下峭削六棱，多石室，石樞刻有「鬱儀引日精，結璘致月神；得道處……」字。頂左銅塔、銅碑、銅鐘鼎峙。藏經、觀音兩閣圮。金殿前有瑞星石。橫過即錫瓦殿。殿右過楞嚴閣故址，即光相寺。往臥雲庵，庵為僧性天建。明末圮，總制哈瞻令僧可聞重修。康熙壬午，賜僧照玉御

書經典。右有磐陀石，石下為光明巖。絕頂無水，惟此庵下有井絡泉，日飲千人。因汙穢涸，寺僧誦經，泉復出。金殿左下，新鑿龍泉。再下，古白龍池，深廣二丈。水清，多蜥蜴，色白微黃，長數寸，四足，兩額，豎角，有花文，性馴而靈，相傳為龍子，遇旱禱雨輒應。有碣，刻明巡按馬如蛟七絕一首云：

龍向深山學化龍　涓涓泉水自從容
聞經想已能冥契　好去乘時惠九農

池左淨土庵，明萬曆時，僧大智建，內豎遺願碑。大佛坪，方廣里許，銅瓦殿，僧別傳建。前有捫參歷井坊，以分野應參井也，今俱圮。千佛、萬佛，兩頂並峙，各建庵於其下。再下，明月、華藏兩庵，皆結茅以奉香火焉。山後昔有「七二古德名庵」坊，今圮。

四十二、蓮華石至遇仙寺圖說

由蓮華石下，分路，望東北隅，下遇仙寺。據高臨下，寥曠欲騫，其坡名長壽坡。坡左尖石屹立，低昂不一，稱石筍峯。坡足石梁橫亙，為長壽橋。橋右高巖，瀑布飛射，水出橋下，順山麓屈曲而行。有觀音橋，直跨山澗。右望，百尺危巖，跳珠噴雪，如驚濤怒湍，聲震山谷者，呼觀音巖。古苔如亂髮鬚鬖，纏挂枯木頑石，下垂十餘丈，縷縷不絕，名普賢綫。《方物略》稱仙人絛，贊曰：「附陽而生，垂若文絛；大概苔類，土石所交。」煎湯服之治氣痛，有效，亦山靈變幻之奇也。

四十三、遇仙寺至仙峯寺圖說

由觀音橋依山順行，渡仙峯橋。上有兩石對屹若劈，中通一路，名仙峯石，亦呼天門石。不數十武，即仙峯寺，梵宇頗敞。寺右過坡，即往九老洞路也。寺前瀕巖，古樹一幹，而葉分四種，即栘瓢樹。前望大、小尖峯，逼肖芙蕖，遂名蓮華峯。屈曲而下，呼九十九倒拐，一名壽星坡。有壽星橋，橫亙山澗。順巖而上，復平行數十步，為扁擔巖。下視，溪水盈盈，為龍居溪。昔有瘋僧百餘歲，至此遇蟒當途，默祝而去。至今山旁草木，人不敢樵採。按：九老洞在九嶺岡初殿上。黃帝訪天皇真人至此，遇一叟，問：「有侶乎？」答以「九人」，故名。洞深窈莫測，昔有然炬入者，行三

十餘里，聞雞犬鼓樂之聲。蝙蝠如鴉，撲炬，乃出。中有觀音水一勺，可資掬飲。巖下即卜應泉也。

四十四、仙峯寺至洪椿坪圖說

從龍居溪沿巖而下，路右即洪椿坪，以坪名寺（古千佛庵），伏牛山楚山禪師開建，一云寶掌禪師建。明德心禪師重修，法嗣銳峯接踵，歷二十餘年落成。殿宇樓閣，結構精工。清初峨雲圓滿禪師復鼎新之。康乾間，御賜經典字幅。寺後山頂有天成石池，因名天池峯。右為呪詛泉，相傳當日大眾千人，苦乏水源，老僧持呪引水，故名，亦名錫杖水。從寺左下行經木坊，渡積善橋，一名萬渡。向有上中下三道。橋右小徑，乃下雙飛橋路也。

四十五、洪椿坪至大坪圖說

由積善橋，陡上危坡，俗呼蛇倒退。其地昔多虎患，因建山王廟鎮之，患乃止。道左有仙姬池，池內蛙鳴，聲韻悠揚，儼然一部鼓吹，人呼「仙姬彈琴」。穿過茂林，重歷月臺，始達禪院。舊名淨土，今榜「大坪」，以地名也。相傳後殿初建時，掘地得一圓石，中空，水一盂，金魚二尾，生機潑潑。廟右敞坪，有千年古松虯姿鶴骨，鬱鬱森森。昔開山老僧跏趺其下，每見龍虎當前，勢欲攫人，輒默祝馴服。至今虎夜巡更，蛇不傷人，亦異矣。

四十六、大坪至會佛寺圖說

由大坪轉山王廟下坡，左瀕危壁，迹絕人鳥。相傳有猴王洞，坡呼猴子坡。路在山脊，陡甚，行者股栗。進會佛寺，寺為洪椿坪住持僧創建。右為象鼻巖，昔有靜室，今圮。左為石筍溝，水出黑龍潭。寺前陡下，有坪，差堪駐足，稱牛心坪。旁為杉樹岡，即下牛心寺要道也。

四十七、會佛寺至牛心寺圖說

牛心寺，一名延福，唐慧通禪師以山多回祿，改為臥雲。乃孫真人思邈修煉處。所遺鐵臼銅罐，質樸色古，今隨婪吏去矣。藥鑪丹竈在峯頂石洞中。洞為藥王洞，巖石碎裂，無草木，說者以為丹氣熏蒸所致。方士多取煮服，以為能助精養神。洞外一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壁，相傳有張僧繇畫羅漢像，筆迹超妙，眉

目栩栩欲活，頗著靈異。一云吳道子畫，今毀。寺為宋繼業三藏重興，淳祐間，僧紹才重修。明洪武時，廣濟禪師住持。溫井涸，涼井水甘洌，合寺仰汲。寺內有卜應泉，久晴將雨，久雨將晴，前一日取供炊，白粲必赤，為雨暘之應，故名。寺右有青蓮峯，峯下有黑龍江，再下石罅丈許，為祖師洞。由寺左行，仍轉雙飛橋去矣。

四十八、牛心寺至黑水寺圖說

由牛心寺轉萬年、淨水廟，左旋，過鐵索橋兩道。一虎跳橋，唐僖宗時，僧慧通至此，水泛不得渡；見一虎蹲伏其旁，跨之而濟，因以名橋。後蜀人張鳳翀等七人遊此，又題其橋曰「七笑」。一無懷橋，以巖龕為無懷洞，名之。路右八音池，又曰「樂池」。遊人鼓掌，一蛙大鳴，羣蛙次第相和，其數八。將終，一蛙復大鳴，羣蛙頓止。作止翕然一律，如玉振金聲。池邊一石，可以小憩。上有雞公石，因作祟，被雷擊之，改呼雷打石。一路曲折紆轉，呼十二盤。循石磴而上，進黑水寺，古名華藏，創自晉肇公。唐僧慧通率其妹慧續尼駐錫。道聞朝廷，賜有無縫衣、玉環、供器，今無存。寺宇屢經舉廢，至清乾隆四十四年，僧明仙重修之。寺後對月峯，原有祖師堂，慧通肉身在焉。寺前原有慧續尼院，即續入定處。相傳有黑虎巡廊之異。今堂院瓦解，僅存其名矣。出寺仍轉雷打石，往白袍殿。殿小而新，比丘居之。寺後絕頂產茶，味佳；而色一年白，二年綠。地氣所鍾，隨時變異。

四十九、黑水寺至石船子圖說

由黑水寺，仍轉雙飛橋、廣福寺，下迴龍山。山勢崔巍，周圍五里。自牛心石俯瞰眾流，匯歸成渠，甫有歸宿。源來淼淼，瀉去潺潺，則迴龍實為砥柱矣。由茲屈曲而下，為五顯岡。小店零星，參綜錯伍。再下瀕河，逆行百餘步，見長石橫臥溪中，類艄艙，若浮水面，稱石船子，俗號普賢船。迫視之，微肖。紋理縱橫，亦異他石。豈慈航寶筏於此示相耶？道左，昔建有「藏舟於壑」山房，今廢。沿河順下，有鐵索橋一道，長二十餘丈，橫亙溪中。渡橋，即往峨眉縣之山徑也。

五十、石船子至龍門洞圖說

由鐵索橋左，沿河竭蹶而下，見澗流自兩山石門中噴出，為龍門峽。峽之中，兩岸巖壁千尋，色如碧玉，光潤照人。有兩瀑布，

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巖根有磐石承之，激而濺沫跳珠，常見鑩葉隨出。相傳即呂純陽劍畫十字洞旁叢篁遺墜也。越數丈，巖半有圓龕，即龍門洞，去水可二丈。遊人乘槎至洞口，萬壑千巖，競來邀盼。入尺許，另透天光一綫，豁然開朗。左壁刻「龍門」二大字，為宋蘇東坡書；一云富春孫公雙鉤。石凸凹作鱗爪，名以龍牀、龍枕。遊人援梯而上，俯臨深潭，紺碧無底，非復人寰。宋范成大云：「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為第一觀。

五十一、龍門洞至新開寺圖說

由龍門洞右，繞蕭店、伏虎寺，至解脫橋。左上陡甚，度凹即旺相臺。橫下新開寺，明萬曆三年，僧大用建。後左為滴水巖，右為尖峯嶺。大松一株，輪囷古致，酷似獰龍。前左對岸，桂樹二株，半去皮膚，而生趣盎然。當門小坡，名以木魚，形相似也。按：寺近舊有蟠龍寺，為唐慧覺禪師建。又有羅漢寺，初建日，梵僧赴齋，齋畢不見。西北隅有佛到寺，因開山日得石佛，故名。又傳尊者曾到其間，留有佛迹焉。而孤峯絕壁，鳥道紆縈，人迹所不能到也，故又稱不到寺。今俱廢。

五十二、新開寺至靈巖寺圖說

由新開寺下坡，經青龍場，野店二十餘家。過高橋，進接引殿。再渡觀音橋，平疇沃衍，桑麻映道。上古石梯，即靈巖寺。寺為寶掌禪師結廬舊址，歷朝增葺。宋紹興五年，太尉王陵、漢州知州王陟施資重修，易名護國光林。元季燬。明洪永間，僧弘義、圓道重建之，仍曰「靈巖」。景泰間，僧寶峯增修三世佛殿。殿前為明王樓，東為伽藍堂，西為祖師堂。凡禪堂、齋堂、靜室、香積、客廳，以次告成，規模廣大。天順庚辰，頒賜藏經。成化乙酉，寶峯詣闕請額，賜名會福。弘正間，僧本印重修。寺宇昔有四十八重，今存五之一。僧眾昔以千計，今寥寥矣。佛光時現，寺後有覩佛臺。按：寶掌生於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丁巳卒，住世一千七十一年，詳舊志。

五十三、靈巖寺至二峨、三峨圖說

二峨，即中峨，古綏山，一名覆篷。《方輿記》云：「綏山廢縣在峨眉縣西四十里，高半大峨，形如覆釜，雄據南方。上有天

池、葛由洞；下有豬肝洞、魚洞。」舊志云：「天池與李仙洞相對。葛仙洞，在白巖溪上，為周成王時，羌人葛由騎木羊處。白巖溪旁有玉蟾洞，洞壁石室如雲母，彷佛見肩背衣絛，傳為白玉蟾尸解處。豬肝洞，一名紫芝，明督學王敕過洞前，知有異物，掘地得石碣，刻『紫芝洞』三字，旁註『一山五口道人書』，今猶豎道左。上一里，有爛柯洞，洞口刻『爛柯』二字。魚洞下，冷水河，河畔乾洞。」《元和志》謂：「洞穴纔容一人，行數里，漸寬平。蝙蝠大如箕，人不敢復進。」昔陰長生製黃表，寫丹經四通。其一通，以黃金之簡，書而刻之，封以白銀之函，置之綏山，即茲地矣。山產桃，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三峨，即小峨，一名鏵刃，《山海經》所謂「西皇山」是也。在縣東西六十里，距二峨九里，高半之。兩山耕作，約數千人。其間草木、茶菜、荳芋，蕃膴豐熟，足當田疇十分之五。桃華白而實紅，土人呼曰「蟠桃」。味甘香，惟較二峨產者頗小耳。由大峨靈巖寺，經青龍場，渡孝心鐵索橋，上紫芝廟，遞上清虛樓。樓後望三峨，如在目前，餘詳圖中，不贅。(三峨，「在縣東西六十里」，「東西」二字，疑誤。但多處皆然，祇好仍之。)

五十四、三峨至四峨圖說

四峨，一名華山，其形棱瓣如華，因以為名。在大峨之直北，距峨眉縣二十里。酈道元《水經注》云：「峨山東北有武陽、龍尾山，仙者羽化之所。」殆即此與！昔印宗禪師止錫四峨，每跏趺時，祥雲結蓋。遇旱延禱，甘霖立沛。有龍王受戒、猛獸調伏之異，詳舊志〈高僧〉。山有圓通寺，由紫芝廟轉青龍場，至其處，計程三十里而遙。按：二峨、三峨、四峨，均以大峨得名。大峨高峻，俯瞰羣山，兼有三峨之勝。鬟亙岌翠，環峙於前，愈顯大峨雄偉，上接穹蒼，為名山之祖也。

峨山十景

金頂祥光(即絕頂。金殿、祖殿後為覲光臺。以下各詩，晴峯譚鍾嶽撰。)

一抹祥光畫不成　峨山形勢極崢嶸
琳宮紺宇塵緣絕　直似須彌頂上行

靈巖疊翠(即靈巖寺。)

危巖固是夙鍾靈　風雨飄零常翠青
疑是為吾標奇迹　心香一瓣薦芳馨

聖寺晚鐘(即聖積寺，樓有巨鐘。)

晚鐘忽撞一聲聲　古寺猶傳聖積名
縱令凡情蔽塞極　也應入耳覺心清

象池夜月(即洗象池。)

普賢騎象杳何之　勝迹空留洗象池
一月映池池貯月　月池感應妙難思

白水秋風(即萬年寺，有白水池。)

曾聞白水出真人　此水由茲不染塵
何遽西風吹木落　歸根誰不悟玄因

洪椿曉雨(即洪椿坪，此處多雨。)

萬壑千巖勢不平　攀蘿捫葛力難勝
蒼茫山雨天將曙　既到不憂犯夜行

雙橋清音(即雙飛橋，有清音閣，黑、白二水，牛心石。)

傑然高閣出清音　彷彿仙人下撫琴
試向雙橋一傾耳　無情兩水漱牛心

九老仙府(即仙峯寺，有九老古洞。)

圖成九老記香山　九老緣何到此間
料是箇中丹訣妙　致令九老遠追攀

大坪霽雪(淨土寺，即大坪。)

禪院清涼別有天　偶來淨土識真禪
晴光晃映雪光朗　心目空明照大千

羅峯晴雲(即伏虎寺，有羅峯庵，蔣虎臣舊隱處。)

境幽正好學無餘　太史虎臣曾結廬
佛聖來迎蹤已渺　長空萬里日光舒

附：峨山圖說

(明)胡世安(大學士　井研)

西南屹然摩漢，首記峨眉。襟岷嶓而帶江涪，遠窮天竺，近矚蜀都。陰壑陽巖，雲谿風洞。朝暮而冬夏，降陟而晦明。花卉別鍾，禽蟲畸類。琳宮玄觀，錯飾其間。逸客騷人，迭相盟主。洵坤輿鉅望也。意接，口得而宣之，有遺音矣；目涉，手得而繪之，有遺形矣。神契，手與口得而億中焉。翻有出人意表者，則天機離合之因也。余既集眾言以測厥蘊，先茲圖以表厥儀。三百餘里郛廓，直欲尺寸規之以引游緒，可謂操約而願奢矣。世有崇域外觀者，小中見大，略處稽詳，則普賢願王法界，可決皆納之矣。又何必策笻造極，置身兜羅縠雲表也。

附：圖頌

(明)李尊美(雲間)

二儀分位，流峙標奇，鍾彼峨兮。上應鶉首，下帶龍藪，睇岷嶓兮。權輿南戒，游蹤罕屆，仙隱蘧兮。相霩封山，如蹯啓關，侯逶迤兮。鯀雲冠椒，環霞映嶕，態剎那兮。莫雨匪嵐，莫唄匪庵，歷嶙嵯兮。耳而目之，久而倏之，引興酡兮。吮毫圖畫，聊以意逆，絓漏多兮。

峨眉圖跋

無名氏

宇內名山，有名殊而實班者，峨眉之於崐崙是也。如以名，潯之德安，泉之永春，以及肅衛，且有三崐崙矣。若夫平南天門，汀之歸化，邵武泰寧，粵西太平，汝之郟，黔思城南之山，莫不竊號峨眉，裒然著郡志，不僅如覆篷、鏵刃，溟涬雁行，依光近附也。雖儗倫不類，有目共昭，徒按圖以索驥，拔幅於拘墟，凡有一體與具體而微者，咸得以貸靈甲秀，而目眯糠粃者，又比比是。使峨竟不克以圖自表矣，故正名莫要於核實。
峨眉山志卷一終

峨眉山志卷二

第二、菩薩聖迹(分六：一釋名、二修證、三德相、四法要、五利行、六應化。)

以普賢視峨眉，不啻滄海之一滴；而峨眉有普賢，則如芥子納須彌。所以雖僻處西陲，而名高五嶽。與補怛、清涼，同為朝野所崇奉者，以有大士應化故也。但徒瞻仰金容、拜伏於象王足下，而不知大士聖德神功巍巍無上，殊負大士度世之心。因略引經文，顯揚大士本迹，故志聖迹。

一、釋名

普賢菩薩，證窮法界，久成正覺。(見《如來不思議境界經》。)為輔弼釋迦，度脫眾生，隱本垂迹，現菩薩身。其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名號亦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如《華嚴經．如來名號品》所說。)今且約「普賢」二字，以示其概。梵語邲輸跋陀，或作三曼多跋陀羅。嘉祥《法華疏》云：「三曼多，此云普；跋陀羅，此云賢。」《華嚴大疏》云：「體性周徧曰普，隨緣成德曰賢，此約自體。又曲齊無遺曰普，鄰極亞聖曰賢，此約諸位普賢。又德周法界曰普，至順調善曰賢，此約當位普賢。又果無不窮曰普，不捨因門曰賢，此約佛後普賢。當位普賢，悲智雙運；佛後普賢，智海已滿。而運即智之悲，寂而常用，窮未來際。又一即一切曰普，一切即一曰賢，此約融攝。」又或譯為徧吉。徧即普義。賢，從理體立名；吉，從事相立名也。此菩薩與文殊，為釋迦佛左右二輔。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又普賢表理，文殊表智。又文殊表根本智，普賢表差別智。理智合一，行解相應，寂照同時，即毗盧遮那法身。故《華嚴》一經所明，全歸於此一佛二菩薩之法門，故稱為華嚴三聖。《大日經疏》云：「普賢菩薩者，普是徧一切處，賢是最妙善義。謂從菩提心所起願行，及身口意三業，皆徧一切處，純一妙善，備具眾德，故以為名。」蓋此菩薩，從根本智發廣大願，以萬善莊嚴，一一周徧法界。所謂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故名普賢也。

二、修證

菩薩久證法身，不離寂光，垂形法界，本地修證，其何能測？即迹門示現，無量劫來所修所證種種行願功德，以至修無可修，證

無可證之聖迹，亦劫海難宣。今略引二則，以見端倪。

《悲華經》云：往昔過恆河沙等阿僧祇劫，有世界名刪提嵐，劫名善持，有佛號寶藏如來。時有轉輪聖王，名無諍念(即阿彌陀佛)。王有千子，第一太子名不眴(即觀世音菩薩)，第二王子名尼摩(即大勢至菩薩)，第三王子名王眾(即文殊菩薩)，第八王子名泯圖(即普賢菩薩)。轉輪聖王及諸王子，於寶藏佛前次第發願，佛一一授記。(以上敍事係節略)第八王子泯圖白佛言：「世尊，我今所願，要當於是不淨世界修菩薩道。復當修治莊嚴十千不淨世界，令其嚴淨，如青香光明無垢世界。亦當教化無量菩薩，令心清淨，無有垢穢，皆趣大乘。悉使充滿我之世界，然後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願我修行菩薩道時，要當勝於餘諸菩薩。世尊，我已於七歲之中，端坐思惟諸佛菩薩清淨功德，及種種莊嚴佛土功德。是時即得悉見種種莊嚴三昧等萬一千菩薩三昧，增進修行。世尊，若未來世諸菩薩等，行菩薩道時，亦願悉得如是三昧。世尊，願我得出離三世勝幢三昧。以三昧力故，悉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界，在在處處現在諸佛，出離三世，為諸眾生說於正法。世尊，願我得不退三昧。以三昧力故，於一念中，悉見如微塵等諸佛菩薩，及諸聲聞，恭敬圍繞。願我於此一一佛所，得無依止三昧。以三昧力故，作變化身，一時徧至如一佛世界微塵數等諸如來所，供養禮拜。願我一一身，以種種無上珍寶華香，塗香末香，妙勝技樂，種種莊嚴，供養一一諸佛世尊。願我一一身，於一一佛所，如大海水滴等劫，行菩薩道。願我得一切身變化三昧。以三昧力故，於一念中，在一一佛前，知如一佛土微塵數等諸佛世界。世尊，願我得功德力三昧。以三昧力故，於一一佛前，徧到如一佛土微塵數等諸佛世尊所，以微妙讚歎，讚歎諸佛。世尊，願我得不眴三昧。以三昧力故，於一念中，悉見諸佛，徧滿十方無量無邊世界之中。世尊，願我得無諍三昧。以三昧力故，於一念中，悉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淨妙世界。世尊，願我得首楞嚴三昧。以三昧力故，化作地獄之身，入地獄中，與地獄眾生說微妙法，勸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諸眾生，聞是法已，尋發無上菩提之心，即便命終，生於人中。隨所生處，常得值佛；隨所值佛，而得聽法；聽受法已，即得住於不退轉地。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天龍、鬼神、夜叉、羅剎、毗舍遮、富單那、迦吒富單那、屠殺魁膾、商賈淫女、畜生餓鬼，如是等眾，亦復如是，皆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諸眾生，隨所生處，得諸色像我分之身。如業所作，隨受苦樂，及諸工巧。願我變化作如是身，隨其所作，而教化之。世尊，若有眾生，各各異音，願我隨其種種音聲而為說法，各令歡喜。因其歡喜，勸發安止，令其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世尊，我要當教十千佛土所有眾生，令心清淨，無有行業煩惱諸毒，乃至不令一人屬於四魔，何況多也？若我莊嚴十千佛土如是清淨，如光明無垢尊香王佛，青香光明無垢世界，所有種種微妙莊嚴。然後我身，及諸眷屬，乃當如彼師子香菩薩之所願也。世尊，若我所願成就，得己利者，當令十千諸佛世界所有眾生，斷諸苦惱，得柔輭心、得調伏心，各各自於四天下界，見佛世尊現在說法。一切眾生，自然而得種種珍寶，華香、末香及以塗香，種種衣服，種種幢旛，各各以用供養於佛。供養佛已，悉發無上菩提之心。世尊，願我今者以悉得見種種莊嚴三昧力故，皆得遙見如是諸事。」作是語已，尋如所願，悉得見之。爾時世尊讚阿彌具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世界，周帀四面，一萬佛土清淨莊嚴。於未來世，復當教化無量眾生，令心清淨，復當供養無量無邊諸佛世尊。善男子，以是因緣故，今改汝字，號為普賢。於未來世，過一恆河沙等阿僧祇劫，入第二恆河沙等阿僧祇劫，末後分中於北方界，去此世界過六十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知水善淨功德，汝當於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智剛吼自在相王如來。」(節錄《悲華經》〈大施品〉及〈諸菩薩本受記品〉)

《楞嚴經》云：普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世尊，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恆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為第一。」

三、德相

菩薩德不可思議，由德所現之相亦不可思議。若欲備知，非佛莫由。凡夫二乘，能欽仰德相而修持之，終必有親證菩薩德相之一日。《華嚴經‧普賢三昧品》云：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如來前，坐蓮華藏師子之座，承佛神力，入于三昧。此三昧，名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於法界示眾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漩，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含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

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剎，一一剎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爾時一一普賢菩薩，皆有十方一切諸佛而現其前。彼諸如來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入此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菩薩三昧。佛子，此是十方一切諸佛共加於汝。以毗盧遮那如來本願力故，亦以汝修一切諸佛行願力故。所謂能轉一切佛法輪故，開顯一切如來智慧海故，普照十方諸安立海悉無餘故，令一切眾生淨治雜染得清淨故，普攝一切諸大國土無所著故，深入一切諸佛境界無障礙故，普示一切佛功德故，能入一切諸法實相增智慧故，觀察一切諸法門故，了知一切眾生根故，能持一切諸佛如來教文海故。」爾時十方一切諸佛，即與普賢菩薩摩訶薩，能入一切智性力智，與入法界無邊量智，與成就一切佛境界智，與知一切世界海成壞智，與知一切眾生界廣大智，與住諸佛甚深解脫無差別諸三昧智，與入一切菩薩諸根海智，與知一切眾生語言海轉法輪辭辯智，與普入法界一切世界海身智，與得一切佛音聲智。如此世界中如來前普賢菩薩，蒙諸佛與如是智；如是一切世界海，及彼世界海一一塵中所有普賢，悉亦如是。何以故？證彼三昧，法如是故。……一切如來諸毛孔中咸放光明，於光明中而說頌言：

普賢徧住於諸剎　坐寶蓮華眾所觀
一切神通靡不現　無量三昧皆能入
普賢恆以種種身　法界周流悉充滿
三昧神通方便力　圓音廣說皆無礙
一切剎中諸佛所　種種三昧現神通
一一神通悉周徧　十方國土無遺者
如一切剎如來所　彼剎塵中悉亦然
所現三昧神通事　毗盧遮那之願力
普賢身相如虛空　依真而住非國土
隨諸眾生心所欲　示現普身等一切
普賢安住諸大願　獲此無量神通力
一切佛身所有剎　悉現其形而詣彼
一切眾海無有邊　分身住彼亦無量
所現國土皆嚴淨　一剎那中見多劫
普賢安住一切剎　所現神通勝無比
震動十方靡不周　令其觀者悉得見
一切佛智功德力　種種大法皆成滿
以諸三昧方便門　示己往昔菩提行

如是自在不思議　十方國土皆示現
為顯普入諸三昧　佛光雲中讚功德

爾時一切菩薩眾，皆向普賢合掌瞻仰。承佛神力，同聲讚言：

從諸佛法而出生　亦因如來願力起
真如平等虛空藏　汝已嚴淨此法身
一切佛剎眾會中　普賢徧住於其所
功德智海光明者　等照十方無不見
普賢廣大功德海　徧往十方親近佛
一切塵中所有剎　悉能詣彼而明現
佛子我曹常見汝　諸如來所悉親近
住於三昧實境中　一切國土微塵劫
佛子能以普徧身　悉詣十方諸國土
眾生大海咸濟度　法界微塵無不入
入於法界一切塵　其身無盡無差別
譬如虛空悉周徧　演說如來廣大法
一切功德光明者　如雲廣大力殊勝
眾生海中皆往詣　說佛所行無等法
為度眾生於劫海　普賢勝行皆修習
演一切法如大雲　其音廣大靡不聞
國土云何得成立　諸佛云何而出現
及以一切眾生海　願隨其義如實說
此中無量大眾海　悉在尊前恭敬住
為轉清淨妙法輪　一切諸佛皆隨喜

〈阿僧祇品〉偈云：

以此諸塵數諸剎　一塵十萬不可說
爾劫稱讚一普賢　無能盡其功德量

〈十定品〉云：爾時普眼菩薩摩訶薩承佛神力，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如來應正等覺，欲有所問，願垂哀許。」佛言：「普眼，恣汝所問，當為汝說，令汝心喜。」普眼菩薩言：「世尊，普賢菩薩及住普賢所有行願諸菩薩眾，成就幾何三昧解脫，而於菩薩諸大三昧，或入、或出、或時安住，以於菩薩不可思議廣大三昧善入出故，能於一切三昧自在，神通變化，無有休息？」佛言：「善哉！普眼，汝為利益去、來、現

在諸菩薩眾而問斯義。普眼，普賢菩薩今現在此，已能成就不可思議自在神通，出過一切諸菩薩上，難可值遇，從於無量菩薩行生菩薩大願，悉已清淨，所行之行皆無退轉。無量波羅蜜門、無礙陀羅尼門、無盡辯才門，皆悉已得清淨無礙。大悲利益一切眾生，以本願力盡未來際而無厭倦。汝應請彼，彼當為汝說其三昧自在解脫。」爾時會中諸菩薩眾，聞普賢名，即時獲得不可思議無量三昧。其心無礙，寂然不動，智慧廣大，難可測量，境界甚深，無能與等。現前悉見無數諸佛，得如來力，同如來性，去來現在靡不明照。所有福德不可窮盡，一切神通皆已具足。其諸菩薩於普賢所，心生尊重，渴仰欲見。悉於眾會周徧觀察而竟不覩，亦不見其所坐之座。此由如來威力所持，亦是普賢神通自在使其然耳。

爾時普眼菩薩白佛言：「世尊，普賢菩薩今何所在？」佛言：「普眼，普賢菩薩今現在此道場眾會，親近我住，初無動移。」是時普眼及諸菩薩，復更觀察道場眾會，周徧求覓，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猶未得見普賢菩薩其身及座。」佛言：「如是，善男子，汝等何故而不得見？善男子，普賢菩薩住處甚深，不可說故。普賢菩薩獲無邊智慧門，入師子奮迅定，得無上自在用，入清淨無礙際，生如來十種力，以法界藏為身，一切如來共所護念。於一念頃，悉能證入三世諸佛無差別智，是故汝等不能見耳。」

爾時普眼菩薩聞如來說普賢菩薩清淨功德，得十千阿僧祇三昧。以三昧力，復徧觀察，渴仰欲見普賢菩薩，亦不能覩。其餘一切諸菩薩眾，俱亦不見。時普眼菩薩從三昧起，白佛言：「世尊，我已入十千阿僧祇三昧，求見普賢而竟不得。不見其身及身業、語及語業、意及意業、座及住處，悉皆不見。」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當知皆以普賢菩薩住不思議解脫之力。普眼，於汝意云何？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答言：「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說，何況普賢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境界，而於其中能入能見？何以故？普賢菩薩境界甚深，不可思議。無有量，已過量。舉要言之，普賢菩薩以金剛慧普入法界，於一切世界無所行、無所住，知一切眾生身皆即非身。無去無來，得無斷盡、無差別自在神通。無依無作，無有動轉，至於法界究竟邊際。善男子，若有得見普賢菩薩，若得承事、若得聞名、若有思惟、若有憶念、若生信解、若勤觀察、若始趣向、若正求覓、若興誓願，相續不絕，皆獲利益，無空過者。」爾時普眼及一切菩薩眾，於普賢菩薩，心生渴仰，願得瞻覲，作如是言：「南無一切諸佛！南無普賢菩薩！」如是三稱，頭頂禮敬。爾時佛告普眼菩薩及諸眾會言：「諸佛子，汝等宜更禮敬普賢，殷勤求請。又應專至觀察十方，想普賢身現在其前。如是思惟，周徧

法界，深心信解，厭離一切；誓與普賢同一行願，入於不二真實之法。其身普現一切世間，悉知眾生諸根差別，徧一切處集普賢道。若能發起如是大願，則當得見普賢菩薩。」是時，普眼聞佛此語，與諸菩薩俱時頂禮，求請得見普賢菩薩。

爾時普賢菩薩即以解脫神通之力，如其所應，為現色身，令彼一切諸菩薩眾，皆見普賢親近如來，於此一切菩薩眾中坐蓮華座；亦見於餘一切世界一切佛所，從彼次第相續而來；亦見在彼一切佛所，演說一切諸菩薩行，開示一切智智之道，闡明一切菩薩神通，分別一切菩薩威德，示現一切三世諸佛。是時，普眼菩薩及一切菩薩眾，見此神變，其心踊躍，生大歡喜；莫不頂禮普賢菩薩，心生尊重，如見十方一切諸佛。是時，以佛大威神力及諸菩薩信解之力，普賢菩薩本願力故，自然而雨十千種雲。所謂種種華雲、種種鬘雲、種種香雲、種種末香雲、種種蓋雲、種種衣雲、種種嚴具雲、種種珍寶雲、種種燒香雲、種種繒綵雲。不可說世界六種震動；奏天音樂，其聲遠聞不可說世界；放大光明，其光普照不可說世界，令三惡趣悉得除滅；嚴淨不可說世界，令不可說菩薩入普賢行，不可說菩薩成普賢行，不可說菩薩於普賢行願悉得圓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普眼菩薩白佛言：「世尊，普賢菩薩是住大威德者、住無等者、住無過者、住不退者、住平等者、住不壞者、住一切差別法者、住一切無差別法者、住一切眾生善巧心所住者、住一切法自在解脫三昧者。」佛言：「如是如是！普眼，如汝所說，普賢菩薩有阿僧祇清淨功德。所謂無等莊嚴功德、無量寶功德、不思議海功德、無量相功德、無邊雲功德、無邊際不可稱讚功德、無盡法功德、不可說功德、一切佛功德、稱揚讚歎不可盡功德。」

四、法要

菩薩所說之法，無不契理契機，徹上徹下；俾上根眾生，不離當念，親證法身。即中下根人，亦令種成佛之善因，漸次修習，畢竟皆得成就無上覺道之妙果耳。《華嚴經》〈世界成就品〉，普賢菩薩說世界海十種事。〈華藏世界品〉，普賢菩薩說世界海中一切世界及佛名號。〈毗盧遮那品〉，普賢菩薩說往古大威光太子本行。〈十定品〉，佛敕普賢說十大三昧。〈十通品〉、〈十忍品〉、〈如來十身相海品〉，皆普賢菩薩所說。〈普賢行品〉，普賢菩薩警告大眾，極陳瞋心障道，應勤修十法，能具十種清淨。〈如來出現品〉，由妙德菩薩請問大法，佛口放光明，普照十方，入普賢口，因答妙德之問。〈離世間品〉，普慧菩薩致二百問，普

賢菩薩酬二千答。以上具如經文，不能廣引。而〈普賢行願品〉實《華嚴》之歸宿，大藏之綱要；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無論上聖下凡，同須依之而修。故將全卷經文悉具錄之，以期見聞，同生淨信，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即於現生得其實益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

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為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善財白言：「大聖，云何禮敬，乃至迴向？」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常修禮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一一身，徧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禮乃盡；而眾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剎土，所有極微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間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繞。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徧。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繞。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為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

彌山王。然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懺悔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徧於法界極微塵剎，一切諸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一切功德。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眾生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隨喜功德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從初發心，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行苦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成就諸佛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隨喜。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有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請轉法輪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佛剎。一一剎中，念念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一切諸佛成等正覺，一切菩薩海會圍繞。而我悉以身口意業種種方便，殷勤勸請轉妙法輪。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請佛住世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將欲示現般涅槃者，及諸菩薩，聲聞

緣覺，有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涅槃。經於一切佛剎極微塵數劫，為欲利樂一切眾生。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勸請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眾會。或處一切諸大菩薩眾會道場，或處聲聞及辟支佛眾會道場，或處轉輪聖王小王眷屬眾會道場，或處剎利及婆羅門長者居士眾會道場，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眾會道場。處於如是種種眾會，以圓滿音，如大雷震，隨其樂欲，成熟眾生，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隨學。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所有塵中一切如來，皆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學。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恆順眾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所有眾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眾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眾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是隨順

眾生，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復次善男子，言普皆迴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菩薩如是所修迴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迴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閒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善男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眾生，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是故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及諸人天最勝安樂，布施爾所一切世界所有眾生，供養爾所一切世界諸佛菩薩，經爾所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不斷，所得功德。若復有人，聞此願王，一經於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閒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消除。一切魔軍，夜叉羅剎，若鳩槃茶，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啗肉，諸惡鬼神，皆悉遠離。或時發心親近守護。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諸佛菩薩之所稱讚，一切人天皆應禮敬，一切眾生悉應供養。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勝族，悉能破壞一切惡趣，悉能遠離一切惡友，悉能制伏一切外道，悉能解脫一切煩惱。如師子王摧伏羣獸，堪受一切眾生供養。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剎極微塵數世界眾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眾

生。善男子，彼諸眾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讀誦，廣為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重宣此義，普觀十方而說偈言。」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師子
我以清淨身語意　一切徧禮盡無餘
普賢行願威神力　普現一切如來前
一身復現剎塵身　一一徧禮剎塵佛
於一塵中塵數佛　各處菩薩眾會中
無盡法界塵亦然　深信諸佛皆充滿
各以一切音聲海　普出無盡妙言辭
盡於未來一切劫　讚佛甚深功德海
以諸最勝妙華鬘　伎樂塗香及傘蓋
如是最勝莊嚴具　我以供養諸如來
最勝衣服最勝香　末香燒香與燈燭
一一皆如妙高聚　我悉供養諸如來
我以廣大勝解心　深信一切三世佛
悉以普賢行願力　普徧供養諸如來
我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十方一切諸眾生　二乘有學及無學
一切如來與菩薩　所有功德皆隨喜
十方所有世間燈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勸請　轉於無上妙法輪
諸佛若欲示涅槃　我悉至誠而勸請
唯願久住剎塵劫　利樂一切諸眾生
所有禮讚供養福　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　迴向眾生及佛道
我隨一切如來學　修習普賢圓滿行
供養過去諸如來　及與現在十方佛
未來一切天人師　一切意樂皆圓滿
我願普隨三世學　速得成就大菩提
所有十方一切剎　廣大清淨妙莊嚴
眾會圍繞諸如來　悉在菩提樹王下

十方所有諸眾生　願離憂患常安樂
獲得甚深正法利　滅除煩惱盡無餘
我為菩提修行時　一切趣中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淨戒　無垢無破無穿漏
天龍夜叉鳩槃荼　乃至人與非人等
所有一切眾生語　悉以諸音而說法
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
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
於諸惑業及魔境　世間道中得解脫
猶如蓮華不著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悉除一切惡道苦　等與一切羣生樂
如是經於剎塵劫　十方利益恆無盡
我常隨順諸眾生　盡於未來一切劫
恆修普賢廣大行　圓滿無上大菩提
所有與我同行者　於一切處同集會
身口意業皆同等　一切行願同修學
所有益我善知識　為我顯示普賢行
常願與我同集會　於我常生歡喜心
願常面見諸如來　及諸佛子眾圍繞
於彼皆興廣大供　盡未來劫無疲厭
願持諸佛微妙法　光顯一切菩提行
究竟清淨普賢道　盡未來劫常修習
我於一切諸有中　所修福智恆無盡
定慧方便及解脫　獲諸無盡功德藏
一塵中有塵數剎　一一剎有難思佛
一一佛處眾會中　我見恆演菩提行
普盡十方諸剎海　一一毛端三世海
佛海及與國土海　我徧修行經劫海
一切如來語清淨　一言具眾音聲海
隨諸眾生意樂音　一一流佛辯才海
三世一切諸如來　於彼無盡語言海
恆轉理趣妙法輪　我深智力普能入
我能深入於未來　盡一切劫為一念
三世所有一切劫　為一念際我皆入
我於一念見三世　所有一切人師子
亦常入佛境界中　如幻解脫及威力
於一毛端極微中　出現三世莊嚴剎
十方塵剎諸毛端　我皆深入而嚴淨

所有未來照世燈　成道轉法悟羣有
究竟佛事示涅槃　我皆往詣而親近
速疾周徧神通力　普門徧入大乘力
智行普修功德力　威神普覆大慈力
徧淨莊嚴勝福力　無著無依智慧力
定慧方便威神力　普能積集菩提力
清淨一切善業力　摧滅一切煩惱力
降伏一切諸魔力　圓滿普賢諸行力
普能嚴淨諸剎海　解脫一切眾生海
善能分別諸法海　能甚深入智慧海
普能清淨諸行海　圓滿一切諸願海
親近供養諸佛海　修行無倦經劫海
三世一切諸如來　最勝菩提諸行願
我皆供養圓滿修　以普賢行悟菩提
一切如來有長子　彼名號曰普賢尊
我今迴向諸善根　願諸智行悉同彼
願身口意恆清淨　諸行剎土亦復然
如是智慧號普賢　願我與彼皆同等
我為徧淨普賢行　文殊師利諸大願
滿彼事業盡無餘　未來際劫恆無倦
我所修行無有量　獲得無量諸功德
安住無量諸行中　了達一切神通力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勝行
願我臨欲命終時　盡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剎
我既往生彼國已　現前成就此大願
一切圓滿盡無餘　利樂一切眾生界
彼佛眾會咸清淨　我時於勝蓮華生
親覩如來無量光　現前授我菩提記
蒙彼如來授記已　化身無數百俱胝
智力廣大徧十方　普利一切眾生界
乃至虛空世界盡　眾生及業煩惱盡
如是一切無盡時　我願究竟恆無盡
十方所有無邊剎　莊嚴眾寶供如來
最勝安樂施天人　經一切剎微塵劫

若人於此勝願王　一經於耳能生信
求勝菩提心渴仰　獲勝功德過於彼
即常遠離惡知識　永離一切諸惡道
速見如來無量光　具此普賢最勝願
此人善得勝壽命　此人善來人中生
此人不久當成就　如彼普賢菩薩行
往昔由無智慧力　所造極惡五無閒
誦此普賢大願王　一念速疾皆消滅
族姓種類及容色　相好智慧咸圓滿
諸魔外道不能摧　堪為三界所應供
速詣菩提大樹王　坐已降伏諸魔眾
成等正覺轉法輪　普利一切諸含識
若人於此普賢願　讀誦受持及演說
果報唯佛能證知　決定獲勝菩提道
若人誦此普賢願　我說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悉皆圓　成就眾生清淨願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沈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如來前，說此普賢廣大願王清淨偈已。善財童子，踊躍無量，一切菩薩，皆大歡喜。如來讚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與諸聖者菩薩摩訶薩，演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勝法門時，文殊師利菩薩而為上首，諸大菩薩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彌勒菩薩而為上首，賢劫一切諸大菩薩；無垢普賢菩薩而為上首，一生補處住灌頂位諸大菩薩，及餘十方種種世界普來集會一切剎海極微塵數諸菩薩摩訶薩眾；大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等而為上首，諸大聲聞，并諸人天一切世主、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終((〈行願品〉已完，此後另起))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爾時世尊為令諸菩薩及一切眾生，了知諸佛深密禪定威神之力，入於三昧，名如來不思議境界。德藏菩薩問普賢菩薩三昧名字，及云何得，云何於十方世界自在示現種種佛事？普賢答已。爾時，德藏菩薩為欲利益諸眾生故，復問普賢菩薩言：「其有欲證此三昧者，修何福德、施、戒、智慧？」時普賢菩薩徧於十方一切淨剎現成正覺化眾生者，告德藏菩薩言：「佛子，若欲證得此三昧者，先應修福，集諸善根。謂常供

養佛法僧眾，及以父母，所有一切貧窮苦惱、無救無歸、可悲愍者，攝取不捨，乃至身肉，無所恪惜。何以故？供養佛者，得大福德，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諸眾生皆獲安樂。供養法者，增長智慧，證法自在，能正了知諸法實性。供養僧者，增長無量福智資糧，致成佛道。供養父母、和尚、尊師，及世間中曾致饒益、賴其恩者，應念倍增報恩供養。何以故？以知恩者，雖在生死，不壞善根。不知恩者，善根斷滅，作諸惡業。故諸如來，稱讚知恩，毀背恩者。又常愍濟諸苦眾生，菩薩由此廣大善根，永不退失。若人有能勤修福德，常念報恩，悲愍眾生，則為菩提已在其手。應知佛說能隨供養此三種田，一一成就無量善根。德藏當知，菩薩次應植廣大種，由是故生此三昧芽，成菩提果。云何植種？謂持種種微妙華鬘、塗香末香，及眾伎樂，恭敬供養現在諸佛，或佛形像。作是思惟，如上所說徧於虛空毛端量處，及微塵內無量剎中，一一所見諸佛威力及菩薩眾。我悉於彼諸佛會中，一心正念，普皆供養。如所供養一佛法性，即是一切諸佛法性。若我供養一如來者，即為供養一切如來。隨彼一一諸佛神力，能以幾劫入於一念，亦爾所劫供養如來。若有眾生信解此法，種植大種，即能得是如來不思議境界廣大三昧。故善男子，應以此法日日供養。由是下至於諸佛所，但一敬禮，亦能令此種子增長，三昧芽生。又應常以布施、持戒、大願、智慧而溉灌之。又復菩薩為灌三昧，修行施時，不簡福田、怨親、善惡、持戒破戒、富貴貧窮。又復思惟，施於富者雖無所用，然我自應修習施行。菩薩又應清淨持戒，見毀禁者起大悲愍，不應於彼生嫌恚心。又應深發大菩提願，我當決定念念普於徧滿虛空毛端量處，乃至一切佛剎塵中無量世界，成等正覺，轉妙法輪，度諸眾生。如今世尊毗盧遮那，等無有異。不起功用，攝無量劫入於一念，即於如是一一剎中，各現佛剎微塵等諸佛威儀。一一威儀各度恆河沙等眾生，皆令離苦。乃至虛空眾生界盡，常無休息。佛子，修智慧者，若善男子、善女人，為求無上菩提，發心欲證此三昧者，是人要須先修智慧，以此三昧由慧得故。修智慧者，應當遠離妄語綺語，及諸散亂無益之事。詣精舍中，覩佛形像，金色莊嚴，或純金成，身相具足，無量化佛在圓光中次第而坐。即於像前，頭面禮足，作是思惟，我聞十方無量諸佛，今現在世。所謂一切義成佛、阿彌陀佛、寶幢佛、阿閦佛、毗盧遮那佛、寶月佛、寶光佛等。於彼諸佛，隨心所樂，尊重之處，生大淨信。想佛形像，作彼如來真實之身，恭敬尊重，如現前見，上下諦觀，一心不亂。往空閒處，端坐思惟，如佛現前，一手量許，心常繫念，不令忘失。若暫忘失，復應往觀。如是觀時，生極尊重恭敬之心，如佛真身現在其前，了了明見，不復於彼作形像解。見已，即應於彼佛所，以妙

華鬘、末香塗香，恭敬右繞，種種供養，彼應如是一心繫念，常如世尊現其前住。然佛世尊，一切見者，一切聞者，一切知者，悉知我心。如是審復，想見成已，還詣空處，繫念在前，不令忘失。一心勤修，滿三七日，若福德者，即見如來現在其前。其有先世造惡業障，不得見者，若能一心精勤不退，更無異想，還得速見。何以故？若有為求無上菩提，於一事中，專心修習，無不成辦。譬如有人，於大海中飲一掬水，即為已飲閻浮提中一切河水。菩薩若能修習此菩提海，則為已修一切三昧諸忍、諸地、諸陀羅尼。是故常應勤修匪懈，離於放逸，繫念一心，要令自得現前見佛。如是修習，初見佛時，作是思惟，為真佛耶？為形像耶？知所見像，隨想生故。乃至虛空毛端量處一切真佛，皆亦如是。猶如虛空，平等無異。自心作佛，離心無佛。乃至三世一切諸佛，亦復如是，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常見如來，親承供養。」按：此段經文，與《觀無量壽佛經》相發。修淨業者，其毋忽也。

五、利行

修道之人，于將得未得之時，每有宿世怨家，現強輒境界，以圖破壞，故菩薩於《法華》及《觀普賢行法經》中，示其保護之相。果能志心歸命，決定不被魔嬈，自得圓證真如。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云：爾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聞，與大菩薩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從東方來。所經諸國，普皆震動，雨寶蓮華，作無量百千萬億種種伎樂。又與無數諸天、龍、夜叉、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大眾圍繞，各現威德神通之力，到娑婆世界耆闍崛山中，頭面禮釋迦牟尼佛，右繞七帀，白佛言：「世尊，我於寶威德上王佛國，遙聞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諸菩薩眾共來聽受，惟願世尊當為說之。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法華經》？」佛告普賢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為諸佛護念，二者、植眾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爾時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民、若為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剎、若鳩槃茶、若毗舍闍、若吉蔗、若富單那、若韋陀羅等，諸惱

人者，皆不得便。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爾時受持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為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得如是等陀羅尼。世尊！若後世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欲修習是《法華經》，於三七日中，應一心精進。滿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而自圍繞，以一切眾生所喜見身，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亦復與其陀羅尼呪，得是陀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不為女人之所惑亂，我身亦自常護是人。惟願世尊聽我說此陀羅尼呪。」即於佛前而說呪曰：

「阿檀地(一)檀陀婆地(二)檀陀婆帝(三)檀陀鳩舍隸(四)檀陀修陀隸(五)修陀隸(六)修陀羅婆底(七)佛馱波羶禰(八)薩婆陀羅尼阿婆多尼(九)薩婆婆沙阿婆多尼(十)修阿婆多尼(十一)僧伽婆履叉尼(十二)僧伽涅伽陀尼(十三)阿僧祇(十四)僧伽婆伽地(十五)帝隸阿惰僧伽兜略(盧遮切)阿羅帝波羅帝(十六)薩婆僧伽地三摩地伽蘭地(十七)薩婆達磨修波利剎帝(十八)薩婆薩埵樓馱憍舍略阿耨伽地(十九)辛阿毗吉利地帝(二十)」

「世尊！若有菩薩得聞是陀羅尼者，當知普賢神通之力。若《法華經》行閻浮提，有受持者，應作此念，皆是普賢威神之力。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是人行普賢行，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善根，為諸如來手摩其頭。若但書寫，是人命終，當生忉利天上，是時八萬四千天女作眾伎樂而來迎之。其人即著七寶冠，於采女中娛樂快樂。何況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彌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大菩薩眾所共圍繞，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世尊！我今以神通力故，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閻浮提內，廣令流布，使不斷絕。」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云：爾時普賢菩薩復放眉間大人相光，入行者心。既入心已，行者自憶過去無數百千佛所，受持讀誦大乘經典。自見故身，了了分明，如宿命通，等無有異。豁然大悟，得旋陀羅尼，百千萬億諸陀羅尼門。從三昧起，面見一切分身諸佛，眾寶樹下，坐師子座。復見瑠璃地妙蓮華叢，從下方空中涌出。一

一華間，有微塵數菩薩結跏趺坐。亦見普賢分身菩薩，在彼眾中讚說大乘。時諸菩薩異口同音，教於行者清淨六根。或說汝當念佛，或說汝當念法，或說汝當念僧，或說汝當念戒，或說汝當念施，或說汝當念天，如此六法，是菩提心，生菩薩法。汝今應當於諸佛前，發露先罪，至誠懺悔。於無量世眼根因緣，貪著諸色。以著色故，貪愛諸塵；以愛塵故，受女人身。世世生處，惑著諸色。色壞汝眼，為恩愛奴。故色使汝經歷三界。為此弊使，盲無所見。今誦大乘方等經典。此經中說，十方諸佛。色身不滅。汝今得見，審實爾不？眼根不善，傷害汝多。隨順我語，歸向諸佛、釋迦牟尼佛，說汝眼根所有罪咎：「諸佛菩薩，慧眼法水，願與洗除，令得清淨。」作是語已，徧禮十方佛。向釋迦牟尼佛、大乘經典，復作是言：「我今所懺眼根重罪，障蔽穢濁，盲無所見。願佛大慈，哀愍覆護。普賢菩薩乘大法船，普度一切十方無量諸菩薩伴。唯願慈哀，聽我悔過，眼根不善，惡業障法。」如是三說，五體投地。正念大乘，心不忘捨。是名懺悔眼根罪法。稱諸佛名，燒香散華；發大乘意，懸繒旛蓋。說眼過患，懺悔罪者，此人現世見釋迦牟尼佛，及見分身無量諸佛。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大乘力故，大乘願故，恆與一切陀羅尼菩薩，共為眷屬。作是念者，是為正念。若他念者，名為邪念。是名眼根初境界相。淨眼根已，復更誦讀大乘經典，晝夜六時，胡跪懺悔而作是言：「我今云何但見釋迦牟尼佛、分身諸佛，不見多寶佛塔全身舍利？多寶佛塔，恆在不滅，我濁惡眼，是故不見。」作是語已，復更懺悔。過七日已，多寶佛塔從地涌出，釋迦牟尼佛即以右手開其塔戶。見多寶佛入普現色身三昧。一一毛孔，流出恆河沙微塵數光明。一一光明，有百千萬億化佛。此相現時，行者歡喜，偈讚繞塔，滿七市已。多寶如來出大音聲讚言：「法子，汝今真實能行大乘，隨順普賢眼根懺悔。以是因緣，我至汝所，為汝證明。」說是語已，讚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佛能說大法，雨大法雨，成就濁惡諸眾生等。」是時行者見多寶佛塔已，復至普賢菩薩所，合掌敬禮，白言：「大師，教我懺悔。」普賢復言：「汝於多劫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妙音時，心生惑著。聞惡聲時，起百八種煩惱賊害。如此惡耳，報得惡事，恆聞惡聲。生諸攀緣顛倒聽故，當墮惡道邊地邪見不聞法處。汝於今日誦持大乘功德海藏，以是因緣，見十方佛、多寶佛塔。現為汝證，汝應自當說己過惡，懺悔諸罪。」是時行者聞是語已，復更合掌，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正徧知世尊，現為我證。方等經典，為慈悲主。唯願愍我，聽我所說。我從多劫乃至今身，耳根因緣，聞聲惑著，如膠著草。聞惡聲時，起煩惱毒，處處惑著，無暫停時。坐此竅聲，勞我神識，墜墮三塗。今始覺知，向諸世尊，發露懺

悔。」既懺悔已，見多寶佛放大光明。其光金色，徧照東方及十方界。無量諸佛，身真金色，東方空中，作是唱言：「此佛世尊，號曰善德。」亦有無數分身諸佛坐寶樹下，師子座上結跏趺坐。是諸世尊，一切皆入普現色身三昧。皆作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讀誦大乘經典，汝所誦者是佛境界。」說是語已，普賢菩薩復更為說懺悔之法：「汝於前世無量劫中，以貪香欲分別諸識。處處貪著，墮落生死。汝今應當觀大乘因。大乘因者，諸法實相。」聞是語已，五體投地，復更懺悔。既懺悔已，當作是語：「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多寶佛塔！南無十方釋迦牟尼分身諸佛！」作是語已，徧禮十方佛、南無東方善德佛及分身諸佛。如眼所見，一一心禮，香華供養。供養畢已，胡跪合掌，以種種偈，讚歎諸佛。既讚歎已，說十惡業，懺悔諸罪。既懺悔已，而作是言：「我於先世無量劫時，貪香味觸，造作眾惡。以是因緣，無量世來，恆受地獄、餓鬼、畜生、邊地、邪見諸不善身。如此惡業，今日發露，歸向諸佛正法之王，說罪懺悔。」既懺悔已，身心不懈，復更讀誦大乘經典。大乘力故，空中有聲告言：「法子，汝今應當向十方佛讚說大乘，於諸佛前自說己過。諸佛如來是汝慈父，汝自當說舌根所作不善惡業。此舌根者，動惡業相，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誹謗、妄語，讚歎邪見，說無益語。如是眾多諸雜惡業，鬪構壞亂，法說非法。如是眾罪，今悉懺悔。」諸世雄前，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徧禮十方佛。合掌長跪，當作是語：「此舌過患無量無邊，諸惡業刺從舌根出，斷正法輪從此舌起。如此惡舌斷功德種，於非義中多端強說，讚歎邪見如火益薪。猶如猛火傷害眾生，如飲毒者無瘡疣死。如此罪報惡邪不善，當墮惡道百劫千劫，以妄語故墮大地獄。我今歸向南無諸佛，發露黑惡。」作是念時，空中有聲：「南方有佛名栴檀德，彼佛亦有無量分身，一切諸佛皆說大乘，除滅罪惡。如此眾罪，今向十方無量諸佛大悲世尊，發露黑惡，誠心懺悔。」說是語已，五體投地，復禮諸佛。是時諸佛復放光明，照行者身，令其身心自然歡喜，發大慈悲普念一切。爾時諸佛廣為行者說大慈悲及喜捨法，亦教愛語，修六和敬。爾時行者聞此教勅心大歡喜，復更誦習終不懈息。空中復有微妙音聲，作如是言：「汝今應當身心懺悔。身者，殺盜淫。心者，念諸不善、造十惡業及五無閒。猶如猨猴，亦如獼膠，處處貪著，徧至一切六情根中。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二十五有、一切生處，亦能增長無明、老死、十二苦事，八邪八難無不經歷。汝今應當懺悔如是惡不善業。」爾時行者聞此語已，問空中聲：「我今何處行懺悔法？」時空中聲即說是語：「釋迦牟尼，名毗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常波羅蜜所攝成處，我波羅蜜所安立處，樂

波羅蜜滅受想處，淨波羅蜜不住身心相處。不見有無諸法相處，如寂解脫，乃至般若波羅蜜，是色常住法故。如是應當觀十方佛。」時十方佛各伸右手摩行者頭，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讀誦大乘經故，十方諸佛說懺悔法。菩薩所行，不斷結使，不住使海。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沒。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諸法，皆亦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觀心無心，法不住法，諸法解脫，滅諦寂靜。如是想者，名大懺悔，名莊嚴懺悔，名無罪相懺悔，名破壞心識懺悔。行此懺悔者，身心清淨，不住法中，猶如流水。念念之中，得見普賢菩薩及十方佛。」時諸世尊以大悲光明，為於行者說無相法。行者聞說第一義空。行者聞已，心不驚怖，應時即入菩薩正位。佛告阿難：「如是行者，名為懺悔。此懺悔者，十方諸佛、諸大菩薩所行悔法。」佛告阿難：「佛滅度後，佛諸弟子，若有懺悔惡不善業，但當讀誦大乘經典。此方等經，是諸佛眼，諸佛因是得具五眼。佛三種身，從方等生。是大法印般涅槃海。如此海中，能生三種佛清淨身。此三種身，人天福田應供中最。其有讀誦大方等典，當知此人具佛功德。諸惡永滅，從佛慧生。」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眼根惡　業障眼不淨
但當誦大乘　思念第一義
是名懺悔眼　盡諸不善業
耳根聞亂聲　壞亂和合義
由是起狂亂　猶如癡猨猴
但當誦大乘　觀法空無相
永盡一切惡　天耳聞十方
鼻根著諸香　隨染起諸觸
如此狂惑鼻　隨染生諸塵
若誦大乘經　觀法如實際
永離諸惡業　後世不復生
舌根起五種　惡口不善業
若欲自調順　應勤修慈心
思法真寂義　無諸分別相
心想如猨猴　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　當勤誦大乘
念佛大覺身　力無畏所成
身為機關主　如塵隨風轉
六賊遊戲中　自在無罣礙

若欲滅此惡　永離諸塵勞
常處涅槃城　安樂心憺怕
當誦大乘經　念諸菩薩母
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
如此等六法　名為六情根
一切業障海　皆從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
眾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

說是偈已，佛告阿難：「汝今持是懺悔六根觀普賢菩薩法，普為十方諸天世人廣分別說。佛滅度後，佛諸弟子，若有受持讀誦解說方等經典。應於靜處，若在冢間、若林樹下、若阿練若處，讀誦方等，思大乘義。念力強故，得見我身及多寶佛塔、十方分身無量諸佛。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恭敬法故，持諸妙華，住立空中，讚歎恭敬行持法者。但誦大乘方等經故，諸佛菩薩晝夜供養是持法者。」佛告阿難：「我與賢劫諸菩薩等，及十方諸佛，因思大乘真實義故，除卻百萬億劫阿僧祇數生死之罪。因此勝妙懺悔法故，今於十方各得為佛。若欲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若欲現身見十方佛及普賢菩薩，當淨澡浴，著淨潔衣，燒眾名香，在空閒處，應當讀誦大乘經典，思大乘義。」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欲觀普賢菩薩者，當作是觀。作是觀者，是名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佛滅度後，佛諸弟子，隨順佛語行懺悔者，當知是人行普賢行。行普賢行者，不見惡相及惡業報。其有眾生，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卻百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行此行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爾時行者若欲具足菩薩戒者，應當合掌，在空閒處，徧禮十方佛，懺悔諸罪，自說己過。然後靜處白十方佛而作是言：「諸佛世尊，常住在世。我業障故，雖信方等，見佛不了。今歸依佛，唯願釋迦牟尼正徧知世尊，為我和尚。文殊師利，具大慧者，願以智慧授我清淨諸菩薩法。彌勒菩薩，勝大慈日，憐愍我故，亦應聽我受菩薩法。十方諸佛，現為我證。諸大菩薩，各稱其名，是勝大士，覆護眾生，助護我等。今日受持方等經典，乃至失命，設墮地獄，受無量苦，終不毀謗諸佛正法。以是因緣功德力故，今釋迦牟尼佛為我和尚，文殊師利為我阿闍黎。當來彌勒願授我法，十方諸佛願證知我，大德諸菩薩願為我伴。我今依大乘經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

說，歸依三寶已，次當自誓，受六重法。受六重法已，次當勤修無礙梵行。發曠濟心，受八重法。立此誓已，於空閒處，燒眾名香，散華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大乘方等，而作是言：「我於今日發菩提心，以此功德普度一切。」作是語已，復更頂禮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思方等義，一日乃至三七日。若出家、在家，不須和尚，不用諸師，不白羯磨。受持讀誦大乘經典力故，普賢菩薩勸發行故，是十方諸佛正法眼目。因由是法，自然成就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諸佛如來，從此法生，於大乘經，得受記莂。是故智者，若聲聞人，毀破三歸五戒、及八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戒、沙彌尼戒、式叉摩那戒，及諸威儀。愚癡不善、惡邪心故，多犯諸戒及威儀法。若欲除滅令無過患，還為比丘具沙門法者，當勤修讀方等經典，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令此空慧與心相應。當知此人於一念頃，一切罪垢永盡無餘。是名具足沙門法式，具諸威儀，應受人天一切供養。若優婆塞，犯諸威儀，作不善事。不善事者，所謂論說佛法過惡，論說四眾所犯惡事，偷盜淫泆，無有慚愧。若欲懺悔滅諸罪者，當勤讀誦方等經典，思第一義。若王者、大臣、婆羅門、居士、長者、宰官，是諸人等，貪求無厭，作五逆罪，謗方等經，具十惡業。是大惡報，應墮惡道，過於暴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若欲除滅此業障者，應生慚愧，懺悔諸罪。云何名為剎利居士懺悔罪法？懺悔法者，但當正心，不謗三寶，不障出家，不為梵行人作惡留難。應當繫念，修六念法，亦當供給、供養持大乘者。不必禮拜，應當憶念甚深經法第一義空。思是法者，是名剎利居士修第一懺悔。第二懺悔者，孝養父母，恭敬師長，是名修第二懺悔。第三懺悔者，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是名修第三懺悔。第四懺悔者，於六齋日，勅諸境內，力所及處，令行不殺，修如此法，是名修第四懺悔。第五懺悔者，但當深信因果，信一實道，知佛不滅，是名修第五懺悔。佛告阿難：「於未來世，若有修習如此懺悔法，當知此人著慚愧服，諸佛護助，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六、應化

菩薩俯應羣機，如一月當空，普印眾水。舉凡江海溝渠，一勺一滴，皆現圓月。月何容心哉？以其高而明故也。菩薩無心，以眾生之心為心故，得隨其誠之大小，而為應化攝受焉。《華嚴清涼疏》云：「普賢身不可思議，略有三類。一、隨類身：隨人天等見不同故。二、漸勝身：乘六牙象相莊嚴故。三、窮盡法界身：帝網重重無有盡故。」蓋第三即普賢法身。如《華嚴‧阿僧祇品》偈

言：「於一微細毛端處，有不可說諸普賢；一切毛端悉亦爾，如是乃至徧法界。」又〈行願品〉偈言：「一身復現剎塵身，一一徧禮剎塵佛。」是也。第二即普賢報身。如《觀普賢行法經》言：「普賢菩薩生東方淨妙國土，身量無邊，色相無邊。」又《華嚴經‧壽量品》言：「最後勝蓮華世界賢勝佛剎，普賢菩薩及諸同行大菩薩等充滿其中。」又〈行願品〉言：「往生極樂世界，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等，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是也。第一即普賢化身。如《法華》、《楞嚴》二經言：「乘六牙象，以眾生喜見身，現其人前。」又〈行願品〉言：「我為菩提修行時，一切趣中成宿命，天龍夜叉鳩槃茶，乃至人與非人等，所有一切眾生語，悉以諸音而說法」是也。末法眾生，垢深障重，得一瞻大士化身，已屬大善根福德因緣，何敢望見法、報二身？故大士隱勝顯劣，而峨山即為應化之場。舊志稱：峨山應化，始於漢明帝時，里人蒲公採藥，見麋迹似蓮華，詢諸千歲寶掌菩薩。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尊者，蘭曰：「《華嚴經‧菩薩住處品》有文：『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眷屬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所謂賢勝，即普賢也。」蒲歸，乃建普光殿，供願王菩薩像。菩薩示現始於此。

按：〈菩薩住處品〉乃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菩提道場所說，其西南方自不在震旦。又菩薩名為賢勝，而非普賢。引經為證，豈可改易經文？故此說頗啓後人之疑，而不少辨論。但普賢菩薩既以法界藏身，無往不在，又恆順眾生之願，無感不應。峨眉從漢以來二千年，大小寺宇莫不崇奉普賢菩薩。四方信士禮敬普賢者，亦莫不指歸峨眉。則此山為大士應化之地，更復何疑？正不必有經文作證也。況大士隨緣赴感，如月印千江，一勺一滌無不見月；似春來大地，一草一木莫不逢春。縱有經文指菩薩住處在峨眉，豈其應化即局於峨眉？試觀歷史所記，大士應化事迹不限方所，故有：

降中興以慰宋后

劉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白象像，供於中興寺，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座，會僧二百人。于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輦蹕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衛嚴肅。爾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座次，風貌秀舉，合堂驚矚。齋主與語，往還百餘言，忽不復見。列筵同覩，識為菩薩降臨。

來天安以應道溫

劉宋大明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溫，居秣陵縣。見皇太后叡鑑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襟至境。固以聲藻震中，事靈梵表。乃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普賢聖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講齋訖，其月八日，襯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眾矚目，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慧明。」問：「住何寺？」答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合堂驚愧，徧筵肅心，以為明祥所賁，幽應斯闡云。

乘馬入道冏之堂

劉宋沙門釋道冏，扶風好畤人，姓馬。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為人作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冏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眾謂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時有白衣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數十步，忽有飛塵直上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冏以七年與同學來遊京師，時司空何尚之始構南澗精舍，冏寓居焉。夜中，忽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傳教，來在屋內，呼與共載。道冏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閉眼，不覺昇車。俄而至郡後沈橋，見一貴人，著帢被箋布單衣，坐牀，素繖形似華蓋。鹵簿從衛可數百人，悉服黃衣。見冏，驚曰：「行般舟道人，精心遠詣，祇欲知其處耳，何故將來？」即遣人引送。冏還至精舍門外，失所送人，門閉如故。呼喚久之，寺內諸僧咸驚相報告，開門納之。視所住房戶，猶故關之。

駕象降普明之室

劉宋上定林寺釋普明，姓張，臨渭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凡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則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貍，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瘉。明嘗行水傍，祠巫覡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上四則，見《法苑珠林· 卷十七· 普賢部》。)

化女子而求宿，顯曇翼之真修

晉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翼處求宿。曰：「妾遠往探親，值天大雪，迷失道路。現日將暮，不知所往。豺狼縱橫，歸無生理，聽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求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痛，告求按摩。翼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翼乃以布裹錫杖，遙為按之，痛減而已。次晨，女謝而出，涌身虛空，現普賢相；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垂手摩翼頂，為其授記而滅。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勅建法華寺，即今天衣寺也。(本舊志〈志餘〉)

為拾得以驅牛，示亡僧之破戒

唐天台國清寺，作務僧拾得，普賢化身，異迹甚多。一日牧牛，值寺僧布薩。拾得驅牛至，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呵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牧牛也，此羣牛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乃呼各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眾驚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迹度脫。(《高僧傳三集》)

入蓮華之勝會，二聖書名

宋長蘆宗賾，宗教雙通，悟證深遠。遵廬山之規，建蓮華勝會。一夕，夢一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可三十許。揖謂賾曰：「欲入蓮華會，求書一名。」賾乃取會錄，問曰：「何姓名？」答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兄亦求書一名。」曰：「令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遂隱。既覺，詢諸耆宿曰：「《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今建會，共期西方，感二大士幽贊，乃以二大士為會首。」於是遠近嚮化焉。(《淨土聖賢錄》)

授淨梵之羯磨，圓音嘉獎

宋佛護，字淨梵，主姑蘇大慈，講三大部，兼禮《法華懺》。至第三會，感普賢授羯磨法，稱淨梵比丘者三，洪音如撞巨鐘。三昧將圓，有二僧來作禮曰：「春至天台石梁禮聖迹。」忽見空中飛

華，異香非常。有一僧曰：「姑蘇梵法主散華至此。」語畢即不見，某因來禮座。(《高僧傳新四集》)

道潛禮懺，停象駕於三門

五代吳越，錢塘永明寺釋道潛，禮阿育王佛舍利塔，見舍利在懸鐘之外繞行。悲喜交集，因禮《普賢懺》三七日。忽見普賢乘象在塔寺三門停止，象鼻直枕懺室。吳越國王請入府，授菩薩戒，造永明寺以居之。(《高僧傳三集》)

辨才戴經，授《華嚴》之玄義

唐僧辨才，不知何許人。幼事裕法師，以《華嚴》為業。久而不悟，乃別護淨，造香函盛經，頂戴行道。凡經三載，普賢指授玄義，忽爾成誦，煥若臨鏡。(《華嚴持驗記》)

則章親證三昧，徑往蓮邦

宋則章與若愚友善，同修淨業，廣為勸導。後章既沒，愚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汝。」覺而沐浴更衣，命眾念佛誦經，端坐默聽。忽云：「淨土現前，吾其往矣。」書偈而逝。(《高僧傳新四集》)

海雲應現五臺，普利含識

唐海雲居清涼山南臺峭絕幽僻處。其刻苦辦道，儉而難遵，後沒於其處。昔傳載：「雲是普賢菩薩應化」。蓋菩薩無處不現身，與文殊互為主伴，以度眾生也。(《高僧傳三集》)

說樂邦之勝異，偕文殊同登蓮臺

唐法照禮五臺，見異光。值二童子，引入化竹林寺，金地寶樹，以為莊嚴。登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獅子座；萬眾圍繞，而為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隘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為其要？」文殊告曰：「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為善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

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照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閒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語已，二大聖同舒金臂，摩照頂曰：「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照歡喜作禮，辭而退。(《淨土聖賢錄》)

息地獄之苦輪，與地藏共居樹杪

吳門王建，死至冥，查係誤勾，命回生。見地獄黑燄蔽空，號叫如霆吼。三老僧趺坐大樹杪，每獄囚痛聲騰沸時，以淨水灑之，聲即停息。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現果隨錄》)

證大行於普勝，塵數同名

《華嚴經》說〈普賢行品〉：十方剎塵菩薩，同名普賢，各從普勝世界來此作證。

住海島之牢山，威神亦著

《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有一住處，名那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大疏》云：「那羅延，此云堅牢，昔云青州。界東有牢山，現有古佛迹，此應是。」今之此山，靈迹顯著，不減清涼。時稱普賢所居，往往有覩。

至于豎子現普賢之相，孕婦產徧吉之身，其慈悲濟度，尤為不可思議

唐開元初，陝西同州界有數百家，為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為愚豎廝役之事。後因設齋日，此豎忽推普賢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怒，詬罵，復加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今見真普賢，而不能加敬，何也？」於是變其身為普賢菩薩相，身黃金色，乘六牙象，飛騰空中，放大光明。天花綵雲，五色相映，少頃遂滅。邑老方悟示現，大生驚慚。又西社為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孕婦臨產，竄入菩薩堂內。人怒呵之，不能禁止，遂產一男於蓮座前。汙穢狼藉，人莫敢提挈，深加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孩變為普賢菩薩，相好端嚴，光

明照燭。所見汙穢皆成香花。乘象騰空，漸漸隱滅。諸父老自恨愚暗，不識菩薩，刺目懺悔者十餘人。(《太平廣記》)

由是觀之，菩薩變現，豈凡人所能識？於此足覘大士度生，本無方所。攀《華嚴》以證峨眉之住者，未免拘墟。而別峨眉於普賢之外者，更同夢囈也。

峨眉山志卷二終

附錄：《華嚴經》依普賢願王得生極樂撮要(并釋)

〈行願品〉普賢菩薩於逝多林末會，發十大願王。其一一願皆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我此大願無有窮盡。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經無數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乃至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極樂世界。」又下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

道純法師釋曰：

問：〈普賢行願〉是《華嚴》流通，何故於世界海中偏指極樂？既信解圓宗，十方佛剎，皆可往生；結歸西方，必有深旨？

答：普賢為善財海眾說願王已，結歸西方者，蓋為信解圓宗人，入文殊智，修普賢行，福慧事理，皆稱法界。此大心人，雖妙悟本明，頓同諸聖。然猶力用未充，未及如來出現普利眾生。所以暫依淨土，親近彌陀海眾，直至成佛。故經曰：「親覩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蒙彼如來授記已，化身無數百俱胝。智力廣大徧十方，普利一切眾生界。」即斯意也。

峨眉山志卷三

第三、全山形勝(附：峯、巖、臺、石、岡、洞、坡、坪、溪、河、溝、池、泉、井、山道、水道。)

形具特拔之象，勢標嚴峻之儀。其鍾靈毓秀、涵蹟蘊奧之致，誠足令住者、遊者睹境明心，觸機悟道。況登峯造極，蒙光見燈，曠觀宇宙之大，俯視天下之小者乎？故志形勝。

峨山高出西南。〈禹貢〉梁州之山，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任豫《益州記》云：「峨眉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如蛾眉。」張華《博物志》以為牙門山。《郡志》因謂：「此山雲鬟凝翠，鬢黛遙妝，真如螓首蛾眉，細而長，美而豔也。」山有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即二峨（古綏山），一名覆篷。《方輿記》云：「綏山廢縣在峨眉縣西四十里，高半大峨，形如覆釜，雄據南方。上有天池、葛由洞；下有豬肝洞、魚洞。」小峨，即三峨，一名鏵刃山，在縣東西六十里。距二峨九里，高半之。兩山耕作，可得數千人。其間草、木、茶、菜、荳、芋，蕃膴豐熟，足當田疇十分之五。又《眉州山川志》亦載：「峨眉在州城南二百里。」五代時，眉州即嘉州。及唐，析嘉州別置眉州。宋、明既因之，紀志者猶以峨山屬眉州，今實屬嘉定。而峨眉縣以山得名，亦舊名云。按《名山記》：「峨眉周帀千里，高二百二十里。石龕一百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有八，南北有臺。」《名勝記》云：「前之岷江，大出而尾小。背之瓦屋，上正而平章。遠之雪山，纖浮而汩沒。」《峨山志》云：「後有曬經、瓦屋、青城、天竺、雪山，屏峙環列。」前即二峨、三峨。然二山俱以大峨得名。大峨高峻既極，足以兼二山也。從光相寺佛殿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然燈。相傳，此即西域崐崙山，即雪山也。每日月掩映，相為晝夜。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下，惟春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晴明時可見，疊茂纔三百里爾。宋白詩云：「不知立處高多少？但見星辰在下頭。」宋田錫云：「高二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東南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則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唐太宗〈詠秋日〉詩有云：「還似成都望，直見峨眉前。」此語極盡山川形勝。太宗未至成都，但嘗遙領益州神相所矚耳。《國憲家猷》云：「峨眉山在蜀，為最高峻，蓋眾山盤礴而成。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峨眉高出西極

天，羅浮直與青冥齊』者，非妄。」(三峨，云「在縣東西六十里」，恐「東西」二字，抑係「東南」或「西南」二字之誤。舊志〈圖說〉、〈形勝〉皆作「東西」，故今亦仍之。)

峨眉，後周所置青衣，平羌舊理。此按峨眉縣，即古隋之綏山，唐之羅目，二縣入焉。縣西四十里，即綏山址，葛由賣木羊處。縣南三十里，即羅目址，本羅蒙山，訛為「羅目」也，今之木羊鎮羅目街是。李膺《益州記》云：「隋開皇九年，立峨眉縣，以山為名。縣在南安之西，峨眉之東。唐乾元間，獠叛，移就峨眉觀東，今縣理是。」

酈道元《水經注》：「峨山東北有武陽、龍尾山，并仙者羽化之所。於其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藉念泉鄉。覽其餘誦，匪直邈想遐蹤，愛其文韻可念，故端牘抽札以詮。其詠略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嶺千尋洋湖口。命騑螭，駕白駒，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如。』」

凡游大峨者，自縣勝峯門出，至華嚴院十五里。前代于峨山創寺六所。惟光相居山絕頂，為游山之底極。華嚴居山之前峯，為游山之嚮導。而白水寺居其中。自白水歷綫徑六十里至頂，即普賢示現處。屋皆以板代瓦。今庵寺數十倍於昔矣。

峯(十三峯，附四頂、三山)

香鑪峯，在龍昇岡轉身，迴龍山羅漢寺東。

寶掌峯，在大峨石後。

呼應峯，在白雲峯左，中峯寺後。下有茂真尊者庵。庵前有溫涼泉、三仙洞、雄黃石。

玉女峯，在玉女橋上，華嚴寺左。峯上有池，相傳為天女浴器。深廣四尺，歲枯不涸。宋邛州守馮楫結茅峯下，諷誦《華嚴》，天女饋食於此。池畔有飛龍庵，庵旁一石，有龍蟄焉。一夕雷神劈石，石開龍飛去，故名。左又有鳳嶺庵，今俱廢。

白雲峯，即白巖峯，在中峯寺後。

十七峯，在萬年寺前，四圍環繞。一云即寶掌峯。

鉢盂峯，在萬年寺前，平地突起如盂。

石筍峯，在萬年寺前，雙飛橋、石筍溝、黑龍潭。又名玉筍峯。一云在長老坪左。

翠竹峯，在長老坪右。

十二峯尖，在九老峯上，近後牛心寺。

天池峯，在山頂，下即洪椿坪。

齒牙峯，在山頂天啓庵下。

蓮華峯，在山頂呼應庵東。上有不到寺，木蓮華四季俱開。一云即青蓮峯與大尖峯也。

蓮華頂，在初殿九嶺岡上。又華嚴寺上有古心坪，亦名華嚴頂。

千佛頂，在山頂，即千佛巖。下多高人隱此。

牛心頂，在雙飛橋後。(頂亦峯類，故附於此。)

弓背山，即木皮殿賓山。

馬鞍山，在五十三步下，太平橋前。

花山，即四峨山，其形棱瓣如花。

(以上，山以形得名，故亦附峯後。)

巖(四巖)

象鼻巖，在後牛心寺。

觀音巖，有二：一在後牛心寺，進洪椿右手；一在八十四盤，大歡喜亭下。

光明巖，在天仙橋側。一云即覩佛臺。

臺(六臺)

授道臺，在純陽殿後，宋皇坪上。相傳軒轅訪道於天皇真人，授九仙三一五牙經處。舊有道紀堂、幽館別室三百五十間。臺右有千人洞，名「虛靈第七洞天」，又有呂仙劍畫十字洞。

升仙臺，在呂仙十字洞右。後漢漢安元年，為瞿君武，字鵲子，入峨眉師事天皇真人，得仙，乘白龍往來，每繫龍於彭山黃龍鎮灘上。龐籍詩：「巢鳳閣邊勞遠夢，繫龍灘下認前題」是也。灘，即寶磬洲，即漢綏和五年犍為人得寶磬十六上獻處。

歌鳳臺，在大峨石前，楚狂舊廬。明弘治間，督學王敕改今名。

覩佛臺，在鐵瓦殿前。一名光相臺。

小覩佛臺，在山頂觀音閣前。

七寶臺，在山頂金剛石下。一名獨尊臺。巖下有石臺石樞，刻有「鬱儀引日精結璘致月神得道處」。

石(二十六石)

太湖石，有二，一在無量殿左，此石煎湯服之，可療心氣疼痛；一在太湖庵下。

宛轉石，在黑水坪。

普賢石，在枏木坪下，從純陽殿望之，可見。

大峨石，在神水側，有呂純陽書「大峨石」三字，陳圖南書「福壽」二字。

鳳嘴石，即鷄公石，在歌鳳臺。

牛心石，在雙飛橋下，明瑩照人眉目。

雄黃石、棋盤石，俱在呼應庵後。

太子石，在頂心坡中。

升象石，在洗象池側。

蓮華石，在初殿上。

善財石，在接引殿後，觀音閣巖下。

象王石，在太子坪下。

天門石，在山頂老僧樹旁。兩石如削，中通一綫，深二丈許，為天然門戶。此處石壁，凡三折始達山道，至七天橋。尋常圖畫，皆不能似。

瑞星石，在山頂通精泉下，錫瓦殿側。

金剛石，有二，一即七寶臺下，有石室石樞，在覩佛臺巖左，峭削六棱，見者赫然；一在天柱峯，自此可至後牛心寺。

磐陀石，在七寶臺下。

石筍、聖鐘，俱在九老洞下。

仙人面、仙人手，俱在山頂，觀音巖絕壁，人不能到。

蓬萊三島石，直下有無縫塔。飛雲霞（俱在千佛頂下），以雲射朝霞得名。

東坡石，即龍門洞石壁題額處。

岡（五岡）

九嶺岡，在初殿上。

黑水岡、白水岡，俱在本黑水、白水寺前。

龍昇岡，在雙飛橋下，中峯寺上。

飛來岡，在縣北大廟後，有飛來殿。殿內有唐時家慶樓、呂純陽仙筆，詳〈古蹟〉。

洞（二十二洞）

風洞，有二，一在涼風橋；一在萬松山大小深坑上。

十字洞，在宋皇觀右，呂純陽以劍劃之。此洞深廣叵測，水自龍門對山飛作瀑布。嘗見竹籜隨水流出。

白龍洞，有三，二在古德林：此處分上下二洞，上洞淹沒，下洞今填築為庵。一在雙飛橋北磴道上，白巖，石刻「白龍洞」三字，不知所在。

丹砂洞，洞旁舊有祠，祠板羅漢乃張僧繇畫，甚著靈異。

孫真人洞，與丹砂洞俱在後牛心寺左。孫思邈煉丹洞也。藥鑪、丹竈現存，巖石皆碎裂，無草木，說者以為丹氣薰蒸所致。方士多取此石煮服，以為能助精養神云。張方平有詩載後。

無懷洞，在黑水寺前，惠續尼院旁。

三仙洞，在呼應庵後。

羅漢洞，在木皮殿下，僅石罅數尺。

九老洞，在九嶺岡初殿上，相傳有九仙叟居此，故名。洞深窈莫測。舊有入者，然炬行三十餘里，聞鷄犬鼓樂音。蝙蝠如鴉撲炬，乃出。中有觀音水，一勺，可資掬飲。巖下即卜應泉也。

伏羲洞、女媧洞、鬼谷洞，俱在雷洞坪巖下。鬼谷於此著書，名《珞琭子》。

葛仙洞，在二峨山白巖溪上。周成王時，羌人葛由騎木羊處，詳〈神仙〉。上有天池，與李仙洞相對。

李仙洞，在二峨山。

玉蟾洞，在二峨山口，仰天窩下，白巖溪旁。相傳白海瓊隱處。

龍門洞，離縣西十里，在石家壩，即雙飛橋下。二水合流至此，兩山相對如合，水從中出，紺碧無底。兩巖卓立，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千餘尺，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巖根有磐石承之，激為飛雨濺沫，人過其前，衣皆沾溼。絕壁有圓龕，去水可二丈，即龍洞也。峽中石寒水清，非復人世境，人亦不能久留也。昔人云：「聞峨眉雙飛，不減廬山、三峽；及至龍門，雙飛又在下風。天下峽泉之勝，推龍門為第一。」有東坡大書「龍門」二字。遊者乘桴而入，援梯而上，道極險峻。壁上刻古今文人詞翰極多。

紫芝洞，一名豬肝洞，在羅目街對門。明督學王公敕過洞前羅目街，知有異物。掘地得石碣，上有「紫芝洞」三字，旁註「一山五口道人書」，今猶豎道左。

爛柯洞，在紫芝洞上一里，洞口刻「爛柯」二字。

魚洞，在縣南三十里，二峨山下。其水混混，夏涼冬溫。下即冷水河，河畔有乾洞。《元和志》謂：「有穴，初纔容一人。行數里，漸覺平坦。有蝙蝠大如箕，至此止而難進。」

坡(六坡)

解脫坡，在涼風橋上。
三望坡，在中峯側。
金剛坡，在雙飛橋，洪椿坪大路。
象牙坡，在白龍洞上。
觀心坡，在萬年寺上。
梅子坡，在木皮殿上。

坪（十七坪）

華嚴坪，在純陽殿後。相傳赤城隱士舊居，一名赤城山。有古心和尚開建靜室，亦名古心坪。
宋皇坪，孤峙於伏虎寺左，乃天皇授道於軒轅處。詳〈授道臺〉。
洪椿坪，即千佛庵，在牛心寺後。詳〈寺觀〉。
聖水坪，有泉，三冬不涸，在響水壩。一云在山頂學士堂後。
太子坪，在三倒拐上，即萬行庵。
大峨坪，即冷竹坪對門山。
九龍坪，即蓮華石對面。
寶掌坪，在洪椿坪右。
黑水坪，在黑水寺前。
大坪，在洪椿坪左。
長老坪，在大小深坑上。
雷洞坪，在梅子坡下。有雷龍居此，凡七十二洞。
輭草坪，在山頂思佛亭前。
大佛坪，在錫瓦殿門前下坡。
杪欏坪，在千佛頂後。每見前賢游山記，俱以八十四盤大歡喜亭上為杪欏坪。詢之山中耆舊，云：「坪在山後，非初登頂即有此坪也。」如以地有杪欏樹擬之，此樹徧滿山頂，無處不可名「杪欏坪」也。
羅漢坪，在山頂，與杪欏坪相連，梵僧於此出沒。
獅子坪，近羅漢坪，景最幽雅。

溪（十一溪，附一潭）

虎溪，在伏虎寺前。上通馬家溝，下通瑜伽河，溪內石子細潤。
梁渡溪，在雙飛橋後，此可至後牛心。

雙溪，有二，一即雙飛橋，舊名雙溪橋，二水從橋下出。溪中有五色石，白質青章，朝日射之，光彩煥發，名大士小現。一在青龍場對門，觀音庵上。

虎跳溪，一名虎溪橋。晉僧慧通禪師初游黑水，因水暴漲，良久，俄有虎伏於前，師因騎而渡，故名。

寶現溪，在牛心寺前。宋僧三藏師繼業，自天竺歸來，登峨眉。至此橋，見兩石鬬溪上。攬得其一，眉目宛然，以為寶，故名。

洗腳溪，在山頂思佛亭輭草坪上。

黑龍潭，在石筍溝上，九老洞下。

白巖溪、銅官溪，俱在二峨山下。

黃沙溪，在高橋上。過橋即靈巖寺。

種玉溪，在龍門洞下，怪石刻露如玉。

河(三河，附二水)

羅目河，出峨眉山麓。右溪自小天池以東，左溪自黃毛坪以北。至羅目廢縣界，合二溪之委為江水。石甚奇怪。

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河也。水發濛漢，東南流與洗水合，徑汶江道。呂忱曰：「洗水出蜀。許慎以為洗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一云大渡河出嶲州界，經羅目縣東南，入龍游界。

瑜伽河，在普庵橋前，三一庵上。

彝惜水，在羅目縣東北五十里，源出嶲州界。中有嘉魚，長三尺。每年二月，隨水而下；八月逆水而上，入穴。〈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是也。

符文水。二水出大峨山，北曰「白水」，南曰「黑水」。或云此水即流至雙飛橋者。又二水俱東南流，成大河，故附河後。

溝(四溝)

馬家溝，在伏虎寺後。

乾溪溝，在伏虎寺前。

母家溝，在麻子壩上。

石筍溝，在洪椿坪前。

池(十池，附溫涼二泉)

神水池，在大峨石旁，即玉液泉。相傳隋智者大師住荊州玉泉，偶患病，有神女取此水供養，故名。

玉女池，在華嚴寺左，詳〈玉女峯〉。

明月池，在萬年寺後。

洗象池，在歡喜亭。

溫涼二泉，在後牛心寺，隔溪即呼應庵。

八音池，在黑水寺過虎跳橋。遊人拍一掌，則一蛙鳴，餘蛙次第皆鳴，數皆合八。後一蛙復大鳴一聲，眾蛙乃止。

聖水池，在十七峯下。

天池，有二，一在大峨頂，臥雲庵右，名半月池，又名觀音泉，即井絡泉也。池上一窪，日飲千人。人以汙穢觸之即涸；寺僧誦經懺謝，泉始復舊，故又名聖泉。一在二峨山上，葛由洞側。

白龍池，在大峨山頂，近淨土庵，水極甘美。中有龍子，僧以盤取示遊客，甚馴。旱時禱，可致雨。

龍池，在縣西南四十里，峨眉山下。四山環抱，一鏡中涵，瀰漫十餘里。籟靜波澄，風生浪作。水深黑無底，其下有蛟龍居之。每晴明時，隱見大鯉四尾及水獸龍馬，遊戲其間。中多魚，居民藉此為利。漢李膺記：「峨眉山下有龍池，廣長十里。」即此。

泉井(四泉)

下應泉，在牛心寺。久雨將晴，炊米赤；久晴將雨，炊米亦赤。餘如常。

通精泉，在錫瓦殿左，今填沒。

紫蘭泉，在二峨羅目街對山豬肝洞下。有庵，曰「洞泉」。

溫泉，在棋盤寺，近高橋靈巖寺。

附：山道

自峨眉縣出南門，過儒林橋街，為馬寨山、舊學基、什方院。進五里，為聖積寺，有真境樓。乃高僧慧寶所建，人呼老寶樓，今訛為「了鴒」，非也。又一里，為普庵橋，即余大師坐化處。昔人稱有普賢殿、慈福、普庵二院、八卦井，今俱廢。惟楊家岡向東南三里，為白水莊、獨村店、瑜伽河。依山逆上二里，為大光明山，乃舊呼地名。又一里，為會宗堂。又一里，為虎谿橋。左上為龍神堂。此處多虎，宋僧士性建尊勝幢壓之，虎患始息。又行僧心庵建伏虎寺，兵火灰燼。清順治庚子，貫之大師率徒可聞禪師重建，規模宏敞，雲水湊集，入峨第一叢林也。沿溪行，有無量殿(清巡撫

羅公，託可聞重修），涼風橋(以上有風洞得名)。未半里，至馬家溝、解脫橋，橋上行人坐聽泉聲甚美。上即解脫坡，有解脫庵。再進二里，青竹橋，為華嚴寺，寺即歸雲閣是也。華嚴頂上有古心坪，因開建僧得名。下有玉女橋，左即玉女峯。上為木涼傘，傘乃大栟樹，偃覆甚廣。上即栟木坪。上為純陽殿，俯谿下有石如船，水出灌堰，即呼菩薩神船也。(殿後華巖坪，舊名赤城山。舊有香烟、羅漢、白雲寺，今廢。殿東北，即宋皇觀舊址，名道紀堂。華嚴寺賓岑，伏虎寺青龍山也。觀在龍門洞南，近神船下。左有千人洞、授道臺、軒轅觀、虛靈第七洞天。右有呂仙劍劃十字洞、瞿真仙人升仙石。非登頂大路，不贅。)進一里，為五十三步、天慶庵。始伏虎寺行僧獨峯開建，延高僧瞿如師居之。又一里，為太平橋、馬鞍山。昔有距那、龍泉、天臺等庵，俱廢。山盡處，為萬福橋。約里許，為大峨石。石傍有泉，曰「玉液」，亦名神水泉。有宋陳圖南大書「福壽」二字。又有明督學郭公子章，大書「靈陵太玅之天」六字，遒勁似顏魯公。此處有福壽庵、神水閣。其靈文閣、勝峯、立禪、彌陀等庵，俱廢。進此二里，曹溪閣，巋然靈光。有一僧守之，欲游洪椿者，飯此。過此為歌鳳臺，乃楚狂接輿舊廬。臺前為響水橋，四山皆響，但不見泉之來去，亦奇事也，昔人名此處為山潮。過鳳嘴石，稍上為中峯寺。寺倚白雲峯(一名白巖)，乃晉乾明觀，明果大師至，始改為寺。出寺，為三望坡。行一里，為龍昇岡、龍神殿。又三折，過樟木、牛心二嶺。至前牛心寺路口，下坡為雙飛橋，橋有清音閣。橋下有石，狀如牛心，名牛心石。當二水交衝處，其光如鑑，照人眉目，此處景物最美。(從此灣內南入，左進為廣福寺，乃寶現溪。由寺入石筍溝、寶珠溪、天柱峯、金剛石，凡數折。後牛心寺又名臥雲，即古延福院，有白雲、青蓮二閣，乃孫真人修道處。寺左丹砂洞，遙望大峨石左，中峯寺後，即呼應峯，茂真尊者與真人弈棋處。有呼應庵、溫涼池。後有三仙洞、雄黃石。由寺前下坡，舊路自觀音巖、瓦廠，下至積善橋，亦可至洪椿坪。又有觀音洞、十二尖峯、白雲峽、淘米泉，曲行紆入，景物最佳美矣。)從雙飛橋而上，有接王亭，今廢。又五里，為古德林，別傳和尚手植，每種一樹，誦《法華經》一字，禮一拜。今延袤二里，枝葉扶疎。又一里，為白龍洞、象牙坡。又一里，為四會亭、大峨樓。元朝重修，明末燬於兵火，清總督蔡公捐俸鼎新之。樓左為慈聖庵、白衣庵、海會堂。直上為萬年寺，唐僧惠通禪師建，即白水普賢寺，明萬曆改今名。(西去十里，為虎跳橋，山壁峭立，屈曲十二盤而上，有八音池、黑水寺，即唐勅修華藏寺，為一山祖庭。)萬年寺上，為喜光堂、太子石。登頂心坡(即觀心坡也)，後有庵，名妙觀、空庵禪堂。過此為鬼門關、石碑岡、茅亭嘴、石子雷、大小鵝嶺、息心所、仙女橋，窄甚。又過大小深坑，上長老坪。約行里許，為鷲殿，一名初殿。自萬年至此，總有十五里，此處四時俱有

筍，味勝常。下有蒲氏村，開山蒲公後也。殿後有峯，羅漢殿今廢。又上為一盌水，昔有聖僧施茶於此。上九嶺岡，五里，為華嚴頂，地名蛇倒退。(從此而下五里，至九老洞，景物幽勝，但路峻險為難。)山上茶庵，為九老洞僧所設，行人至此稍息。從此上九龍坪、木龍拐、蓮華石。石既微甚小，如棋枰大，華劈孱顏，略似芙蓉耳。又行一里，危梯峭棧，名鶉鴿鑽天。上嶺，為初喜亭(一名錯歡喜)。亭傍有小池，名洗象池。又上為滑石溝、木皮殿，即古化城寺，西域阿婆多開建。自九嶺岡至此，凡三十里。(對門弓背山後，有觀音巖。)殿後為梅子坡，一路傍巖設立木柵欄，行人扶之而上。乃秦人劉海英、趙光明募施者。從此上胡孫梯(一名陵雲梯)，至高處稍平，為白雲殿，今廢。又上為雷洞坪，此處有禁聲鐵碑，犯者常致風雷暴至。(下有伏羲、女媧、鬼谷三洞，蓋人迹罕到。)過雷神洞里許，為接引殿、為新殿。歷八十四盤，折盡為朝陽閣、觀音巖。過三倒拐，為太子坪，即萬行庵。庵基屢易，今特寬廣靚深，乃行僧聞達重建。旋至迴龍庵(即戒壇)、圓覺庵(即護國草庵禪寺)，明萬曆時，通天和尚開建，內有九層沈香塔。(自此橫去，為通天和尚肉身塔、學士堂、普賢庵、大覺庵、中靜室。)過老僧樹，躡天門石，石凡三折。天門寺倚石為門，徑極幽峭。左轉為七天橋、天仙橋。又上為錫瓦殿、銅瓦殿。其右為鐵瓦殿，即光相寺也。寺前為覩佛臺，右有小金殿、錫瓦殿。前有泉，名井絡，一寺仰汲。金殿之前為藏經閣，即永延寺。迤北為楞嚴閣(從高橋峯下，有小剛石、覩佛臺，下有冷竹坪、蓮華峯、不到寺)。臺左有山，為培風館。右橫為臥雲庵、伏虎寺，可聞禪師重建。庵後為觀音閣，今廢(閣下有飛來鐘)。迤北為天啓庵(庵下即七天橋、文殊庵，上山來路)、錫瓦殿。左首直下為白龍池，水極甘美。有龍子，可掬起隨喜。池下為淨土庵，乃大智和尚開建(庵左過嶺直下為華藏庵，東萍大師開建，今廢。錫瓦殿左，橫去為飛雲霞，上頂為賢首閣、千佛頂，乃伏牛僧無心所開。巖下蓬萊三島。右去為羅漢、師子、杪欏等坪。自此朝北而行，可至白龍池、大覺塔院、迴龍大路也)。景物湊聚，不能盡述，人亦不能到也。登頂四望，瓦屋、曬經及雪山、天竺、青城一帶，朗朗如在眉睫。惟山多雲霧，不能久晴為悵耳。

從雙飛橋至洪椿坪路：清音閣、後牛心寺、溫涼二泉、石筍溝、牛心頂、觀音巖、象鼻巖。洪椿坪，即千佛庵，乃明僧德心上人開建，銳峯重修。

從伏虎寺至靈巖寺路：逝多林、虎溪、普同塔、乾溪、鞠家漕、白土岡、李家店、青龍場、西禪寺、高橋(此處可至不到寺，由黃沙溪、冷竹坪)、接引殿、靈巖寺。(如從峨眉縣至靈巖，由聖積寺。青龍場以下，同前。)

從峨眉縣至龍門洞路：出南門、滑寶堂、石門坎、項家壩、羅家壩、龍洞。(如從伏虎寺去，由龍門壩至龍門洞，從此而上有石船子，即普賢船也。)

從峨眉縣至二峨山路：聖積寺、垭子池、陳家河、白塔岡、羅目街、九里場、楊鎮、冷水河、查天岡、伏蘆溪、南村、茶土溪、茶土寺、天車坡、太平寺，至頂上竹公坪。(後出五渡溪，有金倉寺。)

從峨眉縣至四峨山路：鐵橋河、紙錢街、飛來殿、粗石河、圓通寺、中關房、花山(即四峨山，明末沙門即宗大師建。大設戒壇，後傳衣鉢。鞠惟大師繼席，規繩至嚴，為一代首儀矣)。

從四會亭至雷洞坪路：西過石板磴、虎跳橋(即虎溪)、十二盤(即黑水寺，寺峯巒為峨山之最勝。但滄桑後，祖庭傾圮，有此地而不得其人，深可悲哉。凡有大沙門，此間最為勝地，可居耳)、麻子壩、牟家嘴、分水嶺、(由瓦屋山路一轉)、蕨坪、公館、弓背山、雷洞坪(即峨頂新路，坦平，可通車馬)。

附：水道

《水經注》：「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洗水合，徑汶江道。」許慎云：「洗水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又東合入江。」則洗水之源，不從江出。今就本山細考，亦有多派。一從峯頂井絡泉下聖水坪，會合本山各澗水，及白龍池以下諸水，俱至弓背山分水嶺。其山以上眾水，由弓背右逆行而西。山以下眾水，由弓背左順行而東。逆行一支，至蕨坪下山，高洞子、火石溪、雪水沱，至洪雅縣之花溪出口，入雅河下流。皆向山後，不在本縣境內。其順行各支，一從弓背山後小魚洞，由魚洞內發源，其水深黑，洊數坡，出為黑水河。一從雷洞坪，至萬年寺、雙飛橋左出。一從九老洞，至洪椿坪、後牛心寺、雙飛橋右出。兩水交合牛心石出澗，至迴龍山，與黑水合。一從大峨石、萬定橋，下折落溪。反過中峯寺前，至迴龍山尾，與黑水眾水合，同出龍門洞。直洞對山，一水自石巖中迸瀑，氣若白虹。相傳由洪雅連山而來，下龍門壩，至沈犀壩，繞縣左大佛寺，下流俱出本山之左。一從覩佛臺下盤龍寺發源。一從黃茆岡發源，由佛到寺、棋盤寺，旋至捲腰石合流。一從七里岡發源，由角子底、苦竹岡而下。又前有進水洞，當漲時，山溪眾流皆能納入，不知底止。及水涸後，從洞內徐溢出，沿溪下折，入地狀流。又數里許，有出水洞，洞口汩汩外噴。每歲初夏，率多異鱗，隨水而出，味極佳。此水直至靈巖寺，與捲腰石水合，同出高橋、豬肝洞、楊鎮場、謝家渡口下流。一從山麓出，漸成大溪。又右一溪，自小天池以東。左一溪，自黃

茆坪以北。至羅目廢縣之上，三溪合而為羅目江下流。一從歸化牛漩堡，至太平墩，合平彝眾流，出中鎮銅山沫東下流。一從靈巖寺右，大魚洞、山魚洞內發源。其水冬溫夏涼，莫測遠近。中有魚鱗可羨，東流為冷水河。一從新開寺，轉羅漢寺，至香巖寺，入程家河，下彭家港，左通虹溪橋。一從高洞內發源，由華嚴寺、解脫橋、涼風洞、伏虎寺、聖積寺，右通虹溪橋。二水合而下流，皆出本山右，及本山前。此內水之大較也。至內外衣帶，如青衣水，發源瀘山徼外，繞青衣縣西流，徑南安境內。沫水，發源大渡河，東流徑蒙山，至羅目東南，入龍游舊縣界，二水合流。又羅目東北五十里，彝惜水，源出嶲州界。中有嘉魚長三尺，每年二月隨水而下，八月逆水而上。又天津水，在山之西南出徼外，入沫水。又符文水，衍黑、白水而成其名。至數大水中，更多支派，不勝疏紀。蕩蕩乎馳九折之洪濤，迴五屼之[山*蹇]嵼，總宗峨眉為谷王。蓋不獨山與崐崙伯仲，而水亦與星宿并源也。

峨眉山行紀

(宋)范成大

峨眉有三山，為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小峨，昔傳有游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峨，其高摩霄，為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即雅州江，其源自嶲(音髓越嶲，郡名。越有嶲水，漢武帝元鼎間，始置郡)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煩遝(音沓，雜遝。又迨遝，行相及也。迨音合)。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素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然之發煙。意者熏祓(音拂)穢氣，以為候迎之禮。至峨眉縣宿，癸巳，自縣出南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獨村店，十二里龍神堂、伏虎寺。自是，磵谷舂淙，林樾雄深。小憩華嚴院，過青竹橋、峨眉新觀路口、梅樹垭、兩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數峯繞之。背倚白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庵，孫思邈隱峨眉時，與茂真常相呼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並流至橋下。石塹深數十丈，窈然沈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以投大壑淵(此下有闕文)。萬年寺，亦名白水寺。有宋太宗、真宗、仁宗御書百餘軸，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瓶鉢、奩鑪匙筯、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類。又有仁宗御賜紅羅紫繡袈裟、寶環。上有御書發願

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熾。一切眾生，同登彼岸。」又仁宗嘉祐七年，頒賜藏經。經紙俱碧硾紙，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經緘織輪相鈐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縟葉之中。今不能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眾共住，故作佛。鑄甚朴拙。是日禱於大士，丐三日好晴以登山。乙未，果大霽，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磴，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轎強登，以山丁三十人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轎。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坡，言峻甚，足膝點於胸云。過茅亭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煲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舁、錯歡喜、木皮殿、胡孫梯、雷洞坪。凡言坪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沈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衣彝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緜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杪欏坪。杪欏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斕斑之迹。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猶多，但其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鬖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猶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杪欏坪，過思佛亭、輭草坪、洗腳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無人居，中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未申後。初衣暑綌，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毳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靴，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鑪，危坐。山頂有泉，煑米不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攜水一缶，至才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止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為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番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即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既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大聖跨象者。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

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霧皆散，四山寂然。及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牏亙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俱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直冠平生矣。復詣巖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牏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亙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牏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最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祠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為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圯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未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嶮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梯下，輿夫難著腳，既嶮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綌絺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食後，遊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急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而濟，故以名溪。黑、白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清潔，宿寺中東閣。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而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人肺肝，如層冰積雪中。籃輿下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邈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鍊丹竈在峯頂。又淘米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傍多奇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迹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屠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伽之

筆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伽源流所自。餘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即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與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修習。登峨眉，北望牛心，眾峯環翊，遂作庵居。已而為寺，業年八十四而終。出牛心，復過東峯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陡下，冒雨以遊龍門。竭蹶數里，欻至一處，澗溪自兩山石門中湧出，是為龍門峽。以一葉舟櫂入石門，兩岸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磐石承之，激為飛雨濺沫。峽舟過其前，衣皆沾溼。越數丈，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即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急。回櫂，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沾濡，暑肌起粟，骨驚神愯，凜乎其不可以久留也。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真奇觀。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為第一。……然其路嶮絕，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輿，躡草履，絕營傾步於嵯岈兀嵲中，方至峽口。蓋大峨峯頂，天下絕觀，蜀人固有罕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縣中。己亥發峨眉，晚至嘉州。

登峨山道里紀

(明)胡世安(大學士　井研)

峨眉縣治南，出郭，即古勝峯橋，今名儒林橋。稍前，轉儒學街，隔右澗，有西坡古剎，溪水縈折，檉柳帶綠。過聖宮前，合三山流為泮，澄波千頃，鯈樂蓮香，亦多雅致。右行對後嶺洪範庵，沿本山迂行度凹，則十方院。又里許，華嚴樓，接大悲庵。再前興聖庵，梵舍歷落，皆延憩遊客邸。又四里許，聖積寺，門對古慈福院，中衢傑然一閣，志載了鴇樓。以鴇淫鳥，況僧至此，了絕淫念。俗又叫老寶，謂老僧慧寶所刱。額顏「峨峯真境」，魏了翁書。自樓而西，有普賢殿。又前，普安橋，舊有普安院、八卦井，今廢。過橋西折而上，經楊家岡，平疇沃衍，嘉樹陰濃。自此沿澗紆行，寒玉淙琤，名瑜伽河，有三一庵。前則白水莊，獨村店。依山逆行，上有石碑處，舊名大光明山。又前，坊曰會宗，近改問宗。庵在山腰，原風道人募建，今就蕪。二里龍神堂，堂外豎石幢，名尊勝塔。再上，古柏森森，飾徑高峙。隔虎溪，即伏虎寺，

踞山之口。沿溪而入，一徑紆回。因虎肆虐，行僧建塔鎮之，患遂息焉，故名。左有西域和尚靜室，其和尚年九十七，康健甚，言西域事頗悉。右室龍鳳庵，以地形稱也，此皆引睞賓岑者。再進為無量殿，至涼風橋，其右峭壁有洞，風颼颼自口出，為涼風洞，橋以此名。谷口舊有震旦第一山坊。經茶庵稍進，過解脫橋，危磴直上，約高百丈，名解脫坡。坡上有觀音堂，下有仙人會。舊傳有一池，入山者於此沐浴，今廢。左行跨山蹊，依兩壁左右之旋行，凡十數折，層級而上。過小橋，延不數尺，名玉女。再上華嚴寺，今名歸雲。節棁盤螺，轑蓋佛座，名雲篆殿。制甚古，大蝠託廬。按碑，宋紹興間建。嘗掘地得一小碣，鐫「華嚴堠」，左刻「至縣十五里」，右刻「至巔七十里」，今豎寺中。由寺左行為青竹橋，橋上左望秀出者玉女峯。頂上有石池，深廣四尺，歲旱不涸，相傳天女浴盤。僧云：「宋邛州刺史馮楫結庵於此，日諷《華嚴經》，感天女饋食之異，即此處。」前有鳳嶺庵，今廢。右有飛龍庵。轉西，由青竹橋折北行，為枏木坪。樹偃蓋，堪避暑雨，俗呼木涼傘坡。昔陡滑，今修成路，旁建一庵。自庵前左上，為呂仙祠。祠前重樓瑰瑋，奉大士於上，彌勒居中。嗣又增修新殿，及靜室香廚，以棲僧眾，於是仙佛同宗。祠後為華嚴坪，相傳即赤城隱士舊居，古名赤城山。昔有香煙、羅漢、白雲三寺，今廢。自祠東北望，為宋皇觀舊址。古有道紀堂、幽館別室，合三百五十間。左有千人洞、授道臺、虛靈第七洞天之蹟，即黃帝訪天真皇人，授「九仙三一五牙經」處。右有十字洞，相傳呂仙遊此，以劍劃石成此。洞延袤廣丈許，深不可測。人以石擊，鏗然有聲。水自龍門對山，飛作瀑布。常見竹葉籜隨出，即洞旁叢篁遺墜也。又右升仙臺，昔有瞿武（一云瞿君武），或稱皇人弟子，或稱後漢漢安時人；能騎龍乘雲上下，遊彭山、犍為間。至今二處，有繫龍遺迹。按《莊子》，瞿君，字鵲子，長梧子之弟子也。又周人，未知孰是。由祠左里許，望山下溪中一石，類艄艙，順浮水中。名石船子，俗號普賢船。舊有「藏舟於壑」坊，豎道左。又里許，沿巖行，人呼五十三步，上有天慶庵。由庵稍下，過太平橋，上馬鞍山。又稍上，距那庵。路左上，有龍泉庵。順路過小石橋，右為天台庵。下坡為萬定橋，古名萬福橋。橋頭一大石，方廣當途，即大峨石界。左方一石，蹲小池間，體側。上刻陳希夷草書「福壽」字，呂純陽書「大峨」字，又「先達神水」字，俱鐫石上。石後隔尺許，又一石辰之，上刻「浴衷」字；又「神水通楚」小碑豎其上。中間止容一人，下觀水穴中，聲汩汩，自上舂下，透前大石底而出。池中沙水晶瑩，內貯圓石一塊，形若磨軸，脈理旋轉，宛然圖中太極分兩儀象。池水前溢，終歲不竭。纔數武，便滲去，從無澗路，莫知所

之。池左上，新刱一坊，題「水竹居」。又上小亭，題「竹月松風」。正面方亭，題「宗漏」字。池右在昔渠九曲，資遊人汎觴，今廢；止豎小亭，題「一卷一勺」。池後有小石塔，塔後有聖水閣，又進為福壽庵。庵前一海棠，大數圍，高數丈。幹直上二尋餘，始敷枝葉。春夏交，紅英爛放，甚可愛也。此間去西南山，遙聞有聲淜湃，疑挾風雨而來，移時乃息。及履其地，全無水蹤，土人名曰山潮。久晴必雨，久雨必晴，此其驗也。至潮之遲暫大小，又以卜歲入盈縮，亦異矣。登靈文閣，望別墅深處，有勝峯、彌陀、立禪諸庵。曹溪閣，諸峯錯落如螺髻。前咫尺，竹林蓊蔚，為神水庵。再進，則歌鳳臺，楚狂遯迹所。側湧一泉，四時不涸。又前過百福橋，俗名響水，以聲潺湲故。水中石光碧，映帶游裾。又前鳳嘴石，西上為中峯寺，今名集雲，明果大師道場。昔有孫、王、宋三真人，羽化於此。在宋有乾明觀，黃魯直習靜其中。登普賢閣，羣峯周遭，茲獨中峙，故得勝名。左行為三望橋，又上茶庵。庵前即三望坡，以路險峻，行者三望乃至。或云軒轅帝曾三舉望祭於斯。上有龍神殿，亦古蹟。坡下若舂聲，杳入深谷。又三折下，過樟木、牛心二嶺，至前牛心寺。路口下坡，則雙飛橋。周望丈人兒孫，垣霍競秀。有兩巒對出，牛心嶺自中亙垂如貫珠。左一水，從雷洞坪繞白水寺而來。右一水，從九老洞繞洪椿坪而來。至此路界，作雙虹跨澗。僧云：「左橋，始軒轅游勝峯時。右則自漢至宋，不知幾重修。」當兩橋間，有清音閣。其上小阜一亭，舊名接王亭。俯帶傍溪，有同佩委。始望碧涓，馴逝於斯。峽深勢束，褊急性成。偶逼風磯，輒恣亟奮。環岸樹木，斜抱僂生。上突乳峯，高臨兩水，建有白衣觀音樓。兩水迸出互望，遂爭雄怒搏，意不相能。賴石丈人為魯連，誘之一氣，漸就平衍。僧指：「盤渦尖銳，有微瓣者，牛心石也。」石左右各有石，如雞冠、馬鬣、碧膩漣漪。亭於合溪之上，曰瑠璃水亭。後數武，刱一大樓，名洗心臺。白衣閣左少進灣內，為廣福寺，乃前牛心別院。溪名寶現，即宋三藏師繼業得闢石處。由廣福左入數里，石筍溝，有寶珠庵。溪上一峯，名天柱，聳立閣後。上有小庵，名異華。峯右由閣緣巖而上，遇缺陷，棧以木皮，踰金石，凡數折，至後牛心寺。繼業所刱，今名臥雲，即古延福院。孫真人思邈修鍊於此，所遺鐵臼、銅罐，質朴色古，今隨婪吏去矣。寺左丹砂洞，洞旁舊有祠。寺壁相傳有張僧繇畫羅漢一板，甚著靈異，壁今毀。自寺遙望大峨石左，中峯寺後，尖秀插空者，名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庵，相傳茂真與孫真人，集寺後弈棋，於此呼應。有棋盤石，方廣丈餘，有庵名呼應。庵前左右有溫涼二池，今廢。庵後有三仙洞，及雄黃石。相傳唐玄宗幸蜀，夢真人乞武都雄黃。後遣使齎送至此，煙雲相隔，使

者呼應，因得造焉。見一叟，幅巾被褐危坐，手指磐石曰：「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顧石，有朱書百餘字。就錄一行，則其行滅去。呼應之名又或以此。由寺前下坡，舊路自觀音巖上瓦廠。新路順溪至積善橋，皆可達洪椿坪。此路多熊狒猿虎之類。由牛心寺，越雙飛橋，北遵磴道而上，為白巖。石色皜潔，刻有「白龍洞」字，不知洞所。又前一望，濃翠蔽嶺，別傳和尚手植栟也。株與《法華經》字數相等，今號「古德林」，樵蘇不敢輕犯。再進象牙坡，以山石形得名。小庵二所，俗呼上白龍洞、下白龍洞，皆白水寺下院。至山凹處，望樓閣矗空。拾級累百，乃達四會亭，有接引銅像。左則慈聖庵、接引閣，上為大峨樓。再上，左豎「祇樹林」坊。稍轉為海會堂，藏有佛牙一具、及丁雲鵬所畫八十八祖像、御賜紫衣。出堂直上，則古白水寺，即唐廣濬禪師彈琴處。寺甚敞，居僧常至數百。宋初敕建銅殿、大士銅像，亦高十餘丈。歷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賜寶供最多。三經回祿，盡付煨燼。明世廟重修，亦就毀。萬曆間，奉慈詔，新建萬年寺。普賢一殿，螺結甎甃，頗稱精固。乘象金身，峨然丈六，祝融稍戢峻燄。惟是寄木穴頂，導霖直注大士髻中。頃僧建閣四層，高幬其上。自縣至此，歷峻坂已四十餘里，說者謂「登峯頂，此猶其麓也。」寺直右肩，有淨業堂，古泉清洌，足供千萬人，傳云「龍窩」。左逆行，穿經樓舊址，東望有萬松庵。少進，不能通輿馬矣。從雙梭樹，直上頂心坡，一舉足，膝輒平心。巖畔有太子石，形甚肖，遊人手摩幾平。又數百級，凡十三轉，稍平敞，一亭名觀心。自亭右行，曲轉有妙觀庵。庵側有空庵禪堂，俱據高臨下，寥曠欲騫。自亭仰躋，箭括通天。左峙石丈餘，右小石結土阜小遜，俗名鬼門關。又前石子雷，單亙一脊，左右陡巖，名大小鵝嶺。脊將盡，其下空洞梁度，俗呼仙女橋。又上數轉，山坳微敞，結小庵，名息心所。由庵左順山斜行過峽，復上升甚陡，為石碑岡。一碑屹然，字迹漫滅，不可讀。不數武，履仄徑而下，沿巖行，過峽，路不盈尺，則有大小雲壑，俗名大小深坑。又前，順巖而上，歷數十折，皆仰登下視，石壁如削，不知幾百仞。所恃灌木叢篁，層纍蒙翳，不欲示人以險。又前長老坪，舊庵就圮，近有結茅以應乞漿者。由坪出山肩駱駝嶺，漫行數里許，為初殿。昔漢蒲公採藥見鹿處，後人立此殿。或云山形類鶩，名鶩殿。或云簇店。下有蒲氏村，居無他姓，皆蒲公後也。又前上，舊有小石垢，水清，不涸不溢，俗呼一盌水。又前九嶺岡，劍脊直上，左峯劖出羣岫，名華嚴頂。又前蛇倒退。又兩折稍下，左巖口有小徑，通九老洞。又前右坡下，有九龍坪。度巖直上一坪，道傍枯幹、頑石皆衣苔蘚，此地因名「木籠鬆」。又前蓮華石，建有庵，榜「蓮華社」。道左一石蘗劈，肖

芙蕖。又前過峽，望一陡徑，直上層霄，左瀕危壁，名鶩鴿鑽天。上有石砌小池，僅丈許，僧云「菩薩洗象池」。傍一石，僅二尺，僧云升象石。自白水至此，游蹤稍適，因名其嶺曰「初歡喜」。又曰「錯歡喜」，以前去尚有險在。今建庵，名初喜亭。然遊者必增衣易巾，斯有以制寒。再上數百級，石碑亭。又百餘級，羅漢洞。僅石罅數尺，不審何以冒茲名？或以舊有一石類應真歟？又上數百級，滑石溝。過此坪，行里許，危磴直下數百尺，有化城寺。殿舍皆用木皮覆椽。易以瓦，霜雪所薄，輒碎也。寺碣紀：「昔有昆明施紹高、太和王蓋台來此，遇白猿獻三果，各啖其一，仙去。」由寺左迂行，前峻坂亂石，直上三里，梅子坡。攀援而上，有猢猻梯。崱岁百轉，素雲冉冉不絕。道傍一殿，曰白雲。從此仰望山脈，作三支。自初喜亭至是，晦明風雨，時時與山椒、山足絕不雷同，氣候攸判矣。自白雲殿順行，古木連蜷，荒煙岑樾中，殷殷作砰[石*訇] 聲者，雷洞坪也。風雨雷電，自下倒射。宮巖萬仞，路絕夤緣。巨石阜列，岫塗曲通。瀕巖有雷神殿，路豎鐵碑，禁人語。相傳下有七十二洞，雲濤布濩，色妒羅緜，茲洞其聚族處耳。洞傍仄徑，從九嶺岡巖左，螺折而行，至此與洪椿坪相望。其下多石龕古蹟，最奇者，莫如九老仙人洞。昔黃帝訪廣成子天皇真人遊此，遇一叟洞外，詢：「有侶乎？」答以：「九人。」今名以此。巖棧曳練，石首崴盤如象鼻。右衽洞扃，從闑左入，必然炬乃諳道。聞昔有結伴欲窮其勝者，入洞內里許，巖水滲滴成泉，僧名觀音水窩。止一盂，取不竭；不取亦不盈。再行十餘里，路少狹，怪石森列，若虎豹魍魎，勢欲攫人。忽一溪斜逝，噴薄作聲，疑鳴吠樂音，從遙遞耳。蝙蝠如鴉，競來撲炬。氣且寒冽刺肌，遂逡巡不敢度而返。巖下一泉，久雨將晴，久晴將雨，前一日取供炊，白粲必赤，餘日不然，名卜應泉。洞前回瞻絕壁，云即化城寺後山，與雷洞坪共一山脈。其峯多木蓮，四季蕨�special若續。從此遡伏羲、女媧諸洞，當不遠。鬼谷子於此著《珞琭子》，亦有洞。但閒壑陵虛，迹絕人鳥，徒遐矚而已。由雷洞坪曲折沿巖亙數里，過新殿，則八十四盤，名杪欐坪。杪欐樹，高可三五七丈，葉似枇杷，花備黃紅紫白諸色，叢蘂並蒂，大可尺許。三四月最盛，第性喜寒，不耐暄燥，移下方多不育。俗輒詭其說，謂菩薩私玩，此界多此花，故名。稍折，有接引庵。再前，路分兩歧，從左陡上為舊路。一巨石橫巖下，名觀音巖。直至大歡喜，前至迴龍庵，與新路合。從右平行里許，危巖仰登，凡數百丈，名三倒拐。復沿坡上，為太子坪。再前圓覺庵。庵左有小徑，可達山後諸庵。自庵右轉上行，為登頂通途。右有居庵、洪範庵。左有法慧庵。又上觀音庵，又左迴龍庵，與舊路合。又前圓覺庵，由左折而上，老僧樹，大數抱。傳

云：「樹存空膚，有老僧入定於中，枯幹復榮。」今包裹無隙矣。再又上天門寺，兩石對立若劈，中通一戶，深二丈許，名天門石。又前隔澗蓮華庵。右轉鳳凰庵，左轉有茶庵。庵前七天橋，雖無灌注，遇雨成溪。又前文殊庵，左上天啓庵。正行天仙橋，直跨山澗，有庵踞上。橋底積雪，經夏不消。又傍彌陀庵左折，入峨頂矣。山峯雖峻，至頂頗寬平。寺前一石名瑞星。稍進，錫瓦殿，又上天王殿。殿後左右，列祖師、龍神二堂。正中錫瓦、普賢殿，又上銅瓦殿。由此左上，敕建永延寺，一樓甚閎瑋，名「華嚴」。又上，藏經樓。自樓左向後層梯而上，詣峯頂，有滲金銅殿，瀋王捐巨萬金新建者。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五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上為重簷雕甍，環以繡櫺瑣窗。中坐大士，傍繞萬佛。門枋空處，鏤飾雲棧劍閣之險，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狀，制極工麗。傍列銅窣堵波三，高下不等。此皆背巖向西，以曬經山為正對。銅殿右則鐵瓦殿，古名光相寺。外為覩佛臺，即放光處。左有童子臺，右辟支臺。此殿依山而東，嘉陽一帶在其前。殿後楞嚴閣，復西向；又左臥雲庵，亦西向。峯頂少井泉，惟此庵下有半月池，深廣不數丈，水日上滲，足飲千人。偶穢，輒涸。持經呪祭之復溢，僧呼聖泉。又呼觀音水，或名以井絡泉。庵右有觀音閣，閣前有小覩佛臺，光現略早覩佛臺。左有石屹然，曰金剛，若鐵汁鑄成，覩光者每倚藉之。石下有萬石嵯岈，攢作一片，名七寶臺。臺下有石室，戶樞甚多。小覩佛臺下有磐陀石，整潔可坐。石左復有一阜隆下盤，頂若鎚鈕，僧呼飛來鐘。又左雷山側有二石，眉目宛然，名仙人面。又石有手痕，名仙人掌。臺右回望本山來脈，自右而起，有賢首閣、華巖頂。又上，為千佛頂，舊傳願王三千眷屬同來居此，故名。順此坡左下華藏庵。又下獅子坪。從臺上空霽時俯矚，可歷歷指者，不到寺、刺竹坪、棋盤寺。寺側亦有棋盤石，盤側二小石常煖，名溫石。又靈巖寺、盤龍寺及龍池等勝，紫芝、玉蟾等洞，虎皮等岡，榮徑等堡，銅山一帶，舉集其下。正東直對洋，九龍、凌雲、烏尤等勝而外，榮德、巴岳，層疊在睫。東南，則羅回以外，馬湖諸山。東北，則中巖、青城、玉壘諸山。正西，則兩峯高插；中一平偃而大，如供几案，曰曬經山。西南，則邛崍、霧中、大小瓦屋，巍峨並峙。西北，則火燄、寶塔，森梵羅列。惟雪山晶瑩映天，玲瓏屏漢，鏡旭獨先，移暉遠燭，夐出西域諸峯表。天竺蔥嶺諸番界，俱在縹緲間。光相之現，有所謂攝身、清現、金橋者，詳范紀。又有白色無紅暈者，曰水光。如箕形者，曰辟支光。如鐃鈸形者，曰童子光。有光稍上映，直豎斜移者，曰仙人首、仙人掌光。皆一光變態而異名。當光欲現時，有小鳥如鸚鴿，飛止巖頭鳴，僧譯其語，曰：「佛現！佛現！」遊人或掌粟，亦就食而

去。環臺，則岷江、雅瀘、大渡、青衣諸水，向背繞流如綫。緜雲漫布，咸沈沒浩氣中矣。出永延寺左行，為富順庵。又下行，繞山坡至澗，為白龍池。池水深尺餘，素沙徹映，磊石作勝。內有蜥蜴，潛近邊底，僧以鉢盛，馴擾可狎。往往與風雨作緣，遂冒龍籍。自池下行，上右坳，為淨土庵。前有坪，亦名桫欏坪。自坪右折行，有大覺庵、永定庵。坳上有沐浴堂。右行越嶺，為聖水坪庵。又前，學士堂。稍前，通天和尚塔，色身尚存，啓幔視之有生氣。又前，太虛庵。又前，至迴龍庵，與來時新舊二路口相合。一坊巋然，上題山後七十二古德名。庵左為大佛坪諸庵，以及幽巖邃谷，人迹罕至；洞天靜室，多不知名。旋四會亭右廂，至白水寺前，有鉢盂峯，平地突峙。自白水逆左行，至石板凳。二里，為虎渡橋，駛流迅瀨，小竊雙溪。自橋徑曲十二盤，至八音池，一名樂池。池中有蛙，遊人鼓掌，則一蛙先鳴，羣蛙次第相和。將終，則一蛙大鳴，羣蛙頓止，宛然一部鼓吹。過池又西，則黑水寺。前對月峯，祖師堂有惠通肉身，及所遺藕絲無縫禪衣一領、古白玉環一枚。又有惠續尼院，尼即惠通禪師妹，從兄來峨，入定於此。遇夜，有黑虎為之巡廊。寺傍巖龕，有無懷洞。自黑水還白水，至大峨石，由萬定橋頭東北折，徑陡且仄。初猶開豁，頻歷石溜互折，野竹坡陀，數里方出險林。見一長石臥溪中，即前枏木坪。俯瞷，石船子也。迫視之，甚肖，紋理縱橫，亦異他石。循溪委曲而進，見澗流自兩石門中噴出，是為龍門峽，瀑布修縮不一。溪南大石岌嶪，劃然中開，兩峯皆絕壁，高數十仞。行者緣木梯下，若猿族援降，不知其股行也。又數丈，望半巖一圓龕，則龍門洞，去水三丈許。土人編竹跨溪上，手接蟹度之。遊人立洞口，萬壑千巖，競來邀盼。入尺許，另透天光一片。洞深廣，二丈有餘。氣象軒朗，穹蓋百千，鍾乳癭垂。左壁雙鉤「龍門」字，舊傳宋富春孫公筆，今云東坡。石凸凹作鱗爪，名以龍牀龍枕。遊人坐臥其中，仰眺煙[糸*式]，俯臨潭澄，不復知去塵闤近遠。賓巒垂練，偉於峽瀑。下有種玉溪，題詠亦不減無懷洞。遊蹤屆此，覺向之滮鳴奰濺，俱斂入谽谺中。出峽口，狂態復作，稍遜於前。自此達龍門壩，至龜子山，形類贔屭。直至瑜河，與來路合。二峨山，在本山南三十里，名覆篷，以形似；又名綏山。右有綏山縣治，高減大峨之半，雄據南方。上有天池，傍有葛由洞，即騎木羊往來處。下有豬肝洞。呂仙晝遊龍門，夕宿豬肝，即此。昔人遊經羅目，掘得一碑，上鐫「紫芝洞」三字，傍注「一山五口道人書」，今豎道傍，乃此洞別名。下有紫蘭泉，亦呂仙命名。又洞有紫芝。洞上一里，洞口刻「爛柯」二字。三峨，在山東南四十里，距二峨南九里，古名鏵刃山。有李仙洞，高又半減於二峨。其間洞石幽奇相伯仲云。又距

峨東北有龍池，四山環抱，一鑑中涵，瀰漫約十里許，深黝叵測，下有龍居。相傳，每開霽則霞光上昱，隱見點額大金鯉四尾及水獸龍馬等物遊戲其間。或澄映處，依稀古樹參差，圖繪淵底，中多魚，流氓擅利。漢李膺記：「峨眉山下有龍池，長廣十里。」即此。志載峨山石龕百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有八，大略杖履所及可記者耳。其所未及將無逸。以余己卯所遊目遇，已非己未。按范至能所紀，愈迥然矣。頃罹兵革，興替不審何景。使他時搦管，或不減此紀，或有加於此紀。邀貺山靈，菟裘稱得所也。菊潭氏識。

遊峨眉山記

(清)江皋(四川督學　龍眠)

峨眉為震旦第一山，天皇授道，普賢示現之所；神奇靈異，非復人間。先大夫昔宰峨眉七年，予自童子侍側時，即聞之神往。今得奉王程，親歷其地，可不一探其勝乎？嘉州校士畢，四月戊戌，往問道焉。既入縣，拜先大夫祠。遂同友人蔣子潛伯、孫子毓卿，攜兒圖，舁筍輿，出城南門。過勝峯橋，轉儒林街。雨陌春犁，綠疇風偃。隔澗有西坡古寺，今荒廢不可尋矣。前為十方院、華嚴樓。又四里許，聖積寺，傑閣一區。懸銅鐘於上，細鏤《華嚴經》字。老僧慧寶所建，曰老寶樓。題額「峨峯真境」四大字，魏了翁筆也。內銅浮屠七級，雕鏤佛像，倍極莊嚴。前渡普安橋，沿瑜伽河行。溪流曲折，漸入山徑。舊名大光明山，荒址佛座猶存。望羣峯環抱，招提高峙木末，伏虎寺也。石梁跨澗，松徑陰森，可聞禪師擁錫來迎。登佛閣少憩，飯齋廚。出寺，左折而上，至涼風橋。橋傍石壁有洞，風從洞中出。忽石磴陡絕，高百餘丈。拾級而登，名解脫坡。坡上有僧，結茅以居。自是，路益嶮峭，山巖壁立，層坡數折，始達華嚴寺。寺有旋螺殿極奇古。宋紹興碑猶豎寺中，日斜，未及登覽。寺左為青竹橋，望娟娟秀出林表者，玉女峯也。峯頂有池，深廣四尺，歲枯不涸，相傳為天女浴器。由橋北折為栟木坪，青蓋童童，掩映數畝，俗呼木涼傘。左上，為純陽殿。側有千人洞、授道臺，即黃帝訪天皇真人授道處。右十字洞，相傳呂仙遊此，以劍劃石而成。昔人建此，以峨眉仙家道場，欲存天皇一脈。然今守祠皆緇流，無黃冠也。祠前山下一石橫溪中，長丈餘，若浮槎，俗號普賢船。豈寶筏津梁於此示現耶？沿巖俯石壁，陟五十三步，歷馬鞍山，峯巒回合，水聲琤琤鳴澗中。下坡為萬福橋，石色蒼然，巉屼如削。臨橋一池，清泠澄碧。大石插池中，上鐫陳希夷

先生「福壽」二字，下鐫「大峨神水」四字。石罅宛轉，互相遮映。有小穴，注泉一勺。泉脈涓涓，透石底出，清響鏗然，如戛琴瑟。坐池畔小亭，汲水飲之，寒沁心脾，塵氛盡滌矣。上大峨寺，舊有聖水閣、福壽庵，今廢。有僧葺之，未成也。遙聞大聲起巖壑，林樾蕭森，疑廣陵濤、三疊泉，震撼山谷。然水之去來蹤迹，杳不可覓。或曰山潮，以之驗雨晴，卜豐歉也。峯麓片石如臺，蹲踞林莽中，曰歌鳳臺，楚狂陸通舊廬在焉。前由鳳嘴石西上，為中峯寺。眾峯螺髻旋繞，白雲一峯中峙，故名。一名集雲。本晉乾明觀，明果禪師除毒蟒，改觀為寺，宋茂真尊者重修。昔孫、王、宋三真人，羽化於此，又黃魯直習靜處也。歷層岡，越三望坡，路險峻，行人三望乃至。下坡，山境幽深，夕陽下舂，林壑返照。煙雲舒卷中，蒼翠鱗鱗，牛心寺址也。雙流飛注，小橋跨其上，勢若雙虹。水聲搏激，如殷雷起地底。石峽一綫，灌木蒼藤，層層遮覆，驚濤噴沫。惟潺潺足下，疑挾風雨，窺之不見。僧云：「左一水，從雷洞坪繞白水寺來。右一水，從九老洞繞洪椿坪來。」至此巉巖深束，鬬捷爭雄，勢不相下。盤渦一石，怒當其衝，則牛心實為砥柱矣。石根圓尖銳，若牛心然。左右亂石環峙，盡與水勢爭奇。溪上舊多亭臺，今圮為榛莽矣。雙飛橋左，一徑可達洪椿坪。聞有繡頭和尚，住洪椿坪石洞中四十餘年，將百歲矣，髮垂覆身。每昏夜，赤足行山徑中，無所怖，人多異之。橋北緣磴道而上，徑稍平，山花夾道，香氣襲人，剎竿隱隱出青靄，僧云：「白龍洞也。」前經古德林，綠雲四垂，萬株濃翠，別傳和尚手植栟也。相傳數與《法華經》字等，真不啻檀林祇樹矣。林盡，由山口望，層坡高峙，丹楹飛棟，聳出層霄，則大峨樓也。越石門直上，入萬年寺，寺址甚敞，古稱白水寺。創自晉，唐慧通禪師重修，即廣濬禪師彈琴處。宋初敕建銅殿，歷太宗、真宗、仁宗，俱有御賜寶供。明萬曆間，改聖壽萬年寺。內殿凡七層，一甎砌旋螺，銅鑄普賢乘象金身，高丈餘，今亦漸就荒落矣。寺門外近左，有海會堂，藏佛牙一具。明萬曆敕書一道尚存。夜宿僧寮，山雨空濛，萬籟俱寂，已覺身在雲霄。登峯頂，猶未及其半也。閱二日，己亥曉，聞梵音朗朗起。出萬年寺後，山雲四起，半籠峯頂，霧雨霏霏溼衣。上頂心坡，一徑高懸，石磴蜿蜒下縋。舉步則足膝點於胸。以布繩曳輿，牽挽而上。巖畔一石森豎，名太子石，為登者所憑藉焉。經十數折，至觀心亭，稍平。憩白衣庵，詢住僧，知為先大夫所建，曾捐俸置香火田，石碣猶巋然道傍也。由此扳援曲折，山益高，徑益險。有鵝嶺脊、仙女橋、石碑岡，皆陡巖深洞，石壁巉絕，下臨無地。荒叢蒙密中，側視不知幾千仞也。仄徑沿巖，為大小雲壑，終古雲氣鎮之，深淺不可測。又前長老坪，右過駱駝嶺，數里為初

殿。登一板樓，望山形如鷲鳥，一名鷲殿。昔漢蒲公採藥遇鹿處。下有蒲氏村，皆蒲公後也。前兩山攢逼石間，一綫陡仄，不可躡足，名蛇倒退。巖左有徑，通九老洞。出巖直上一坪，老樹叢遮，綠陰蔽日；木石苔衣，纏結紛披，下垂長十餘丈。巖風拂之，縷縷如綫，曰普賢綫，又曰仙人絛，亦山靈變幻之奇也。又前蓮華石，茅庵深閉，荒寂無人。道傍一石，細蕊層萼，類青蓮華。前顧亂峯層逼，箭筈通天，若臨絕境。仰指青霄，微茫鳥道，高不可扳，行者咋舌。十數人挽一輿，如猿猱昇梯，移步躡空，則防顛墜。磴皆斬木層覆，危棧齒齒。蓋冰雪高寒，石則愈滑。此登山最險，俗呼鶉鴿鑽天，彷彿似之。上嶺，意稍適。叢篁翠篠中有方池，久涸，亂葉覆之，曰洗象池。嶺畔有初歡喜亭，以歷險至此，前路漸平，志喜也。踰滑石溝，直下深峽數百丈，古殿一楹，覆以木皮，化城寺也。山中氣候，至此迥異，四時霜雪，寒氣森森逼人。瓦屋經凍輒碎，多用木皮代之。少憩，炊飯僧廚。細雨斜風，慄慄如初冬時。肌骨凜然，急挾纊擁裘。由寺左，沿危壁，歷絕磴，策杖攀藤，直上梅子坡。峻坂高巖，昔有胡僧縛木梯架石，以引行者，今名胡僧梯。過梯為白雲殿。峭壑憑虛，石根雲氣冉冉，瀰漫深谷；素濤銀海，變幻頃刻。殿後瀕巖一徑，徑左虛無所倚，亂木虬藤，連蜷蓊翳。俯視重淵深洞，岈崿崚崿，萬狀森列，則雷洞坪也。坪有雷神殿，路豎鐵碑，禁人語。巖下為神龍所居，聞人聲，則風雨暴作，疾雷驚電，倒射山足。靈異如此，輿人疾趨過之。曲折數里，盤旋紆轉，則八十四盤矣。度杪欐坪，正值花時，四山如翦綵。樹高六七尺，葉長深碧。花一萼十數朵，叢出樹頭，殷紅粉白，望之微類芙蓉。性宜寒，移植山下則枯。蓋優曇寶樹，不作人間近玩也。稍折，有接引殿。板屋供佛，身峨然丈六，亂後寺僧募造者。今殿宇傾圮，漸為風雨侵蝕。名山荒寂，誰為布金長者耶？轉觀音巖，上太子坪，陰巖積雪，與野草幽花相間。經迴龍庵，松杉環蔭，一徑寬平，無復危巖險磴矣。又前圓覺庵，內沈香塔七級，高丈餘，層樓覆之，雕鏤金彩，工巧天然。僧云：「明萬曆時，奉慈詔特製者。」瞻禮而出，左折，過老僧樹，古幹數圍，蒼皮剝落。相傳昔有老僧入定於中，樹裂復合。上天門寺，兩石雙峙，劃然中分，如排闥闔，名天門石。多遊人題詠，半蝕蒼苔矣。又轉七天橋，以峨山為第七洞天也。上天啓庵，直度天仙橋，飛梁架壑，泠泠流冰雪聲。左折，已登峯頂矣。崚嶒萬仞，忽焉平坦，心目頓開。瑞星石，高倚寺門，銅、鐵、錫瓦三殿，巍然次第相接。予炷香殿上，默禱於大士前，耑為國泰民安，家太恭人祈壽。忽澹日微明，雲霧初斂，內殿鐘鳴，報佛光現矣。急趨覩佛臺，憑欄俯視，兜羅縠雲布巖下，漸滾滾與巖平，閃爍飛動，銀浪千層，

橫鋪玉地。有光若車輪，從雲頭涌出，圓暈數重，五色炫射。中如懸鏡，虛明朗耀。觀者攝身光內，止各見本身，毫釐無隱。雖數百人，比肩並躅，不能見也。移時漸沒，風捲雲馳，更相磨蕩，若扶桑初日，吞吐懸巖，光華倍皎。光外復現一銀橋，垂虹橫亙，光旋轉其下，晃晃靡定。食頃，方沈霧中，隱隱而散。臨臺，為光相寺。左向層梯，有滲金銅殿，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梁棟簷楹，鏤金錯秀。中坐大士，傍繞萬佛。窗櫺上下，雕飾雲棧劍閣，及入山道路險阻崎嶇之狀，制極工麗。四隅環列銅塔，高六七尺；有銅碑，高六尺，闊三尺。古色蒼翠，其光可鑑。左，王毓宗記，集王羲之書。右，傅光宅記，集褚遂良書。萬曆癸卯九月立，記建殿事甚悉。右下臥雲庵，有老衲募修，工未竣，僅板屋數椽耳。山風大作，霧雨空濛，登藏經閣，擁鑪坐僧榻。日已昏黑，聞山有佛燈，至夜則現。僧云：「燈現必風止雲散。今濃雲漫空，恐不能見耳。」予輾轉不能寐，披衣，步光相寺前，見山月將升，薄雲微掩。忽一燈從山外飄空而起，漸至十數點，爭相上下。頃刻數千百點，如傾萬斛珠璣，歷亂山谷。大風振林壑，吹人欲墮，不能久立，遂登閣宿焉。閱三日庚子，曉日初晴，萬山雲淨。登巖眺望，遠近諸山，星拱羅立。巖後岷山萬重，真兒孫培塿耳。少近一峯，平覆如屋，與峨頂相對，瓦屋山也。又方正若案，高出天外者，曬經山也。青城、玉壘，或拱或揖。火燄、蔥嶺，隱現縹緲，遙相映帶。諸山之後，銀色插天，日光注射，如瑤峯瓊壑，晃耀奪目，西域雪山也。延亙天竺諸番，不知幾千里，望之儼在几席。高寒之氣逼人，天地冰霜，萬古如斯矣。遙睇平川，三江如帶，白雲片片，或籠罩峯頭，或平鋪大壑，俱飄飄起足下，始知身在虛空。覩佛臺左有金剛石，穿空壁立，色如積鐵。倚石下窺，亂石崦岈，疑千門萬戶，幽奇莫測，真神仙窟宅也。僧指隔溪有不到寺、刺竹坪、棋盤寺、紫芝、玉蟾諸洞，迥絕人境，遊蹤不可問。山頂有泉，曰井絡，炊米粒粒成沙，不能熟。予從神水，以大竹貯水攜登，二日已盡，勢難更留。飯罷出寺，左行，下繞山坡，過澗，尋白龍池。池方廣數步，水深尺餘，沙石縈帶。中有物，蠕蠕出水底，僧以鉢盛之，長數寸，四足蜿蜒，居然蜥蜴也。僧云：「冬寒池水不冰，或時有風雷起池上，豈亦龍種耶？」右折，出深坳，有淨土庵，供通天沙門肉身於塔。僧云：「沙門自萬曆甲戌居此，不下山五十年，將百歲矣而化。今遺蛻端嚴如生，是亦茂真、繼業之流也。」尋舊路，過雷洞坪，四望諸峯，漸為煙雲挾去。坐臨巖片石，下瞰幽巖邃壑，人迹罕到。最奇則九老仙人洞，有皇人遺迹焉。遠溯伏羲、女媧、鬼谷諸洞，層層倚伏，若相鱗比。惟指點虛無，無從御風而遊也。下坡，以繩縋輿，縮身如蝟。石角藤梢，鉤衣刺目。輿懸空

際，前人蹲伏，後人挺立，互相牽掣。稍縱，則如片葉陵風，飄空直墮矣。較之攀躋而上，險且十倍。逡巡至木皮殿，喘息稍定。溼雲含雨，幽花市樹，枝上始聞鳥聲。峯頂二日，鳥迹麋蹤，寂無所見。惟二青鳥，每佛光將現時，飛繞殿前，呼「佛現，佛現」。仙翼靈禽，非凡鳥所能接羽。至白水寺，日已亭午。望鉢盂峯、虎跳橋，山壁峭立，屈曲十二盤而上。有八音池、黑水寺，相隔二十里，屐齒不能及。趨雙飛橋，徘徊石畔不忍去。僧指左徑達洪椿坪。由寶現溪入石筍溝，數折，後牛心寺，即古延福院。有白雲、青蓮二閣，乃孫真人栖隱地。遙望大峨石左，中峯寺後，即呼應峯，茂真與真人弈棋處。景物幽深，倉卒難徧，惟付之夢遊耳。

暮入伏虎寺，宿可聞禪師丈室，索山志閱之，讀范石湖、胡菊潭諸先生記，殊歎茲遊之草草也。笑謂兒圖曰：「俟予十年後，芒鞋竹杖，呼老衲於古雪堆中，更作臥遊，以醻夙願。此時僕僕塵鞅，山靈自不肯以全身示現也。」

峨眉山志卷三終

附錄：慈雲懺主《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序

維安養寶剎，大覺攸贊，三輩高升。夕孕金華，列宿猶慙於海滴；晨遊玉沼，世燈彊喻於河沙。良以十方爰來，四生利往。雖騰光而普示，終稽首而偏求。故其竺國皇州，自今觀古。彼則鉅賢至聖，咸舒藻以為盟。此則覺德鴻儒，盡摛毫而作誓。自茲迴向緜續，唱和相尋。誠為道德之通衢，常樂之直濟者也。但世多創染割截，未識方隅，忽遇問津，靡慙濫吹。或攘臂排為小教，或大笑斥作權乘。以其言既反經，人惑常典。《易》不云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遂輒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詞愧不文，理存或當。視菽麥而且辨，挹涇渭而俄分。翦伊蘭之臭林，植栴檀之香榦。信解行願，原始要終，不數千言而能備舉者，實茲二門矣。

峨眉山志卷四

第四、寺庵勝概(附：堂、殿、院、樓、閣、亭、橋、坊、塔。)

法王到處，法眾恆隨。峨眉為中國最高之山，實普賢應化之地。以故十方緇素，咸來投誠而依棲。歷代王臣，悉各從事於建造，致使琳宮紺殿，棋布雲巖；草舍茅篷，星羅幽岫。或參禪以冥契佛心，或宏教以啓迪眾智。在昔建築甚多，晚近頹廢不少。姑依舊志，略錄大端。凡新建者，備諸圖說。故志寺庵。

寺

光相寺，在大峨峯頂。相傳漢明帝時建，名普光殿。其改名光相，當在唐宋時也。明初洪武遣僧寶曇重修，始以鐵為瓦。明末傾圮，清巡撫張德地捐俸重修，有碑記。由此而下，為天王殿。殿後左右，祖師、龍神二堂。正中錫瓦普賢殿。又為銅瓦殿，僧別傳開建。殿後有坊，曰捫參歷井坊，旁有井絡泉。由此左上為藏經閣，有舊頒龍藏，今失其半。閣一名永延寺，僧妙峯開建。峯後惟密嗣修，壽九十七。清雲南援剿總兵祁三昇捐資添造鐵瓦，往來朝山者，多憩息焉。自樓左向後，層梯而上，峯頂為滲金小殿，一名永明華藏寺。殿左右有小銅塔四座(明萬曆間，僧妙峯募瀋王及川督等鑄)。殿瓦、柱、門、櫺、窗、壁，皆銅為之而滲金。廣一丈四尺五寸，深一丈三尺五寸，高二丈五尺。前安願王像駕，四壁萬佛圍繞。門陰刻全蜀山川形勝，水陸程途，一覽瞭然。妙峯曾募造金殿三座，分送五臺、峨眉。其一座欲載送普陀，至金陵，遇普陀僧，恐招海盜，不敢受，遂送江寧寶華山供奉云。向左為覩佛臺，即放光處，在光相寺前，約丈許。臺下千佛巖在右，金剛石(石下即七寶臺)在左。辟支、童子二臺，兩兩對照，若龍虎然，亦山頂形勢最勝處也。

天門寺，在天門石下，僧瑞峯建。石凡三折，始達山路，丹青不能似也。

護國草庵寺，明萬曆賜額，又名圓通庵。在天門石右，通天和尚建。有慈聖太后手書佛號金繡長旛，今失。唯所賜九層沈香塔尚存。

大佛寺，縣東郊。明萬曆間，通天和尚之徒無窮，至京奏請慈聖太后開建。寺有千手千眼觀音大士銅像。土木弘麗，賜有香燈田五百畝，載在碑記。

西坡寺，在城西南，唐武德六年建。舊名壽聖西坡寺，遊山者往來多宿此。

聖積寺，離峨眉縣五里，即古慈福院。正德三年內江王重修。寺內有銅塔，高二丈許，永川萬華軒所施。寺前有樓，曰真境，一名老寶，乃慧寶禪師建。樓上有魏鶴山書「峨峯真境」四大字，內名賢題詠最多。舊志：「後嶺有洪範庵，過嶺有華嚴樓，大悲、興聖二庵，今俱廢。唯儒林橋隔澗西坡寺、度凹十方院無恙耳。」

伏虎寺，在伏虎山下，行僧心安開建。宋紹興間虎狼為患，人迹罕見。有高僧士性建尊勝幢一座，據鎮方隅，患遂息。明末毀於兵火，繼得貫之和尚偕徒可聞禪師結茅接待，歷有數稔。於清順治十八年，督撫、司道捐俸修建。前後左右，凡列一十三層，甚為弘敞，誠峨眉之大觀也。

華嚴寺，一名歸雲，在玉女峯下。唐昌福達道禪師道場。宋紹興三年，僧士性重修。寺有旋螺殿，極奇古，初為白牛長老住持。明洪武時，僧廣圓領帖焚修。成化，改為會福寺。有宋紹興碑，及華嚴堠，左刻「至州十五里」(州，疑指今峨眉縣)，右刻「至山頂七十里」。玉女峯頂上有池，宋有天女饋食邛州刺史馮楫故事，詳〈形勝〉。

中峯寺，一名集雲；在白雲峯下，一名白巖，本晉乾明觀。時道士惑于三月三日昇仙之說，歲為毒蟒所食。有資州明果禪師至，暗伏獵人射殺之。道士感激，改觀為寺事焉。宋高僧茂真尊者重修。宋時孫、王、宋三真人羽化於此。又黃魯直習靜處也。明洪武時，僧慧安、法曇長老住持。內普賢大士殿，明成化三年，蜀昭王建。

黑水寺，在對月峯，創自晉魏肇公。唐僖宗間，高僧慧通住錫，道聞朝廷，勅建永明華藏寺，並賜無縫衣、玉環、供器。滄桑無存。弘建普賢、延福、中峯、華嚴四剎，以山相火，易二水三雲抑之。繼席祖庭，位列《傳燈》。承璟、義欽、黑水、曇振、洞溪、廣悟，前後七代，悉宗風大振，故古今稱「峨眉祖堂」。黑水、洞溪俱以山彰名也。

前牛心寺，在雙飛橋上牛心嶺。

後牛心寺，宋繼業三藏開建。一名臥雲寺；一名延福院，即孫真人修真處。有吳道子畫壁〈十八羅漢像〉，一云張僧繇畫。宋淳祐間，僧紹才重修。明洪武時，廣濟禪師住持。

萬年寺，即白水寺，昔蒲氏事佛舊址，寺創自晉時。唐慧通禪師精修。唐人有「聽廣濬禪師彈琴處」，即此寺。在宋為白水普賢寺，內敕建鑄大士銅像，並殿高十餘丈。太宗、真宗、仁宗，俱有御賜寶供。三經回祿，無存。明嘉靖間，旋修旋燬。萬曆間，敕改

聖壽萬年寺。寺前有大峨樓，樓前有南戒名宗坊。左豎祇樹林坊。寺內殿凡七層，一毗盧、一七佛、一天王、一金剛、一大佛、一甎砌旋螺（ 中供銅鑄普賢丈六金身騎象像）、一接引殿。殿有明末代巡黃岡梧陽劉公捐造真武祠，今廢。寇亂，寺焚燬殆半。清巡撫張公捐俸莊嚴，載有碑記。寺有明萬曆頒賜藏經，今失，唯一敕尚存。

靈巖寺，在大峨山下。南進高橋，寶掌和尚結廬舊址。寶掌，周威烈王十二年生，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卒，壽一千七十一歲。其寺歷代重興。至宋紹興五年，改護國光林寺。明成化元年，又改為會福寺。後天順四年，頒賜龍藏。

棋盤寺，在城南。進高橋，經太平墩路口，茂真尊者開建。墩前有一泉，常溫。

蟠龍寺，近新開寺，進黃沙溪、冷竹坪，唐慧覺禪師開建。

新開寺，在伏虎寺後，鞠家漕。萬曆三年，九老洞僧大用建。

香巖寺，離伏虎寺後三里，西域香巖尊者居此。

西禪寺，在縣西南十五里羅目街上。寺以僧名，與醫王白鵲同時。

石佛寺，在縣西五里，今廢。

玉屏寺，在縣西十里，袁家溝。

彌陀寺，在楊鎮場下，隔河即二峨山。

伽藍寺，在楊鎮場。

茶土寺，在三峨山上。

圓通寺，在四峨山下，上有花山。明印宗和尚住此，祈雨響應，感四眾雲集，設大戒壇。

觀音寺，在經太平墩道傍，伍家坪。離城南一百里，古洞溪和尚住靜處。

本壽寺，在縣北二十里，深幽至極，鞠惟律師說戒所。

普賢寺，離縣二十餘里，寶曇國師開建。

廣福寺，即前牛心寺別院，在寶現溪側，今廢。

佛到寺，在覩佛臺下。由縣南轉西，從盤龍寺、黃沙溪、冷竹坪。開山日得石佛，故名。今廢。

羅漢寺，在新開寺下。建日有梵僧赴齋，齋畢不見，今廢。

果哲寺，今廢。

永延寺，在九嶺岡下，明周藩建。

法華寺，今廢。大隱寺，俱在二峨山下。

放光寺，在後山。宋嘉州刺史王良弼奏請開建，今廢。

庵（靜室、館附）

淨土庵，在杪欏坪上，明萬曆初，大智和尚建。師名真融，楚人。戒律精嚴，刻苦供眾。凡建立五臺、伏牛、峨眉、鎣華四常住。最後至普陀開海潮寺。有遺願碑存本庵，切戒子孫，不得背眾營私，恃強相爭。庵左有白龍池，水極甘洌。庵中佛像莊嚴細巧，最稱如法。

臥雲庵，在藏經閣右，性天和尚建，後毀。清總制哈公及通省文武捐俸，命可聞禪師重建。絕頂無水，唯此庵下有半月池，各庵寺仰汲，詳〈形勝〉。有碑記。

迴龍庵，在太子坪上，有戒壇，僧三濟開建。大覺庵，在通天塔左。

法慧庵，在太子坪後。文殊庵，在七天橋右，天仙橋左，有坊曰「為天一柱」。

白衣庵。富順庵。永定庵。聖水庵。鳳凰庵。普賢庵，在天門石。

般若庵，在錫瓦殿下。彌陀庵，在錫瓦殿前。天啓庵，在山頂齒牙峯下。

禪定庵。金像庵。勝峯庵。萬行庵，即太子坪，僧古智建。蓮華庵。洪範庵。

華嚴庵。華藏庵。定慧庵。卓錫庵。毗尼庵。淨居庵。法華庵。慧日庵。太虛庵。鳳嶺庵。解脫庵，在解脫坡上，即觀音堂。

呼應庵，在大峨石右，呼應峯後。相傳茂真尊者與孫真人弈棊於此。呼應庵側，有棊盤石，有溫涼二池。三仙洞庵。雄黃石庵。萬公庵。今俱廢。

佛會庵。白衣庵。慈聖庵。禪定庵。鉢盂庵。

千佛庵，即洪椿坪。伏牛山楚山和尚開建，德心大師重修。梵宇精潔，結構弘敞，常有千人。此地曲折幽雅，最為隱僻。

大坪庵。石筍庵，在石筍溝。寶掌庵，在佛到寺右。鐵峯庵。

福壽庵，在大峨石畔，僧性天果開建(此僧另是一位，非峯頂之性天)。庵舊有九曲渠、流杯池，昔人觴詠其中。庵前有海棠，大數圍，高十餘丈，幹直上二尋，為數百年間物。石踞神水池上，體微側，詳〈形勝〉。

龍泉庵。維那庵。月窟庵。勝峯庵。流春庵。圓教庵。白雲庵。(上七庵廢。)

三望坡茶庵，在中峯寺傍。妙觀庵，在觀心坡上。九老洞茶庵，在華嚴頂上。

洞泉庵，在豬肝洞下。儀鳳庵，在四峨花山下。

洪範庵，有二，一在西坡寺前，一在山頂。大悲庵。石佛庵，在宋王觀壩下。

三一庵，在瑜伽河下。鳳嶺庵。立禪庵，在曹溪洞右。寶珠庵，在石筍溝。

半月庵，興聖庵，俱近聖積寺。

龍鳳庵，即伏虎寺右靜室。前蔣太史易為蘿峯庵。

飛龍庵，在玉女峯下，即伏虎寺左靜室。彌陀庵。聖水坪庵。定居庵，在山頂。

太湖庵，僧融虛建，庵前有太湖石。

金剛際靜室。蓮華社靜室，在九嶺岡上。九龍坪靜室，在蓮華石上。

象鼻巖靜室。逝多園靜室。牛心鎮靜室。培風館，在捫參歷井坊後。

堂

龍神堂，在伏虎寺左。觀音堂，在解脫坡。西龍堂，在梅樹埡下，今廢。

喜光堂，在萬年寺，今廢。本尊堂，在二峨山下。三藏堂，在二峨山下，仰天窩。此處產香梨、櫻桃。學士堂，在通天塔左。中靜堂。

觀心坡禪堂，在頂心坡後，僧空庵開建。大慈堂。沐浴堂。

會宗堂，即問宗堂，風道人明光開建。有碑記，在伏虎寺。

海會堂，在萬年寺左。有御賜紫衣，及丁雲鵬畫歷代祖師像八十八軸，今俱毀。唯佛牙尚在，重十三斤。淨業堂，在萬年寺右，古泉清洌，足供萬人，相傳下有龍窩。

殿

無量殿。

純陽殿，在華嚴寺上，明御史郝衡陽建。龍神殿，在三望坡上。

白雲殿，在梅子坡上，常有白雲屯聚，俗名雲壇。

接引殿，在八十四盤下。清順治十七年，有河間府僧，年八十，至此，見佛像臥荒叢中，乃誓餓七日募修。時大雪，凡露餓六日，蜀趙翊皇登山，見而憫之。歸白督臺李公，捐金五百，命僧聞達重修。雷神殿，在雷洞左。

木皮殿，在初歡喜亭上，五里。西域阿婆多開建，即古化城寺。昔有昆明施紹高、太和王蓋台來此，遇白猿獻二果，啖之，俱仙去。

鷲殿，以山形如鸞鷲得名。一云「初殿」，又云「鑿井初殿」。在觀心坡上，駱駝嶺下。昔漢蒲公採藥見鹿處，後人因立此殿。殿下今尚有蒲氏村，皆公後也。

院

慈福院，在聖積寺對門。普安院，在普安橋。華林院，在青竹橋。今俱廢。

龍門院，在種玉溪上。惠續尼院，在黑水寺前。即月峯禪師（惠通禪師之妹）入定處。有黑虎巡廊之異。有御賜袈裟、玉環，今失。

塔院，在學士堂右，圓覺庵下。金裝通天和尚肉身在內，至今生氣宛然。

樓

老寶樓，即真境樓。玉皇樓，在伏虎寺溪右。家慶樓，在飛來岡大廟後，詳〈古迹〉。

大峨樓，在萬年寺前，總督蔡公重建。白衣觀音樓，在雙飛橋上。

閣

普賢閣，在中峯寺後。歸雲閣，在華嚴寺後。普溪閣，在大峨石後，僧瑞光建。

聖水閣，在大峨石後，高僧化機隱此。明巡撫安慶吳用先築此居之。

清音閣，在雙飛橋下，琉璃亭後。有一大石，名洗心臺，臺上建閣，今廢。

菩薩閣，在白水寺，今廢。有榜曰「天下大峨山」。朝陽閣，在八十四盤上。

觀音閣，在金剛臺上，臥雲庵後。閣前有小覩佛臺。楞嚴閣，在山頂。

藏經閣，在山頂光相寺。萬聖閣，在普賢庵下。賢首閣，在七寶臺右。

亭

涼風亭，在無量殿上。宗漏亭、玉液亭，俱在大峨石。琉璃亭，在牛心石。

接王亭，在雙飛橋上。四會亭，在萬年寺前，有接引佛銅像。

初喜亭，在九嶺岡上。大歡喜亭，在觀音巖上三里。思佛亭，在杪欏坪。

橋

普庵橋(庵或作安)，在聖積寺西一里。虎溪橋，在伏虎寺前。涼風橋，在無量殿上。

解脫橋，在解脫坡下。玉女橋、青竹橋，俱在華嚴寺前。

虎跳橋，在萬年寺左；一名七笑橋，為前賢張鳳翀、安盤、程啓充、徐文華、章寓之、王宣及僧瑞堂建。太平橋，在五十三步上。

萬定橋，即古萬福橋，在大峨石上。百福橋，即響水橋，在歌鳳臺側。

三望橋，在中峯寺上。雙飛橋，在牛心寺下。兩山相對，出牛心嶺，自中亙垂如貫珠。左一水從雷洞坪，繞白水寺來。右一水從九老洞，繞洪椿坪來。至此界作二道，雙虹跨淵。凡一橋受一水，一水出一洞(水分黑白，即符文水)，勢如虬龍奮舞，兩不相下。過橋始馴，久之乃合。有石狀如牛心，鎮峽口，晶瑩如鏡。觀察西山張能鱗改為洗心石云。相傳左橋，始軒轅游勝峯時造。右則自漢至宋，不知經幾何數修理。古今多以此處為峨山第一勝景。(凡黑龍潭、寶現溪水，俱從此下，始出龍門也。)仙女橋，在息心所下，窄甚。仙迹橋，在山頂。天仙橋，在山頂。七天橋，在山頂天門石上。

積善橋，在觀音巖，自此可達洪椿坪。(一名萬度橋，有上中下三道。)高橋，在靈巖寺前。

坊

震旦第一山坊，在涼風橋下，即今伏虎寺。南戒名宗坊，在萬年寺前。

為天一柱坊，在山頂天仙橋左。捫參歷井坊，在山頂銅瓦殿後。

山後七十二古德名庵坊，在山頂大佛坪右。

塔

小金塔，在聖積寺，高二丈餘，永川萬華軒施。普同塔，有二：一在伏虎寺逝多林，有澄江大師藏骨；一在四會亭。小石塔，在玉泉池側。

滲金小塔四座，在山頂銅殿側，妙峯募造。沈香塔，在草庵寺。

肉身塔，有二：一是黑水，一是通天。大僧塔，在紅珠山，即開建伏虎貫之和尚塔也。

第五、感應靈異

一心顯現萬法，萬法不出一心。眾生與佛同然，本無所謂靈異。唯眾生久為業力所縛，自性功德不得受用。忽睹佛菩薩感應境界，輒詫為希有。由是返迷歸悟，背塵合覺，久久必能徹證自心。故知菩薩現光，現燈及諸妙相者，乃曲垂接引之大慈悲心也。故志靈異。

光燈

諸經載佛說法時，恆放白毫光，或七寶光，是無相中之相，不可思議也。峨眉峯頂，晝則放光，夜則出燈，明由普賢示現，啓人生信。不然，何以唯菩薩道場有之，他則不聞耶？故志焉。

佛光常放於光相寺前覩佛臺，下為萬仞深谷，臨巖作欄杆。光起時，寺僧鳴鐘，朝山大眾聞鐘齊集，憑欄而望。放光時，每在卓午。先有兜羅緜雲布滿巖壑，宛如玉地，名曰銀色世界。雲為水波、為傘蓋、為樓臺諸狀。上得日色照之，遂現圓光，從小漸大。外暈或七重、或五重，五色絢縵。環中虛明如鏡，觀者各見自身現於鏡中，舉手動足，影亦如之。止見己身，不見傍人，以此為異，此名攝身光。光上有金橋如虹，憑空而現，若可往來。有時雲氣散盡，出一光，如大虹霓圓，似水晶映物，名曰清現。凡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最難得者。又有白色無紅暈者，曰水光。如箕形者，曰辟支光。如鏡鉢形者，曰童子光。光皆一光，變態而異，名佛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作聲曰：「佛現了！佛現了！」已而佛光果出。此類雀而稍大，只有二枚鳥，別無種類。飛入佛殿，常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凡朝山者，心主誠敬，則一二日內，即遇光現。否則有候至旬日，不現而歸者。七天橋、天門石巖畔，亦時有光現，與覩佛臺前之光無異。觀李中溪〈游雞足山記〉，與此光正相類，可見佛菩薩境界皆同。聖燈，乃現於夜。凡

千百數，明熒騰空，冉冉來朝佛臺。就近拾之，一木葉耳。然四時皆然，其非楓林霜葉明矣。此真聖燈，凡夫無庸妄肆猜疑也。

佛光辯

何式恆

嘗聞佛教圓通，掃去色空諸相。又聞佛教廣大，時現百千萬億化身。蓋有相無相之間，久欲致辯焉，而未果所願。余癸亥初夏，偕山陰孟蘊士登峨峯，禮普賢願王。陵晨，旭日初升，羣翳盡斂，蒙首、瓦屋及塞外曬經、雪嶺諸山，無不面目俱現。至午餘，兜羅雲布，忽成銀色世界。少頃，佛光從巖下漸起，紺綵奪目，不可迫視。仰首半空，突有五色祥光數道，隱現菩薩法相。余頂禮畢，益信化身之說不虛矣。夫世疑峨眉洞壑臨淵，日色反射，宜有異光。復疑山中多晶石，映日益陸離而大。此皆臆說，不可以存。余特述所見以著辯，俾後之遊峨者，知菩薩以無相為圓通之果，而有相未始不為廣大之因也。然則有相無相之間，殆不可思議云。

佛燈辯

余客西蜀，峨眉咫尺，而未得措足者三載。每遇遊峨者，輒津津問之。若佛燈一事，或云是古木葉也，或云是千歲積雪精瑩凝結也。余疑之而未敢遽信。今於孟夏之望七，覩佛光後，益欲諦審於佛燈矣。夫諸佛菩薩，以至道度世，不難表光相示眾生，何惜昏夜一炬，令大地光明耶？爰是暝鐘初息，沙彌來報燈現，余急趨頂上，乍見一二熒熒處，猶然諸說橫據胸中。未幾，如千朵蓮華照曜巖前，有從林出者、有從雲出者、有由遠漸近冉冉而至者，殆不可數計，始歎耳食之不如目睹也久矣。昔蘇長公月夜泛舟，探石鐘之勝，因作〈石鐘山記〉，有曰：「事不經身歷即言之，未必得其真；得其真矣，而未必盡其詳。」蓋笑李渤之陋，而歎酈元之簡也。余不敏，何能紀佛燈？然親見種種如是，又何敢不以數言附於《峨志》之末，令後人益嗤後人也！

遊峨眉山記

(清)蔡毓榮(川湖總督　三韓)

古者立國，必依山川。在禮，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山出為雲為風雨，則祭之，所以祈福禳災，祐國庇民，非獨務遊觀、覽勝概而已。蘇子瞻謂：「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蓋指峨山而言也。余以康熙辛亥奉命入蜀，忝為峨山主。又讀《通志》，宋范成大、明陳文燭、袁子讓、曹學佺遊記，所稱佛光、聖燈、兜羅緜雲者，心羨慕之，而未能無疑也。九月，余自蜀旋楚，道經嘉州，因念是山，為蜀之望。自兵火以來，蜀民鮮有孑遺；而嘉眉邛雅以南，獲稱安堵。斯山之靈，實式祐之，不可不修祀事。且以果右軍之緣，遂命駕往登。自伏虎、萬年諸蘭若，歷觀心、鷲殿、化城、雷洞諸奇險。震悼怵心駭目，見諸前賢載記，及山圖詳誌且悉，不復縷述。余自萬年晨發，晡刻抵山巔。禮普賢大士畢，登覩佛臺，俯視下界，如在天上。少頃，白雲噓布，萬頃一色，望之如雪、如氈、如銀海，乃所謂兜羅緜雲者。無何，二佛現鳥如鸚鵡，依人衣袖間，鳴曰：「佛現！佛現！」忽大雲中現五色光，或黃、或赤、或紫、或綠、或碧，輪囷蓬勃，如太極暈、如大圓鏡，光彩射人，重重攝入。大眾歡呼，歎未曾有。迨至夜分，主僧復報聖燈現矣。余疾起往視，初見一燈二燈，旋繞虛空；已復散為百為千，若列宿海，若繁星翳天。寺僧合十向余，謂：「曩間宰官居士登山，候至數日，十餘日，求一見佛光不可得。今公甫至，三相俱現，非具大福德、至誠虔感，何遽為諸佛菩薩感應攝受，若此之神速也？」余遜謝不敢當。自念今歲仲冬，為家大人六袠誕期，余感荷大慈，獲覩瑞相，不勝慶幸。私心默禱，願此光明雲，上為聖天子有道萬年，受茲百福；家大人壽考康寧，永錫純嘏。蓋余至此，始信諸佛菩薩境界，不可思議。《華嚴經》所稱大光明山、普光明殿、藏海寶網、香雲徧滿，皆真實語，非親至其境者，不能知也。唯是自有此山以來，登者眾矣，或旬日始見佛光，又未能悉見所謂聖燈、兜羅緜雲者。余皆一朝見之，可不謂厚幸、一大奇緣也哉？是遊也，同行有皖江劉灊柱。餘謨諸君子抵山稍後，僅見聖燈、緜雲，未及覩光。余以王事於役，次日即下山，不及少留，方欲以是傲諸君子。灊柱笑而言曰：「佛光常住，相猶無相。若人以相見佛，佛即以相現；若人以無相見佛，佛即以無相現。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使餘謨見猶不見，而況欲以見見乎？」余喜其言通於禪，故泚筆記之，而並錄其語于後。清康熙辛亥。

佛現鳥賦

(明)廖大亨(四川巡撫)

杜宇化蜀，靈鷲開山。物無小而可忽，機有動而先傳。巖攢鴿鵓，眉掃蔚藍。光飛蝃蝀，華發優曇。七寶臺高，三生業重。灝養鴻濛，碧傾空洞。爰有神鳥，狀類伯勞。衣浣玄水，喙啄赤霄。紺緣豐領，羽點文苞。載飛載止，倏近倏遙。[矞*羽] 翍欲轉，翪翀以翹。不類瀟湘叫雨，有若洪巖戲翛。機忘剝啄，智謝繒繳。作錦衣之飛使，報虹綵於神皋。言隨意變，形幻舌饒。機不先而不後，緣如赴而如招。夫其崱屴峛崺之險，靉靆霠霓之交。霜鵬戢翼，霧豹歇嚎。荔披有魅，草宿無媌。而乃有羽可儀，其音載好。既山煇以壑媚，亦虹流而霓繞。白馬黃金，琪林瑤草。草木忽而蔥蒨，海雲遮而繪巧。聳赤城之霞標，烜文燦於海島。使面壁兒孫，歸崇佛老。目睜乎金剛閃灼，心切乎玉象縹緲。知微知彰，倏來倏杳。清絕桐花鳳，慧超秦吉了。嗟乎！楚鳳不作，孫龍亦邈。人我墮相，聲光誰葆。盡是皮毛誤大千，可以人而不如鳥？
峨眉山志卷四終

附錄：《法苑珠林・千佛篇》述意文

蓋聞九土區分，四生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久復愛河，長流苦海。不生意樹，未啓心燈。故三明大聖，八解至人；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形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欲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仰惟常理。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眾生，歸向有徵。雖千佛異迹，一智同途。大悲平等，隨性欲而利生；宏誓莊嚴，運慈舟而濟溺。眾生有感，機緣契會也。

峨眉山志卷五

第六、歷代高僧(附塔銘，附居士。)

佛法僧三寶，為世福田。佛已滅度，法不自宏。其傳法道而度眾生、續慧命而啓後覺者，唯僧是賴耳。峨眉為普賢菩薩道場，得具大誓願、大精進、大禪定、大智慧之高僧宏揚之，則普賢無盡之行，如來最妙之道，人人皆得修而證之矣。故志高僧。

晉千歲寶掌和尚

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

勞勞玉齒寒　似迸巖泉急
有時中夜坐　階前神鬼泣

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叩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

梁城遇導師　參禪了心地
飄零二浙遊　更盡佳山水

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至唐高宗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經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一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王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丁巳，實一千七十一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云。

晉阿羅婆多尊者

西域聖僧也。來禮峨眉，觀山水環合，頗同西域化城寺地形，遂依此而建道場。山高無瓦堉，又雨雪寒嚴，多遭凍裂，故以木皮蓋殿，因呼為木皮殿。

晉釋慧持

遠公之弟，與遠共事道安法師。及安在襄陽，遠公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住，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剖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抆淚憫默而別。到蜀，止龍淵精舍，四方慕德，所至成侶。刺史毛璩，耆宿惠巖、僧恭，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號登龍門。後因譙縱之亂，殺璩及巖、恭等，持避難之郫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討戮。入寺，人馬浴血，眾僧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漉水，澹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眾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最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眾善由生。汝等行住坐臥，宜其謹哉！」

附考：宋時嘉州道左大樹，因風吹折，穴中有一定僧，頭髮蓋身，爪甲圍腰一帀。有司以聞，迎至都下，令西僧總持，擊金磬再拜，乃出定。叩之，曰：「吾遠法師弟也。」再叩，曰：「吾將往陳留。」遂復入定。明萬曆末，四川按察曹公學佺云：「往在金陵。」同年金礪為言：「近日陳留古廟，因取土修理，掘其下，有三缸，蓋底皆俯。其中仰者，有定僧坐焉，爪甲繞身。羣眾喧譁不已。聊一開眸，問曰『是何時？』眾答曰『萬曆某年也。』曰『吾尚早。』仍閉目。眾努力搖之不動，眾懼，遂覆之如初。」按《高僧傳》載：「持卒於龍淵。」今山頂有老僧樹，云是持入定處，未知孰是，詳〈志餘〉。按明嘉靖間，灌縣青城山樵陽子，亦有前身坐蛻樹中事。孫柏潭先生有傳，載《四川總志》。

晉釋明果

資州人，幼薙髮龍遊山。謁秦竺法護於大興善寺。一日聞護開示：「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頓悟厥旨。回蜀，就寶掌峯卓錫。中峯始號乾明觀，彼中道士，每於三月三日，效瞿武升仙之法，歲以為常。師聞，知是妖孽，請讓先升。階伏獵人，箭綴絲綸，果中之，一白蟒也。尋理其處，乃見冠簪白骨滿窟。羽人悔悟，即觀改為中峯寺，迎師承事焉。

宇文周釋寶彖

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閬州昌隆之蘇溪。年七歲，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聞兒人讀書，因何名為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冠歲出家，即受具戒。後還涪州，開化道俗。又抄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一無所受。彖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峨，見大乘一經，未弘蜀境，為之疏記，欲使後學有歸。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作是念已，忽然能語。後卒於潼川光興寺，即閬州振響寺也。時保定元年。

隋茂真尊者

日遊呼應，夜宿棋盤，二處古迹現存。

唐昌福達道和尚

眉州人。初參晦機，回峨眉，住華嚴寺。僧問：「學人來問則對，不問時意旨如何？」曰：「謝師兄指示。」曰：「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曰：「師兄此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曰：「謾得即得。」曰：「國有寶刀，誰人得見？」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曰：「師兄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曰：「師兄難逢難遇。」曰：「普賢云何駕石船？」曰：「師是這箇，亙古亙今。」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貴。」

唐趙州

禮峨眉於放光臺，不登寶塔頂。僧問：「和尚云何不到至極處？」州云：「三界之高，禪定可入。西方之曠，一念而至。惟有普賢，法界無邊。」

唐黃檗老人

禮峨眉，至覩佛臺，霧氣澄霽，曰：「云何不見？」僧問：「不見甚麼？」檗云：「不見普賢。」

唐南泉老人

禮峨眉，觀白雲光紫，曰：「還有這點霞氣在。」僧問：「和尚是那一點？」泉云：「東則東，北則北。」僧便禮拜。

唐靈龕和尚

成都人，參陝西青峯禪師，回峨眉，住靈巖寺。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處處非千佛，春來草自青。」又問：「碌碌地時如何？」曰：「試進一步看。」僧曰：「不知前進處？」師曰：「步步蹋著。」

唐白水和尚

初參夾山善會禪師，回峨眉，居白水。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又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唐洞溪和尚

初參樂普，曰：「月樹無根枝覆蔭。」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涤水千波孤峯各異。」師有省。一日普問曰：「螺螄為甚麼被蛇吞去也？」師曰：「幾度扣關拈不出。」持錫便行。普曰：「善哉！又憶普賢回峨眉。」

唐澄照大師

初參投子，回蜀，住白水寺。每日六時，朝禮普賢大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衲僧有難，向甚麼處？」師曰：

「水晶石上起波文，大地衲僧都在裏許。」又問：「云何是初生月？」曰：「大半人不見。」

唐西禪和尚

本州人。昔參曹山，曰：「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那家子？」山曰：「石頭漂在水裏。」曰：「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山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山曰：「脊著地也不難。」

唐慧覺禪師

謁台州勝光和尚，值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到身邊叉手立。光問：「甚麼處來？」師云：「猶待客話在。」便下去。光乃拈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云：「闍黎喚這箇做甚麼？」師云：「敢死喘氣。」光低頭便歸方丈。師初參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卻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間，山云：「秋氣稍煖，出去。」師到法堂上，自歎云：「我在西川峨眉山腳下，拾得一枝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山明日升堂，師又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且去。」後還蟠龍寺住。

唐正性和尚

住華嚴寺。前朝古殿一所，重修之，以旋篆結頂，至今呼為雲篆殿。

羅漢和尚

初參香林澄遠禪師。回峨眉延福院，右邊住一小洞，常現禪定。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理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曰：「如何是羅漢境界？」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勝峯山。」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卻被人轉動？」師曰：「換卻眼睛，轉卻髑髏。」

布水巖和尚

昔參曹山曰：「寶劍未磨時如何？」曰：「觸用不得。」「磨後何如？」曰：「用觸不得。」又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一步蹋著火光飛。」於此有省。回峨眉白巖寺居。

黃龍繼達禪師

昔參晦機，回峨眉住光相寺。僧問：「如何是師作用處？」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問：「道滿來時如何？」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曰：「我問你金翅疾得飽否？」僧無對。

黑水和尚

本縣人。因禮峨眉，參黃龍，曰：「雪覆蘆花時如何？」曰：「猛烈。」師云：「不猛烈。」黃便打。師有省，自爾契緣，遊黑水峯下而居。有人來禮，問：「和尚尊號？」曰：「汝看山峯，喚作甚麼？」

大乘和尚

青神人。初參雲門，回峨眉，住龍池四面峯。僧問：「如何是勝峯？」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何如？」曰：「立地三尺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唐東汀和尚

本縣人。初參曹山，後居峨眉棋盤寺。僧問：「如何是卻去底人？」曰：「石女紡麻纑。」問：「如何是卻來底人？」曰：「扇車關梭良計斷。」僧禮拜。

唐慧通禪師

江陵人。洛浦元安法嗣。唐僖宗時遊峨眉，望山峯奇異，有古肇公道場，欲往履之。溪水泛漲，偶感一虎至，即騎虎跳過溪流，故名虎渡橋。厥後通聞朝廷，重興六寺。以山象火，遂改三雲二水，壓抑火星。迄今全身供黑水祖堂，出《傳燈錄》。師有妹尼慧續，亦從兄闡化，有「烏鴉報曉」、「二虎巡廊」之異。

白水瑋禪師，新羅金藏法嗣，曹山本寂孫，與洞山道延弟兄。

白水仁禪師，洞山良价法嗣。

「黑水和尚」有二：一黃龍晦機法嗣，巖頭全豁曾孫。一溈山靈祐法嗣，與仰山兄弟，唐昭宗時人，《禪燈世譜》偶逸其名。

黑水承璟禪師，德山緣密法嗣，雲門文偃孫。

黑水義欽禪師，承璟法嗣。

宋白水如新禪師

玄沙師備法嗣，雪峯義孫，宋初住白水寺。

宋慧真廣悟禪師

益州人，受業於峨眉洞溪山黑水寺。參方慕道，遇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撒珍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宋行明禪師

長洲魯氏子。從師歷五臺、峨眉，禮文殊、普賢二菩薩，菩薩皆隨心應現。後棲祝融峯七寶臺，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越多劫而成聖果。委身虎豹，爭競食之，須臾肉盡。同學泰布衲收其殘骼焚之，得舍利焉。

宋繼業三藏

耀州王氏子。薙髮於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奉詔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至開寶九年始歸，聽擇名山修習。登峨眉，至雙飛橋，見兩石鬬溪上，攬得其一，眉目宛然，以為寶瑞，因名寶現溪。見牛心，眾峯環翊，作庵以居，已而為寺。年八十四示寂，有遺錫在牛心寺。

宋茂真

居白水寺。太平興國五年二月，奉詔入朝，太宗賜詩美之，館于景德寺。舒王元珍以夢兆語真，真曰：「當有儲嗣。」果育仁宗。既歸，重興五山六寺。後遣張仁贊齎黃金三千兩，于成都鑄普賢大士像，高二丈六尺，至今供養。

按：此茂真非隋茂真尊者，乃另是一人。

宋白水宗月禪師

谷隱靜顯法嗣，黃龍慧南之孫，與晦堂祖心兄弟。

宋密印安民禪師

嘉定州朱氏子。初講《楞嚴》于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如何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處？」師多呈義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鍵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汝原來在此中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汝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後悟為眾小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求決。悟曰：「汝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歎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有偈贈師，載詩集)。尋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峨眉中峯，上堂：「眾賣華兮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至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讚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光明瑩潔，心舌不壞。

宋慧遠禪師

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論。還峨眉靈巖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師初入門，值徽飯罷，於庭廡間閒行。師纔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為七佛之師，未審甚麼人為文殊之師？」徽云：「金沙灘畔馬郎婦。」時有起鐵拂者為首座，師亦往親近。起常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甚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座，座可之。上方丈告徽，徽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焉。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悟深契之。一日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眾中。眾以為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悟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鐵舌轉關楔」之語。眾目之為鐵舌。師自此機鋒峻發，無所牴牾。師自發明心要，即得遊戲大自在三昧。嘗因開鑪陞座曰：「天無門，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氈柏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腳山魈解雙趯。去年冬裏無炭燒，今年定是無火炙。饑時饑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屈。且道屈箇甚麼？頗柰監寺副寺維那典座直歲等，卻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鴟吻，齩殺佛殿脊。」奉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再命靈隱開堂。孝宗皇帝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

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於時都下喧傳，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祝聖如常儀。上亦密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送歸奏。齎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師素畜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裰，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窗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立於牀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

拗折稱錘　掀翻露布
突出機先　鴉飛不度

留七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

宋釋道宏

峨眉人，姓楊氏。受業於雲頂山，相貌枯悴，善畫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復冠巾，改號龍巖隱者。族甚宏富，只寄迹旅店中一空榻；雖被襆之屬，亦無所有。為人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往往言人心事，輒符合。又凡如廁，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每隨而窺之，見其就溷，無復便行，但立而獨語再四，乃出。比皆異事。後竟坐化店中，年八十餘。

宋純白禪師

梓州飛烏人，姓支氏。父謙，聞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為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者。自嘗云：「吾根鈍，不得入圓頓，願有子續佛慧命足矣。」師少聞父誨，諦聽沈思，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往依峨眉山華嚴寺落髮受具。父子相與徧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首謁澧州太平俊禪師，俊目為真法子，付以十三條說法大衣，師遜卻之。後詣黃檗山，禮真覺勝禪師。親近歲餘，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勝一日忽擡眸視之，師咄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為印證心地。元豐末，宗室南康郡王自黃檗邀勝詣輦下，師侍行。未幾，會大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獨師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為十方禪院，問真覺誰可住持，覺以師應。師既領院，遵南方規範，一變律居。上堂示眾有曰：「不起

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蜀之淨侶，靡然向風。朝散郎馮敢、奉議郎段玘、天臺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祖思昱，皆摳衣執弟子禮。元祐末，白水寺僧正闕，丞相蔡京時帥成都，命師住。師不樂，遂並昭覺辭之，請歸舊剎，建立綱宗。久之，將示寂，頌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

宋禪惠大師

名山人，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牒戲之，師即削髮，明日往天寧為僧。或問：「瓦屋道坊，何以木皮蓋？」師曰：「錦府豈從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藏？」其機敏不一。有《禪惠語錄》行世。

宋別峯禪師

龍遊李氏子，世居峨眉。從密印禪師得法後，又事圓悟，入室，深相許可。徧參溈山、福巖、疎山，皆目擊契存。至徑山，大慧獨掃一室待之。師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出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戴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或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

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迴避不及，凍得東村廖鬍子，半夜著靴水上立。」又云：「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

淳熙七年，勅住徑山、靈隱。臨終預定時日，如期而逝。有塔銘，見後。

宋黑水曇振禪師

大慧杲法嗣。

宋峨眉道者

蜀人，不詳氏族名字。戒律甚嚴，不下山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明年是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何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書數語於堂側壁間絕高處，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或云呂洞賓作。出《竹坡詩話》。

明廣濟禪師

龍興寺僧。洪武微時，與之厚。迄帝即位，師避居牛心，屢詔不出，後竟終於此。有塔在寺，蜀獻王贈詩。

明寶曇國師

吳人，乃斷巖禪師後身。洪武初，勅往峨峯，重建鐵瓦殿，並鑄普賢金像。留蜀十年，道化大行。後召還，卒天界寺，洪武寄詩二首。

明匾囤禪師

號無空，禹州陳氏子。年踰二十，忽辭父母求出家，父母曰：「此兒引舌過鼻，非常人也。任其去。」乃投少林寺，禮梵僧喇嘛為師，挂搭三年。一日，從師請求法名。師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固請，師授以《心經》。讀至「五蘊皆空」，豁然大悟。曰：「身尚是幻，何處求名？」一日，手編大囤於師前，師指曰：「匾囤是汝名也。」答曰：「既為匾囤，為甚麼空？」師曰：「教外別傳，方契此語。」一日，辭師至中條，後到峨眉絕頂，結茅以居。一日，見阿彌陀佛手執《大彌陀經》一部，曰：「藏內有經，

藏外全無。付授與汝，廣令傳化。」禪師遂飛錫周流宇內，徧蹈九州。後到京都，居吉祥庵，前後印造《大彌陀經》若干藏。未幾，復還少林。嘉靖四十二年，再之峨眉山，欲以終老。行至夔州江中，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登岸端坐而逝。祥雲結頂，身如金色。

明無瑕禪師

蜀資縣人，鎣華惠堂禪師法嗣。居聖燈峯，虎豹遠避。有病者，取頂帽數繻，丸之令服，立效。萬曆初，預定時日，說偈坐化，有塔銘。

明徧融真圓禪師

西蜀營山人，姓錢氏。家世業儒，書史過目不忘。至壯齡，三十有二。一旦，天機頓發，百念灰冷，遂託峨眉之遊，宗親遮留弗止。至是，會異僧於九老洞，示授曹洞宗旨，忻然翦髮。僧囑以徧遊法席，勿坐守一隅。師即下山，直抵京師。遇通、秀二師講《華嚴》，聽至「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心如虛空」，倏然頓悟，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為礙。私喜曰：「法界玄宗，毗盧性海，無外吾之方寸矣。且道離文字，孰衍孰聽。所謂畫餅不能充飢，斯言信矣。」翌日，曳杖匡山，高棲馬祖洞。同氣相求者，裹糧趨風，不可勝數。嘗戒眾云：「聖道虛玄，要在躬履密踐。至於水冷天秋之際，或有少分相應。否則，畢命寒巖，於汝何益？」眾領會竟進。山中乏食，採薪貿粟九江。冒暑經寒，凡歷七載，未嘗憚勞，師由是道振江南矣。復往京師，寓柏林禪院，閱藏經年。一時雷動風合，公卿畢集，識者疑為彌勒再世。隆慶中，被誣入獄。訊次，刑具斷裂，飛擲屋上，訊者驚沮。未幾，太岳張公上章明師無罪，獄幸解。乃延請住德勝門北大千佛寺。宮中陳、李二國母，命皇親李公送襯帛萬疋。師儼坐室中，若未聞見，李公歎息而去。宗伯五臺陸公見訪，啓師曰：「如何是文殊智？」曰：「不隨心外境。」又問：「如何是普賢行？」曰：「調理一切心。」又問：「如何是毗盧法界？」曰：「事事無礙。」陸聞誨，如坐春風之中。壽八十三。

明鎮滄沙彌

未薙髮時，從峨眉慧宗禪師荷擔甚疲，師問曰：「耐煩乎？」應曰：「諾。」行一二里，復問如前，略不少惰。乃於雙飛橋為之祝髮。師憐其愚，令炷香跪大士前，頂水盂，誦〈祝聰明呪〉一百徧，凡歷年所，至白水寺猶如此。一日寺災，滄遂入水觀三昧，祝曰：「殿宇既空，願保庫司無恙。」遂歸庫房，默坐頂水，火至自滅。

明別傳和尚

名會宗，楚人。光澤惠禪師法嗣，壞空成之孫，無際曾孫。明神宗賜號「洪濟禪師」。生平戒行精嚴，願力勇猛。始開峯頂銅瓦殿，及海會堂兩處叢林。凡齋僧、造佛、鑄鐘、募化戒壇僧眾衣鉢，俱以十萬八千為期。嘗於古德林，手栽柵樹二里，共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七株。每種一樹，輒禮《法華經》一字。至今蓊鬱成林，號為神樹。兵火時，曾有人欲竊取為兵械者，林中忽有大蛇逐之。又有拾枯枝供爨者，大石壓折一足。曾於聖積寺接眾，又為募鑄一鐘甚巨。師初禮五臺道京師，參徧融和尚，囑令持一大瓢募緣。師詣後宰門，禪定七日，感朝廷施金滿中，約斗許，送千佛寺齋僧。奉詔入內庭，賜紫，仍在後宰門供養三年。圓寂後，遣大璫送靈骨還峨。三處眷屬分請，造塔在白水之鉢盂山，有塔銘詳後。有弟子台泉，由中貴披剃，奏請重建萬年寺，載碑記。

明通天大師

秦同州人。自幼棄家學道，嚴持戒律，所至募緣飯僧，滴水同享。後得法於鐵山和尚。萬曆間，憩息峨眉，宣文太后為建護國草庵寺(即今圓覺庵)居之。壽七十六，辭世建塔，肉身現存山頂，有塔銘。

明無窮禪師

蜀銅梁人，通天法嗣。從師苦行，忘身供養。後至京都，感萬曆慈聖太后，賜金建大佛寺。又於萬年寺側，建慈聖庵一所，內賜經藏、袈裟、幡幢及香燈田地甚多。有塔銘，詳後。

明大智和尚

諱真融，楚人。戒律精嚴，刻苦供眾，凡建立五臺、伏牛、峨眉、鎏華，四常住。最後至普陀，創海潮寺。今峨眉山頂淨土庵，存有遺願碑，切戒子孫不得背眾營私、恃強爭競。塔在普陀。(海潮，即今之法雨寺。)

明妙峯

名福登，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裔。生秉奇姿，脣掀齒露，鼻昂喉結。七歲失恃怙，為里人牧羊。十二歲投近寺僧出家。僧待之虐，逃至蒲坂，行乞于市，夜宿郡東文昌閣。閣係山陰王建，請萬固寺朗公居之。一日，山陰王見之，謂朗公曰：「此子五官皆露，而神凝骨堅，他日必成大器，當收為徒，善視之。」未幾，地大震，民居盡塌，登壓其下無所傷，王益奇之。乃修中條山棲巖蘭若，令登閉關，專修禪觀，日夜鵠立者三年。入關未久，即有悟處，作偈呈王。王曰：「此子見處已如此，若不挫之，後必發狂。」遂取敝履割底，書一偈云：

者片臭鞋底　封將寄與汝
並不為別事　專打作詩嘴

封而寄之。登接得，禮佛，以綫繫項，自此絕無一言矣。三年關滿，往見王，則本分事明，具大人相。王甚喜，令其往聽《楞嚴》，受具戒。繼又令其徧參知識。北方乾燥，及到南方朝普陀，因受潮溼，徧身生疥。發願造滲金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像，並銅殿，送五臺、峨眉、普陀，以永供養。回至寧波，染時證，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遂以手掬浴盆水，飲之而甘。次日見其甚穢，大嘔吐。忽悟曰：「飲之甚甘，視之甚穢。淨穢由心，非關外物。」即通身發汗而瘉，而疥瘡仍舊。至南京大報恩寺，無極法師講《華嚴懸談》，憨山為副講。登討一淨頭單，以期養病而聽經。每日于大眾過堂及放養息時，打掃廁室，甚為清潔。憨山億此淨頭，必是高僧，遂私訪之。與登訂盟為同參。不久廁室不潔，憨山知登去，遂亦去尋之。登去後，回蒲州，乃於中條最深處，結茅靜修，辟穀三年，大有所悟。山陰王於南山建梵宇，請登居之。又令往北京請藏經，於京師市中，得遇憨山。及經事完畢，同至蒲州。次年同往五臺，卜居於北臺下龍門之妙德庵。越三年，各寫《華嚴經》。憨山用泥金刺血和金寫，其金紙皆慈聖皇太后所賜。登則刺舌血和硃寫。各以此報罔極恩。及經畢，登擬建無遮大會百二十日。事已妥，慈聖太后遣官來山祈皇儲，遂以此功德通歸祈

儲。過十月，皇儲生，即泰昌也。此會已畢，登與憨山以大名之下不可久居，同皆下山隱遁。憨山往牢山，登往蘆芽山，結庵以居。太后命人訪而得之，即為賜建蘆芽華嚴寺，成一大道場。自此建叢林、修橋梁、鋪山路者，二十餘年。凡大工程他人不能成者，一請登料理，不久即成。成則去之，不復過問。一生所興大道場十餘處並其他工程。由登之福德智慧與其忠誠，故上自皇帝宰輔，以訖士庶，無不景仰信從而樂施之。三大名山之銅殿，亦登所親製。初登奉勅送大藏經于雞足山，歸而禮峨眉，發願鑄三大士滲金像，而以銅殿供之。及至京稟復後，遂杖錫謁潞安潘王，王出萬金，即具資送登往荊州監製。殿成，運至峨眉。大中丞王霽宇撫蜀，為之輔助，遂建聖壽永延寺，欽賜藏經。工成，登令惟密師住持。登復往荊鑄普陀銅殿，此係王霽宇出資者。及成，運至金陵，普陀僧拒不敢受。蓋恐以金殿之名，致海寇之搶劫耳。因送之寶華山。時山寺衰敗，登即奏懇勅修，得以中興。又鑄五臺者，供顯通寺，亦蒙勅修其寺。將終前，晉王請修山西省城大塔寺殿宇。工完，又修會城橋，長十里。工未完，登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通為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輔助料理之眷屬，悉令歸萬固，不留一人於餘處。至臘月十九日，端坐而逝。壽七十三，臘四十餘。時萬曆四十年。將逝之前數日，皇帝勅封「真正佛子」之勅黃到。及聞其逝，又賜金建塔，並令凡登所有未完之工，悉令完之。猗歟懿哉！如登者，可謂人天師表，法門砥柱矣。當其閉關得鞋底時，若非有大根行，當即氣死，豈肯以此繫之于項乎？況已通宗教後，為養病故，討淨頭當。今人稍有見處，令彼打掃佛殿尚不肯，況廁室乎？又況偷空打掃，必致極其淨潔乎？所興十餘處大道場，自己眷屬一人不住。其謙卑自牧，無有我相。唯知為法為人，了無自私之念。非乘願再來，振興法道者，能如是乎？登一生道行功業，詳具《夢遊集》本傳，今略舉其大概而已。

明歸空和尚

諱明陽。自伏牛入京，能一七不食。日飲水數升，持之至五年，眾號之曰水齋。自幼出家慈氏寺，後三十年行腳，不襪不席，曾跪行至五臺，足膝血流，不知痛。為參古松，然一指以供文殊。再禮普陀，參大智，然一指以供觀音。後禮峨眉，叩通天，然一指以供普賢。至北京時，譽者日眾。孝定皇太后聞而創寺居焉。明神宗賜額曰「長椿」，並賜紫衣金頂凡三。吉水鄒都憲南皋問：「十指今七，那三指何在？」曰：「十指依然。」又問：「老師徧參，

所得何事？」曰：「是慈氏寺明陽。」崇禎甲戌九月朔，端坐說偈而逝，鄒公贈詩二首，云：

實無一事金門客　時過長椿佛子堂
強似淵明心不雜　清尊特許對鑪香

尚餘七指杖能拏　亂走胡行今到家
為問那三何處在　依然合十更無差

明萬世尊者

自稱峨眉山人。巴陵進士楊一鵬初任成都府推官，登峨眉，世尊踞佛座，睨楊而笑曰：「汝不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後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峨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大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已而流賊焚鳳陽明祖陵，楊坐失救，論死西市，其詩始傳於世，而後二首祕不傳。楊公子昌朝云：「公臨刑無他語，但連呼好師傅數聲。」世尊，名大傅，今常在峨眉，往來人間無常處，人亦時時見之。寄楊詩云：

謫向人間僅一週　而今限滿恐難留
清虛有約無相負　好覓當年范蠡舟

業風吹破進賢冠　生死關頭著腳難
六百年來今一遇　莫將大事等閒看

浪遊生死豈男兒　教外真傳別有師
富貴神仙君兩得　尚牽韁鎖戀狂癡

難將蟒玉拒無常　勳業終歸土一方
欲問後來神妙處　碧天齊擁紫金光

頒來法旨不容違　仙律森嚴敢洩機
楚水吳山相共聚　與君共跨片霞飛

澄江和尚

川西內江人。童年入道，行平等慈，徧參諸方名宿。專精戒律，深探藏海。別行一路，向上提持，一時遠邇皈仰。師在內水，開兩處叢林，所募書冊，梵本兩藏現存。說戒富邑，感有大山鋪五王神從座領戒之異。壽八十，塔於峨眉伏虎寺逝多林。

印宗和尚

縣州人。齠齔披緇，制心一處。參方事畢，止錫四峨。每跏趺時，祥雲結蓋，猛獸柔心，無不調伏。歲逢亢旱，縣令遠延。蒲團剛至，甘霖充滿。一夕中，有四龍王，容貌殊特，衣冠甚偉，禮拜叉手，環立四向，至誠白云：「我本龍王，現居巖後。欽師道德，故來頂授。」師為咐囑，信受而去。次日摳衣後巖，見一石龕，四像儼然。天下衲子雲驟，越千三百。每於垂訓，道俗聆之，無不流涕。春秋七十有零。一日，敷坐告眾云：「諸上善人，吾世緣已盡。汝等各各殷勤戒定，莫習餘業，莫戀名利。須信春深一刻值千金，臨渴掘泉枉徒勞。」復厲聲云：「萬緣已盡，詎可再三？」召大眾念佛千聲，瞑目而逝。

清貫之和尚

諱性一，犍為人。自少於觀音寺三濟和尚座下出家。生平竭力殫心，利人濟物，靡有倦怠。後偕其徒可聞開建伏虎寺，結構精工宏壯，歷廿餘載乃成，遂冠峨山諸剎。臨終索紙筆，書偈云：

年經七十六　自愧無長處
弘誓深如海　道心高似佛
生生任我行　世世人天路
萬物常圍繞　那些隨分足

擲筆端坐而逝。塔於寺右紅珠山，有塔銘。

清紫芝和尚

諱性藏，渝城人。年十五祝髮，住白水寺三十餘載，開堂說法者九，有《語錄》行世。康熙癸丑，杖錫東行。乙卯歲，圓寂於揚州上方寺，書偈扇頭曰：

年光五十七　世緣今已畢
東海石頭枯　大峨如鐵壁

書畢沐浴，趺坐而逝。法嗣瓊目，負靈骨歸峨建塔。

清繡頭和尚

不知何處人，亦不言其名；惟髮繡成螺髻，無蟣蝨爬搔，人咸以繡頭和尚稱之。結茅於洪椿坪山左箐林中，止一鋤钁，種芋菜為食。夜則念佛、經行數十里，直造峨山之頂，黎明便還。不入寺院。或邀飲食，不赴。如是十數年，習以為常。繼而靜坐不再出遊。目不識丁，口能說偈。每食，先傾飯兩堆於屋前，擊竹梆數下，羣蛇羣鼠各出就食，食竟乃去。住山二十餘年，人皆異之。凡朝山者，往往造廬禮拜焉。

清舒光照禪師

蘄水人。避世入峨眉絕頂，影不出戶者二十餘載。忽欲下山，鳴鼓上堂云：「九旬限滿，巧中藏拙。晝夜殷勤，拙中藏巧。養馴一箇水牯牛，頭角崢嶸毛不少。今朝肆足印莓苔，笑殺平田黃大嫂。辭世，形本無形，說亦無說，盡大地人難摸索。七十九年駐娑婆，彈指光陰如夢覺。舉步踢倒峨眉山，者邊那畔總一箇。」喝一喝，擲筆而逝。

附：塔銘

塔銘，乃《高僧傳》之校詳者。文體雖異，事實是同，故附之。

別峯禪師塔銘

(宋)陸游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嶓為岷。東行紆徐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為三峯，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眉山。通義、犍為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捐棄衣

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應，字恆寂，生為龍游李氏子，世居峨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涌，眾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乃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峯。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眾去。眾惶恐，亟趨昭覺羅拜致懇，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悟、印二師，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溈山佛性泰、福巖月庵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眾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為幸，顧為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焉。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庵，松竹幽邃。閒日，名賢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閒闊，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抵金陵，徙京口金山。金山自兵亂後，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潭帥張公孝祥，延以大溈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乃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壽皇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唱，亦非別人語。」上為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乃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相與築庵於山北。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之。紹熙元年冬十一

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燦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上為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為《語錄》。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囑游銘師之塔。游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圓悟再傳，是為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髦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為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為終乎？」

通天大師塔銘

(明)王在公(東吳)

大師諱明徹，號通天，乃陝西同州潘氏子。父名申，母鄭氏。母夢日從懷中出，遂有娠，以語申。申曰：「日乃照明之意，若生子，定不凡也。」氏曰：「若生子，送之出家。」後果生師。師少時穎悟，不雜言，好禮佛。家貧，師見僧必欲布施。施得一錢，以為喜。年十四，一日語母曰：「慈母愛我，何不自愛？」母曰：「何為自愛？」師曰：「曾許子出家，今正是時，子恐母成妄語耳。」母頷之，父亦無難色，遂送至五臺九龍岡，禮翠峯和尚為師。薙髮秉律，笑語不苟，識者已知其為法器也。師以十事律身：一、誓願悟道，二、誓固淨戒，三、誓不攀緣，四、誓目不視美好，五、誓滴水同飽，六、誓脅不著席，七、誓不慢後學，八、誓不畜餘物，九、誓修淨土，十、誓老不改行。師之十事，終身無遺。師一日告翠峯和尚曰：「阿練若處，飯僧可乎？」峯曰：「可。」師曰：「願充此役。」即於金閣嶺接待雲水，不憚勞瘁。入京都，跪門化糧供眾。一日見僧從鎮州來，有饑色。師問曰：「鎮州時儉乎？」僧曰：「然。」師遂以金閣嶺接待，囑知事者。辭大眾，束裝復至地名王牌，聚糧飯僧。久之忽思，苦行以集福，非慧因也。一日，隻杖單瓢，徧歷諸方，參詢知識，殆十餘年。聞神仙山有鐵山和尚，特往參之。山曰：「子何之？」曰：「行腳。」山曰：「何不息腳？」師曰：「常行常息。」山肯之，遂授

以衣法，囑曰：「此正法眼藏，自臨濟至我，歷二十五代，授受相資，如燈續燄。子今得之，宜韜光匿迹，保養聖胎。直得天龍推挽，方可出也。」翌日，師拜辭，入終南山，誅茅以居，不蔽風雨，食青松三載。乃往南嶽，賣柴供眾。禮五祖，上雲南雞足山。大理府有士夫眷屬參師，師不介意，不下單。士夫怒，遂白於郡，目為妖僧，將置之法。適中丞唐公正睡，夢一老僧項帶鐵索，謂公曰：「可釋我？」公覺而偵之，師正被窘，即言於郡釋之。留住建叢林，師以因緣不在彼，即行。後往小西天，行至曬經關。山中積雪不開，寒極，落一足指。復往汾地，髮長不翦，面垢不洗，和光混俗。或為乞丐於窰中，或作頭陀於樹下，或臥幽壑深林，或坐嶮巖古洞，數十年間，了卻大事。是時，懸巖撒手，嘯月吟風，無欲無依，得法自在。隆慶戊辰，從滇南出蜀，禮普賢大士，默祝曰：「若與此山有緣，晝示攝光，夜現聖燈。」是日，二事皆果。師遂歷閱巖巒，至千佛頂前，卜隙地栖焉。弔影孤單，宴坐終日，老熊作伴，煙霧為鄰。萬曆癸酉，就天門石下，構一海會禪林以安眾。師持水齋十年，色力愈壯。一日，夜遊光相寺，見聖燈飛熒者，種種變幻。復遊雷洞坪之巖下，路難措足，懸膝而下。過三宿，帶一法孫，幼有懼意。師曰：「此道非險，汝不修行，三途之路，實為懼也。」師臨返，以癭瓢三衣，懸之巖下為記。半月後，石崩如雷，衣瓢復至師所。事甚異，師匿而不傳。然是後道日增新，等心利物，海內英賢，參叩不絕。有內貴王公慈舟、蒼明隱公等，同謁師，執弟子禮，披緇祝髮，皆蒙法印。二公回燕都，聞於宮禁。萬曆丁亥，賜紫衣袈裟及《龍藏》一部。復遣太監本張公，持送帑金，莊嚴經閣，以鐵為瓦。敕賜額曰「護國草庵寺」，為今之圓覺庵，即初時安眾地也。梵剎凡八，草庵寺之外，有大佛寺、慈聖庵、迴龍庵、蓮華庵、十方院、太子坪、法慧庵，師之餘蔭也。皆無窮師葺之，常聚禪侶千百餘，法道大盛。五竺梵僧，聞風踵至。辛卯歲，成都亢旱，當道以肩輿迎師。師甫及界，雷雲大作，霖雨如瀉。師曰：「置我雨中，待雨充足而返耳。」眾愍之，舁師回。師至山中，築壇說戒。自成戒衣五百副，隨成隨授，不憚勞苦。侍者曰：「師過勞矣！」師曰：「世尊尚不舍穿鍼之福，我何人斯，而敢言勞耶？」一生無妄語，蓋其生而性成，不假誓願而然，七十六年如一日。法臘六十二。於萬曆辛丑年十一月初二日，示微疾。呼法眾悉集，謂曰：「我有十事律己，終身無改。當此末法，汝等依行二三，即吾徒也。」說偈云：

七十六年幻化身　東西南北苦勞生
今朝惹得虛空笑　大地原來不是塵

擲筆而逝。弟子以龕貯之。聞於內，特遣中貴雲骨公，齎金五百兩，修建骨塔。三年後，啓龕視之，師容如常。外加以漆，不掩龕，塔於圓覺庵左，匾曰「證涅槃門」，時常放光云。銘曰：

深山大澤　實產龍蛇
當其未奮　如井底蛙
師之生也　天植其性
師之來也　大法日盛
慧刃當權　愚癡絕命
匿迹韜光　弗求弗競
時節既至　盛德已彰
聲動慈宮　恩寵異常
帑金不惜　莊嚴特勝
接物利生　人天恭敬
世緣既謝　素志已償
幻泡一擲　如棄敝囊
嗟嗟末世　尚有典型
師其寂矣　孰不懷欽
我聞法身　無來無去
遺蛻禪龕　千秋永賁

別傳禪師塔銘

(明)陳以勤(大學士)

余幼聞別傳禪師，聲迹訇然。為蜀人士所歸仰。今年秋，遊大峨，自白水登絕頂，覩樓殿像設，崇雄絢爛，多師所經營。歸而問「道左宿草之塋」，師舍利藏焉！為停輿瞻歎久之。已而僧維峨、維靜，持軸請曰：「此禪師功行之略，幸憐而賜之一言，以詔法胤。」余既早慕師，師滅度且三載，石塔之文，闕如有待。而余遊適與會，似與師有少緣，因不辭而銘之。

禪師諱慧宗，字別傳，姓汪氏，湖廣德安府雲夢縣人。祖贊，父崇義，世嗜善不倦。師生而至性凝簡，不墮世相，見者識為龍象器。七歲，投白鶴寺僧通徹剃度。正德戊寅，入蜀綦江縣海印石門永壽寺，從師宗實具戒。嘉靖甲午，遊峨眉，覩普賢瑞像，圓明殊勝，因敬生悟。更從僧宗寶學究竟法，印契西來密旨。蓋師所參

叩，而宗寶為之印正云。峨頂舊止鐵瓦殿一，歲久浸圮，登遊回向之徒，無所棲止。師惻然曰：「此震旦第一奇勝覺場，忍令隕墜乎？」丁酉八月初，於大士像前發信願，毅荷擔法門為任。乙巳歲，於雙飛橋飯僧，結十方淨緣。自是減衣鳩食，銖積寸纍，以圖興葺。會刑部徐君讞至，檄師募化遠邇，乃克集事。遂飾新舊宇，創建新殿。瓦以銅者一，前為板殿七，後為板屋五，環以廊廡，鑄普賢銅像一，銅佛六十五，咸奉峨頂。又於白水建伽藍殿一，鑄銅佛大像三，費數千金。先後鑄銅鐘三，一置白水永壽，一置老寶樓。樓鐘最巨，重以斤計，二萬五千。丙寅，鑾闢雙飛橋路，闊一丈，長二里許。隆慶丁卯，植松柏杉栟十萬八千株，蔭覆巖岫。蓋師安住峨眉者，且四十年，諸所崇飾洞天、名藍之勝，願力慧利，不可思議矣。己巳，始出山，遊京師，法譽彌振。內給賜金萬歲牌一座，洎旛幢法物，《華嚴經》二十四部。萬曆甲戌，渡海禮觀音大士。雲氣中，涌出金蓮，白衣冉冉示現。同航者五十人，獨師及成都僧翠峯見之。師鐫三石像巖端，以報慈貺。曾於松江建大法會。戊寅，遊五臺，駐錫老焉。後雖至京師，仍入五臺。己卯十二月五日，無疾示化。朝廷遣內璫張暹、劉礱，監視茶毗。弟子鎮滄負骨還峨。以辛巳夏，瘞今塋，在四會亭下。世壽八十一，僧夏七十五云。師平居獨持戒律，不喜作頌讚歌曲。嘗曰：「吾宗本無言說，三藏法寶尚係糟粕，更饒舌何益？」告寂三日前，忽云：「吾將西歸。」澡後更衣，結跏澄息，誦佛號不輟。至期陞座，召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不能無言。」因唱偈曰：

生本無所生　死亦何所有
這具臭皮囊　今朝成腐朽

師目瞑，諸弟子鳴鐘而泣。鐘止目開，續唱曰：

一聲吼破太虛空　爍爍禪光橫大有

恬然而逝。嗚乎！當此剎那頃，前後際斷，妙機瞥發，不覓津航，直登覺岸。其視三界空華，如煙消冰釋，了無罣礙，豈膠著教相者可同年語耶？或疑叢林古德，蒲團枯坐，墮體刳心，棒喝縱橫，吻乾舌敝，尚隔真乘，渺無階漸。師於此等，若不措意，建刹莊嚴，如救頭然，何其大事了脫，自在乃爾？余意師體內融，證入親切，懸解密詣，誰得而窺之？又或夙根種智，早得玄珠，特乘願輪而來，了菩提未盡緣耳。且夫大乘法門，理事不二，即境融心，則大地山河，通達無礙。以心涉渡，觀空息想，亦屬塵勞。則願心內弘，莊嚴外度。以無為之正覺，顯妙有之機用，豈可猥云有漏之因少之？今世衲子，持鉢東西，豎拂闔道，人增疑慢。師所至，王

公大人，下及四眾，洗心傾嚮，投施山積。無量淨業，隻手支撐，塵沙之役，咄嗟立辦。斯其福慧機神，感通人天，誠有不可以意想測者。師之種樹峨山也，內江趙文肅公贈之毳穭衣。其航南海，觀音大士示現雲間，陸宗伯為作偈言。二公近世名卿，精諳內典者，契許若此，可以觀師矣。鎮滄，師上首，能歸骨數千里外。峨、靜，又滄高弟，拳拳於譔德耀後，咸可謂錚錚者已。銘曰：

巍巍勝峯山　東旦名第一
慧日現光明　普照大千界
師來瞻禮初　頓生敬信心
誓告大士前　願廣人天福
鑄作黃金相　百寶騰祥光
鎔範一鼓銅　洪鐘懸萬石
崇新大道場　丹臒一何須　萬樹栴檀蔭
儼如兜率天　劖巖成砥道
疑師乘願輪　來畢淨土緣
弘此大方便　妙力無邊際
所以彈指頃　莊嚴具足備
我聞真圓體　一切空萬幻
空有亦皆捐　況乃世間相
問師何以然　法無有二故
假相以明空　心境了無礙
有為則有漏　無著即上果
師傳佛心印　不涉有情見
行遊與坐臥　無非真實諦
居不閱竺典　頌讚未嘗作
不出廣長舌　棒喝呈伎倆
或疑所修為　行高而解少
問師何以然　言語道斷故
達磨自西來　直指心體妙
一法無亦無　何用三藏教
師秉正法幢　峨峯顯慈迹
緣訖五臺山　先期自知化
雙趺坐說偈　文字豈不諳
不落蹄筌故　忍發師子吼
去住本無心　瞥爾法自露
靈骨歸名區　舍利晶光浮
我讚師功德　鐫之無縫塔

峨月有缺圓　峨雪萬古在
師名皎如雪　法同圓月輪
性則超太虛　不起亦不滅

萬曆十年壬午十一月望日

無瑕禪師塔銘

(明)邊維垣

無瑕禪師，名廣玉，資縣人，生而沈靜古朴。年三十餘，遇異人，遂別家，至大足縣寶頂寺，祝髮受戒。戒師問曰：「僧在甚處來？」玉曰：「師在甚處問？」師曰：「慧燈高照起看。」玉曰：「威音飛進鐵圍城，洞遊蹋破無生地。」師笑曰：「原是大手。」玉去，遊峨眉山。九老洞中見白老師，師曰：「誰也？毛頭將禪杖過來，我打。」玉曰：「雖在亦非在，真人超天外。這杖打空中，枉自辱四大。」師曰：「如是，如是。」玉又至鑒華山，依慧堂禪師，大悟宗旨。一日，與大眾登絕頂，望見天彭九峯之勝。自負熟麪三斤，徑詣九峯，棲息聖燈巖洞中，趺坐四旬，採南星苗食之。夜常有一老熊，驚跳巖前。玉方攝念，熊不敢近。頃之，一虎至，咆哮躑躅，玉定寂如故，虎移時遁去。由是名振四遠，沙門從方外來者，咸頂禮師事。檀越為之刱寺，名曰「雷音」。數百里內，向風虔拜。不問老幼賢愚，有病者，手為摩；或取頂帽敝繻，丸之令服，無不立效焉。萬曆癸未十二月朔，自言：「十二日當化去。」其徒泣留之，弗果。至甲申二月望日，又曰：「三月初一，是吾涅槃期矣。」遠近聞者，登山爭覩，且與其徒苦留之。乃以初七日之晨，沐浴剃髮，趺坐道偈云：

反身登臺化樂天　隻手單拳不用船
百萬人天獅子吼　空中還有不二禪

及昧爽，即雷電風雨大作，山谷震動若崩，端坐而化。至今容體儼然若生，髮亦漸長如未剃時，四方來觀者，無不驚異云。

青霞外史邊維垣曰：「余聞之先師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生亦大矣，而以繫於旦夕之間。故冥然而生匪生也，全歸而死匪死也。士號稱仲尼之徒者，類能力排佛老，而昧三戒之旨、叛五常之懿，寄蝸牛於蘧廬，滅蟭螟於蚊睫者，何限？以今觀

於玉公，其視生死旦暮，若過客之在逆旅，行止去留，一任其便。蓋飄飄然太虛之風雲也，是誠得道也與哉？」

無窮大師塔銘

(明)王在公(東吳)

古語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是六十二見之根蒂，八萬四千塵勞之窟宅，世間無有一人不受其沈錮者！智者觀之，如同幻泡。無礙菩薩曰：「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嗟，嗟！白衣無論，既號為釋子，乃不知實相，不識因果；往往著此不淨之軀，破戒造業，無所不至，況求其能行道乎？末世中，忘身為法者，得一人焉，無窮師是也。師為重慶銅梁縣田氏子，諱真法，無窮其號也。於萬曆癸酉，忽悟人世無常，頓棄妻子，徑至大峨山，禮通天和尚，祝髮受具。繼禮五臺，然三指。回山日，倍增精進。絕人我，忘形骸。或汲水以代勞，或肩糧以供眾。後為侍者，持巾瓶數年。一日，長跪於和尚前，請開示。和尚曰：「若問修行事，也奇特，也平常。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師點頭禮謝，即向齋廚作務。運柴執爨，不憚勞苦。眾食畢乃食，僅糠粃而已。一日，損一盌，遂不辭而下山。至嘉州沿門募化，得盌三千而還。早晚佛前發弘誓，身心俱竦，觀者斂容。乃然身燈四十八炷，用表四十八願。《法華經》中藥王焚身燒臂，智者大師誦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即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復往九老洞，住年餘。除持鉢外，趺坐不發一語，心若死灰，形如槁木，恬然不以為意。又詣荊南栖一禪寺，每日持《華嚴》三品，以為常課。師不善書，發心出血，請僧書《華嚴經》一部，以報四恩。書畢，曰：「未也。」又出血復書一部，見者無不囁指。有廣元王，捐金造滲金大士三尊，奉師供養。師復於楚、蜀二地，募造「大悲千手觀音像」一尊，法身高三丈餘。載至峨眉，值李令公，以像嵬峨，乃卜東關隙地，置像作鎮焉。萬曆辛卯，同孫性寬至北都，奏請慈宮，出帑金若干兩，敕建大佛寺，及大悲正殿。前三門，進五層，巨棟雕梁，為宇內壯觀。後建藏經閣，以貯大藏及水陸聖像一堂，規模嚴飾。又於萬年寺側，創建慈聖庵一所，樓高五級，接待雲水，以作光相寺之化城也。前後欽賜五大典一十二部，百吉幡二幢；聖母親持《華嚴經》一部、《法華經》一部，皆宮錦裝成，非人間所有。有梵僧持金書貝葉經一函，非中華物也。後聖母復齎金若干兩，置莊田百畝，以充兩常住飯僧費，皆重師故，復賜師紫

衣。師於癸卯年，進北都謝恩，住京師之延壽寺，示寂焉。世壽六十七歲，法臘五十一。時朝廷差內使姜公、蘇公，發送靈骨回山，瘞於鉢盂山之麓。今法子森然，二剎規繩秋毫無改，皆師忘身為法、制心一處之明效也。銘曰：

大道玄同　孰知其然
一相無相　乃法之源
處世百年　猶若閃電
止因顛倒　妄著身見
師念最重　無過度生
何以表願　然此肉燈
肌膚焦灼　觀者為恫
師顏不動　如燒虛空
四恩未報　日夜籌量
惟憑法力　庶可酬償
兩書華嚴　刺血為墨
六相十玄　總在一畫
圓融行布　剖破疑團
重重法界　現一毫端
有為無為　原無分別
入此法門　紅鑪鍛雪
造像建剎　寵賁煌煌
承前啓後　法道以昌
報緣既盡　怡然示寂
遺範若斯　山川增色

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冬日

貫之和尚塔銘

(清)宋犖樟

從上古德，載《傳燈》者多人，列散聖者亦不乏。蓋其辦一片實心實行，自然上契諸佛鼻孔，固不在源流拂子討活計也。峨山為大行菩薩道場，非實行不能住；即勉住，亦不能著行迹、彰聲施。惟以行承行，契菩薩心，其人始傳。通天大德而後，再見貫之和尚焉。師之法嗣曰可聞，得法於昭覺丈老人。受付囑，以師行由，囑予為塔銘。余雖未獲覩師道貌，而耳食其名已久。重以可聞禪師

命，烏敢辭？謹按：師生於上川南犍為邑，父姓王，諱清，母某氏。師甫離襁褓，穎慧過人。年十二，遭父喪。雖日讀儒書，而厭塵勞為苦海。每聽僧說法，怡然自得，出所有以供養之。三次白母：「願出家修大乘法，報雙親恩。」母聽之，遂送嘉州金碧庵，禮三濟和尚剃染，名以性一，字以貫之。自後窮研內典，遇十方雲水之衲，殷勤恭敬，虛心請益。聞一妙諦，如獲至寶，其勇猛精進如此。年三十，值三濟師圓寂。師於辛巳歲，就夙明法師受沙彌戒。甲申蜀亂，隱於銅河獅子山，結茅以居，接待禪客，堅修淨業。師逆知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躬率屬眾，墾耕積食。逮丙戌、丁亥，果荐饑饉。斗米值金三十，市竟乏糴，轉溝壑者無限。師盡出所貯，飯諸方大眾，全活甚夥，毫無德色，其先見而能博濟如此。戊子歲，詣嘉城，請澄江和尚授具戒。庚寅歲，因峨山諸剎兵燹之餘，香火荒涼。虎狼窟穴，行人絕迹。食窘僧饑，師以為憂。竭囊糴米，運供峨山之僧，僧感德之。因而四峨山印宗、瞿如二禪師，謀於通山耆宿，以伏虎名勝久廢，請師開建。師謙讓未遑，敦懇，乃諾。辛卯之春，命眾誅茅。甫至橋邊，白額遂傷一人。師乃親率僧俗，以往闢草萊、覓舊址。殿基傍有臥虎驚出，搖尾而去，不敢為害。其道德足感異類如此。自是結茅山麓，為虎溪精舍。殫心盡力，接待諸方，歷十餘載。凡登峨宰官，莫不高其願力，勸修伏虎叢林。始興工結構，歷廿餘載乃就。創建前後左右殿堂樓閣，共百十餘間。巍然煥然，為峨眉第一大觀。俾朝山遊旅，賓至如歸矣。蓋師之踐履純熟，用心堅固，以利人為志，以濟物為懷，不惜身命，成此因緣。故不須說法，而無處非法；不必安禪，而無時不禪也。康熙辛酉三月廿八日，示微恙。四月初三日子刻，命諸職事及大眾課誦畢，請入方丈序列。索紙筆書偈云：

年經七十六　自愧無長處
弘誓深如海　道心高似佛
生生任我行　世世人天路
萬物常圍繞　那些隨分足

令眾齊念大悲名號百餘聲，擲筆端坐而逝。法屬舁至影堂，供養旬日，顏色如生，異香滿室。荼毗之日，白氣冲霄。塔靈骨於寺右五里許，名紅珠山，與大峨同不朽云。銘曰：

乘悲願來　原為斯人
七十六載　勞形苦身
濟人利物　廣結淨因

不打口鼓　念念發真
心奉塵剎　以報佛恩
果然伏虎　搖尾吟呻
說偈坐逝　無減無增
紅珠山下　白毫日新

可聞禪師塔銘

(清)王廷詔(翰林編修)

登峯者必造其極，則不致仰嵐以行；探幽者必窮其奇，而未始不窮其奥。大道有所從入，高遠有所自始，其理一也。峨眉為普賢道場，銀色世界，清標震旦，鶖首井絡，為南戒宗。天下之仰慕名山者，莫不摩頂踵、息妄緣，閒關峻嶺之一登，覽其勝而不可即至。何幸於疊嶂層巒之下，拾級升階，緲杳空冥之中，得蒙指示。伏虎禪林，實始於晉。歷代住錫其中者，非具大智慧因，不能導引羣迷、解塵網而開覺路也。虎溪靜衲，代有名者；今之紹衍宗乘，指南衲子者，惟可聞大師其人焉。師，金陵太平當塗趙氏子。父欽，母王氏，世篤清修，屢兆祥符。將誕之夕，母夢白蓮華放，以語欽，欽曰：「蓮華淨潔，不被汙淤泥。若生子，定不凡。」果生師，賀者聽啼，而知為英物。髫齡，天姿穎異，善根夙具。一日，白椿萱出家，頷之。辛巳歲，送青山禮慶齋，祝髮披緇。癸未秋，因護送普賢大士香像，峨山供奉，齋眾禮畢。甲申春，慶師甫事言旋；值世運滄桑，兵火流離，惟有遙望青山而歎道阻耳。寓嘉陽金壁庵，未幾，而慶師圓寂。塔師禮備，見是庵近市，朱紫混淆，難久居住。因知貫之和尚，住洪椿。閱三載，涵養純粹，願輪深廣。通山耆舊，以大清定鼎，全川蕩平；伏虎為登峯首剎，久委榛莽，請大師開建，接待遐邇緇素。但柰規模弘敞，幅員遼闊，籌量至再，欲得擔荷煩劇，相與有成，而難其人。師竊有志，願殫心力，因禮為師，更名海源，號可聞，毅然預勞，董監院事。尋當年基址，漸次開闢。朝昏竭蹶，鳩工庀材，繼以規矩準繩。辛卯歲，結茅屋，蔽風雨。庚子夏，修建紺殿瓊樓，璀璨輝煌。塑大佛三尊、諸菩薩金像，皆莊嚴妙好。禪堂齋所，僧寮雲水，廚庫倉浴，橋亭三門，局次有序，積年告成。又於路旁，豎立茶房，待行人饑餐渴飲。五十年來，而工始竣。悉賴本省文武護法宰官，捐金布施。檀那善人，共襄盛舉。誠峨山叢林之大觀，師苦心擔荷之勳德也。徒寂玩，勤修密行，見購棟梁之艱難，發願寺之前後左右，廣栽杉枏

柏樹；準《法華經》，一字一株，待將來興作之需。倏爾，樹林陰翳，禽鳥和鳴，勁節萬竿，鳳集飲露矣。第獨是山志未修，缺然於懷。壬子秋，幸逢華陽虎臣蔣太史，解組來峨，隱寺之蘿峯庵。與師同梓里，有乳水之合。因得其旁搜博採，纂輯成編，付之剞劂，播傳海內，師夙志遂矣。辛酉歲，貫和尚西逝。師從遺命，繼至省，參昭覺丈雪和尚。昭問：「何處來？」師云：「峨眉。」昭云：「來時龍門洞水滿也未？」師云：「湛湛地。」昭云：「是汝湛湛地？龍門湛湛地？」師以坐具撼一撼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昭留累月，徵詰多番，乃書偈付囑曰：

萬歲池深係岸固　從來不許人輕掬
俄分一滴與願王　徧界為霖洒甘露

弘臨濟正脈，慧日法流，隨機設教。禪衲踵至，客過留贈。師沈厚謹慎，達官長者、縉紳文學，特加禮重，遠近不殊焉。嗣於甲子歲，走門人與峨赴江浙募藏經。承命向往，言行真實，人無閒言。故立談之頃，莫不歡喜成就。數月之間，印刷梵本大藏五千餘卷，並方冊全藏，二部載歸。語云：「佛化有緣人，信不虛也。」續賴大參憲傅、大參戎佟，捐豎崇樓，以貯經櫝。壬申，接俗籍來書，情詞敦切。念及自孩至長，雙親撫育無窮，不能忘情於懷。南旋故園，祭奠考妣先塋。焚香百拜，薦冥福幽，用報罔極之恩。從而禮補怛、歷名勝，大暢宗旨，仍返虎溪。走門弟子明宗赴吳越八載，苦行募裝彌勒大佛、阿彌陀佛、大悲菩薩、護法關聖，繪水陸諸聖像全堂，皆備極莊嚴。由舟迎歸，水不揚波，安穩到寺。非大願力，焉能如意若斯耶？寺有紙錢街、高家堰、乾壩、鴨子池，四處齋僧田畝，得供饘飧。列列護法，給示蠲差在案，永護常住於不朽矣。蓉城北關有古剎，名曰金繩，創自五代。獻逆焚劫，僅存瓦礫。大中丞于公，肇建招提，為選佛之場。修書遣使，請師卓錫開法，辭未應命。再使敦請，情不容已，飛錫進院。氣象一新，風幡重展。德教愚蒙，齒頰皆香。禪衲追隨，杖履仰承。益智增慧者，摩肩接踵。兩更寒暑，靜念頓生。倦省會繁華擾擾，何異塵勞？翻然退院，歸老虎溪。寸絲粒粟，悉歸常住。付囑法孫靈樞，承接住持。耳提面命，當自磋磨，方可報上憲護持佛教德意，尤足見善於繼志述事。遂扶杖辭歸，意願窮巖遁迹，長謝故人。露頂趺坐，曠志怡懷，然尚未得從心所欲。庚辰中元，修盂蘭會。初七日，命懸水陸聖像，午後示微恙。次日初八，曰：「生寄死歸，時節已至。」集眾雁堂，與峨、正安等侍側。叮囑身後常住諸事畢，盥洗搭衣，書偈，端坐示寂。偈曰：

七十年來　波波挈挈
推倒普賢　喚惺彌勒
正恁麼時　天空海闊

舁供影堂，色笑猶生。緇素奔赴者，日有千眾，羅列座前。焚檀頂禮，慟哭填咽。建窣堵於雙峯之陽。師生於崇禎辛未，世壽七十，法臘六十。今已三週，法嗣與峨、照裕，以塔銘未修，師德無聞，請銘於余。余與大師夙契有年，知其一生為人，光明洞達，弘慈濟世。誼不敢辭，因援筆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閒氣　篤生奇英
來禮願王　不遠道程
貫翁高足　頡頏經綸
開建伏虎　擔荷營營
五十年來　巋然告成
紺殿陵空　日月倒影
一見昭覺　水滿龍門
以是夙緣　雲集千人
苦心開法　妙舌婆心
直指人性　臨濟上乘
道德彰聞　傾動中丞
金繩酬對　為世典型
退休逸老　去來分明
唱還鄉曲　彌勒惺惺
解脫真脫　破人疑情
蘆花江上　月皎風清
雙峯之陽　窣堵堅精
舍利斯藏　萬祀垂馨

附：伏虎寺開學業禪堂緣起

(明)釋海明(破山)

此文於教育後進，振興叢林，大有關係。故附於高僧之後，俾住持叢林，教育後進者，知所本焉。

蓋聞佛法無主，要假人弘。得人則興，失人即廢，所以達人不可無。是人也，非生而知之者。吾教建叢林，立規矩，意在養育賢才，陶鑄後學，繼往開來，如日月光明乎天下。柰何海內叢林，悉忘此意。予不得不犯天下所忌，敢以古今興廢，試一論之。上古叢林聚眾，朝夕激揚，使悟本心。冀各為一方眼目，輾轉傳化，續佛慧燈。以故古時穎脫者，不知其數。此佛法得人所以興也。邇來叢林雖在，古法盡亡；招賢弘教，杳絕無聞。自愚愚人，輾轉蒙昧。致使初學有志者，無處棲泊，蹉跎白首，不知佛義。此佛法失人所以廢也。不思叢林者，何所取義？如來無量劫中，修行難得無上菩提。演布三藏，欲後人講誦參討，自見本心。古人知此，所以建禪堂以安學者，使用力於此。代出高人，如林內具諸棟梁材，故曰叢林。豈如今日驅賢養愚，忘本務末，以了叢林之事。此非木之叢，實草之叢也。況諸施中，法施為最。如來為法降生，為佛子者，不知本末先後，謂之倒置。致佛日不明者，誰之咎歟？故知達人必出叢林，興廢關乎主者。唯主人權柄在手，指呼是從。菹是位不行是道，佛祖寧不皺眉耶？明自參學以來，經歷多載，見今思古，每自傷歎，何今古相反若是耶？古亦人也，今亦人也，古人何增？今人何減？特因昧本忘恩，不思不行而已矣。若海內叢林，一一皆能體佛心而行佛事，則天下咸成佛國，何今古之閒然？況今教禪律流，各執一邊，互相矛盾，鮮窺大全。詎知無上妙道，出於口為教，契於心為禪，軌乎身為律，三法本一人所行。今乃分疆自畫，去佛法遠矣。明不揣薄劣，憂佛道之不行，慮人心之忘古。值峨眉伏虎貫之禪師，建一學業叢林，集有志緇流，究性相之深詮，窮離文之妙旨；破目前之堅礙，消歷劫之固執。融五教十玄於毛孔中，會六相五宗於揚眉處。通變自在，迥異常情。達磨不向東來，釋迦未曾出世。以斯先覺復教後覺，內外典籍，貴以貫融。罷參者休心無事，初進者勵志向前。不計歲月，以徹為期。圓性達人，必從此出。心包法界，體合真空。即一切，非一切；雖度生而無生可度。佛即我，我即佛；雖成佛而無佛可成。佛法之興，安有涯量？故欲佛法興，莫先於得人；得人莫先於整叢林以教後學。捨此而欲佛法興者，吾莫知也。由是觀之，無賢主則不出達人，無達人則不興佛法。反覆推尋，主人為最。此位任大，毋自抑小。宜去高去慢，虛心待物。視此身為天下學人之父母，視天下學人皆我一家之子弟。內則為之聚糧辦衣供油，以資歲月朝夕之需；外則為之請出世名宿，以作模範。熏之陶之，日益日損，方不失為主人之實。明耳之快然，研墨運楮，以助其喜。昔世尊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誠有見於末法之弊，非主持世道者，不能弘揚吾教。願今舉世宰官達士，世道既平，亦宜傍興佛法。蓋三寶乃世間福田，下得一種，收得一

斛。諺云：「山中無老衲，朝中無宰相。」安知滿朝文武，非昔修行苦行僧耶？惟冀不忘前因，各出手眼，共報佛恩。使天下叢林俱興佛法，賢者進而愚者化。佛教則煥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此二教兼化並行而不相悖之大義也。願與同志共勖之。

附錄：馮楫、范文光、蔣超三居士傳略

宋馮楫，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大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鑪中白光亙天，舍利隱現。靖康兵戹，名山藏經多燬。楫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藏。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刺史邛州，預知死日，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說偈而逝。按華嚴寺，馮守誦《華嚴經》，感玉女饋餐，即此也。

明范文光，字仲闇，內江人。以孝廉，官郎中，詩文名世。初棲心禪學。晚年棄官歸。值明末蜀寇亂，避於峨眉山中，約蓮社，修淨土業。

清蔣超，字虎臣，金壇人。始生時，其祖母夢峨眉老僧託生。及長，亦自言夢身是僧，常於山谿濯足。早年成進士，入翰林後，督學北直。事竣假歸，即溯峽遊峨眉，食長蔬，寓伏虎寺經年。輯《峨眉志》，甫脫稿，以疾至成都就醫藥。一日索紙筆，寫詩八句，趺坐念佛而逝。詩曰：

倏然猿鶴自相親　老衲無端墮孽塵
妄向鑊湯來避熱　那從大海去翻身
功名傀儡場中物　妻子骷髏隊裏人
只有君親無報答　生生常自祝能仁

此三居士，歸依三寶，清淨自居。身雖在家，心不染塵，徹悟禪宗，篤修淨業。現宰官身，行菩薩道。是火裏之青蓮，為佛門之外護。故附於〈高僧〉之後，以其志同道合也。

峨眉山志卷五終

第七、王臣外護(初、歷朝勅賜，二、護法名文。)

昔世尊以建立正法、護持三寶，付囑國王大臣。誠以三寶雖為人天眼目、度世津梁，倘無有力大人發心維護，則魔外必加摧殘，而眾生失其怙恃矣。故歷朝來，佛法之隆替與夫世運之升沈，大可於護法一門卜之。故志外護。

初、歷朝勅賜

唐僖宗勅建黑水寺，賜額「永明華藏」。又賜住持慧通禪師藕絲無縫袈裟一領，以黃金白玉為鉤環，及諸供器。今失。

宋太宗、真宗、仁宗，勅賜萬年寺(亦名白水寺)御書百餘軸、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瓶鉢、奩鑪匙箸、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類。又有仁宗御賜紅羅紫繡袈裟、寶環，上有御書發願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熾。一切眾生，同登彼岸。」又仁宗嘉祐七年，御札頒賜經藏。經紙俱碧硾紙，銷銀書。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經緘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花葉中。又有徽宗崇寧中所賜錢旛及織成紅幢。後三經回祿，無存。

明英宗勅賜峨眉山靈巖寺藏經勅書：「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承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大峨眉山靈巖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眾，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僧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故諭。天順四年五月初四日。」

明神宗勅賜海會堂，金繡千佛袈裟紫衣，及丁雲鵬所畫八十八祖像，今失。惟佛牙一具，與頒賜藏經勅書，尚存。

明神宗勅賜圓通庵，慈寧宮皇太后手書佛號繡金長旛一對，及烏思藏金銀書番經三本，今俱失。惟九層沈香塔尚存。

明神宗勅賜峨眉山白水寺藏經勅書：「勅諭峨眉山白水寺住持及僧眾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及僧眾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己無為之治道焉。今特差御馬監右少監、漢經廠表白王舉，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二十四日。」

明神宗勅賜峨眉山慈延寺藏經勅書：「皇帝勅諭四川峨眉山，勅賜慈延寺住持本炯。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教，相翼並行。朕以沖昧，嗣承大統，迄今已四十年，天下和平，臣民樂業。仰思天眷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善之因。況國初建置僧錄司，職掌厥事。蓋仁慈清淨，其功德不昧；神道設教，於化誘為易。祖宗睿謨，意深遠矣。佛氏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續刻四十一函。朕既恭序其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後，勅諭護持。所以錫孝類、流慈恩也。茲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捨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使海宇共享無為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風慶雲；一念不善，災星厲烈。』夫善念，以有感而興，無感而懈。是以皇極敷言，不厭諄懇。聖喆所貴，善與人同。古今相傳，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敦穆。若億兆向善，豈不四海太和？此經頒布之處，本寺僧眾人等，其務齋心禮誦，敬奉珍藏。不許褻玩，致有毀失。特賜護勅，以垂永久。欽哉故諭。萬曆四十年六月十五日。」

明神宗勅賜峨眉山永延寺藏經勅書：「勅諭四川峨眉山萬佛金殿，勅建護國聖壽永延寺住持僧福登及僧眾人等。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及僧眾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己無為之治道焉。今特差御馬監張然，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萬曆四十二年月日。」

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季春，在京暢春苑，皇上親賜《金剛經》、《藥師經》、《心經》各一部，「臥雲庵」三大字，於伏虎寺僧照裕。又賜《藥師經》一部、「慈燈普照」四大字，於光相寺僧普震。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上欽差內大臣海清、五哥，德其內，欽奉聖旨，峨眉山降香。齎捧御書法寶匾額、僧詩，頒賜伏虎寺僧照裕，金字《心經》、《金剛經》、《藥師經》各一部，「離垢園」三大字，字幅僧詩一軸：

宿世身金粟　初因社白蓮
瞻依神八萬　接引路三千
果結菩提樹　池分阿耨泉
無生能自悟　雨似散花天

伏虎寺寓僧德果，字幅二句：

到處花為雨　行時杖出泉

善覺寺僧元亨，《金剛經》一部。

大峨寺僧常舒，《金剛經》一部，字幅二句：

洗鉢泉初暖　焚香曉更清

洪椿坪僧圓瑞，《金剛經》、《藥師經》各一部，「忘塵慮」三大字，字幅二句：

錫飛常近鶴　杯度不驚鷗

白龍洞僧祖元，《金剛經》一部，字幅二句：

挂衲雲林靜　翻經石榻涼

毗盧殿僧德敬，《金剛經》、《藥師經》各一部，字幅四句：

釣艇去悠悠　烟波春復秋
惟將一點火　何處宿蘆洲

雷洞坪僧慧植，《金剛經》一部，「靈覺」二大字。

銅殿藏經閣僧照乾，《金剛經》一部，「玉毫光」三大字，字幅二句：

絕頂來還晚　寒窗睡達明

臥雲庵僧照玉，「野雲」二大字，字幅僧詩八句：

何所問津梁　行行到上方
天香飄廣殿　山氣宿空廊
石漱泉聲細　林穿鳥路長
疎鐘沈夜雨　坐定俗情忘

峨眉開山近二千年。歷代皇帝，所有勅書及所賜物，多難勝記。世遠人亡，湮沒殆盡。今但摭拾少分，以示端倪云爾。

二、護法名文

峨眉山普光殿記

(明)朱懷園(蜀王)

普光殿，在峨眉山之絕頂，峨眉乃普賢大士示現之所也。峨眉之勝聞天下，其山周市千里，八十四盤於青雲之端。有石龕百餘、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又有雷洞坪、飛來鐘、玉泉石、金剛臺之

境。峯巒倚天，彩錯如畫，與岷山相對，實吾封內之巨鎮也。山之上，天霽則圓光大現；山之下，雲開則聖燈夜明，誠為佛之境界。成化二年，舊殿圮於回祿。寺之住山了鑑，以事聞於予。予因憫古佛道場不可廢毀，捐資命工重為修建。越三年，己丑而工畢。峻傑弘麗，於舊尤加。殿中以銅鑄天地水府、天君侍者、雷電山王之神像，以為百千萬年之香火也。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後人不繼前人之為而為之，則其迹化為草莽之區矣。成而毀，毀而成，亦生生不息之意也。斯殿一新，因前人之為而為之。四方覩佛者，登斯山，上斯殿，當知普賢願王應變無窮，而行澤無盡也。殿之規制，茲不一一焉，是為記。

峨眉大佛寺碑記

(明)范醇敬(禮部侍郎)

西來旨意，大空諸有，要以超出色界，普度眾生。即言一已多，何有於千？言心已寂，何有於手目乎？然觀世音大士，神通設教，夫豈其獨具千手千目，而並千其心？惟其心空，故妙於神應。所謂一以貫之，即萬億可也，何千之足云？世人紛擾爾心，役爾手足，四大爾色身。即左持右攫，必有妨誤；前瞻後顧，必有遺脫。由不能無，故不能一；不能一，故不能千，此眾生相也。大士心若虛空，手目無有。惟其無有，是以廣有。隨應隨妙，運而不宰。不煩攝持，不相罣礙。斂入毛孔，散滿沙界。一切眾生，咸歸濟度。以方於吾儒萬殊一本之義，豈有異耶？諦觀大造中形形色色，別生分彙，果物物而雕之哉？又奚疑於大士之多變也！然以一覓佛，執矣，而乃千之；以千神佛，幻矣，而乃象之。何以故？彼見相尋宗，因無彰有，下乘不廢，而所謂報佛恩者如是，寧詎贅哉？矧大光明山，震旦選佛道場，範金櫛比，獨大悲缺如，事應有待。我皇上乘輪覺世，德布人天；聖母金粟如來，褒揚法指。宮闈儉素之餘，施此名山，作大悲果。於是知縣臣李應霖、臣魏世軫，前後奉命，來令茲土，實司此山。仰承慈懿，祗襄勝事。有僧真法者，六塵不著，五戒肅如。荒度招提，謹如願意。莊嚴卒業，爰壽貞珉。小臣不佞，拜手稽首，為作頌曰：

栩栩眾生　沈迷苦海
生死輪迴　與化俱改
爾時世尊　閔念眾生
神通願力　惟觀世音

顯諸神變　現千手眼
撐持世界　永無增減
法際虛空　諸相冥杳
究竟慈悲　萬億猶少
白馬之東　峨眉大雄
不逢曇華　曷構琳宮
用奉塵剎　皈依寶相
法力如天　功德無量
坤維永奠　乾運遐昌
天子萬年　奉我慈皇

重修會福寺記

(明)宿進(刑部員外　潯江)

寺之顯於世者，有以哉。水之潤，近沃而遠汔；火之光，近焯而遠微。故天下名藍，屬都城孔道者，得受歷朝恩待，既藏且額，而又舉有僧行者嗣而尸之。其他宗散四遐荒忽之地，毋慮數萬，則固不能是數數也。然一再之，非夫寺之真有殊尤爽塏之境、嚴苦高卓之僧，與諸收肯清葉貴達之門，蓋亦難至乎爾也。考之令甲，宋賜藏書，普覺三十，福嚴五十，景佑二百二十。其賜額也，梁於廣利八、聖者三。唐於月華、水西、能仁、大慈者四。宋於法雲、慧日、光孝、慈恩、寶積、菩提、普庵、覺報、明心、開福、普化、興聖、景德、仙林、龍德、南禪者，十有六。國朝列聖，累下勅典，如故事。然寺實祝釐禳熒之有所繄加之意。若大天界、大興隆、大報恩、大龍、興化、正覺、寶塔、靜海、華林、普惠、永壽、光福、通善、顯通、興樂、靈聖、廣惠諸寺，或頒藏經，賜御額，而至嘉之獲顯於世也。雖「靈巖」天下維四，一姑蘇，一雁蕩，一南安，而峨山之靈巖，實荷恩待之重也。天順庚辰，賜藏經，若護勅。成化乙酉，賜額「會福」，豈非以靈巖為峨山第一境耶？抑亦以有僧行者出，而又得人以張之耶？先是，隋稱寶掌濫觴是寺，第傳之弘義、圓通，了貴傳之本興、本印。本興寂，本印領祠部牒再嗣之，搴禪枝而[奭*斗] 定水者四十年。遹念寺久傾圮，衲麤蔬澹，不踰閾以自礪，復田若干畝，捐資銓度，鳩工庀材，建天王、地藏殿，修勅賜經閣、大雄寶殿、伽藍、祖堂、庖廩、方丈若干楹，後殿貌諸佛像。又募緇流本欽、益崇、福容、淳泰、真裕等，為法堂石橋各二。穹墉嶢榭，聯煇竟爽。經始於弘治癸亥八

月，訖工於正德辛未二月。落成，通途之屬，罔不集觀稱願，皆曰：「靈巖殊尤爽塏之境，印師嚴苦高卓之僧，其清葉貴達之張之也，如萬公安者，顧可少乎哉？」會夾江典史王翼，礱石來請記，亟辭不獲。本印，別號理源，恭州永川，遂碑。(正德六年辛未春三月既望)

勅賜會福寺碑文

(明)萬安(大學士　眉山)

距峨眉縣西一舍許，有山曰大峨眉山。山畔有覩佛臺，臺右有寺，曰靈巖，傳自隋唐間創建。宋紹興五年，太尉王陵、朝請大夫知漢州軍事王陟，施資重修，改曰光林。朝奉大夫通判軍事王訪，贖田以贍寺用。其界東至魚洞山背，南至捲洞溪，西至[金*解] 板山坡，北過石佛龕嶺，中連響水灘，下抵高橋河口，載在古碑如此。元季，寺燬於兵。國朝洪武、永樂間，僧弘義、圓通相繼主寺重建之，仍曰靈巖。時佛宇方丈，僅存香火，庇風雨而已。其田半為居民所侵。景泰間，了貴，號寶峯者，來主寺事。辛勤勸募，始建三世佛殿。殿前為明玉樓，殿東為伽藍堂，西為祖師堂。凡禪堂、齋堂、僧房、庖庫及賓客之位，咸以次成，而田至是悉歸寺矣。寺之興盛，殆非昔比。寶峯每顧其徒曰：「我佛教言，悉具藏經，不丐於朝，曷以得觀？」天順五年，詣闕以請之，復荷璽書護持。越四年，為成化元年。寶峯來疏曰：「聖朝於天下名山古剎，俱有錫額。竊惟大峨名山，靈巖古剎，幸一體賜與。」上念英宗睿皇帝，嘗寵賚茲寺，遂更名會福。明日，寶峯謝恩訖，乃狀寺始末，徵言刻石，用侈上賜於悠久。予以峨眉吾州之案山，亦因以名寺。榮荷國恩覃及，豈容默默無紀耶？夫寺有興替，由所主者有賢愚，抑亦所據之地有顯有晦也。峨眉顯名天下，與五嶽伍。寺實遠離闠闐，又得寶峯戒行精專，不私所有者主之。寺能丕興，良有以焉。不然，彼佛氏為學者所在，往往其寺廟又被海隅，曾幾何能永迓恩寵重賁若是耶？既謹述寺之始末如右，復繫之以詩云：

蜀江之西　大峨崇峙
巖巖梵剎　實宅其域
創自隋唐　興於有宋
富有贍田　助之者眾
歷元乃廢　今復興之
其興伊誰　自寶峯師

維彼寶峯　克振宗風
緬懷教旨　具載經中
迺來懇求　先皇時允
璽書護持　龍光煇煇
聖人踐祚　爰念先志
錫之嘉號　恩榮斯極
而徒遭值　厥慶無疆
受斯慶只　莫或敢忘
而率而徒　晨鐘夕鼓
心心稱誦　孰其予侮
上祝國釐　下祈民福
河嶽效靈　皇圖永固

大峨山新建銅殿記

(明)王毓宗(翰林檢討)

今上在宥六合，誕育蒸人，嘉與斯世，共臻極樂。遣沙門福登，齎聖母所頒《龍藏》，至鷄足山。登公既竣事，還禮峨眉鐵瓦殿，猛風倏作，棟宇若撼。因自念塵世功德，土石木鐵，若非勝，若非劣；外飾炫燿，內體弗堅，有摧剝相，未表殊利。惟金三品，銅為重寶。瞻彼玉毫，敞以金地，中坐大士，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閣臺觀，水樹花鳥，七寶嚴飾，罔不具足。不越咫尺，便見西方。以此功德，迴施一切眾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皆得親近供養一切諸佛菩薩，共證無上菩提。既歷十年所，願力有加。瀋王殿下文雅如河間，樂善如東平，以四方多事，痌瘝有恤。久之，聞登公是願，乃捐數千金，拮据經始，為國祝釐。會大司馬王公，節鎮來蜀。念蜀當兵侵之後，謂宜灑以法潤，洗滌陰氛。乃與稅監丘公，各捐資以助其經費。已，中使銜命，奉宣慈旨，賜尚方金錢，葺置焚修常住若干，命方僧端潔者主之。庀工於萬曆壬寅春，成於癸卯秋。還報王命，額其寺曰「永明華藏寺」。遐邇之人，來遊來瞻，歎未曾有。登公謁於九峯山中，俾為之記。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法華會中，廣施方便。檀相甍雲，徧周沙界，竹林布地，上等色天。所以使人見像起信，而為功德之母，萬善所由生也。法界有情，種種顛倒，執妄為真。隨因感果，墮入諸趣。當知空為本性，性中本空，真常不滅。六塵緣影，互相磨盪，如金在鎔，鑪冶煎灼，非金之性。舍彼鎔金，求金之性，了不可得。十方剎土，皆吾

法身。一切種智，或淨或染，有情無情，皆吾法性。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惟寂智用，渾之為一。然非因像生信，因信生悟；欲求解脫，若濟河無筏，無有是處。故密義內熏，莊嚴外度。爰闢廟塔以為瞻禮，馨潔香花以為供養。財法並施，以破貪執。皆以使人革妄歸真、了達本性而已。登公，號妙峯，力修梵行，智用高爽，法中之龍象，山西蒲州萬固寺僧也。讚曰：

世尊大慈父　利益於眾生
功德所建立　種種諸方便
後代踵遐軌　嚴飾日益勝
如來說法相　皆是虛妄作
云何大蘭若　福徧一切處
微塵剎土中　塵塵皆是佛
眾生正昏迷　深夜行大澤
覿面不見佛　冥冥罔所覩
忽遇紅日輪　赫赫出東方
三千與大千　萬象俱悉照
亦如陽春至　百卉盡發生
本自含萌芽　因法而溉潤
亦如母憶子　形神兩相通
瞻彼慈憫相　酌我甘露乳
唯知佛願弘　聖凡盡融攝
熒熒白毫相　出現光明山
帝網日繽紛　寶珠仍絢爛
欄楯互周遮　扃戶各洞啓
天龍諸金剛　擁護於後先
既非圖繪力　亦非土木功
於一彈指間　樓閣聳霄漢
星斗為珠絡　日月成戶牖
即過阿僧劫　此殿常不毀
願我大地人　稽首咸歸依
一覽心目了　見殿因見性
若加精進力　了無能見者
佛法難度量　讚歎亦成妄
諸妙樓觀間　各有無量光
各備普賢行　慎勿作輕棄
我今稽首禮　紀此銅殿碑
佛佛為證盟　同歸智淨海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九月

峨眉山金殿記

(明)傅光宅(四川提學　聊城)

余讀《華嚴經》，佛授記震旦國中，有大道場者三：一代州之五臺，一明州之補怛，一即嘉州峨眉也。五臺則文殊師利，補怛則觀世音，峨眉則普賢願王。是三大士，各與其眷屬千億菩薩，常住道場，度生弘法。乃普賢者，佛之長子；峨眉者，山之領袖。山起脈自崐崙，度蔥嶺而來也。結為峨眉，而後分為五嶽。故此山西望靈鷲，若相拱揖授受。師弟父子，三相儼然。文殊以智入，非願無以要其終；觀音以悲運，非願無以底其成。若三子承乾，而普賢當震位；蜀且於此方為坤維，峨眉若地軸矣。故菩薩住無所住，依山以示相；行者修無所修，依山以歸心。十方朝禮者，無論緇白，無閒遠邇，入山而瞻相好、覩瑞光者，無不回塵勞而思至道。其冥心入理、捨愛棲真者，或見白象行空，垂手摩頂，直遊願海，度彼岸，住妙莊嚴域，又何可量，何可思議哉？顧其山高峻，上出層霄、鄰日月、磨剛風。殿閣之瓦以銅鐵為之，尚欲飛去。榱桷棟梁，每為動搖。宅辛丑春暮登禮焉，見積雪峯頭，寒冰澗底。夜宿絕頂，若聞海濤震撼，宮殿飛行虛空中。夢驚歎曰：「是安得以黃金為殿乎？太和真武之神，經所稱毗沙門天王者，以金為殿久矣，而況菩薩乎？」居無何，妙峯登公自晉入蜀，攜潞王所施數千金，來謀於制府濟南。王公委官易銅於酆都石柱等處。內樞丘公，復捐資助之。始於壬寅之春，成於癸卯之秋。殿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上為重簷雕甍，環以繡櫺瑣窗，中坐大士，傍繞萬佛。門枋空處，雕畫雲棧劍閣之險，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狀。滲以真金，巍峨晃漾，照耀天地。建立之日，雲霞燦爛，山吐寶光。澗壑峯巒，恍成一色，若兜羅綿。菩薩隱現，身滿虛空。嗚呼異哉！依眾生心，成菩薩道；依普賢行，證如來身。非無為，非有為；非無相，非有相。大士非一，萬佛非眾。毗盧遮那如來坐大蓮華千葉之上，葉葉各有三千大千。一一世界，各有一佛說法。則佛佛各有普賢為長子，亦復毗盧遮那如來由此願力成就。普賢大願，即出生諸佛。賓主無礙，先後互融。十方三世，直下全空，亦不妨歷有十方三世。華嚴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此一殿之相足以盡攝之矣。大矣哉！師之用心也，豈徒一錢一米作福緣，一拜一念為信種哉？師山西臨汾人，受業蒲

之萬固。後住蘆芽梵剎，興浮圖。起住上谷，建大橋數十丈。茲殿成，而又南之補怛，北之五臺，皆同此莊嚴，無倦怠心，無滿足心。功成拂衣而去，無係吝心。是或普賢之分身，乘願輪而來者耶！宅敬信師已久，而於此悟大道之無外、願海之無窮也。歡喜感歎而為之頌曰：

峨眉秀拔　號大光明
有萬菩薩　住止經行
普賢大士　為佛長子
十願度生　無終無始
金殿陵空　日月倒影
萬佛圍繞　莊嚴相好
帝網珠光　重重明了
西連靈鷲　東望補怛
五臺北拱　鐘磬相和
是一即三　是三即一
分合縱橫　彰顯三密
示比丘相　現宰官身
長者居士　國王大臣
同駕願輪　同遊性海
旋嵐長吹　此殿不改　壽同賢聖
六牙香象　徧歷恆沙
威音非遙　龍華已近
虛空不銷　我願無盡

峨山修改盤路記

(明)傅光宅

峨眉之山，四方緇白朝禮者無虛日。乃其盤道，曲折險峭，登陟艱難。雖大士神力，善士之信力，往返上下，頓忘其苦；而攀援喘息，汗溢氣竭，有望山而懼，半途而止者。又有聞而心駭，欲行而不果者。至於縉紳士夫，不能徒步，肩輿拽扶，為難尤倍。布帛米鹽，來自檀施；負戴顧值，浮於本價。居山者，一衣一食，豈能易得？則路之當修治改移也，審矣！顧工劇而費廣，誰其任之？有覺巖居士者，登此山，遂發弘願。歲在壬寅，遇制府司馬王公、司禮太監丘公，皆乘夙願，莊嚴此山。始攜資鳩工，徧幽深、窮高

遠，而得其捷徑寬衍處，修治之。起自伏虎寺，而至涼風橋、解脫坡，次至華嚴寺前，建坊表之。至五十三步，次至中峯寺前，再建坊表之。三望坡建涼亭，為憩息所。次至白水寺，繞弓背山後上頂，重修虎渡橋。次至黑水寺，至麻子壩、蕨坪，建公館。上至雷洞坪，合舊路。至八十四盤，至大歡喜。蓋自峨眉縣城至絕頂，俱無險峻艱難之苦，厥功偉矣。夫修險為彝，改難從易，使步者、乘者、肩荷背負者，咸獲便利。使遠者、近者、居山而上下往來者，咸讚歎歡喜。使捐一錢、施一食、移一石、伐一木、持畚鍤而效力者，咸增冥福而消積業。使禪者、講者、誦習者、精戒律而苦行者，咸於此山發大誓願、成大因緣，功德又何可量哉？惟居士視人之苦猶己之苦，故能以己之願合眾之願。普賢大士十願，尤以「恆順眾生」為第一。路之修，「恆順」之一事也。《易》謂：「人心之險，險於山川。」夫山川之險，人心為之耳。持地菩薩，但平心地，則大地自平。故迷則以易成險，覺則以險為易。居士乃能依大光明山，開眾生覺路，豈比夫尋常有為功德而已？雖然，無為者以有為為基，有為者以無為為至，是不可限也，亦不可泯也。余登山於未修路之前，當春雪未消時，身歷其險且難者。故於居士功成，樂為之記。居士姓王名禮，由中貴人受戒於達觀尊者，道名法經。時莊嚴金殿，則妙峯師。重修白水寺，則有台泉師。居士皆從之聞法要，緣會信非偶云。是役也，工始於萬曆三十年壬寅秋，竣於癸卯冬。助緣善信皆勒名碑陰。

續蓮社序

(明)范文光(內江)

大學道人當以參悟為極則。第無始來，業緣已深，習氣難化；念起念滅，未易翦除。故壽禪師著《宗鏡錄》百卷，深入理奧，而首以念佛為事。此淨土修持，三根普被，是出世之捷徑也。余在南曹已存心向往，與山中諸上人約為蓮社計久矣。今登峨頂，而殿宇頹廢，佛事寥落，大不稱願王勝地。而聞達大師乃欲續舉淨土社事，乞余一言引之，余甚喜其發心。第事以時遷，緣可義起，今當為學人酌行之。夫入道必須資糧，今約入社者，凡社中所費，或多或少，油鹽米豆，盡一歲止，次歲照約。入社中人，去來增減，各從其便。但使山中佛號不斷，即是蓮池淨業長存。而其地，則因寒暑之宜，夏在峯頂，餘時則在山下。堂中而六時之課，達觀老人改為四時；蓋欲休暇身心，以益精進。此皆規之可從者，故併及之。

住山說

范文光

經世出世，其事兩不相謀。而古之人常兼而行之。如張子房、李鄴侯，經世又復出世。陸法和、姚廣孝，出世又復經世。余恆慕其為人，而才不及古人，竊有志焉。中年為南曹尚書郎，遂乞身歸蜀。得聞達大師欲結茅勝峯之下，作終老計。而寇亂我蜀，大義乃迫，奮臂以起，裒集義旅，以逐逆徒。蓋不惟草茅俱憤，即山中諸僧亦爭執金剛杵以抗賊。聞公亦周旋其間，常以慧眼觀其勢，而使我大眾三年以來，事得少息。公有歇心焉，復合向巉巖之下，結跏趺坐，畢此僧臘，為余道其事。然昔日之余可同公，而今余則未能也。公且往，先於孤峯絕頂處，以一莖草始其事；而其傍留一蒲團地，以待道人錦江公。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者，公可以意逆之。經世出世，皆男子事。三世諸佛，不過一血性男子，錦江公當亦有忻然者矣。

峨眉山伏虎寺碑記

(清)江皋(四川督學　龍眠)

周峨眉山，寺以百數；由山麓而登，則自伏虎始。寺踞山之口，虎溪環注。沿溪一徑折而入，山谷盤紆。後一山橫枕雄峙，高出寺背，蹲伏如虎，寺因以得名。或曰：「山昔多虎，宋僧士性於寺左溪上，建尊勝幢壓之，虎患遂息，寺名其徵也。」寺創自宋，明末毀於兵。可聞禪師隨其師貫之禪師來，結茅居之，漸圖興復。垂四十餘年，規模始備，其建造亦云勞矣。先是，寺基逼山趾，庳隘不稱。殿宇僧寮，盡委荊棘。可禪師鑿山數丈，拓其基，建大殿一區，表山冠林。翼以岑樓複閣，因地勢高下，曲折深邃，隨所扳躋。人遊其上，如置身縹緲，萬壑千峯，遙相拱揖。又闢寺左為藏經閣。募僧走江南，出瞿塘三峽，單舸往返萬餘里，得藏經置其上。又為長廊廣廡，栖十方雲水。單寮丈室，齋廚浴堂，清淨莊嚴，為茲山所未有，真大歡喜休歇地也。然師之所以殫力於斯者，有三義焉。一曰天啓與緣，二曰人弘其願，三曰地致其靈。非此三者之相需而應，則四十餘年之經營規畫，豈易觀厥成哉？事之興廢，各有其機。卒然相值，若或使之。非人力所與，則因師之自致也。峨眉梵剎之盛，經千餘年，陵谷變遷，蕩為灰燼；獨此栴檀片址，猶然薙草開林，法雲垂蔭，從棘榛荒翳中，望如兜率天宮。自

此拈花聚石，大振獅音，莫不由莖草以倡之。此因緣響應，豈非天哉？世傳普賢願王以三千眷屬示現茲山，直欲徧大千世界，遊願海，超彼岸。白毫光中，瀰漫普照，其願力勇猛，固如是也。當師之一念堅忍，不怵於利害，亦既有成。揆其所願，不盡峨眉之祇林精舍同歸清淨化城不止。且山川靈氣，因時而發，鎮雄峯、奠坤維。其靈奇清寂，多為仙真禪逸之所鍾，近則精靈亦稍閒矣。於此有人焉，栖身巖壑，其精神氣魄日與山林相符合。安知非英華所結，藉斯人以洩其奇哉？不然，以渺焉杖笠之身，際兵戈震蕩之會，雖坐冰崖，嚼霜雪，誰為拓給園、林鷲嶺耶？固知非緣不立，非願不成，非靈不效也。予感茲三者，因寺之成，而重念師之勞也，為之銘：

瞻彼峨眉　乃號佛窟
祇樹叢生　香滿山谷
伏虎始登　千峯在抱
雙谿潺潺　塵迹如掃
劫火憑陵　琳宮寂滅
金粟再來　津梁重設
發願王心　具勇猛力
莖草插地　香雲變色
樓閣陵虛　鐘磬振響
夕露朝霞　盤旋沃蕩
爰栖雲水　十方雲集
龍象威儀　蕭然杖笠
瑞相光明　普徧銀海
香象行塵　慈容儼在
因緣自天　應時則合
維山萃靈　注茲老衲
方石涤池　實崇相教
磨巖不刊　過谿長嘯

重建峨眉峯頂臥雲庵接待十方禪院記

(清)哈點(兵部侍郎)

海內山之多，莫若蜀，即山之奇，亦莫若蜀。千巖萬嵂，虎踞虬連，其為謝屐之所難窮，郭《經》之所未載者，指不勝屈。要其

聳秀特起，礙日干霄，巍巍屹屹，俯羣巒而兒孫之，則惟峨眉為坤維具瞻云。夫峨眉之名何昉乎？考之《輿圖記》，曰：「兩峯對峙，宛若蛾眉。」或又曰：「脈自岷山而來，至此穹窿突峻，其勢峨峨然也。」二者之說，未知孰是。然皆取象形之義，亦如水之似巴名巴，峽之類巫號巫云爾，無足深論。大約其體勢夐者，則神靈必尊；其奧窔深者，則呵護必遠。豈徒仙梵之窟宅，實為神皋之重鎮，不可得而褻也。今上御極，十有一年，特遣一等侍衛吳公，祭告如禮；兼命繪圖以進，藏之內府，不時上備睿覽，猗歟重哉！余曩者專督陝右時，側聞峨眉之勝為域中第一奇觀，心竊嚮往久之。然地非所轄，禮不越境，則亦付諸少文之臥閱名山，青蓮之夢遊天姥已耳。庚申冬。

峨山伏虎寺藏經樓碑記

(清)傅作楫(四川巡道　三韓)

峨眉山麓有剎曰伏虎，蓋以山形得名也。余雅慕其名勝，適癸亥年，有採木之役，偕撫軍、藩臬諸公，於倥傯中，入寺一遊，未遑流覽也。至甲子夏，又奉檄履繪川西南一帶輿圖，叱馭峨眉，在所必登。及攀躡巉巖，舍籃輿而徒步者十之七。至峯頂，則見大地山河，一望收之。言旋，途復經伏虎寺，可聞禪師遲余憩蘭若。時維宿雨初晴，苔青石澀，著屐徐登，山門內外，徘徊久之。陟殿謁普賢大士，歷禪堂，造方丈。觀其殿宇莊嚴自在，岑樓遠眺，蒼翠紛來，飄飄然，不啻置身兜率天也。師謂余曰：「此先師貫之和尚所創修，而山衲竭蹶以終乃事。開堂會講有年矣，皆諸檀越之德。今寺中所缺，惟全經一藏。已使徒與峨之金陵購取。會至，則如願矣。」遂飽伊蒲、臥禪榻，翌晨始就道。洎事竣歸署，拜家慈太淑人前。詢遊狀，余舉以此。因命余曰：「吾有素願，汝知之乎？蓋從兵戈搶攘而默有所期許也。」于焉卜期辦香供，往叩願王。至則見殿之西偏有若經營始基者，知為謀構藏經樓也。家慈即命捐俸以玉其成。值與峨自金陵負經至矣，樓工已竣，即以貯之。噫！寺此樓何異石室金櫃也哉？余因之有感云。

重修光相寺碑記

(清)張德地(四川巡撫　三韓)

余性嗜山水，嘗覽〈西蜀峨眉紀〉，謂伯仲崐崙，為震旦第一山。是以李白詩云：「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每一遐想，不禁神往坤維，憾不能扶笻一探峯頂煙雲之勝也。迨今上甲辰歲，余奉命撫蜀。凡境內名山大川，應舉祀典，以昭聖天子格百神而及河嶽之意，或可藉此以慰夙好。但稽考往牒，峨之孤據西南也，髣盧暱處，歷代以來，祀典鮮聞。雖古今仰止者多，而登躋或寡。蓋以峨眉高標巖辟，似於山為逸，不欲供人耳目近玩。若紅塵俗吏，吾知其岸然不屑也；況封疆肩鉅，奚暇遂觀之願？逾年餘，適有嘉陽閱城之役。峨眉處在道左，始獲一登眺焉。數十年寤寐之思，一旦得識面目，胸次為之豁然。乃攀援奇險，徧歷名勝，真宇內大觀。至鳥道中，珠林錯置，凡仙掌瓊峯，到處營建，不下數十百所，皆題雕越繪，禪棲清潔。山雖幽危而不荒寞，竊歎化工點染之妙。及陟峯頂光相寺，高出雲表，四維絕巘，俯視大千，渺如蟻蛭。懸巖萬丈，彩毫五色，是即普賢大士現身法界，放玉毫光，布兜羅綿之福地也。無何，而荏苒屢遷，寖至傾圮。楹桷支離，欄柵朽腐，予為悵然久之。夫峨眉以名勝甲天下，匪直巑岏矗起，輪囷磅礴，培堎太華已也。若乃雷霖初霽，蕩滌清虛，俛仰之間，毫髮無隱。西瞻靈鷲插天，遙對如相拱揖。空濛沕杳，光怪陸離，遂成銀色世界。如此神異，柰何芯芻僧，惟丈室是營；而遊人過客，亦惟以飯僧莊嚴作果。此光明希有之淨域，任其頹覆，何異子姓蕃昌，忍令父祖落寞？衫履麗楚，岸幘不冠；本末倒植，源流罔顧，莫此為甚。余爰捐俸金若干，及諸有司相率而助者，共若干，委峨眉邑令李莊年及縣尉彭昌德，督工修葺之，閱三月告成。重修正殿三楹，立門二重，各顏匾聯。復增禪室以居守僧。外置臺欄數十武，新建一坊，以標覩佛臺之故蹟。但見日映璇題，雲封雪嶺，人天胥有攸賴，瞻拜得所皈依。此一役也，將以彰聖人之德，所以格百神而及喬嶽。彼峨山者，豈能終逸於遐荒異域，負沈鬱詭異之概，寞處蠻髣，而不與諸嶽協供乃職也哉？眾請余言以垂不朽，余愧不敏，爰書所見，以記其勝云。

重修萬年寺碑記

(清)張德地

今上龍飛四葉，歲在乙巳九秋，余因閱嘉陽城垣之役，適望峨山處在道左，遂一登眺。所歷諸剎名勝不一，多由新構。獨光相、萬年二寺，一為普賢大士現光之所，一為中道止宿。前代敕建梵宮，實峨山首善之地。柰何傾圮有年，卒無修葺者，無殊乎養一指

而失肩背耳。余遂捐俸，及諸有司共襄，約八百餘兩。半給光相寺，委峨眉尉彭昌德董之；半給萬年寺，委洪雅尉、陳國斌董之。閱數月告成。光相寺已書數言誌之矣。茲萬年寺僧亦以記事請，余因而有感焉。海內名山，如五嶽，視三公，主以五帝；蓋以其吐納雲雨，施德廣大，有功於民也。峨眉山，或為仙域，或為佛都，敷雲渙雨，不在五嶽下。予獨怪登覽者徒摭其林壑陰森、岡巒屼嵂，以藻繪遊圃。而梵剎成毀，漠不關情。山靈有知，亦應所不許。況萬年寺適處峨眉之中，上而插天奇峻，歷八十四盤，閱七十二洞，登天門石、太子坪，謁銅錫諸殿，由此拾級，實為瞻禮階梯；下而亂山屏簇，兩峯相對，黑、白二水，纏綿如帶；豬肝洞，牛心寺，於此分途，又為風氣所團聚。是以創自唐慧通禪師，至宋勅賜白水普賢寺。明萬曆又改為聖壽萬年寺。原建有藏經閣、旋螺甎殿，堅緻絕倫，巍峨壯麗，甲於天下。內有銅鑄普賢騎象像一尊，高二丈。其前為毗盧殿，適當闔寺之主，實為普賢下院，安可任其頹廢而不修葺耶？況普賢大士以法王子，守護如來教，現身於此，以密引世人入光明藏海，證菩提覺性，其功德關係甚大。茲山屹然鎮巨蠏坤維，文章滋味之府；又為歷代勅建，非等閒淫祠者比。顧名思義，將以祝聖壽於無疆，奠磐石於永固。豈同怡情山水、藻繪紀遊者為哉？遂以是為記。

峨眉山萬年寺真武閣碑記

(清)朱國柱(峨眉知縣)

聞之古君子權輿造化，盪移陰陽，諸凡耳目所界，興廢因之，而補燮存焉。邇者黃岡梧陽劉公，奉命來按西川，百廢具舉。事竣，乃以便道躋峨，則癸酉秋日躔矣。人謂普賢示現，事屬虛渺，而余謂不然。蓋動念事佛，事神如在，感應之理，誠有不可揜者。況峨眉為坤維重鎮，插空萬仞，拔萃羣峯，吐納烟雲，蔽虧寒暑。所謂銀色世界、七重洞天者，非盡悠謬。使非有神靈呵護、法力維持，其何以至此？憶當戡定之會，戎馬生郊，烽烟四望，老稚殲於干戈，村廬化為灰燼，有目所不忍觀者。而峨山附近，何獨保全者尚多乎？即以余論，方督飛輓于崎嶇鳥道間，勍敵在前，羽檄嚴迫，衽金革而習鉦鼓，不遑朝食矣。儻惠聲靈，功成肆靖，得侍太君膝下；而尸饗無缺，子舍承歡，安知非冥冥默佑，得有今日哉？況吾太淑人，天性仁慈，喜施樂捐，其為願王所篤祐，又可知矣。閣成請記于予，因略敍其事，勒之石，庶此閣徑永垂無斁也歟。

海會堂八十八祖真像總讚

王僧芥

達法非今古，傳燈無後先。不會如來意，安得祖師禪？諸祖像貌盡棱棱，看來都是無心人。法界本無人共我，性海誰論妄與真？水中月，鏡中華，認得分明也大差。開口驀然成隔礙，揚眉早已涉周遮。這般關棙子，大地無人識。除非伶俐漢，動著有得失。古人振衣千仞岡，懸巖撒手獨承當。可憐漫覓西來旨，不知當下已亡羊。過去現在未來迹，大火燄中安不得。箇箇能操殺活機，婆心時露真消息。咄！玄路絕行蹤，翻飛不在翼。幻士跨泥牛，空手荷鋤立。任爾想像百千般，到此多應描不出。

鐵羅漢頌並序

(宋)黃庭堅

峨眉山之下，蟆頤津之淵，有百煉剛，鑄成二怖魔開士。人物表儀，隨世尺度。其中空洞，不留一物。扣之鏗然，應大應小。香塗刀割，受供不二。沈之水則著底，投之火則熾然。水火事息，二老相視而笑。涪翁曰：「世人稱鐵人石心，吾不信也。」二老者，真鐵石耳。乃為之頌曰：

人言怖魔像　非金亦非鐵
若作世金鐵　開士亦不現
禪坐應念往　一鉢千家供
順佛遺勅故　不宣示神通
有為中無為　火聚開蓮華
無為中有為　甘露破諸熱
魔子自怖畏　我無怖畏想
或欲壞鎔之　為己富貴梯
賴世主慈觀　虎兕失爪角
或得遇佛書　文字不能讀
罪垢若消滅　字義皆炳然
卻來觀六經　全是顛倒想
今世青雲士　慎莫疑此解

息心所頌

(明)熊過(翰林　富順)

我聞普賢菩薩，於大光明山坐蓮華藏白象之座，普照十方，為說以後於閻浮提界，有一居士，現宰官身，了一切法；即與善緣，與其同學，而入此山。見諸辟支無學，居於一室。其室方丈，有一長者，善為說法。息心居士稽首而說偈云：

善哉諸眾生　皆涉有為法
菩薩入三昧　遮那之願力
身相如虛空　不涉善惡念
是名息心所　菩薩方便力
憫念於眾生　無住而生心
遂有種種法　流浪生死際
唯願諸處者　遠離一切覺　餘者皆非是

峨眉大佛寺落成頌並序

(明)李長春(禮部尚書)

蓋聞震旦國中有道場三：曰峨眉，曰五臺，曰普陀，鼎立宇內，為人天津梁。顧五臺、普陀，距神州甚邇，人士趾錯肩摩，朝禮殆無虛日。獨峨眉在西南徼，非乘軺建旄者，與單瓢隻履之衲，不能一涉其巔。故人望之，宛在虛無縹渺間，視中土遼邈逖矣。邇歲，皇上奉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命，凡宇內名山奧區，並頒布大藏，以闡揚教典。峨眉獨蒙賜金，命鑄千手大悲觀世音像，特繕殿閣以覆之，功德最為鴻鉅。於是令尹魏世軫囑比丘真法法主，鳩工庀材，選地於邑之東關外。甫逾年而範冶精好，結構雄麗。煌煌哉！三峨之麓，逾益增嚴助勝矣。蜀以近西域，故佛化漸摩，歆嚮恆切。茲覩聖人作為，咸思檄蔀啓迷，刮垢澄濁，以無墮障礙沈淪之習。而以觀世音力，冥扶默相，上之斂福宸極，綿壽慈闈；下之錫祐蒸黎，垂庥方域。即大千未為多，萬劫未為永矣。(臣)忝禮官，欣聞茲事，乃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我聞大士　與佛齊肩
退處菩薩　自貶位權

以大悲故　發弘誓願
閻浮眾生　普度億萬
事理無礙　機相盡融
耳觀非哲　目聽非聰
由音有聞　由聞有覺
聞實無聞　覺實無覺
兩目兩臂　散為大千
心無思慮　隨感應焉
言觀世人　心為形役
涉境迷真　顛倒思索
雖一手目　猶桎梏存
況乃千變　攫攘何煩
惟是圓通　了無滯累
如谷受響　如鏡懸視
慈悲靈感　沙界畢周
若光明山　尤號神丘
於皇聖后　為萬姓母
坤德攸載　乾祚斯久
爰乘願力　廣度生靈
經函法像　徧施四溟
繄茲峨眉　獨沾渥澤
範金為容　結宇為宅
芯芻踴躍　龍象懽呼
楊枝初拂　立現珊瑚
稽首大悲　願佑我后
如月常明　如山常壽
慶澤誕毓　天子萬年
熙熙化日　蕩蕩皞天
乃溉餘波　微塵國土
聿登春臺　共樂寧宇
天壤有盡　功德無垠
敢用作頌　永戴皇仁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仲冬

海會堂募置飯僧田偈

(明)曹學佺(四川廉使)

大峨山萬年寺碑文，予友聊城傅伯俊作也。序述此經費煩鉅，聖恩優渥，出內帑金錢無算。時惟中貴人料理，勿及子民。而其時當事地方，善於奉行，得以告成功者，則實仗大司禮丘公、少司馬王公之力也。寺外有海會堂一區，以處僧眾。有常住田畝，以資供養。庶乎居者、行者，皆獲給足，斯知森然備矣。予壬子歲，與比丘惟淨坐夏，具詢之，乃知堂眾日增，田疇尚闕。蓋丘、王二公，向欲完滿此緣，機猶有待。予亟合掌讚歎宣揚是役之不容已也。竊不自揣度，捐資百金，使惟淨藉手而乞。二公欣然樂成之，且令予友伯俊，發為至論，因述以偈云：

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菩薩為上首
正覺世間器世間　有情世間皆聚會
三世一切諸如來　國土莊嚴劫次第
如是皆於佛身現　佛身毛孔發智光
其光處處演妙音　說法利益無邊際
口門放光何因緣　普賢長子佛所說
普賢品說平等因　如來所說平等果
往昔無量劫海中　願常供養一切佛
隨願所行得圓滿　桃李先花後果成
普慧雲興二百問　普賢瓶瀉二千醻
凡說一法一切法　理事圓融法門中
善財童子菩提心　五十三參差別盡
文殊囑令見普賢　法解已圓須行證
普賢十願等虛空　禮敬諸佛及回向
十方三世微塵剎　一一微塵皆佛所
及有菩薩摩訶薩　重重海會而圍繞
我以普賢行願力　現諸上妙為供養
華鬘音樂衣蓋雲　塗香末香燒香聚
一一燈炷須彌山　一一燈油大海水
以如是等最勝具　皆悉如法而供養
虛空眾生煩惱盡　我此供養無有盡
十願之中功德海　一皆綸貫悉無餘
所有與我同行者　願持諸佛微妙法　光顯一切菩提行
世間所有眾福業　一切皆是佛光照
海會堂中福田利　所有功德亦如是
予今施助一供養　悉使修行至於果
一法門中無量門　無量千劫如是說
我以無量音聲海　普願功德皆圓滿

第八、仙隱流寓

舊志特闢神仙一門，似覺以神仙為高貴。其實修仙者，不過存想固形，多延歲月。即真得仙者，雖能昇騰變化，究是識神作用，並非斷惑證真之了生死法。但其看空世事、浮雲富貴、襟懷高尚、樂我天真，與唯取自適、不計其他之隱士，同足以鍼砭世俗囂競之風。故合志之，為仙隱流寓。

《列仙傳》：「周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住蜀峨眉山。土人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也。」費士戣《歌鳳臺記》云：「按皇甫謐《高士傳》、葛洪《神仙傳》、宋劉孝標《世說注》，皆以接輿避楚王聘，夫妻入蜀，隱於峨眉，不知所終也。」

《青神志》云：「漢光武時有史通平者，自會稽來蜀，詣峨眉，謁天皇真人，得授三一之法及五行之訣。廬於縣之北平山頂，煉大丹，龍虎成形。餌之，白日昇舉。」

《列仙傳》：「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相為作漆。』以甓十枚，盛水覆口，從次唾之。百日乃發，皆成漆也。」

《寰宇記》：「瞿君，字鵲子，後漢犍為人。入峨眉山四十年，得仙。乘白龍還家，於平岡治，白日昇上。」

《神仙傳》：「許碏，自稱高陽人。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到處，於石巖峭壁人不及所，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

紫陽真人，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之七世孫。登峨眉山，入空洞金府，遇甯先生授《大丹隱書》八稟十訣。退登岷山，遇陰先生授《九赤班符》。又退鶴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丹圖》。

左慈，字元放，號烏角先生。隱峨眉山。後遊鄴下，曹操出郊，慈齎酒一升，脯一斤，親手斟酌，眾官皆醉飽。操怪，行視諸壚，悉亡其酒。操怒，欲因座上殺之。慈卻入壁中，或見於市。慈眇一目，操令人捕之，便見市中眇一目者無數。後又遁羣羊中，旋殺旋活，終不能害。

《神仙傳》：「宿山圖，隴西人，採藥於峨之隴寧山，服之仙去。」

陳芳慶，漢季好道，隱東武山，後入峨眉，不知所終。即子昂始祖，得《墨子五行祕書》，通白虎七變法。

唐天后朝，大旱，有勅：「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誦《大雲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眾中，鬚眉皓白。僧曇林遣人謂曰：「罷後，可過某院。」既至，問其從來，曰：「予伊、洛二龍也。」林曰：「誦經求雨，二聖知乎？」答曰：「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林固求之，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達天，某始可效力。」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宣孫思邈入內殿，飛章，其夕大雨。思邈亦不自明，退詣經筵，問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為天知，何也？」因請林代問，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天？」於是，思邈歸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白日昇舉。

《酉陽雜俎》：「唐明皇幸蜀，夢孫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雄黃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披褐，鬚髻皓白。一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以手指大磐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風漫起，忽然不見。」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遇害。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藥市奉迎。」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里煙翠，見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若至〈寶塔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默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藤盤竹箸，秫飯杞菊，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飯訖，下襯一鋌。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蹤。歸視襯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饍，身輕無疾。至宋天禧中，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一說係王蜀時大慈寺僧事，並錄俟考。

王蜀時，有僧居成都大慈寺，恆誦《法華經》。嘗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沿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往。少頃，見一翁，揖之，敍寒暄。翁曰：「莊主人欲屈君一往，可否？」僧曰：「甚願。」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曰：「還齋否？」曰：「未。」遂焚香請念所業，此僧朗聲誦經，翁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乃施錢五貫，為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問人，或云：「孫思邈先生。」此僧到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主聞之，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後嘉州羅目縣，復有人遇孫山人賃驢不償直，訴縣乞追攝。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

出縣，路見思邈先生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原伺汝於此，何遽怪乎？」

牟羅漢，眉山人，名安。以廂兵，隸倅廳。如岷山，陟上清坡，苦饑。忽遇髯者顧笑曰：「汝饑，何不食柏子耶？」摘柏子投其口，顧髯者不復見矣。遂不火食，亦往往通老莊。偶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牟遂置笠水面，趺坐其上，截江以濟，觀者異之。

宋陳摶，號希夷，普州人。初隱華山，藝祖即位召對。後遠遁峨眉，自號峨眉真人。今大峨石「福壽」二大字，乃出其筆。

《感遇傳》：「宋文才，眉州人。少時，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上及絕頂，偶遺其所齎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一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引登萼臺，顧望羣峯，棋列於地。有道士弈棋，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此何處？』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名，老人曰：『同侶相求，未可久住。他年復來可耳！』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云：『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文才具述所遇，眾異之。」

漢竇誼，居蜀峨眉山，放浪不羈。月夜子規啼竹，誼曰：「竹裂，吾可歸矣。」其夕竹裂，遂遁去。武帝三徵不起。

譙秀，南充人，周之孫。隱居高尚，李雄徵之不應，逃入峨眉山中。

唐仲子陵峨眉人。讀書大峨石，通后蒼大小《戴禮》，以文義自怡。家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唐胡份，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李騰弓旌之，逃入峨眉，隱九老洞。

宋杜鵬舉，崇慶人。喜遊，嘗奉親挈家，徧訪名山。愛峨眉之勝，因家焉。

宋梁鼎，字凝正，華陽人。入峨山，著《隱書》三卷。

明巖下老人，不知姓名。宣德間，自廬山往峨眉，各巖下每一二宿，輒遷他所。有時微吟，以指畫空。人咸以巖下老人呼之。

明韓懋，號飛霞道人。博極羣書，善歌詩。遊京師，大學士楊公禮重之，聞於武宗，召見與語大悅。時逆瑾有異謀，懋為醫藥保御，頗有力，賜建飛霞宮。後乞還峨眉。今錦江滸有竹窩，乃嘉定安彭諸公以居懋者。

峨眉山志卷六終

第九、古今藝文(附：賦、詩。)

文具載道傳心、承先啓後之據，則文之所在，即聖賢佛菩薩道之所在。否則，縱令詞義華美，亦屬無益于身心世道之閒言語矣。舊志〈藝文門〉備載遊山諸作。今取其要者，歸于外護等各門。而擇其有關事實者數篇為此門，賦與詩悉附焉。然祇存十之三四，以表聖境。故志藝文。

《譯峨籟》自序

(明)胡世安(大學士　井研)

歲閱己未、甲子、己卯，峨遊者三，所雜著彙成帙，題曰《譯峨籟》，蓋一家言也。每思自有此山，有前余游者，有後余游者；其有目擊，不過陰晴之變態，祠宇之廢興。而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高明廣大，伯仲崑崙，所從來矣。人具手眼，領略各殊。即余三游，且不能比而強同。固知山靈富蘊，資取日新。茲秋季入夢者，更超宿賞。陳子實庵津津臥游，至欲竭力筆墨，不令山有逋美。且囑余述所已經，此何異逸少馳想？余不憚觀縷顯概，先之以范紀，竊附於逸少今昔之感。又博採茲山藝文，及余舊近稾未入前錄者，復彙是帙。集眾解以貌峨，以庶幾一得，以無負陳子津津臥游之志。憶昔癸酉春，陳明卿先輩過余，叩峨眉之勝。為述移時，促膝竟聽，不覺撫掌大叫曰：「奇哉！真宇內大觀。君贈我以峨眉，我當酬君以雁宕。」亦述移時。臨別仍訂各驅副墨子卿，以助臥游，竟未果。今遂能副實庵之命，筆墨因緣，祕闡有候，亦斯山之有以神詔與！題曰《譯峨籟續集》，續之靡窮，不敢薄待後來更無一得者。

志竹變

胡世安

峨山竹品甚繁，龍竹、月竹、千歲竹，詳方物矣。有所謂紫竹者，生三年而色全。墨竹，色如點漆，俱可充器具。桃枝竹，皮滑而黃，可簟，亦可書筒。太白桃竹，書筒綺繡文是也。椶竹，幹實有文理可杖。濮竹，節長。孟竹，以孟月苗萌。鳳尾竹、畫眉竹，

以形似，幹小葉茸細娟媚。筋竹，堅韌，鋒之，以桐油淬煉，可代矛用。筍欲籜時，可揉作弩弦。箭竹，一名石竹，中實若老藤，小者可矢，大者仍可扶老。凡此產，各有所至。若斑竹、慈竹、苦竹、冷竹、束竹、澹竹、白夾竹類，處處有之。以故峨筍富於他山，僧人乾之餅之，以供餉遺。崇禎元年之春，峨山上下周遭，竹大小各種，一時俱筍，求一茎菁者不可得。至次年，枯笋盤根，漸就腐朽，人競薪採幾盡。入望寒沙蕪莽而已，不復冀籜龍包絲、直節返魂，斯亦物理之有據者。三年春，斤斧未赦之區，忽射地叢出，自蜩腹蛇蚹至尋丈，其興也勃焉。雖園畝移藝，不若是之迅以齊；抑有冥司之不介而孚與？其幽巖邃谷，所存枯竿，盡浮筠矣。再越歲，蓊林還昔觀，僧復無怏怏餉遺之資。噫！黃楊戹閏，豈亦此君陽九所罹，不可逃之數耶？徵所聞，志竹變。

題喻廣文《峨眉山志》

胡世安

己卯之峨，索山志舊著，罕有存者。有友人以喻廣文《山志》脫稾見示。蒐羅博而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前九卷得失參半；猶可節取，莫劣於〈山史〉一卷。其言曰：「自有天地，已有此山，於普賢何與？願以峨眉還峨眉，普賢還普賢。」倏而陽排陰佞，又詭其說，謂佛教原空一切，普賢亦不願人以此歸之。辨駁多端，不越斯旨。夫峨眉既不以普賢顯，亦何必黜普賢以顯峨耶？今有第宅，氏甲則甲，氏乙則乙。昔曰天真皇人，吾與之為天真皇人；今曰普賢，吾亦與之為普賢。而峨眉自在，初未嘗易名曰「普賢山」也，又何必坐普賢以獨據？信其說，遇匡廬、茅山、焦山類，將作何攻擊耶？至物產，有昔無而今有，或顯於前而蔑沒於後者，何可勝紀？如卞玉、楚珩、魯璠璵，以及劉寄奴、丁公藤、虞美人草諸屬生植，雖不識所始，而名至今存，未聞廣文有所糾正。今於菩薩石、普賢茶、普賢竹、普賢綫之稱謂，欲一手以障道路口，何恕古而苛今乎？善乎侍御馬訥齋如蛟有云：「記遊可也，記峨眉不可也。」而況乎僅駁普賢以志峨？然峨眉當文獻凋殘後，有以鏡往昭來，討論什一，則廣文之用心勤，而功亦未可盡泯矣。書以貽見廣文、胡江石同年，他時晤喻廣文面訂之。喻，同郡內江人，名志祥。己卯孟秋既望日

遊峨眉山記

(清)丁文燦(乙丑進士)

四大名山，峨居其一。其山高聳奇特，曲折迴環。攀援而上，約有百里餘。沿途琳宮瓊觀，絡繹不絕。水從崖谷中，千支百派而出，澎湃汹濤，如長虹、如瀑布，奇矯異常。及至危巔，峯巒疊翠，扼要崢嶸，令人目不暇賞。東望則嘉陽、陵雲二川溶溶，形如長帶，盤繞於山麓。南則羅目、馬湖諸山，鬱鬱葱葱，回環擁護。西則雪山挺峙，半插雲天，嶙峋峻拔，有迥乎其不可上之勢。北則錦城、翠屏，若隱若現，令人慨然想見諸葛武侯之忠義、杜子少陵之氣節焉，豈非宇宙間一大觀哉！且一日之內，俄而陰雲密佈，時而氣爽天清；佛光偕紅日齊煇，聖鐙與明星並曜。風從地起，聲吼如雷，濛雨連朝，寒巖幽谷，即炎天酷暑，亦凜慄不能久留。予聆前賢所傳，疑信參半，今身歷其境，以所見，印所聞，洵不我欺也，然吾因而感之。夫峨山發脈崑崙，其靈秀之氣，鬱結磅礴，誕生賢哲為王國楨者，政不乏人。而騷人逸士遊覽於茲，覩此精英霞彩，與夫百鳥之奇聲雜出，煙雲之變化無窮，其有裨於詠歌文章之妙者，又不少矣。他如仙侶高僧，棲真洞府通玄徹奥，白日飛昇；悟道參宗，因成正覺；稽古前代，何時無之？豈真有仙則名？抑亦地靈人傑耳？故其神化所洽，廣敷遐邇。上自王公大人，下及愚夫愚婦，皆不憚登山涉水，敬禮願王。即不肖之徒，一詣靈臺，舉平昔魑魅魍魎之狡習，不知消歸於何有？是峨山靈秀之氣，因乎人之類而默啓之。而人亦各得其轉圓之妙用，以為身心之助。山靈歟？人心歟？其理一而已矣。人之登斯山者，豈徒快遊觀而已哉？乾隆戊子中秋

朝峨眉山記

(清)釋徹中

諸作皆言遊，唯此言朝。遊則忽主而重賓，朝則略境而尊德。一字之間，心志全彰，功過自判。欲培福慧者，不可不注意焉。此篇末後，記伏虎寺現鐙三夜，為最希有之事。因備錄之，以為朝山者鑑。

大峨之勝甲天下，余每泛舟平羌江上，遙矚雲端，咨嗟不克赴者廿載。乙丑春，自成都昭覺寺發足，專禮普賢。至嘉陽，舍舟即陸，望峨而趨。顧騷人墨客往來言遊，四方緇素懷瓣香重繭遠進則言朝。余為老衲，言朝不言遊。三月二日壬戌，自嘉行，出瞻峨門，十五里渡雅江。又十里許，宿蘇稽東坡亭。故為蘇頲讀書處，

即眉山始祖。後人建東坡亭於上，今廢，有茅剎。癸亥，行四十里，宿峨眉縣東郭大佛寺。甲子，過邑城，經十方院，望西坡寺，至了鴞樓。有銅鐘銅塔甚精工。實名聖積寺，昔禪僧寶公所建，人呼為老寶樓，因譌「了鴞」。再進為會宗堂，復二里關聖堂，進抵伏虎寺。山基於此，樓閣四達，殊壯麗。憩乙丑、丙寅二日。故事登山者，多倩籃輿，約伴侶。輿夫捷足，上下迅速。遇佳境，目不再盼，或欲尋幽，則以險辭。侶不同心，行止齟齬，多弗盡興。余力不能倩輿，亦不欲倩。適乏侶，僅偕一侍僧、二傭人，戴輕笠，衣短褐，策杖躡履而上。緩急去留咸自由，得以盡山之性情形體，一木一石，不輕失之。三月七日丁卯，自伏虎登陟，初欲雨，少頃霽。過解脫橋，上解脫坡。或謂自山出者，從此解脫險阻。明曹能始先生曰：「余烏知乎入解脫、出解脫耶？余則過於斯，解脫塵勞，纔得登山耳。」稍上為華嚴寺，進為純陽殿，過五十三步。昔蜀獻王於此下車行，因即所行步數名之。俯瞰澗中，有石如船，名普賢船。進為大峨石，郭青螺先生大書「靈陵太妙之天」六字，每字一碑。左為神水，出石穴中，匯方池，澄潔可愛。陳希夷先生大書「福壽」二字，呂洞賓真人大書「大峨」二字，俱在石。進數十武，為歌鳳臺，楚狂接輿故廬。前數武，道傍有石形類鷄公。進為中峯寺，古明果道場，滅妖蟒於此。又傳黃帝於此問道廣成子。進為方廣院，俗呼龍神窟。下數百武，為雙飛橋。兩虹並峙，每橋各受一水，急湍奔流，溜入石渠數十丈，聲震山谷，至前會合。有石狀如牛心，砥柱中流，因名牛心石。近有豎碑，更名洗心石者，地極幽異。此處分二道：一上萬年寺造頂，一循谿入洪椿坪。余徘徊於茲，欲先往洪椿坪。遇一僧謂曰：「宜及晴明達頂，覩佛光。」余然之，遂上古德林。林木皆栟，別傳和尚手植，以培風水。如《法華經》字數，每唱一字，一禮拜，始植一本，誓勿翦伐。老僧苦行如此。明直指馬公如蛟賦詩於石曰：

鬱葱佳樹拂慈雲　幻出槎枒避斧斤
老衲得知山是佛　令人同誦法華文

過林為白龍洞，剎亦新潔。稍上即萬年寺，寺之輔翼曰慈聖庵、海會堂、白衣殿。其後殿曰雪螺，結甎為之，形如螺，一名甎殿。再後為新殿，即古之白水寺。此地稍寬衍，諸剎若簇錦然，余宿海會堂。戊辰晨起，睹佛牙，炷香禮諸剎。上觀心坡，山路紆徐，至萬年寺止。山路陡峻，自觀心坡始。一名頂心坡，謂登壁之狀，足膝齊心也。直上數千武，纔得隙地，名息心所。舊有庵，今廢。緣山脊而上，如行馬鬣中。寬者丈餘，狹僅數尺。左右皆峻

坂，賴竹樹蓊鬱，蔽行者目，得無畏。行十里許，為初殿，一說乃鷲殿譌稱。又二十里許，為蓮華石。有石如蓮，剎即在左，以鐵為瓦。自此始，復下數十武，乃山脈斷續處。始再上，號鶉鴿鑽天、蛇倒退，其險可知。此際踵無停步，息無停喘，傭者掖余如升天然。上為洗象池，相傳普賢浴象於此。又數十武，為上象石。再數里許，為木皮殿，蓋以木為瓦云。實名化城寺，謂普賢於此設化城，同大眾三千人居之。余窮日之力，抵是，暝色亦至，遂宿。寒甚，擁鑪而坐，夜分乃寐。己巳，上梅子坡，積雪深數尺。進為雷洞坪，懸巖萬仞，不可俯視。相傳雷伏洞下，聞人語輒震。舊有鐵碑禁語，今廢。巖下傳有伏羲、九老諸洞，人迹罕至。再進為接引殿，遂上八十四盤，俗呼「三倒拐」。盤盡為太子坪、迴龍寺。至此陡峻既訖，紆徐達頂。過沈香塔，即勅賜護國草庵寺，通天大師舊棲也。閱老僧樹，樹空，昔僧入定其中。進天門石，巨石劈開如門，深廣丈許。至七天橋，謂峨山為七重天，故名。至此值濃霧，咫尺不見人物。寺僧留住，擁鑪火。距頂僅數百武，寓此有二便，清流引廚，所飲水優於絕頂。風不甚猛，遂因其留而留之。庚午，大霧竟日，至夜雪降。辛未晨起，玉山照人，溼甚，不能出戶。有數僧持《楞嚴》相質，為之解說。是日晚霽。壬申晴明，上頂進香。過天仙橋，首詣光相寺禮普賢。寺前為覩佛臺，倚欄俯眺無際。右為金殿，殿以銅成，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深一丈三尺。重簷雕甍，繡櫺鎖窗。中坐大士，傍繞萬佛。滲以真金，極人工之巧。四隅列銅塔四座，有銅碑紀事。文字悉佳，其碑可鑑鬚眉。稍下數武，為藏經樓。前為銅瓦殿，再前為錫瓦殿。楞嚴閣、臥雲庵並列於光相寺之後，藏經樓之右。峨頂如箕形，東為懸巖絕壁，西為斜坂。光相寺臨巖而東面，餘剎皆西面。是日煙雲盡淨，西望瓦屋、曬經、象嶺、雪山諸峯，如在几席，實則相距或千里、或數千里。東望平疇渺茫，山如垤，川如白練。或有雲覆處，如人有物蓋足然。自太子坪以上，草木竹石與下界大異。有杪欏花，徧山谷，紅白相雜。地多細石，極潔，無蛇虺、蚊蚋、蟻蟲之屬。稍有穢物，雷電輒掃除之，洵稱佛境。自華嚴寺至頂，蓋一百二十里云。午餘，有兜羅縠雲布滿巖前，號「銀色世界」。雲中隱隱現一圓相，寺僧曰：「此名水光，尚非正光。」仍歸宿七天橋。癸酉晨飯後，復由天門石、沈香塔，至學士堂，謁通天塔。蓋通天大師肉身存此，趺坐塔內，身皆貼金。林中多靜室，為住靜之僧所居。左行二里許，為淨土庵。傍有白龍池，源泉清淺。沙彌攜銅盤盛水，舉手於石下取置盤中，云：「白龍子。」細視，似蜥蜴。是日各剎進香畢，仍上光相寺。人云：「佛光曾三現。」悵然而返。甲戌天陰，上光相寺默禱普賢，祈三日內賜晴示光。是日濃霧，寒風謖

謖，遂於普賢座右禪定半晌。少頃，持筆楮向金殿側露坐，錄銅碑文，忘寒忘霧。乙亥，望日大晴，詣光相禮普賢，倚欄立。或邀茗飲，余卻之，必候覩光。近午，初現於巖石，閃爍不定。漸移虛空，現兜羅緜雲上。其圓似鏡，紅紫綠白數層。僧鳴鐘，觀者雲集如堵。惟見己影在光中，舉手動身，無不相映。並立者彼此不見其影，謂之攝身光。光上有白虹，謂之金橋。僧屬賀，謂「有候至旬餘不遇光而去者」，蓋非有緣弗現云。時沒時現，自巳至未，各作禮而退。余旋七天橋，沙彌報光現於此。往視，較覩佛臺之光大數倍。中有小紅鏡，外列五色，七層金橋高布，至酉始沒。志稱：「張無盡至清涼山，佛光隨之而現。」余何人斯，獲此奇遇耶？丙子下山，宿海會堂。丁丑，憩雙飛橋。戊寅，上後牛心寺，昔孫思邈修真於此。下壑，循谿行十里許，度三橋，二以板，一以石，俱屋覆之。谿盡，上數百武，為洪椿坪。樓閣四達，周帀攢簇如城者二。結構工密，境區奧僻。蓋以幽勝，於峨有別是一天之意。此剎為德心禪師開建，法嗣接踵，歷廿載落成。大眾昔以千計，今寥寥。但律儀不廢，視他處惟謹。己卯、庚辰，俱憩此。辛巳，仍出雙飛橋，循舊道，遇微雨。午餘，還伏虎寺，蓋三月廿一日也。是夜，僧報聖鐙現，余即觀之。空中隱躍得數十鐙，有數鐙最明，上下相承，又有漸飛至寺前者。伏虎聖鐙罕現，余不及於峯頂覩鐙，今補觀於此，尤屬異數。連現三夜，余憩五日而後行。

藝文：賦(附)

慈竹賦

(唐)喬琳

維竹稱慈　幾乎有知
九族敦敍　孝友威儀　是竹必滋
五服相殘　骨肉攜離　是竹必衰
苟自家而刑國　亦觸類而增思
莽尊固護　檀欒櫛比
如束之稠　如插之密
勁節中聳　攢根內實
聲唯戛風　影不透日
類宗族之親比　同朋友之造膝
至若暮歲窮律　霜凝雪霏

陶鈞無發生之理　松柏有後凋之期
是竹也
叢篁劈開　牙筍怒長
紫籜連披　青筠紛上
有偕老之情　感饋親之養
如受制於籬界　不旁侵於土壤
雨露之澤　謝爾眾芳
細葉未吐　貞心已長
恥高標而迥出　斯褒曲而悠揚
匪趨時於律候　寧隨韻於笙篁
保無用而以道自將　愧不才而與物俱昌
苟成陰於隙地　作盛景之清涼
重曰
夫緜緜瓜瓞兮　知有子母
邕邕鴻雁兮　如次弟兄
於家則疏附禦侮　於國則磐石維城
田氏不分庭之荊　陳家則應天之星
莫不鬱映棠棣　急難鵜鴒
斯竹也
共根連茹　一本千莖
年深轉密　歲晚彌榮
一可以厚骨肉　一可以敦友生
於靈臺而莫非盡性　彰慈孝而感通神靈

藝文：詩（再附）

登峨眉山

（唐）李白（太白）

蜀國多仙山　峨眉邈難匹
周流試登覽　絕怪安可悉
青冥倚天開　彩錯疑畫出
泠然紫霞賞　果得錦囊術
雲間吟瓊簫　石上弄寶瑟
平生有微尚　歡笑自此畢

煙容如在顏　塵累忽相失
倘逢騎羊子　攜手陵白日

聽蜀僧彈琴

李白

蜀僧抱綠綺　西下峨眉峯
為我一揮手　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　餘音入霜鐘
不覺碧山暮　秋雲暗幾重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宴入中京

李白

我在巴東三峽時　西看明月憶峨眉
月出峨眉照滄海　與人萬里長相隨
黃鶴樓前月華白　此中忽見峨眉客
峨眉山月還送君　風吹西到長安陌
長安大道橫九天　峨眉山月照秦川
黃金獅子承高座　白玉麈尾談重玄
我似浮雲滯吳越　君逢聖主遊丹闕
一振高名滿帝都　歸來還弄峨眉月

贈別鄭練赴襄陽

(唐)杜甫

戎馬交馳際　柴門老病身
把君詩過目　念此別驚神
地闊峨眉晚　山高峴首春

為於耆舊內　試覓姓龐人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杜甫

關內昔分袂　天邊今轉蓬
驅馳不可說　談笑偶然同
道術曾留意　先生早擊蒙
家家迎薊子　處處識壺公
長嘯峨眉北　潛行玉壘東
有時騎猛虎　虛室似仙童
髮少何勞白　顏衰肯更紅
望雲悲轗軻　畢景羨沖融
喪亂形神役　淒涼信不通
懸旌要路口　倚劍短亭中
永作殊方客　殘生一老翁
相哀骨可換　亦遣馭清風

漫成

杜甫

江皋已仲春　花下復清晨
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
讀書難字過　對酒滿壺頻
近識峨眉老　知余懶是真

按：子美避地西川，咫尺峨眉，未經屐齒一過，識者以為千古缺陷。今特錄公詩及此山者三首，亦見此老胸中，傾倒極至。但為戎馬閒隔，未遂右軍汶嶺之願耳。

望峨眉

(唐)岑參

寺南幾十峯　峯翠晴可掬
朝從老僧飯　昨日巖口宿
錫杖倚枯松　繩牀映深竹
東磵草堂路　來往行自熟
生事在雲山　誰能復羈束

峨眉東腳臨江聽猨，懷二室舊廬

岑參

峨眉煙翠新　昨夜風雨洗
分明峯頭樹　倒插秋江底
久別二室間　圖他五斗米
哀猨不可聽　北客欲流涕

江行夜宿龍吼灘，臨眺思峨眉隱者，兼寄幕中諸公

岑參

官舍臨江口　灘聲人慣聞
水煙晴吐月　山火夜燒雲
且欲尋方士　無心戀使君
異鄉何可住　況復久離羣

峨眉山

(唐)鄭谷

萬仞白雲端　經春雪未殘
夏消江峽滿　晴照蜀樓寒
造境知僧熟　歸林認鶴難
會須朝闕去　祇有畫圖看

送臥雲庵僧

(唐)賈島

下視白雲時　山房蓋樹皮
垂枝松落子　側頂鶴聽棋
清淨從沙劫　中終日未敧
金光明本行　同侍出峨眉

送峨僧歸

(唐)曹松

師言結夏入巴峯　雲水回頭幾萬重
五月峨眉須近火　木皮嶺上祇如冬

峨眉聖鐙

(唐)薛能

莽莽空中稍稍鐙　坐看迷濁變清澄
須知火盡煙無益　一夜闌邊說向僧

贈伏虎僧

(唐)唐球

不知名利苦　念佛老岷峨
衲補雲千片　香焚篆一窠
戀山人事少　憐客道心多
日日齋鐘罷　高懸濾水羅

峨眉山

(宋)蘇軾

峨眉山西雪千里　北望成都如井底
春風日日吹不消　五月行人凍如螳

白水寺

蘇軾

但得身閒便是仙　眼前黑白漫紛然
請君試向巖中坐　一日真如五百年

寄眉峯

蘇軾

膠西高處望西川　興在孤雲落照邊
瓦屋寒堆春後雪　峨眉翠掃雨餘天
治經方笑春秋學　好士今無六一賢
且待淵明賦歸去　共將詩酒趁流年

送賈訥倅眉

蘇軾

當年入蜀歎空回　未見峨眉肯再來
童子遙知頌襦袴　使君先已洗樽罍
鹿頭北望應逢雁　人日東郊尚有梅
我老不堪歌樂職　後生試覓子淵才

峯頂臥雲庵

(宋)范成大

峯頂四時如大冬　芳花芳草春自融
苔痕新晞六月雪　石勢舊偃千年松
雲物為人布世界　日輪同我行虛空
浮生元自有超脫　地上可憐怒攫蓬

峨眉山

(宋)馮時行

巖巒皆創見　草木半無名
翠削山山玉　光搖樹樹瓊
嶺雲隨客袂　谷響答僧聲
清絕渾無寐　空山月正明

雙飛橋

馮時行

巨木架虹梁　橫跨驚湍上
有如排世難　出力貴用壯
行人知寶地　非此欲何向
因懷濟川功　作詩鑱絕嶂

遊峨雜詠(二首)

(宋)白約

樹倒因成路　林開忽見村
鳥音傳木杪　梵語出雲根
雪色連春夏　風聲接曉昏
徘徊幽興極　回首謝煩喧

文公太華遊　惆悵無與共
翁從二三子　泉石恣披弄
草木被芳鮮　山巖若飛動
朝市足紛華　不入幽人夢

寄寶曇禪師(二首)

(明)太祖

斷巖知是再來身　今日還修未了因
借問山中何所有　清風明月最相親

山中靜閱歲華深　舉世何人識此心
不獨峨眉幻銀色　從教大地變黃金

贈廣濟禪師

(明)蜀獻王

高僧飛錫去人間　弘誓何年不出山
有地盡成銀色界　無心常似白雲閒

送峨眉歸雲聰長老還山

蜀獻王

山僧談笑見天真　杯渡滄溟萬里身
老愛林泉心自足　風流寧讓虎谿人

峨眉高(一首)(奉蜀王令旨，題峨山圖。)

(明)釋夢鋗

峨眉高　高插天　百二十里煙雲連
盤空鳥道千萬折　奇峯朵朵開青蓮
黃金獅座聳岌岌　白銀象駕來翩翩
晨鐘暮鼓何喧闐　風林水鳥皆談玄
千巖陰霧見玉佛　六時天樂朝金仙
月輪挂樹光團團　平羌影落秋波寒
目前勝景不可狀　畫圖彷彿移巖巒
吾王此地受封國　大法付囑從靈山
願憶雲山當日語　五十四州均花雨
花雨慈雲滿錦城　佛剎王宮同按堵
峨眉高　高萬古

華嚴寺

(明)方孝孺

棲身丹壑總忘歸　水閣頻登趣不稀
雨腳斜侵耕叟笠　苔花青帀定僧衣
山餘積雪寒猶壯　巖墮流星曉更飛
卜築吾將依此地　玉堂清夢任教違

白水寺（二首）

方孝孺

寺幽名白水　金碧絢中天
池面臨三四　峯頭對百千
斷碑文字缺　重譯貝多全
老衲忘塵事　棲雲日晏眠

一琴隨處住　半榻為僧分
林放到池月　風驅入戶雲
鹿眠行去見　鶴唳坐來聞
底事吟詩苦　翻令思糾紛

光相寺

方孝孺

楚客隨丹梯　泝流三峽踰五谿
浙僧訪佛祖　一錫陵空向西土
江尤儒生尋謫仙　相逢共上峨眉巔
峨眉山高氣磅礴　萬朵蓮開青插天
天高地遠望無極　海東日出扶桑赤
氣衝衲衣舉　光搖角巾明
眼底汪洋巨鼇動　耳邊髣髴天雞鳴
龍宮對月窟　曾聞謫仙遊
霞光凝不散　履迹今尚留
千巖崩摧勢欲墮　羽流緇侶參差坐

七寶巖留供佛鐙　萬松竈起燒丹火
風霆蕩漾　雲樹模糊
虎豹接迹　猨猱鬬呼
星漢當頭手可摘　靈芝甘露無時無
雲漏日兮光一綫　金蓮白象兮紛紛而來見
萬籟動兮天樂和　仙之人兮夜經過
忽神驚而目眩　豈事幻而說破
覩謫仙而無有　杳鳳管與鸞珂
塵心未斷懷鄉土　青鞋復蹋來時路
行行回首語青山　石室無鎖門無關
重來有日當躋攀　肯效趋趄囁嚅傲名勢　坐令塵土彫朱顏

峯頂臥雲庵(二首)

(明)楊慎(翰林修撰)

青靄紅塵此地分　飛巖削壁迥人羣
穆王馬迹何曾至　望帝鵑聲絕不聞
春夏未消千古雪　陰晴常見一谿雲
支笻石上寧辭倦　采藥名山喜共君

峯頂散朝陽　憑高眺渺茫
山嵐銀色界　寶氣白毫光
天闕塵氛淨　煙霄草木香
須知來此地　處處見空王

杪欅坪

(明)余成勛(翰林學士)

採藥峨眉大士家　鳥呼佛現共驚呀
靈光孕石千年雪　寶樹敲雲五色花
濤涌嵐光開法界　日浮象影蹋恆沙
由來勝地多奇蹟　樂奏天池兩部蛙

入山

(明)趙淵

夢裏尋山路不迷　瑤華珠樹與雲齊
黃金世界參龍藏　白玉光輝照虎谿

宿大峨峯頂(二首)

(明)趙貞吉(大學士)

平生懷隱約　寤寐想南圖
此日登臨壯　春風興不孤
諸天銀色界　萬里玉光鋪
疑有仙人到　相隨種白榆

太息大峨峯　巍巍獨擅雄
誰騎六牙象　來坐七天中
雪壓巫廬瘴　山吹于闐風
陵晨觀日出　極目海雲東

伏虎寺

(明)王詠(太子中允)

為愛招提數過迴　喜逢僧侶臥層堆
瑞分雙壁仍前合　社結東林今又開
清引佛香時入院　法傳心印獨登臺
維摩丈室窺如許　無著天親次第來

贈靈巖寺僧

(明)尹覺

白業南州有秀師　遠分新箚住峨眉
歸途桑下無三宿　到日松間禮六時
雲板放參山鹿過　魚開靜鉢老龍知
思君結社仍留偈　更遣臨岐別賦詩

伏虎寺

(明)安盤(給事中)

小橋支木度回谿　萬竹青青有鳥啼
未到上方三界闊　已看幽壑萬雲低
短簫吹客疑鳴鳳　破衲栖禪類木雞
欲去又遲今夜月　滿山空翠醒人迷

宿峯頂

安盤

元氣開青碧　雲軿落紫煙
笑登天九萬　別有界三千
片月依簷度　羣龍對客眠
坐深清淨理　明日望寒川

解脫坡

(明)彭汝寔(給事中)

登山常是愛新晴　竹杖芒鞋獨野行
望外青蒼皆佛寺　花開喧和有谿聲
偶驚谷響聞猨嘯　欲共僧閒定鶴盟
步入遠門尋覺路　曇花引入趙州城

雨宿西坡寺

(明)程啓充(御史)

竹裏瀟瀟雨　清涼入夢新
向來投老計　今作問禪人
野徑休愁滑　山靈未洗塵
陵晨登絕頂　雲海寄閒身

遊靈巖寺

(明)張寄庵

空堂燒柏子　共坐話無生
雷雨千巖化　風泉萬樹鳴
夢清人境絕　禪寂法心明
諸有皆成幻　浮雲笑此行

峨山

(明)舒觀生(廣濟)

西極坤維勢壯哉　峨眉天半列崔嵬
虎從仄徑溪邊渡　人自層巒石罅來
樹內有僧常在定　山頭無鳳亦登臺
凭欄光相縣雲裏　神水靈巖辨劫灰

寄懷可聞和尚(二首)

(明)江皋(陝西平慶道)

天半峨眉路　孤笻憶舊遊
雲深春更冷　花散雨空留
僧老前朝話　人銷濁世愁
幾年幽壑夢　飛不到峯頭

蜀棧連秦塞　邊鴻陣久虛
誰尋蓮社約　忽枉雪峯書
老較禪心切　貧嫌官況疎
欲拋妻子累　來傍遠公居

大峨峯頂

(明)張鵬(山西巡撫)

一到絕頂上　泠然可御風
山川幻銀海　天地見洪濛
四海超然外　三生偶爾中
巖前有靈洞　呼出白髯翁

杪欏花

(明)廖大亨(四川巡撫)

昨夜空王轉法華　上方龍女散天葩
火齊晃綵陵朝旭　玉樹搖風薄晚霞
只合伊蒲充供佛　不隨薝蔔過山家

塵人那得拈微笑　銀海茫茫五色遮

峯頂

(明)袁昌祚(四川參議)

傑閣平臨北斗邊　芙蓉片片裹寒煙
珠光近向鐙輪轉　谷響遙從塔鐸傳
靜夜松濤千嶂合　崇朝雨色四天連
茫茫下界空回首　結社何年託白蓮

雙飛橋

(明)富好禮(兵備副使)

天柱峯頭水　驚飛樹杪來
山中奔日月　地底激風雷
嵐氣千巖暝　秋聲萬壑頹
冷然心獨賞　何處有塵埃

峨眉山

(明)黃輝(翰林)

劍外名山聚　峨眉不可名
祇疑盤古雪　化作佛光明
我且歌鳳去　誰當騎象行
兜羅空世界　說法了無聲

白水寺

(明)舒其志(四川副使)

寶剎千年寺　深山四月花
客來憑短竹　僧供出胡麻
白水澄空界　青蓮問法華
夜深寒月上　鐘磬落恆沙

送清源師詩(為師請栴檀香佛像歸山，所鏤甚精妙。)

(明)袁宏道

師從峨眉來　往返經幾宿
茲山聞最高　幾許到天竺
師行徧天下　無乃是神足
竦身入梵宮　鏤此栴檀佛

峨眉山歌(為松谷上人作)

(明)曹學佺(四川參政)

峨眉山上月　千里若為看
峨眉山上雪　萬古逼人寒
山青如黛雪如粉　明月鏡中何隱隱
雙峯縹緲誰畫眉　挂在長空不可盡
西域雪山絕嶙峋　此中應見西方人
普賢菩薩行具足　三千徒眾皆應真
始信峨眉自惆悵　不作巫山神女身
八十四盤杪欐樹　花開如繪復如素
一間板屋千重嶺　正值行人問山路
登山路轉難　投寺日已晚
古苔如髮長　新松學蓋偃
冰窟炊不成　雷洞眠難穩

真僧入定久　行腳乞食遠
鉢裏龍形小　巖前鳥聲囀
雨氣沈如墨　雲光疾似電
應有千化身　故作百寶現
橋梁宛虹架　樓臺疑蜃變
大士皆騎象　星光盡散燕
奕奕九微鐙　芬芬五色綫
人人為攝受　各各覩顏面
欲知色是空　色即空中滅
世事如幻影　詎必歎奇絕
依舊峨眉山　明月照清徹
君來白門秋　山月幾圓缺
浩浩江水流　尚帶峨眉雪

聖鐙

(明)尹伸(河南布政)

曠望不辭夜　鐙從上界傳
流光時渡壑　燄影欲連天
祇訝繁星墜　還從法力圓
迷雲開暗谷　處處見金仙

洪椿坪

尹伸

溪行每迂迴　不識山深淺
但見懸淙盡　忽復登絕巘
松竹互攢映　樓閣何燀燀
聞有西天僧　鑿山度幽緬
雲根破混沌　耳目曠舒展
從來集法侶　猛心研教典
設林舌吐花　靜者意如繭

津梁未云倦　心迹堪雙遣
迷悟吾何知　頗覺輕蟬冕

神水

(明)邵捷春(四川巡撫)

一盂乳滴大峨胸　聞道泉源與楚通
未必千山同此竅　世間萬法盡歸宗

神水

(明)李一鰲(川南道)

泉聲響應松風細　谷月穿嵐對客明
坐到忘言僧又去　熱腸一副似冰清

訪通天國師

(明)周光鎬

一住峯頭四十年　茹芝飲水是真緣
客來晨磬諸天淨　坐對明鐙白日懸
繞戶慈雲浮貝葉　千山空翠響流泉
遠公話到無生處　滅盡空華吐白蓮

題八十八祖像

龔懋賢(光祿卿)

西方尊者東土師　我聞其語未臨儀
大峨之半阿練若　八十八祖南羽寫
禪悅精神眉聚端　救世婆心口角寬
妙真如性本常覺　圓陀陀底各珊珊
祖宗開創多神智　所願兒孫能解事
丁子絕繪非等閒　生平盡在三名山
但遣白雲固封鑰　莫教一像走塵寰

解脫橋

(明)胡世安(大學士)

靈卉飾丹梯　雪淙流活活
到此利名心　一回一解脫

梅子坡(有序)

胡世安

始白雲禪師，道行偶渴，索水不得。望前坡有梅樹，擬此纍纍梅，實可以回津。至其地，無一梅樹，而渴已止矣。今建有茶庵，後人援以名坡，漫作一偈：

既渴始求梅　非梅亦梅指
寧知舌本中　原自有梅子

峯頂

胡世安

梵天色界幻瑤京　修月仙工琢不成
鳥鼠餐霞腸已換　昆蟲臥雪體俱明

鯨鐘音寂千巖答　寶塔光凝白日行
到此聖凡無二諦　何須海外問蓬瀛

光相臺和舊遊

(明)王鐸(禮部尚書)

瓦屋山無盡　諸番限此疆
七天通氣冷　三殿引雲長
枳朮資僧業　煙雲厚客裝
攜君觀邃古　廣樂遠鏗鏘

覩光臺

(明)梁應龍

昔賢嗟未到　而我得奇觀
不陟高寒處　安知天地寬
佛光隨鳥現　優鉢散花繁
大士因相契　無心可與安

登峨說

(明)董明命(川南道)

人情山水易為眩　今信峨眉名獨擅
滿空雲海起蛟龍　萬仞峯頭看冠弁
攀躋逡巡愧巨虛　籃輿憑御作舟牽
絕頂一日幾陰晴　彩霞嘗結瞿曇面
城郭依稀大如掌　翠微隱約小於鈿
山腰另貯一重天　晴走風雷人不見
極目齊州九點煙　坤維至此稱永奠

聞師住山六十年　閱盡興亡為余撰
曾記當年全盛時　琳宮貝闕山林徧
寇盜相尋劫亂仍　此山亦受烽煙煽
余聞此語倍心酸　世間名境直如電
君不見　白衣蒼狗何渺茫
又不見　桑田滄海亦更變
至道無毀亦無名　良哉不型與不鍊

宿峯頂眺望(二首)

(明)羅森(左司馬中丞)

陵煙達上方　花散雨微茫
澗助廣長韻　譚滋禪悅香
留仙一夕枕　選佛七天場
海嶠擎霞起　光明徧大荒

萬象高寒外　喧豚子夜風
鯨音開半偈　虎嘯霽長空
梵宇金輪滿　法雲篆繡工
怳然身與世　變現此山中

過萬年寺懷紫芝禪師

羅森

武林憶附袁公驥　豔說峨眉老衲異
性中龍藏徹諸天　指下鷄丸成福地
我今信宿此精藍　杖頭白雲向何處
水田百氈淨軍持　五綱一笠隨去住
尋勝或赴舊遊緣　采真倍得瞿曇意
法嗣俱堪續一鐙　白石泉流不斷清
翦燭深話驚雷莢　秋圃還登玉版羹
紫芝眉宇應重覩　為拭十年牛馬塵

虎谿贈可聞禪師

羅森

嵐光四照最宜人　寶閣岩嶢次第新
客向上方先問渡　僧超初地已無塵
偶拈花竹禪中韻　夙定風旛悟後身
愧我華顛名未淨　靈山可許一逋臣

送張玉甲之官眉雅

(明)吳偉業(祭酒)

岷峨悽愴百蠻秋　路折邛崍九坂愁
城裏白雲從地出　馬前黑水向人流
松番將在看高臥　雪嶺僧歸話遠遊
欲問辟支諸佛土　貝多羅樹即關頭

登峨眉

(明)劉道開(翰林)

山水平生癖　煙霞到處緣
峨眉垂老至　勝覽讓誰先
披衲辭公府　騎騾踐野田
入谿青嶂合　上嶺翠微穿
歌鳳人何在　降龍蹟久湮
一山稱最勝　雙玉挂飛泉
觸石喧砰響　爭流排擠遄
驚心觀濺沫　駭目送潺湲
擘路洪椿去　幽林古德傳

繁柯蔭仄徑　密葉罨生煙
奔走疲終日　歡呼息萬年
於時方紀夏　坐此滌煩煎
墨勅先朝賜　朱函佛骨鮮
清供脫粟飯　老漢作家禪
舊事譚離亂　新恩賴貸蠲
坡高無馬走　殿聳似螺旋
詰旦支笻出　危坡壓屋懸
十梯方仰脅　百息始窮巔
回視聯牀處　依然柱杖前
喜歡初有地　蒼秀迥無邊
木磴經霜滑　行童任挽牽
雲堂香寂寂　金界草芊芊
雷洞人緘口　梅坡鳥憚騫
沿巖鑿路險　削木蓋房堅
絕壁現還隱　修篁斷復連
緩拖雲腳重　倒挂日輪偏
太子坪初到　先生倦欲眠
圍鑪燒榾柮　鼾榻擁青氈
曉起衝濃霧　徐行致肅虔
杪欏繁似錦　杉樹密還妍
最愛天門石　疑經鬼斧鐫
曬經如斗拔　瓦屋似屏聯
遂禮龍淵樹　環觀金薤篇
不辭三日苦　乃造七重天
大士元無住　凡夫自倒顛
朝山來路遠　禮佛念頭專
以眼觀白象　將心測普賢
喟然長歎息　策杖再搜研
鐵瓦鄰銅殿　金繩護寶蓮
登臺輕世界　俯檻小山川
五嶽皆培塿　三巴在几筵
方期暘杲杲　詎意雪翩翩
光相緣猶待　神鐙願未圓
奇觀留後日　拙句染新箋

大峨神水

(明)董明命(上川南道)

石以山為名　水從石竅生
暗通阿耨潤　遠入玉泉清
有客曾歌鳳　無人解濯纓
誰教塵念冷　遙步向空明

萬年寺

(明)張純熙(四川提學)

齋罷經行有數遭　仰瞻紺宇萬年牢
法王座處瑠璃淨　香象騎來瓔珞高
汰盡河沙餘白水　當空華月照秋毫
塵緣未得撥金篦　悵悵迷津歎二毛

老僧樹

冀應熊(成都太守)

樹以僧為心　僧將樹作體
樹且借僧生　僧豈依樹死
僧樹不相離　生死若相倚
久經春復秋　飽歷風和雨
千年面目存　萬古靈光起
不滅亦不生　老僧自知止

病中贈離指和尚

(明)楊思聖(四川布政)

病廢苦奄然　來求避世方
峨眉何處是　為我散清涼
險路巴山遠　塵心旅夢長
皈依如不棄　瓶鉢任徜徉

步題伏虎寺文峯迴文韻

(清)程仲愚

西巖疊翠聳高峯　谷邃回流墜葉紅
題就白雲飛霰瑣　畫成鋪雪積虛空
棲烏夜起猨聲遠　落照晴留樹影重
犀劈玉胎蟾挹潤　溪澄蘸筆彩褰龍

感貫之和尚(與虎臣太史同席於蘿峯，作而致感。)

程仲愚

元亮何緣兩薦馨　雲巖覺到資多情
夜猨哀月猶三嘯　曉磬鳴泉起九京
鉢裏楊枝開次第　庭前柏樹語分明
靜然歇滅還支遁　買得名山風日清

登峨眉

張注慶(巡按)

萬疊憑虛上　塵坌悉可捐
穿雲睇白水　側足倚青天
幽咽泉聲遠　陸離樹色鮮
光明徹下界　盡日坐危巔

直入萬山去　身心好棄捐
亂峯疑拔地　層閣只窺天
松駁僧眉老　夏寒石髮鮮
願王無私照　巖月自娟娟

丁卯春觀旋泛錦江，瞻眺峨眉

張官紀(敍州別駕)

棹籜飛來自錦官　峨眉隱隱出雲端
身經雪浪流光疾　心嚮琳宮世網寬
禹帝導江丹嶂豁　願王說法彩霞盤
塵勞可許歸蓮座　化境神光飽一看

夢登峨山，作望峨吟

張官紀

欲乘五嶽最高岑　偶到三峨意轉深
名勝有緣天巧合　風塵無礙佛同心
杪欏燦爛空還色　梵剎煇煌雪作琛
若論聖凡真妙諦　山靈應笑我知音

天門石

何永駿(牧伍)

靈根分劈自崑崙　並峙巖頭獅象蹲
不是願王開覺路　何由此處說天門

解脫坡

何永駿

偶過山間尋勝蹟　忽從坡上發深思
縱饒解脫虛空外　終是塵緣未了時

蓮花社

何永駿

蓮嶽曾經詠削成　如何僧社亦擅名
祇因菡萏峯頭見　泰華雖高不與爭

石船子

何永駿

隱踞雲谿障紫瀾　高呼船子渡谿難
可知普濟當年行　留得慈航待我看

佛光

(清)何式恆

鳥語初來報　雲緜幾度鋪
佛從當面現　光向半空盱
色相何嫌有　聲聞豈礙無
臨皋徒復臥　殘墨未能濡

佛燈

何式恆

梵王棲息地　向夜寶燈懸
一點初疑葉　紛熒竟似蓮
辟支成古供　勝蹟賴今傳
冉冉靈巖下　光明徹大千

贈與峨上人金陵請藏回山

房星著(峨眉令)

萬里歸來道已東　千函貝葉一帆風
須知遊戲仍三昧　方信靈修具六通
飛錫疑從天上落　曇花應向篋中窮
西川自此聞真諦　不憚時時謁誌公

出勝峯門，道中望聖積、伏虎諸剎

樊星煒

策蹇窮高廣衍中　雲煙罨藹隱花宮
好將一派符文水　洗卻十年塵土胸
伏虎流淙聲漱漱　騎羊往蹟事匆匆
計程幾頓登山頂　光相臺前禮大雄

老僧樹偈

楊其光(宛平縣令)

四大身軀皆幻　毛髮爪甲自長
老僧化去樹生　僧樹是一是兩
本來一物不存　豈向無情滋養
蟬蛻已付槁木　肉皮不相痛癢
漫道樹為僧榮　色空空色非相
啐　一腳趯倒虛空　打破沙鍋自睨

杪欏花

彭元吉(縣尉)

杪欏原是佛前花　開徧峨山爛若霞
不信佛身常住世　見花如見佛無差

登峨山

楊維孝

梵宮開勝地　紺殿結殊因
校飾兼三品　莊嚴化億身
洗池神象浴　飲鉢毒龍馴
不是靈山子　誰乘大願輪

銅塔

王曰曾(江左進士)

(明萬曆陳皇后購青銅鑄成，計十五層。每層內分五層，每一層金佛數百尊，共計萬尊。每層俱刻金字經卷，諸經畢備。峨眉山門一座，山頂七座。)

一塔陵霄會萬靈　經傳大藏又分身
劫來不礙無邊法　各現慈悲度世人

巨鐘

王曰曾

萬金鎔鑄自何年　長作龍吟散曉煙
留鎮三門開覺路　聲聲震醒世沈眠

過伏虎寺贈可聞和尚

王曰曾

靈山隨地起　覺路自天開
客興披雲到　梵花促雨來
有僧翻貝葉　攜我上蓮臺
正擬登峯去　偏留話劫灰

解脫坡

王曰曾

誰教伏虎接飛虹　天半峨眉路不窮
解脫欲歸何處去　看來還在此山中

祇樹林(舊名古德林)

王曰曾

萬壑雲空祇樹林　霜天長見綠陰深
偶來一憩聞清籟　領略禪門自在心

銅殿

王曰曾

皇家崇勝事　法象得煇煌
玉局三霄誥　金宮百和香
塔鎔大貝乘　鐘吼老龍王
碑篆風霜古　規模起晉唐

還憩伏虎寺

王曰曾

浮沈宦海無歸著　天半峨眉覺路寬
忽過山腰探伏虎　從登峯頂欲栖鸞
經聲直向層霄徹　雪色長留羣玉看
我亦前身緣嶺客　憑誰指點得心安

千手佛

(明)吳昌求

願王法力果如何　指點迷津念普陀
人向蓮臺齊合掌　羨他益善是多多

銅塔

吳昌求

洪鑪巧鑄現精靈　寸寸金剛不壞身
十五浮圖經萬卷　功成還賴世間人

萬年寺

寶絅(中州)

風迴蘿磴散幽芬　幾處勾留已夕曛
出嶺暮鐘邀客屐　洗關花雨靜塵棼
四圍煙繞山腰寺　一面窗收谷口雲
白夜試尋明月畔　此中清景許誰分

杪欏花

寶絅

老幹何年種　空靈自作花
助妝應有雪　棲樹已無鴉
豔冷穿雲出　英繁帶月斜
七重天上見　猶覺是飛霞

聖鐙

寶絅

煙鎖高臺望不分　流光冉冉破氤氳
螢飛亂點千巖火　星墜輕搖萬壑雲
祇合梵宮窺色相　未應人世照塵棼
我來峯頂窮奇幻　故把靈膏夜夜焚

大佛殿

丁文燦(乙丑進士)

巍巍大佛鎮峨城　丈六金身慧眼明
放大毫光看世界　色空空色兩無名

伏虎寺即事

丁文燦

無端牽惹果何因　百感紛紜亂性真
大道原從靜裏得　毒龍怕向鬧中親
一塵不染方為寶　萬象歸源即是珍
銀色兜羅成世界　靈心返照屬誰人

彌勒殿樓頭，訪志靈和尚，見壁詩，依韻和之

丁文燦

層層疊疊萬重山　識透禪機不許關
一點慧心常自照　源頭活水非人間

贈伏虎寺瓶水禪師

丁文燦

劈開迷障作沙門　一信無隳是有根
六慾頓除拋幻海　七情淨盡悟宗源
泥塗軒冕慧心遠　補衲袈裟道念純
徵夢已知仍佛器(師，先太夫人夢大士賜花瓶而生　)機關莫向俗人論

觀心坡

丁文燦

心是菩提覺是路　澄觀返照性流通
眼前高下非空境　常守靈珠不語中

息心所

丁文燦

觀心坡上息心所　朵朵雲飛意甚閒
天籟無聲沈百慮　俗情多慾苦千般
放懷著眼看將去　特地返躬復轉還
我語世人休妄戀　坡前回首自牢關

佛光

丁文燦

雲成五色現奇光　形似尼珠不可方
更有一椿奇異事　人人影在箇中藏

觀聖鐙

丁文燦

山南山北盡雲煙　忽見聖鐙飛萬千
仰望峯巒同月耀　俯觀巖壑勝金燀
合來朵朵朝蓮座　分去飄飄向普賢

此是靈山真妙諦　阿誰領悟在機先

峨山頂(二首)

史在簷

峯頂高千仞　嘉邛指顧中
側身鄰日月　倚杖破鴻濛
玉壘寒光逼　羌江樹色空
謫仙人去後　遊興有誰同

金氣孤峯結　坤維獨鎮雄
崖松無歲月　人語逼蒼穹
老雪凝千古　殷雷起半空
超然塵世外　直欲御天風

藝文：僧詩

贈密印安民首座入峨眉中峯

(宋)釋克勤(圓悟)

休誇四分罷楞嚴　按下雲頭徹底參
莫學亮公親馬祖　還如德嶠訪龍潭
七年往返遊昭覺　三載翱翔上碧巖
今日煩充第一座　百花叢裏現優曇

聖鐙

釋心誠(伏虎寺僧)

飛自峭崖東　飄來點點紅
回翔分遠近　掩映入空濛
燄冷千年火　光搖半壁風
夜深人靜後　挂滿梵王宮

寄虎溪可聞

(清)釋海明(破山)

瓦礫石頭皆放光　無偏無正絕商量
有時變作巖前虎　威距峨眉白象王

覩光臺

(清)釋行密(澹竹)

覿面明明猶不識　馳求象外亦非真
白雲幾度空撈摸　杜宇頻啼春草深

送華陽山人遊峨眉

(清)釋通醉(丈雪)

萬里瞿塘杖挹春　峨眉天半一閒身
俯觀沙界如棗葉　猶是遊人眼上塵

觀心坡

釋通醉

行人雙眼幸圓明　下視閻浮等一塵
到此一步是一步　灼然何必更觀心

臥雲庵

釋通醉

七重天末號峨眉　樹裏老僧下榻遲
八十四盤行欲盡　青山涌出象王兒

過太子坪聞達和尚舊隱

釋通醉

杖藜午日蹈龍池　無限青山展笑眉
瓦上曬經乾也未　令人常憶達聞師

山居

釋行喜(雲峨)

雲埋絕頂幾經霜　懶與願王較短長
秋至但觀黃葉落　春來唯覺白花香
罷遊猨止洞中臥　爭食禽宣嶺外狂
篤愛山居閒我老　從他塵世利名忙

雙飛橋

(清)釋長白(宗正)

寒響下高巔　孤橋斷復連
龍分雙澗壑　雲散一谿煙
眺聽聲光外　徘徊翠影邊
塵心從此盡　儗證四空禪

山居

(清)釋永宣(化機)

九日柴門雨亂飛　禪心無住客來稀
西風不管黃花夢　林鳥山雲各自歸

洪椿坪

釋永宣

穿蘿覓徑入椿坪　樓殿層層鶴篆清
因共雨花看貝葉　漫隨山色聽谿聲
慈鐙冉冉金沙暎　寶月團團梵響沈
開士幽居成古剎　祇今龍象話三生

牛心寺避雨

釋永宣

幽徑荒苔寂　千嶂古木橫
雲來迷洞口　雨過溼流鶯
殿僻涼生遠　谿深霧到輕
松陰聊對座　返照起新晴

古德林

(清)釋性藏(紫芝)

近日生涯興漸闌　了無箇事足追歡
但將一柄竹笤帚　古德林中掃破煙

偶題

(清)釋廣善(別潭)

懶散疎狂一拙僧　年來老去百無能
雖然有箇閒身在　喫飯穿衣似未曾

贈天峯禪師隱靈巖

(清)釋海與(克成)

荊秀蔚藍巔　幽人避地偏
茶烹松吼涤　香藹鶴騰煙
危坐消陰劫　清眠樂梵天
從教深立雪　無物與君傳

宋王坪回文

(清)釋性通(機微)

西窗綠暎錦屏空　早挂殘霞帶日紅
題筆綵傳新賦客　耀臺靈繪巧圖工
棲鸞鳳處溫山繞　出聖賢時協氣通

畦半落星明月夜　谿清倒影現玲瓏

峨眉早春

(清)釋海源(可聞)

茅廬清淨地幽深　景對晴巒數點新
疎壁嘗留穿月徑　垂楊偏送隔牆春
止居不過三間屋　坦率惟捐一點塵
慙愧谿山無箇事　虛窗高臥一閒人

別鄉友

釋海源

多年未覩南來鴈　影落峨眉下翠微
三笑虎谿留不住　乘風又望海天飛

登峨

(清)釋元溫(瓊目)

不到崇高處　安知壁岫懸
路頹山霧接　橋斷野雲連
秀目青松柏　清心冷澗泉
半輪秋夜月　千古照巴川

山居

(清)釋照裕(與峨)

山中長快活　久已遠塵囂
桃李開晴露　松筠擁翠條
雲光羣卉滿　鳥語萬峯饒
多少榮枯事　如何到寂寥

峨嶺秋

釋照裕

西風瑟瑟暮雲寒　歸鴈高飛翩羽翰
松吐清聲遲洞壑　池含素影蕩欄杆
虛窗挹取林巒瘦　午夜哦成星斗殘
黃菊籬邊秋意澹　空花不肯借人看

送友之峨眉絕頂

(清)釋福昆(禪明)

欲上峨眉頂　化城可憩心
千年冰度冷　五月火難禁
樹老煙霞古　僧閒花木深
象王今說法　子去好知音

峨嶺雲

釋福昆

去則似無心　歸來全不昧
補完萬壑煙　澹點千山霧
橫洞鎖龍眠　依僧息犬吠
恍如道者心　卓出名場內

山居次韻

(清)釋元英(肖白)

抱拙林泉下　安貧任意閒
無絃琴易操　有韻句難刪
雨過雲初曉　夢回戶未關
故人何處見　梁月轉青山

登峨

(清)釋普恠(靈樞)

陟彼清幽處　浮生萬事捐
琳宮非色相　紺殿逼諸天
絕壁苔痕古　懸泉漱石鮮
遙瞻西嶺雪　清淨杳無邊

懷峨

(清)釋覺知(屢生)

謁罷峨眉嶺　常懷第一峯
臺高常見月　山靜獨聞鐘
古雪搖瓊蝶　飛泉挂玉龍
何時重躡屐　散步倚雲松

伏虎寺

(清)釋德堅(岷樵)

登峨先向虎溪遊　策杖雲深步更幽
一徑鐘聲瞻玉殿　萬杉煙色繞瓊樓
石磽水隔紅塵杳　臺榭花飛綠樹稠
入室幸聆空妙諦　繽紛華雨孰能酬

井絡泉

釋德堅

濛濛雨潤空山夕　浩浩泉聲走白石
流向人間大有功　從教萬物霑膏澤

隱峨自眺

釋德堅

最愛眉峯秀　偏煩車馬過
層巒連瓦屋　眾水合羌波
鶴迹餘古雪　猨聲出綠蘿
曠觀村廓裏　煙霧晚來多

峨眉山志卷七終

第十、動植物產(分十一子目：鳥、獸、花、木、果、竹、茶、菜、藥、草。附珍異。)

峨眉為西蜀最大之山，又為普賢菩薩聖道場地。所蘊者深，故所發者必勝；所積者厚，故所流者自光。其間動物植物，何可勝數？凡來山者，須得此山一草一木，若飛若走，皆具普賢智慧德相之眼，庶可觸境明心，聞聲悟道，直下知歸，不致當面錯過也。故志物產。

鳥

佛現鳥：山頂光相寺有二隻，絕不見其生育。大如雀形，似土畫眉。佛將放光，則鳴云：「佛現！佛現！」見人不驚，每向人手取食。山頂餘鳥俱不能到，唯此二鳥常報佛現。蓋菩薩變化所作，發人信心之靈禽也。萬年寺以下，則羽族俱備矣。

角鷄：大於雉，頭有二毛角，好鬬。或云即鶡。

黃連鷄：五彩俱備，類錦鷄而色更爛然，腳黃色，產黃連處有之。

王母：狀如燕，色紺翠，尾多而長，飛則尾開如兩旗。杜詩：「王母晝下雲旗翻。」

雨道士：亦鳥名，鳴則天雨。

連點七：山溪有之，或曰即鶺鴒。有僧問洪杲：「如何是連點七？」師云：「屈指數不及，地上無蹤迹。」

護花鳥：《益州方物略》云：「青城、峨眉間，往往有之。至春則啼，其音若云：『無偷花果。』髣髴人言。」宋子京《方物略》贊曰：

茜首黑裳　黃駁其羽
厥鳴嚶嚶　若禁若護
名而不情　盜者猶懼

桐花鳳：《邑志》：「弓背山桐梓坡所產。」按《朝野僉載》：「彭蜀間有此鳥，如指大，五色備具，其冠似鳳。食桐花，每花放即來，花落不知所之。」

巖鷹：頭似貓有翼，兩耳極大，身長二尺，一名催生。晝昏夜明，喜食貓血。鳴則人家有喪，聞者惡之。亦鵂鶹梟鵬之類。

增山雀：觜距俱紅，章備五色，其聲宛轉悠揚可愛。唯冬月有之。

竹鷄。

黃鶡鷄。

獸

貔貅：自木皮殿以上，林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聲訇訇，似念「陀佛，陀佛」。能援樹，食杉松顛，並實。夜臥高籬下。古老傳名「皮裘」，紀游者易以「貔貅」。此獸卻不猛，兩存以備考。

虎豹：年年有迹於峯頂，不見其形。

猨、麞、熊、[塵- 土+巳] 、巖驢、山牛、巖兔(似鼠無尾)、毫豬。

禮鼠：似鼯，毛色深黑，馴擾親人。投以果實，則前兩足捧之立啖，若拱揖。閒入廚中捕食。

花

杪欏花：生峨眉山上。數葩合房，春開，葉在表，花在中。根不可移，故人不得為玩。宋子京《方物略》贊曰：

聚葩共房　葉附花外
根不可徙　見偉茲世

木蓮華：生峨眉山谷，狀似芙蓉，香亦類之。一云，葉似辛夷，木幹，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為園圃所蒔。贊曰：

葩秀木顛　狀若芙蕖
不實而榮　馥馥其敷

按《酉陽雜俎》及《老學庵》所載：「忠州溪澗，及臨邛白鶴山寺，俱有之。」白樂天云：「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黃心樹。大者高五尺，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蘂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邛僧云：「蘂坼時，有聲如破竹。」白樂天詩：

如折芙蓉栽旱地　似拋芍藥挂高枝
雲埋水隔無人見　唯有南賓太守知

又〈畫圖寄元微之〉云：

花房膩似紅蓮朵　豔色鮮如紫牡丹
唯有詩人解親愛　丹青寫出與君看

宋周濂溪先生〈巴嶽觀木蓮〉詩有云：
枝懸縞帶垂金彈　瓣落蒼苔墜玉杯
此又似是白花。明王鳳洲載《異物志》。

牡丹、芍藥、草牡丹、薔薇、紫荊、蜀葵、木槿花、百合、杞菊(即枸杞)、蕙、萱、菊、蘭、西番菊、金錢菊。

木芙蓉：花開如椀大，樹高二丈餘。

鵝毛玉鳳花：蓬如釵股，秋開不萼，而鬚狀似禽。

錦帶花：長蔓柔纖，花葉閒側，如藻帶然。花開形似飛鳥，亦號「鬢邊嬌」。范石湖詩：

妍紅棠棣妝　弱綠薔薇枝
北風一再來　飄飄隨舞衣
吳下嫵芳檻　峽中滿荒陂
佳人墮空谷　皎皎白駒詩

錦被堆花：即薔薇。唐裴說詩：

一架長條萬朵春　嫩紅深綠小巢匀
只因根下千年土　曾葬西川織錦人

范成大詩：

誰把柔條夾砌栽　壓枝萬朵一時開
為君也著詩收拾　題作西樓錦被堆

珍珠蘭：俗名魚子蘭。

海梅：高僅三尺，冬月開花，如小桃花，結實如櫻桃。

月月紅、石竹子花、竹葉花。

野蓮華：一云野棉，外紫內白，狀如五臺，少林，金蓮華。

杜鵑花：山頂最多，三四月開。

良薑花：香如梔子，秋間徧地有之。

扁竹花。

海棠：自萬年寺至山下，沿山巖壑，到處有之，名野海棠。葉較人家所種者稍大，花亦澹紅色。頭皆下垂，有似深山隱士避人，不欲露其形影者。

按《益部方物略》：「海棠，有數種，又時小異。惟其盛者，重苑疊蘂可喜，無定種也。始濃稍淺，爛若錦障。北方枝強花瘠，殊不可玩，故以蜀產為天下奇豔云。」《嘉定志》云：「海棠，紫錦色者佳，餘皆棠棃耳。」又云：「海棠樹，以棃接之，其木堅而多節，外白中赤，實如櫻桃。」此皆木本海棠，非所尚也。余所愛者，山中自生草花。除前人詠木海棠詩不錄外，附錄唐薛能詩一首：

酷烈復離披　元功莫我知
青苔浮落處　暮柳閒開時
帶醉遊人狎　連陰被叟移
晨前清露溼　晏後惡風吹
香少傳何許　妍多畫半眉
鳥疏連水脈　庭綻粒松枝
偶汎因沈硯　閒飄顧亂棋
繞山生玉壘　和郡徧坤維
負賞慙休歇　豪吟分失機
明年愁不見　留此贈巴兒

木

栟：有二種。一、真栟，作柱棟梁；二、閩栟，止堪供爨具耳。

梧桐、桐油樹、白蠟樹、椿、冬青、樟、柏。

檜：似柏有刺，葉短而動螫人。

杉：有數種，油杉、鐵杉、拋杉、層子杉。

白花槿樹、黃楊。

椶樹：見東坡〈送長老〉詩，敍云：「椶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今以餉殊長老。」詩云：

贈君木魚三百尾　中有鵝黃子魚子

夜叉剖癭欲分甘　籜龍藏頭敢言美
願隨蔬果得自用　勿使山林空老死
問君何事木魚烹　只為形同無識耳

嘉樹：在羅目縣東南三十里，陽山江溉，兩樹對植，圍各三二尺，上引橫枝，亙二丈，相援連理，陰庇百夫，其名曰黃葛，號嘉樹。蘇子由詩：「予生雖江陽，未省到嘉樹。」即此。

野漆樹：八九月生子，葉如椶樹，珠圓玉立，霜華掩映，朗潤可愛。

丁樹：夏日開花，初放白，將萎紅。

羅漢松：結實頗肖，又名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生峯頂。

佛頂青：其樹葉碧翠異常。生金頂者，尤具光彩。

竹柏：生山上，葉繁長而似竹。修直其幹，大抵類柏而亭直。贊曰：

葉與竹類　緻理如柏
形狀得名　亭亭修直

萬年松：其莖最小，藏書帙中經年，得水復活。

果

橙、橘、香櫞、指柑、香木瓜、蜜羅柑。

桃：出綏山者佳，今雙飛橋清音閣，小而味美。

梅、石榴、海棃、栗、枇杷、榛(似栗而小)、葡萄、銀杏、柿。

竹

龍竹：根有二角，高節實中，可為杖，遊山者多採之。

千歲竹：生山南絕壁間。盛以竹籃，培以砂石，懸之檐前，即暢茂，夏三月開花。壅以土，則枯死。

月竹：每月一生，又名普賢竹。

對青竹：產峨山，黃魯直有賦。

紫竹：三年始變紫色。

荊竹、冷竹、刺竹。

桃竹：皮滑而黃，可為簟席及拄杖。今山中又有杪欏樹，作筆筒，更古樸可愛。李太白〈醊宇文少府贈桃竹書筒〉詩：

桃竹書筒綺繡文　良工巧妙稱絕羣
靈心圓映三江月　彩質疊成五色雲
中藏寶訣峨眉去　千里提攜長憶君

杜子美亦有〈桃竹杖贈章留後〉詩。

慈竹：即子母竹，性叢產，根不外引，其密間不容笋。筍生夏秋，閱歲枝葉乃茂。蜀中此竹最多，云是岷峨分來。元微之詩云：

慈竹不外長　密比青瑤莎
予攢有森束　玉立無蹉跎
纖粉妍膩質　細瓊交翠柯
亭亭霄漢立　靄靄雨露多
冰碧寒夜聳　簫韶風晝羅
煙含朧朧影　月泛纖纖波
鸞鳳一已顧　燕雀永不過
幽姿媚庭實　浩氣爽天河
峻節高轉露　貞筠寒更和
託身仙壇上　靈物神所呵
時與天籟合　日聞陽春歌
應憐孤生者　摧折成病疴

有賦，見〈藝文〉。

茶

《文選注》：「峨山多藥草，茶尤好，異於天下。」今黑水寺後絕頂產一種茶，味佳，而色二年白、一年綠，閒出有常。不知地氣所鍾，何以互更？

明初，賜有茶園，在白水寺。植茶萬本，為雲水常住之用。萬曆末，為僧鬻去。至康熙初年，乃以金千兩贖還常住。有碑記其事。

茶為蜀中常產，蒙嶺在名山，霧中在大邑，俱擅古今名品。世又謂：「峨眉味初甘終苦，不減江南春採。」又《華陽國志》：「眉州、洪雅、昌闔、丹稜茶，用蒙頂製餅法，片甲、蟬翼，味苦而甘。」白樂天云：「茶中故舊是蒙山。」文潞公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

菜

普賢菜、羅漢菜(葉似豆苗)。

東風菜：生山谷間，一名斷續藤。行人渴，則取汁飲之。

龍巔菜：似椿，樹頭有刺。

白芥菜：滿山自生，在九老洞尤佳。

綠菜：黃山谷有贊。

苦菜：即龍葵，三月生，六月花從葉出，莖直花紫，八月實黑而落，其根復生，陵冬不枯。

甜菜、岸邊菜、嬾菜(即黃連顛)。

蕨菜：《瑯嬛記》云：「猨啼之處，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此物根可為粉、為餅飥，苗可為蔬。李太白詩：「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東坡〈送蜀僧去塵〉詩：「拄杖挂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已闌干。」黃山谷亦有「蕨芽初長小兒拳」之句。

真珠菜：生水石上，翠縷纖條，首如真珠。可蔬醢煮，可攜千里。

蘘菜：開白花，春時廣有。高力士詩：

兩京作斤賣　五溪無人採
花葉夏雖殊　氣味終不改

馬蘭菜：葉似三漆而小，花開似小菊，澹紫色。春時嫩葉曝乾，可代旨蓄。

巢菜：葉似槐而小，子如小豆。夏時種以糞其田。苗可作蔬入羹，即薇菜也。氣味似豌豆，蜀人巢元修愛之，故名巢菜。東坡贈詩云：

彼美君家菜　鋪田綠茸茸
豆莢圓且小　槐芽細而豐

公在黃州日，為元修寄巢菜感賦也。

以上諸菜，峨眉山頂徧地有之。歲在戊子己丑，蜀避亂山頂，僧眾絕糧，徧採山中草根樹苔食者。有團土為丸，嚥取延命者，獨不知採蕨法。余修志時，凡山頂有南方野菜可救饑者，皆為入之。若論諸菜中，蕨味濃氣厚，少食不饑，住山人尤當以此為返魂續命耳。此外，山中尚有薯蕷、南星、石苔、石花、菌蕈、木耳可食。木耳，皮厚似羊肚石，迥勝他處，山頂在處有之。其餘過萬年寺以下，薑、芋、瓜、豆、稻、麥、黍、蕎，始可種蒔。稍上，地寒，種多不生。山頂止可種菜，山峯石廣土少，不能多種也。芋有青、

紫、白、真、連禪、野六種，唯野不可食。連禪，即赤鵨，最佳，一名蠻芋。古記云：大饑不饑，為有蹲鴟。漢卓氏，致富以此。

藥

石瓜：生峨眉山樹端。挺葉肥滑如冬青，椹似桑，花色淺黃，實長橢，殼解而子始現。以其形似瓜，故名。煮為液，治痺。

紫荷車：藥名。范石湖有詩云：

綠英吐弱綫　翠葉抱修莖
矗如青旄節　草中立亭亭
根有卻老藥　鱗皴友松苓
長生不暇學　聊冀病身輕

黃精：峨山產者甚佳。韋應物詩：

靈物出西川　服食採其根
九蒸換凡骨　經著上世言

云云是也。又宿進〈游峨〉詩：

寂寥山寺停輿處　豁落風花到手時
亂石窟中翻素雪　碧雲堆裏臥青猊
巖龕鳥拜珠瓔佛　碑閣苔箋冰柱詩
拾得黃精須爛煮　飯儂明日上峨眉

何首烏。

南星：山中歲饑，掘得，連蒸三晝宵，可以為糧。

天門冬、蒼朮、王不留行、威靈仙、山藥、龍膽草、益母草、茱萸、夏枯草(煎水盥面，不皺)、白荳蔻、黃連、三七、五加皮、蒼耳、梔子、常山、茵陳、金毛狗、芍藥、馬蹄香、升麻、川烏、紫菀、沙參、吳茱萸、獨活、半夏、桔梗、草烏、青木香。

草

普賢綫：樹上苔鬚，蔓引而成，長數尺。或言深谷有尋丈者，煎湯服，治心氣疼痛有效。《方物略》曰「仙人縚」，即此物。贊曰：

附陽而生　垂若文絛
大槩苔類　土石所交

余觀峨眉山，是樹俱生綠苔，又有綅綞翿綴垂至數尺者。其樹亦根蟠石上，藤蘿窅絡，不辨木石。又有一樹兩葉，異命同生者。總之，山靈變釀，不可方物，如此。

壁竇草：葉如螢光，或隱或現，赫日不掩。

金星草：葉似萱，背有點，雙行相偶，黃澤似金星故，又曰「金釧草」。可治疽創及丹石毒。喉生乳鵝，搗水飲之。

瑞草。

長生草：山陰蕨地多有之。修莖茸葉，色似柏檜而澤，經冬不凋，故曰長生。

碧雲草：似孔雀尾，山中石上多有之。

附：珍異(不可常有，故名珍異。)

《本草經》：「嘉州峨眉山出菩薩石，形六棱，銳首，色瑩白明徹，若泰山狼牙，上饒水晶之類。日隙照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俗謂菩薩光明所感。」即今所謂放光石也。在峨眉山後百餘里外，始產此石。彝人拾之，鬻與山僧，以備遊客之覓。峨山中無此石也。

《蜀郡草堂閒話》：「雷威斲琴，多在峨眉、無為、霧中三山。」又《益部談資》：「世傳雷威斲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之日，酣飲，著蓑笠，獨往峨眉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斲以為琴。有愛重，名以松雪。」

《嘉祐雜志》：「峨眉雪蛆，治內熱。」陸游云：「亦產茂州雪山嶺谷中。雪時得之，能蠕動，雪消蛆亦消。」《益部談資》云：「雪蛆，產岷峨深澗。形如蝟而無刺，肥白，長六寸。腹中唯水，能伸縮。取食，須在旦夕，否則化矣。」

《范子計然》曰：「空青，出於巴郡。」《本草》：「空青，生益州山谷，久服輕身。能化銅鉛作金。」又云：「蜀名山縣有銅處，空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也。」又云：「空青，生越嶲山有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梁江淹〈空青賦〉曰：「夫赤瓊以照燎為光，碧石以葳蕤為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西極。況空青之麗寶，挺山海之不測。……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仙，寶波麗水，華峯豔山。陽谷之樹，崦嵫之泉，西海之草，炎州之煙。……曲帳畫屏，素女綵扇，錦色雰鬱，綺質蔓延。點拂濃

薄，如隱如現，山水萬象，丹青四變。咸百鑑而可珍，亦千金而不賤。」故淹作〈扇上彩畫賦〉有：「空青出峨眉之岨，雌黃出嶓冢之陰。」今無所見矣。

第十一、蔣編志餘

〈志餘〉一篇，係蔣虎臣輯全志之外，所錄之文。事寬泛而理確鑿，勵法屬而警愚頑。如蓮池、法照數段，洵長夜之慧炬，苦海之慈航。嚴武代巡等之狂悖，饑饉刀兵等之慘悽，皆足以警醒癡迷，啓牖良善，誠為不可缺者，悉備存之。閒有考據失當，評論欠圓之處，特為刪削，俾成完璧。又將舊志不便列于各門者數段，附之于後，註明起訖，兩不相參，以期閱者不復致疑。故志志餘。

蜀山，岷、嶓、蔡、蒙為最大，古今聞人洽士，考覈最詳，然究竟不知何山為峨眉也？古云：「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當為冢首。」然考〈禹貢〉蔡註：「蒙，在蜀郡青衣縣；蔡，在雅州嚴道縣。二山上合下開，沫水出焉。」則冢另是一山，非峨眉所為。不肖曾聞之先君子云：「川西皆岷，岷北流為洮，入黃河。南流入川，為大江。」此知岷峨總是一山，只橫障西南二處為異耳。今江水果隨岷峨至嘉眉直下，中間如嶲州之大渡、沫水，夾江之青衣，犍為之漢水，無不湊集至嘉定為一，都聚合之。〈禹貢〉「岷山導江」一語，地勢愜合，不應又牽引冢山作首尾也。《總志》載：「峨眉在威州，至西五里。」《廣輿記》載：「峨眉山在眉州城南，來自岷山，延袤三百里，至此突起二峯，如蛾眉然。」又曹公楷〈遊瑩華山記〉云：「此山連峨岷嶺，為兩戒山河之首足。」知二山相連即一山也。古云：「天下名山，太華險絕，峨眉神奇。」又云：「望遠則峨眉，登高則太華。」此二山，余皆親躡其頂，嶔崎塊異，無從優劣。但華山，窮日之力尚可至頂，峨眉非兩日不能至。則論高又當推峨眉耳。唯是峨眉山，凡遇懸巖峭壁處，俱有木棧鋪墊，躡之而行。兩傍樹木周遮，密如欄楯。又山多陰雨，白霧瀰漫，人過險處，俱坐不知。只重嶺傑驛，層見疊出，雖有壯夫賈勇，亦嗟力竭。華山，四圍無路，險處俱就山壁。上懸鐵繩下引，遊人挽之而上。往往繩斷，即壓殺百數人。繩傍雖微鑿孔窖，僅容半足，緩急何濟於事？昔人稱直行如上壁，橫行如騎牆，良不虛也。余遊二山，妄斷二語云：「峨眉高而不險，華山險而不高。」同行一友又增二語云：「峨眉比華山，高而加遠；華山比峨眉，險而加峭。」亦確論也。

古今名勝之地，仙佛住現，傳至數世，亦有互相消息，不可測臆者。如五嶽，俱天真道場，近來唯華山無僧寺，其餘四嶽，亦駸駸乎解珪剝堿矣。峨山，自黃帝問道天皇真人，時未有佛祖與分席也。今則琳宮梵剎，布滿巖壑。至問羽流，乃無一人。宋皇坪、軒轅觀，全成虛莽。唯純陽一殿，為明代巡衡陽赫公所建，載有碑記，欲為天皇存餼羊之意。然今住持仍是緇流，中壖彌勒、願王等像，純陽特一寓公耳。竊意聖賢隨時度世，或為仙，或為釋，原無定迹。今日禪道盛行，諸天仙眾，必是棄捨本法，趨向真如。如彌遮之事提多，商那之嗣迦葉，一音闡化，接物利生，皆不可知也。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云：「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峨眉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西方極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彌陀佛現在說法，親炙休光之為愈乎！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失此不為，大可歎也！」考《淨土資糧》稱：「有人修西方淨土者，臨命終時，見二大士隨彌陀接引。則誠心頂禮願王，西方亦決可至。」大師言此，特為虛頭衲子假借朝山為名、奔走乞食者，作鍼砭耳。

又云：「或謂五臺、峨眉、普陀三山，劫火不壞，遊者能免三災，此譌也。三災起時，大千俱壞，何有於三山？若必遊此免災，則瞽目跛足不能登歷者，縱修殊勝功德，終成墮落；而居近三山者，即愚夫皆成解脫耶？當知無貪乃不受水災，無瞋乃不受火災，無癡乃不受風災，三山之到何與？願念念開文殊智，行普賢行，廓觀音悲，則時時朝禮三山，親近大士。不達此旨，而遠遊是務，就令登七金，渡香水，何益？」按大師此語，凡在峨眉遊居者，皆當日誦一徧，以當聾鉦瞶鼓。至三災之說，遠不能料；以目前論，獻逆流毒西川，所在屠戮，人類幾絕。峨眉一山，賴菩薩慈力護持，四眾安般，如臥衽席。雖謂之三災不壞，可也。

又云：「先德示眾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腳得定，忽已過三四十年。』吾聞此語，真懇痛切，心戰毛豎。乃有都將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為事業，或奔南走北，言我參禮名山；或裝壖修造，曰我興崇三寶；或聚眾起會，曰我助揚法化。此雖名色好事，非同賞玩麴蘗等比，至其為空過，一也。一朝猛省前非，已是龍鍾衰朽，悔無及矣！古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按大師此語，言言熱血，審知朝山作福，非修行第一要務。然如今人假外勢以塞中道，疊人我以隔聖途；得法傳法，總非戒定慧之由生；施醫施藥，悉同饕餮眇人之輩；縱有達道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不肖嘗聞古德云：「諸上善人，若能持六度、修萬行，了了如一箇避塵之珠，萬物不相滯礙。然欲出一頭地，先發一決了漢的心。決了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所以

云：「順信佛語，天神衛護。」倘或身寓法扉，心運魔行，必是六師之再來。寄語明眼，慎心防護。欲修無上菩提者，須從實地修行，不致墮身業海，猶為彼善於此也。古偈云：「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瓔珞。」凡事不可執著，謂朝山、接眾、齋僧、造佛為非功德固不可；謂此等即是修行極則，亦不可耳。中峯大師有云：「一心為本，萬行可以次之。」至哉言也！

世人競稱文殊在五臺，普賢在峨眉，此是俗見，如今朝廷設官，各分疆界、各有職掌者然。其實菩薩神化，周徧法界，何嘗以某處為我道場，某處為彼道場耶？蜀父老相傳：「宋時有僧禮五臺，不覩文殊光相。忽逢一老翁云：『菩薩出遊蜀矣。今以旃陀羅身，寄笮橋南，乃其化現，非有二文殊也。』僧因歸，謁屠人石長者，忽化文殊，其刀化為如意，飛出屋去。蜀人異之，因即所居為文殊院焉。」此文殊之在蜀也。讀《廬山東林》及《衡嶽志》唐法照大師故事，曾詣五臺，親入竹林聖寺，文殊、普賢東西向坐。此又普賢之在五臺也。總之，二大士志同道合，如無著、天親，無時不相往來聚會。又皆發願欲生極樂國土，故彌陀所至，同來接引。所謂娑婆良弼，安養親臣耳。

法照大師，大曆三年止雲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睹五色雲中有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眾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神聖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貫日，師緣光而至，徘徊四顧，一如鉢中所見。東北行五十里，有山，山有澗，澗北石門傍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方圓可二十里，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獅子座，為眾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所在。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睹眾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巖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是，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羣生

共見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矣(當大曆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嘗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見柳子厚〈南嶽碑〉云。)

峨眉多火災，所以前人改華藏為「黑水」、普賢為「白水」、牛心為「臥雲」、中峯為「集雲」、華嚴為「歸雲」，以為二水三雲可禳此戹。明末代巡黃岡劉公梧陽，又於萬年築真武祠壓之。究竟祝融原未斂戢。嘗竊私議，山中寺宇，上下俱鋪厚板。又好作樓閣，連椽接棟，而上下止靠一梯。往來香信禮佛，好燒紙錢。山高寒重，暑月圍鑪，自然易與祖龍作緣。今不在此等處講求趨避之法，多造祠廟，及改題雲水，何益於事？

海內名山，不論遠近，若欲遊歷，須視宿世因緣，不可勉強。如王右軍生平欲遊峨眉，誓墓之後，猶云奉使關蜀，無不從命。可見心馳汶嶺，如此其至，然終不能遂此願也。杜工部避地成都，元白俱官巴蜀，未得一登光相，留題碧落，已為欠事。至東坡，家眉州，去峨眉最近，其至峨與否，俱不可知。唯白水寺有題絕句，或少年曾一著遊屐耳。觀其〈寄黎眉州〉云：「膠西高處望西川，興在孤雲落照邊。」在湖州送人，〈河滿子〉詞云：「見說峨眉悽愴，還聞江漢澄清。秋來但覺歸夢好，西南自有長城。」

公雖離蜀，而垂老留連，殊有生入玉門之感。三蘇，唯老泉歸葬故山，公兄弟俱隨地寄窆，亦可哀也。(或傳公讀書嘉定州蘇稽寺，在州西二十里，地名尖山。查寺，乃唐蘇公頲遷謫於此，非東坡也。峨山坡公筆墨最少，唯縣南龍門洞，有石刻「龍門」二大字。又云富春孫公雙鉤。)唐太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善。蘇公頲為益州長史，薦之，因入長安，官翰林(載魏顥〈李翰林集序〉)。其後往來齊魯吳越，不能即歸。觀其〈渡金門〉詩：「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汝去之羅浮，余還憩峨眉。」又〈淮南臥病懷蜀中趙徵君蕤〉詩：「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不能終老故山，客死采石，命也。唯范蜀公景仁，六十致仕，遨遊峨眉、青城，下巫峽，出荊門，凡期歲乃還。真是高人奇遇也。

峨眉山覩佛臺往往有捨身者。大約離三四年，即有之。前歲有喇嘛僧，年五十餘，沐浴齋戒，一躍而下。此去懸巖萬丈，無從蹤迹其遺骼。然亦有捨身不死者。(楚人年少，至巖端坐不死，垂綆救活。事在辛亥夏。)余在天台石梁橋，聞一老僧捨身，死時頭目不損，亦無血暈。武當山昔有孝婦，姑病，發願捨身代姑。至山，攜身巖下，如履平地。後遇伊姑攜手同歸。余與寺僧覩縷此事，忽有同行一友

云：「如我不然，剛在山下，已捨身久矣。」眾以為知言，書以紀之。然雖如是，非至人之所為。欲入般若之戶扃，必投大覺之極地。恐名捨身，終成虛語。不為佛聖之援，猶恐墮落於枉死漂沈矣。唯祈達人，再思可也。

峨眉山頂，遊人一到，即患胸腹脹滿。人云水泉為祟，余謂不然。聖泉龍池，水極甘洌。所苦者，寺僧不暇遠汲，止將大木桶或古鐵鍋，注天雨水，煮飯食人。此水累月停積，安得不病？亦且山至絕頂，嵐氣蒸人，暑六烘炙，亦有莫測。如水一法，當如華山峯頂，鑿方石坎，四處雨水，引注坎中，其味渾是醍醐沆瀣。華山羽流，壽多至百歲以外，坐此故也。再或不然，山頂流泉頗多，多為埝堰瀦蓄，以資汲飲，亦易事耳。

峨眉佛地，遊山者自來不敢以葷酒溷香積。近來閒有縉紳攜具登頂者，幸而無恙，便謂普賢大士境界，毫無憎忌。不知明末有代巡劉光沛登山，川南道李一鼇與州守馮某，特舁一豬至頂、屠宰以供廚。傳刀未下，時庖人忽被雷風擊倒，暈死竟日。甦時問之，云：「一大神，身披鎧甲，威勢無比，大喝一聲，未知所事。」想即韋馱金剛護法諸神也。豬亦逸去。諸人駭然，虔誠悔過。至夜雷聲暴發，猶傾海嶽，一眾懇苦籲禱，方止。自此無敢攜酒肉入山者。審歷來有犯五逆者，登陟不洗心者，多至雷殛。但既有心入山，理宜小心謹慎，不可以雷霆偶霽，遂弛敬意也。

峨山老僧樹，共知為晉遠公禪師弟慧持。近閱《嘉州志》，又云：「持遊峨山，入定於州之道(即徑山寺)古樹中。」又萬曆某年，陳晉取土，掘出一缸，中有定僧，云即是持師，出定。余鄉常州奔牛鎮，相傳宋高宗時，亦有枯樹老僧入定故事。三處未知孰是。以生平好尚論，持愛清淨，不似今人鋪茵放鉢、人前定帳，貪圖利養，則其在峨眉絕頂無疑。或云：「圓寂在成都龍淵寺。」然至人應世，神化不一，妙在凡人莫測矣。

樵陽子者，蜀灌縣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雲氏。方誕，有踞而募於其門者，其母因以「化緣」呼之。甫二歲，父若母死，安縣民陳和養為子。十餘歲，陳父母亦死。化緣孱然，託足青城山下童翁家。童翁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盈許，來市樵子柴，盡一挑，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唯高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其語祕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爾前身所託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恭甚，號之曰「樵陽子」，以故皆稱樵陽子云。二老人既去，樵

子徘徊巖谷間，隱隱聞隔巖彈琴聲，或人聲。及迹之，無有也。結跏趺坐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揜形，頹然槁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不知佛耶？仙耶？因以語灌縣人。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為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相與神其事，聞灌縣令。令景某駕至山中問狀，所對班班應占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蛻焉。髮重覆領，指爪繞身，其貌相則樵陽子也。令驚歎，追尋蛻坐處，掘得一石匣，匣有卷，卷有文字，亦祕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縧，樵陽子以自隨。有劍，劍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中蛻，築庵居樵陽子。於是名一時而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樵陽子避而匿安縣之天池。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也。其鄉縉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有令某，憯墨吏也；問：「外丹何居？」樵陽子笑謂：「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也。」令疑誚己，嗾某弁以妖人，上變告臺司，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誶。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榜之，繫囹圄三月，獄成。王觀察某特廉其非辜，白艾中丞得解。久之，譚中丞來，檄所司，即向所築庵建大通觀，迎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鎮、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樵陽率一再往，不拒也。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常郡參知吳公，以捧表過家，謀挾之江南，樵陽子灑然從焉。來則止常之永慶寺。亦數過錫，止龔方伯城南別業。稍一遊武林西湖，就而徵未來事，若丐已疾者，麇集。初不甚應，閒露一二語，往往奇中。在山專餌黃精，出山乃火食，食止蔬素。終歲廢便，若良有絕異者。晚自名曰「思道」，亦出山後事。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大足人。為樵陽子言如此。留未一歲，歸蜀。贊曰：「昔東老云，有僧定峨眉樹中七百年。既出，求復定去。今青城樹中身託樵陽子，是兩也。張紫陽因折瓊花事，推明陰陽性命之變，以為必得金丹，乃稱上乘。余不解為二氏言，幸獲樵陽子，其人沖彝恬穆，不界人我。教人只於心地上領宗旨，雖以通儒者言不謬。嗟乎！余不能極樵陽子所詣矣。」(傳為孫伯潭先生作。)

峨山，有兩茂真尊者。一是隋時人，日遊神水，夜宿呼應。一是宋人，號茂真禪師，豫知舒王有誕仁宗之慶。今中峯寺，是其重修。唯云與孫真人弈棋，往來呼應庵者，乃隋之茂真尊者也。

明太祖亦嘗遣僧至西域取經。行至岷峨，見普賢丈六金身，乘白象，現大圓光中，語僧云：「西域遠甚，汝安能至？吾有真經一卷，得此可復汝主。」遂手授一經。僧拜謝歸，見祖，述此語。祖

以為欺己，欲殺之。開經，則祖親書求經疏文，宮中獨對佛前焚化者。祖大悅，厚賜此僧。載《金陵梵剎志》。

中峯寺，由明果大師除蟒，始改道觀為寺，今寺僧俱能言之。但《開縣志》亦稱神仙山迎仙觀，有異僧除蟒事。唯不載果師名號耳。世間奇事相同者，固不止一二也。

峨山又有二孫思邈。一是唐則天時人；一是宋人，與張乖崖善。

峨眉山無窮和尚，從師通天，一生苦行，汲水肩糧，忘身為眾。遷化之後，人皆知其託生嘉定，為楊氏子，名展，字玉梁。明季丁丑武進士，毛洛鎮副總兵。當甲申乙酉之時，獻逆鴟張，蹂躪蜀地；展率義勇，竭力抵敵，賊鋒屢衄。展收拾殘疆，賑濟饑溺；不論緇白，戶給米麥牛種若干。川南數郡賴以延喘。後誤撫土寇袁武，待以心腹，反為所殺，遠近惜之。是年春，入山禮大士，忽作偈云：

四十九年別普賢　今朝又到白雲巔
非我有心辭佛去　只緣身世涅槃間

寺僧初不解其意。未幾難作，適符詩讖。果是無窮再來，當歡喜領受，償還宿債，不以孫龐、餘耳為恨也。

峨眉有伏羲、女媧等洞，乍見疑之。久思開闢聖人，半起東北；且上古無三教之分，聖賢仙佛隨處示現，接物度生，理或有之。如佛經稱伏羲為寶應聲菩薩，女媧為寶吉祥菩薩。（《須彌四域經》）《辨正論》又云：「太昊本應聲大士，老子為迦葉，仲尼即儒童菩薩，顏回為淨光童子。」又道家《真誥》稱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一云廣桑真君。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大司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郎。聖賢分身教化，神變無方，故自不拘一時一地耳。

峨眉為軒轅問道處。所謂天皇真人，即廣成子，又云即鬼容區。近閱一書，老子在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綠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則廣成即老子也。

夫子不語怪，然《論語》中，得神仙二人。其一為楚狂，其託諷夫子語，載《莊子》，約百餘字，固不止「鳳兮鳳兮」數語也。

附錄《莊子》：「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

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其一為申棖，即施存。修長生之術，壽百餘歲。後人誤以申為施耳。孔門弟子，子夏百三十歲，子思亦近百歲。此又大德必壽，不得以神仙例視之。

附考：施存，春秋時齊人，孔子弟子，自號婉盆子，人稱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遁變化景之道、役御虎豹之術。先居南嶽石廩峯，每出，則乘白豹。時步還山，豹即迎之。或隱或顯，後嘗在中嶽少室。有云壺公者，即其人也。晉永康初，乘白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和見素真人。

舊志載：「鬼谷子、嚴君平、白玉蟾、張三丰，俱在峨眉。」曾見神仙《真誥》云：「鬼谷為太玄師，治青城山。」嚴君平尚在峨眉，然未著為何秩也？考《峨眉志》，亦無君平所住處。三丰在明初與夔府開元寺僧廣海善，臨別留詩云：

深入浮屠斷世情　奢摩他行恰相應
天花隱隱呈微瑞　風葉琅琅詠大乘
密室晝閒雲作蓋　虛亭夜靜月為燈
魂銷影散無何有　到此誰能見老僧

留草鞋一雙、沈香三片而去。後海獻與永樂，以一玉環、千佛袈裟答之。蜀惠園為張像贊云：「南遊閩楚，東略扶桑。歷諸天之洞府，參化人而翱翔。長緌裋褐，至於無邦。吾不知其甲子，但見毛髮蒼蒼。知是久從赤松之徒，類圯上之子房。」味此，則三丰遊蜀無疑，知來峨眉耳。(一云有扇、硯、竹杖留巴嶽寺。)

白《集》，徧查，無峨眉隻字。傳記，止云得道之後，過江東，憩龍虎山，遊九公，自洪都入浙，被逮放還，臨江，躍入江中。有人見於融州老君洞，度桂嶺，踰羅浮。紹定己丑冬或傳真人解化於盱江，逾年，人又見於隴蜀，莫知所終。今峨眉縣南三十里，有玉蟾灣。緣巖躡磴，上有玉蟾洞，可容千人。洞壁石色如雲母，彷彿見肩背衣緌，相傳為玉蟾尸解處。

《峨眉縣志》載葛洪為求丹砂，乞為勾漏令。入蜀，取雄黃於武都山，色如鷄冠，喜曰：「吾丹成矣。」至洪雅之花谿，居巖洞，存神養無，往返峨眉峯頂間。考胡閣老《譯峨籟》及川南道張公所修《峨眉新志》，並無葛名。或因二峨有葛仙洞，內江有大葛小葛真珉存焉，遂並及之。但不知舊志亦有葛姓氏否？附錄備考。

宋峨眉令，奉議郎王湘，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事。臨危，更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少頃，有人曰：「王湘欲行〈太上感應篇〉，真樂善者，宜速放還。」已而遂甦。(出《陰騭錄》)

明弘治間，山東翰林王公諱勅，督學四川。至峨眉縣羅目街，知有異物，掘地果得呂仙親書「紫芝洞」三字。公之奇迹，非止此也。讀《張公鶴鳴傳》，載公少有仙骨，為諸生時，偶見一地，夜有燐火。發之，得石匣一函，書二冊。讀之通慧，能知未來休咎，御風出神。如同僧扃門入山採杞，僧歸，公已在屋內。為河南、四川督學時，諸生見鎖院窗廡，各各有一公危坐監視。一日較士，忽見白雲一片起，公遣騎追至雲落處，得白石如雪。細切爛煮，以徧食諸生，其甘如飴。在輝縣山麓，忽令人掘地，得一大石，玲瓏蒼翠。今尚置之白泉山下。又於道傍古垣，開出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其家至今寶之。又採杞僧臨終，公問：「何欲？」僧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不能，但堪作一藩王耳。」因批其背曰「蜀王」。比王產第二子，背上隱隱有公批筆。公預知死期，怛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又深曉天文曲折，王陽明先生極信服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與京師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奏聞，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殺之，沈於河。明日捕使至，搜武船無迹，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前，云：「從峨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魅，遂加呵責。」彼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武叩頭請解，道士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舁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蘸水灑地，卻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一女子呼嗟而來，曰：「吾訴於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見取。」武與道士許以經功贖冤，不得。道士謝去，明日武卒。

陽平謫仙，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居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其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為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為義男。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為義男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喜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闕，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鄰婦十數，於堋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盤，與婦飲之，皆大醉，而盤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

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為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不可詳記。」旬日之間，忽失其夫婦。

峨眉山高，自萬年以上，五穀不生。即有瓜豆蕎麥等類，多遭山獸竊食，寺僧終夜干擾為難。居常贍給，止藉桐果、茶葉，易米為糧。然茶苦不多，桐果售遠亦難，所以各寺閒有畜養孳生，規圖蠅利。昔縣州淨慧寺傍有池，居人爭來捕魚為業。寺僧慧寬勸云：「爾輩不當如此，吾能令汝等所得不失於舊。」因指池畔菌蕈，令人採販，得利略與魚同。今山頂茶、筍、蕨、蕈，無所不有，若設法烘製，轉售遠近，亦可資生。何為與俗人一例，作屠伯為也？

峨眉自乙酉、丙戌以來，饑饉荐臻，莖蔬粒米，如同拱璧。寺僧有尋山中野菜瀹煮延命者。有團黃泥為丸囫圇嚥食者。遷延無術，十死八九。今蒙國家蕩平之賜，佛祖垂慈，法筵重啓。遠近香信往來，既有施賙之及。僧家亦自出己力，刀耕火種，漸有生氣。但屢經樂歲，粒米狼藉；少年僧雛，飽食暖衣，不知撙節。余遊山頂，見各寺廚下，腐渣菜葉，委棄滿地。曾幾何時，不思昔年饑荒之苦，身同薜荔，萬死一生；今復暴殄如此。恐菩薩雖慈仁加被，決不肯再度此一種無記性人也。據云豆渣菜葉，留之無用。余將江南叢林製蘧菜及藏渣之法示之，附錄於後。而火種刀耕，傷生害物，實宜免之。

- 各樣菜葉，洗淨，先將水煮滾，後投菜下鍋一過，即收起，以瓦盆盛好，入米湯水養之。放置暖處，或竈邊、或鍋內，釜板蓋好，一宿成蘧。如菜少，入竈內溫養之。冬月菜多，入大鑊內，滾水一過收起，養法如前。候蘧冷，以大缸收之，上用石壓，可用至夏月不壞。
- 豆渣，用熱鍋炒熟，放桶內臭七日。放時用手輕輕糝下，務令虛鬆，勿致築實。待發過後，以手揉捻成餅，不拘大小。擇晴天大日色內，曬令極乾。用綫穿，懸風口。臨食時，入醬油，或油鹽少許，飯上蒸熟，屢歲不壞。一云罈收亦佳。

附雲棲大師〈腐渣歎〉：

水溺其體兮　磨碎其骨
拔其精華兮　剩其滓質
勞人力而成兮　人復厭之而不食
暴殄天物兮　是誰之責
不如炒作豆豉兮　物不損而人益

《蜀郡草堂閒話》載峨眉有松樹，雷威取以製琴，號為松雪。今峨眉嘉樹，鬱若鄧林，唯松獨少。聞乾谿溝、高家林閒有數株，寺僧珍重若三珠然。余遊武當，羣木參天，亦不見有松樹。唯金頂數株離立，高不過一丈，而輪囷離奇，酷似獰龍老玃，此為異耳。

書傳中，載地方所出方物，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峨眉舊志云：「山出貔貅、雪蛆、放光石。」余詢寺僧，皆云無之。據舊志云：「貔貅不猛，好誦佛號，見人不驚。」今行人往來如織，何無一遇之者？雪蛆，治痰火內熱，今蜀人豈無肺渴如司馬相如者？未見有賈人射利，採此售人。若放光石，山中絕少。寺僧每奉上臺檄取，重價至蠻洞中購以應命。聞什邡縣鑒華山，及雅州招討司洞中，實產此石。官此地者，不可不知此苦耳。相傳瓦屋山出角端，不肯傷人，但食虎豹。寺僧養之，以資衛化，恐亦峨眉貔貅之說耳。江淹〈彩扇賦〉云「峨眉出空青」，亦屬荒唐，不可信為實事。(雪蛆、放光石、空青等，前〈物產門〉云珍異，亦已說明不常有。)

蜀中饒硯材，新繁有寫經臺石硯，鞏州有西門塞硯，邛州有蒲江石硯。《嘉州志》云：「東坡遺硯，在尖山蘇稽寺，後為督學王公勅取去。」《清賞錄》亦云：「犍為人，得楊子雲草玄硯，如今製，但無圭角耳。」黃山谷〈鏡硯銘〉云：「瀘川之桂林，有石黝黑，瀘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為硯，則宜筆而受墨。唐安任君從簡有硯，面為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泛之，若玄雲過魄月而竚也。筆胥疏其上，則月宮中之兔也。握筆之指，若蛙爬沙，欲食物不能，而又吐也。」公自註云：「任君宗易從簡，寄烏石鏡硯及屏，乞余銘。余沒其屏，歸其硯，更求烏石為屏。烏石，視萬州之金巖，中正砦之蠻谿，兄弟中白眉也。」按峨眉，即古犍為郡中正砦，去縣止百十里。峨眉出硯材，無疑。但今時無良工為之鑑別、追琢耳。聞近來虎谿龍門洞，石俱細潤，確可為硯，人無知者。

《山志》脫稿後，偶遇新安汪生光翰者，乃上川南道胡公恆門客。公死獻賊之難，光翰棄家冒死藏匿孤孫，避榮經山中。事平，控各憲給批，送公孤孫峨生還楚省，事載《四川總志》。其人樸訥，不識文墨，而能行世間意料外事，極可異也。翰言：「酉戌之

間，親見蜀中官紳士女，死難最多，《總志》率多遺漏。」其言：「三僧誓死守戒，尤為可敬，事在順治甲午年。姚黃至榮經，擄僧數十、婦女數千至蓮華寺，褫衵服，迫令行淫，有不從者盡殺之。內唯三僧，誓不肯為(三僧逸其名，一云是峨山寺僧)。賊令眾僧勸之，又驅諸婦女巧言引誘，不從。賊怒，將三僧寸磔；其眾僧婦女，亦盡殺無遺。又有雅州一婦，亡其姓氏，為袁武賊目楊某所擄，罵賊不屈。楊愛其姿美，百計勸誘不從。於州城十字街，三天使者廟前裸辱之。婦閉目低首，披髮至地。三日後，賊臠斬之。」又開縉紳士民死難姓氏：雙流縣令李公甲，蒲圻人，陞任建昌，至黎州。獻賊破省城，公捐資起義，陣亡，馬踹如泥。榮經縣令黃儒，福建福州人，城破被擒，罵賊不屈，剮於城中開善寺。丁應選，海棠堡指揮使，首倡大義，保守上南。血戰兩年，兵敗，死時年七十五歲。馬京、馬亭，黎州宣慰司土官，倡義守城，與賊相持兩年，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討賊，半載陣亡。李華宇，黎州富莊義士，年八十，倡義，與賊戰雅州對岸，兵敗死。同胡公死難男女姓名：夫人樊氏、成氏、馮氏，子之驊，妾周氏，少僕京兒、弩來，義女二女，俱死。媳朱氏，守節生一子，名峨生，現存，即光翰所撫孤也。同翰撫孤義士鍾之綬，字楷士，景陵伯敬先生猶子。胡公邀同赴蜀，遊峨山不歸。至八月，賊陷成都，綬從瓦屋至榮經。亂兵營中遇翰，同撫胡氏孤兒。凡八年，始遊滇，至昆陽死，葬州城山下。有碑紀其事。(以上蔣編原有，以下另為附入。)

附：書畫

聖積寺簡板，為范蜀公書「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其寺樓舊有「峨峯真境」四大字，乃宋魏鶴山書。縣北二里，飛來岡上家慶樓，亦有魏書。樓係唐懿宗敕建，高九丈，寬十二丈。香枏木柱，兩人手不能圍。飾以金碧，覆以瑠璃，制度工巧，比西華嶽門尤為壯麗。樓上四壁，皆唐人名畫。一壁繪海棠一株，花葉繁盛，枝幹錯綜雜出，明目者莫能理其端緒。四圍畫飛蟲、羽類最多，人常見花叢中有小青鳥往來，亦仙筆也。樓下西壁有呂純陽題詩云：

教化先生特意來　世人有眼不能開
道童只接雲遊客　不識終南呂秀才

明弘治丁酉，督學王公敕遊此，以刀剜其數字，俱透壁。今餘字尚存，觀者旁午。魏公楷書，遠近爭來摹勒。嘉靖十二年樓燬扁存。

西坡寺壁有仙人畫蘆鳧。按寺僧某，與一道者相好有年。偶風日和麗，晨餐訖，邀同遊漢嘉之烏尤山。僧以八十餘里，跋涉殊勞。道者令閉目，攜其左手。俄聞水聲，呼之張睫，已在烏尤對岸矣。取箬撐兩片泛水上，令躡渡。僧懼不敢承，道者遂躡渡，倏望其躋巔。江雖隔數十里，道者遙與僧話，聲最邇。少選，復見其泛箬至，仍攜之還西坡寺矣。時方幾午，僧始知其異，乃跪叩之。道者謂：「本欲度汝，柰緣淺何！汝欲富貴乎？欲壽乎？當副汝願。」僧曰：「得壽足矣，富貴非所願也。」道者於領內出藥與之服，遂曰：「余不可復留矣。幼嗜丹青，當作二幅贈汝。」僧出紙，撥墨少頃，成蘆鳧各態，妙有生趣。囑以毋置水器畫下，因別去。後沙彌不戒，盥面右壁畫底，即扃戶出。逮歸，見數鳧就盤飲。叱之，輒向外飛去。顧視壁畫，止蘆存，而鳧盡亡矣。便異之，不敢復置水器左壁下。後督學王公勅至此寺見之，即訝其左半邊有仙氣。叩所遇，僧告以故，王遂攜左壁鳧畫並存蘆去。此僧百歲乃終，其孫徒親述其事。井研胡閣老有詩紀之。

山頂普賢殿簡板，為宋太宗書「天皇真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逸之鄉」，載在碑目。

又一板云「崑崙伯仲地，震旦第一山」，則劉公阜題也。

龍門洞，「龍門」二字，蘇子瞻筆，一云富春孫公雙鉤。

羅目街，「紫芝洞」三字，呂純陽仙筆。

牛心寺，唐畫羅漢，見范至能紀。

《嘉州志》：「楚狂接輿像，古繪於三峨館歌鳳臺中。」

《益州畫錄》：「李昇山水之妙，每含光素，必有新奇。所繪青城、峨眉山圖，好事者得之，為箱篋珍。」

大聖慈寺羅漢閣上有峨眉、青城、羅浮、霧中，四山圖四堵。中和年間畫，不記姓名。

黃居寀，蜀人，當淮南通好日，命與父荃同時畫青城山、峨眉山、春山、秋山各圖，用答國信。

《畫繼》：「眉人程堂，字公明，常登峨眉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枝者，茸密如毬，即寫於中峯乾明寺壁，宛有生趣。」

《畫評》：「蜀人高文進，於相國寺後門裏，東西二壁，畫五臺、峨眉、文殊、普賢變相。宋太祖嘉其能，官以待詔。」

宋元祐四年，峨眉禾異畝同穎。又禾登一百五十二穗。

峨眉山志卷八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